

陳炯明叛國史序

序一

革命進行的路上。許多的革命黨人。變節的變節。逃脫的逃脫。這是世界各國革命黨史的慣例。並不是國中所獨有的。不過中國最近的國民性。比各國更懦弱些。更詐僞些。革命的目的未達。變節漢竟占去了一大半。革命軍正戰鬥的時候。內部發生了許多的通敵自殺的奸細。這豈不是民族的大污點大弱點麼。一遊歐美各國。常常遇見六七十歲白髮皚皚的老革命黨員。而中國二十歲的少年革命黨員。到了三四十歲。就變成新官僚了。

靠不住的人。到底靠不住。未有真正的革命黨而會改變者。這是十幾年的經驗。我至今信爲真理。有人說。雖同志也靠不住。陳炯明不是一個顯明的憑據麼。我說。陳炯明本來靠不住。三月二十九日之役。臨陣脫逃。黃克強先生曾於報告海外同志書內。主張要殺了他。有民國二年投降袁世凱。梁士詒的陳炯明。就應該有今日與敵勾結夾攻北伐軍的陳炯明。至若漢軍旗人吳景濂輩。本來不是革命黨人。昨爲護法議長。今變爲法統罪人。也是意料中事。並不稀奇。祇怪當初革命黨對於入黨者。選擇不精。及見有叛黨行爲。又不能及早處罰。養癰成患。以至如是。

陳炯明這次叛變情形。可算是人羣中的大變亂。求之于過去之歷史。而不得其例。只可說是董卓。史思明。朱溫之結晶體。一切凶人之集大成。不惟是中國歷史上的大變亂。西方歷史也是少見。不

獨東方道德不能容許。西方倫理也不能容許。有人說。新道德可以贊美陳炯明的行爲。那麼只有新文化大家而尊稱滿清小犍子宣統爲皇上者胡適而已。把歐洲封建式及中國五代式的篡奪地位紊亂秩序的行爲。認爲革命。這是中國號稱學者的新創造。世界上絕不能公認。幾個外國無聊的流氓新聞記者。想由精神上殺害中華民族。別具肺腸。煽動有力軍閥。可以供其殖民侵略政策的驅使者。攘奪政權耳。吳佩孚趕了一個段祺瑞。保存了一個徐世昌。今又趕了一個徐世昌。歡迎了一個偽國會。擁戴了一個叛國賊廉恥喪盡的黎元洪。這種行爲。在學理上只能認爲無意識的變亂。絲毫貼不着革命的邊子。

耶穌有七十二個弟子。從中選出十二個作大使徒。逾越節的日子。耶穌設立聖餐。十二個大使徒陪座。耶穌忽然發言說。你們裏邊有一個將要賣我了。後來果然十二使徒之一叫猶太^{猶大}的。以親他先生的嘴爲暗號。把他先生交給敵人。釘死在十字架上。這個猶大。在耶穌教國。認爲極陰很的叛逆。歐美人的習慣。極忌惡(十二)的數目。就是猶大叛去之後。另選一人爲使徒。耶穌的大弟子成了十三個。一個是罪大惡極的了。西人宴客絕對的避去十三個人。相傳一迷信。十三人同席。內中有一人必不能活過了年。皆出於這個故事。專名變爲公名。一時的故事垂爲永久的訓戒。凡叛國叛黨的人。都可以叫做猶大。陳炯明甘作遺臭萬年的事。可與猶大比較上下。凡背叛合理的倫理的人。在西方叫猶大。在中國就應該叫陳炯明。

叛變的前幾日。某君到惠州見陳炯明。某君問他不能與孫先生共事的理由。他說有兩個理由。第一。孫先生走的太快。我趕不上。第二。孫先生輕身可以亡命。我不能再亡命。這種意思。不但陳炯明如此。一般志氣薄弱的民黨。許多也是如此。對着革命主義。沒有確實的信仰。沒有澈底的計劃。國勢轉變。苟且敷衍。只好說孫先生是理想家。走的太快了。民國五年。袁世凱橫死。國會恢復。許多國會同志說（以後再不亡命了）。不問主義如何。道理如何。先把一個目的（不要再亡命）宜乎正氣不振。昔之以民黨自居者。今則漢人學得胡人語。爭向城頭罵漢人。

愛國愛黨之士。不要因着陳炯明的叛變而灰心。你們大家看看。無論新的舊的南北東西。皆說陳炯明是個狗彘不食的臭穢。將無所容於天下之間。這是證明中國尚有公道。孫先生兩月在珠江船上。爲民國奮鬥的精神。淋漓發揮盡致。雖敵人也下心傾服。陰柔卑怯的舊國性。將從此改爲剛強勇往的新國性。這是精神革命上的大光明大明星。共和國民教育上有了中心力了。而陳炯明爲民國的罪人。爲倫理的罪人。西江流域不將此賊除去。西江的文化。有一天一天的向禽獸的路上走。中原的人士。那個和他接近。那個就是走畜生路。

中華民國十一年九月十七日 張繼

序二

粵人以不勝陳家軍之奸淫擄掠。乃謚之曰客家賊。以陳籍海豐也。客家人聞而惡之。遂爲辨曰。海陸豐非客家。俗呼獠。即獠也。吾知海豐人聆此。亦必不服。曰。炯明雖淪爲獸。吾海陸豐人豈能全被惡名哉。余維人類進化。自原人演進之後。等爲人耳。而復有等如獠。諸稱示其尙遺獸性。此固爲同倫之褊仄。要亦最貴夫人。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其與理難言。夫固無非狀人爲倫理動物。今陳炯明滅紀絕倫。人之義廢矣。儼然曰。人。此則凡爲人類之羞。而非獨海豐人之恥。顧海陸豐之劣者。則方以得產陳炯明爲榮。衣食父母於是。是則獠之不若矣。人類之不齊至此哉。故慨而書之。

民國十一年國慶日

居正序

序

序三

茲述篇陳炯明叛狀既竟。屬序於予。予曰。陳炯明之罪惡。書未必盡也。則欲諡之以惡名。惡名亦復難狀。久之。讀新聞報電曰。某要人問陳炯明對大借款主張如何。陳答此屬民權。予無主張。予謂此文筆頗肖炯明如畫。夫三千萬賣省之大借款。孰不知炯明主張之。又孰不知人民之深惡痛絕。而炯明獨諱曰無。諉曰民權。炯明之冷酷至矣。炯明知有民權而必劫奪之。既劫奪之而復噴言之。一若竊盜故揚其贓於主人之庭。以耻主人之無能者。噫。較之竊負而逃者。不尤可誅哉。今炯明叛國毀法。而曰恢復法統。割據自私。而曰聯省自治。亦猶夫主張賣省。而曰此屬民權也。予恐人於法統及自治之義未明。故特舉此以例之。即以爲序。

民國十一年十月

彭素民序

1X. 25K. 22-22. 22. 22.

1B.

序四

香江晨報編輯部魯謝李三先生「編陳炯明叛國史」以餉世。心猶有所不慊曰：「本書以陳炯明叛國史名。實未足以概括陳逆之罪惡。以陳爲國民黨員。而謀殺總理。身爲粵人。而爲禍桑梓。則其叛黨亂粵之罪。尤爲罄竹難書。」顧陳逆謀殺總理。乃破壞人類之信義。爲禍桑梓。乃斲喪國家之元氣。顏曰叛國。固概括靡遺矣。惟自陳逆叛國以來。海內外責斥之文電。不下數千百通。曲直是非。已昭然天下。則此書似無付梓之必要。既而細察輿論。覺爲解脫辯護者。尙不乏其人。自命「好人」。如胡適輩。且目之爲革命。然後益信「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而此書之出。實不可緩也。中華民國十一年八月全國各界聯合會同人謹撰。

;

序五

中國舊史家。有一不可移動之原則。而其理論又最不可通者。即正統說是也。凡一姓既得政權。子孫世襲。爲之臣者。不得取而代之。故帝王之子孫。雖至不辯菽麥。只許人民揭竿起義。而人民揭竿起義。昏暴之君主。又得命其臣工挾兵馬大權以討平之。故其卒也。仍不外乎犧牲天下以奉一人。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實爲吾國民主義之先提出者。越二千年。乃有黃梨洲憤時嫉俗。大發揮其民主意義。及中山先生挹盧孟之流而與之合。又采近世西方選舉制而實行之。至是而所謂正統者。乃得無一完全無缺之新意義。語其要素。即凡經過一定民選之形式者。乃得爲正統。此形式不能有二。故正統亦不能有二。此一特色也。期間有限。唯法所定。不得無故延長。不得子孫世襲。此特色二也。且夫孫心之下。而有劉邦。更始之下。而有劉秀。幸而有項羽與亂兵以殺之。否則不以劉邦而以孫心爲君。不以劉秀而以更始當國。吾誠不知於人民何所利也。明乎此義。則吾人於曹操司馬懿何誅焉。既曰民爲貴。亦惟取其能貴吾民者利用之而已。此君主制正統之所不可通也。若失民主制度。既無一姓世襲之弊。元首之就職以法。而其得選也。以德以功以能。有曹操司馬懿之才。無患乎久困于昏庸幼穉之下。有一功。國民歆誦之。有一能。新聞傳播之。在理法上。事實上。均無發生篡弒之可能性。亦而竟有六月十五日之變。見於廣州市。此陳炯明之事。所以爲古今中外歷史之所無。而其罪乃高出操懿萬萬也。昔漢高既定天下。而有韓彭之變。明太祖既定天下。

而有胡藍之變。此不足怪也。彼其初羣相逐鹿於中原。不過以高才捷足相尙耳。非有何等宗旨與教義爲之先也。若今日之陳炯明。則不啻顏淵曾參之叛孔子。保羅彼得之叛耶穌基督。豈復韓彭胡藍之可比數耶。慨自西學流入中國。中土人士。洞見本源者甚少。一若中國舊有政治倫理。與今日西人所行之倫理。爲絕對的不可相通。遂至談共和政治者。極力諱言帝政時代之故事。而齒莽滅裂之倫。遂敢蔑視一切舊有之倫理原則。而結果乃至無所不爲。由是自由乃爲弑父與君。自私自利之自由。平等乃爲凌獵等級。倒置冠履之平等。蓋彼等既不能於此等學說而究其所自來。又不能就此羣峙並立之學說之間而求其通。更不能於此等學說之適用國家社會之際而推究其利害。而惟知斷章取義。擇其有利於個人者。充分利用之。以弋取一時之一切利得。而爲之徒者。又復變本而加厲焉。此中國之所以大亂也。夫國體改爲民主。所以求國基之穩固也。而梟雄乃借以篡取亡清之天下。國民外交運動。所以監督政府而振起其怯懦也。而猾者乃借以弋獲個人之留學官費。提倡高等教育。所以造就人才也。而腐儒乃欲倚爲終南捷徑。勞農專政制度。所以救第四階級也。而時流乃借以爲個人活動之利器。然則陳炯明之借政治革命。以奪取功名。復欲借聯省自治。排斥同黨。以至流於謀反弑逆而不恤。抑又何足異耶。吾以爲自有陳氏之變。世人或從此曉然於中國固有之政治倫理。與新興之西方民主學說。中間不可使之存一鴻溝。此鴻溝而不化除。則凡剽竊新學。以爲惡者。皆得就此鴻溝之中。騰雲駕霧以起。其禍患乃至於不可測。吾故表而出

之以告世之談政治而不溝通新舊學理者。

中華民國十一年八月 日江右王恒燧石序於香江客次

序

三

序六

人類遞嬗不絕的原素。是什麼東西。老實講。就是一個「性」字。所以說。人是一個有性理的動物。什麼是「性」。儒家的仁佛家的慈悲。道家的靈。耶教的博愛。其名辭雖然不同。所含的分量或者有多少廣狹。但是都可以說是「性」的註釋。

「性」字從心從生。照這字面上看。可以表明「性」是求生心。因為一個人求生心興盛。自強自利的心理當然也發達。但是世界上萬無「獨立不倚」還能般生存的人。所以同時不能不因為自己求生心的關係。而推愛及於他這人。就是原始時代社會組織的原則。也是人類遞嬗不絕的原素。人類交往的事務既然紛雜。便難免不勾引出人類先天所含的欺誑詐騙。種種惡性根。所以從「相互維繫」之中的求生心。發生種種「信」「義」「廉」「恥」來。作這「相互維繫」的堤圍。來抵禦那人類先天的惡根性。如果這個堤圍決了。其害比較古代近世一切武夫殘賊潰堤決圍的罪惡都大得多。因為潰堤決圍。受災者不過一地一區。被殺者不過有數生命。若是把這人類「相互維繫」的性理圍一決。受災者及於全國。被害者豈僅一世。人類退化便從此開始。精神文明便從此滅絕了。

此次陳炯明叛亂民國。謀害元首。我認為其在政治法律上的罪惡。還不及破壞人類性理的罪惡。大什麼新文化大說家。罵「陳炯明背叛是舊道德死屍復活鐵證之一」。（胡適在他所辦的北

序

二

京努力週報上講的) 唉。道德怎樣分新舊。難道說新道德是不許人類有性理的嗎。我真不解。區區一個小毛賊陳炯明在他個人本能上。本無獨立編史的價值。但是這個小毛賊却做了滔天大惡。所以數得上獨立編史。這是陳炯明的幸。中華民國民族的不幸。

民國十一年八月六日湖北陳言三郎序於上海

序七

陳逆叛亂。吾黨建設之大業爲之夭折。北軍駐防諸省淪亡之命運爲之延長。國家爲外人輕侮而受侵凌將爲之增益。故薄海同仇。莫不髮指眦裂。或效命疆場。或出其財力。或口誅而筆伐。以盡其討賊之職責。雖然。肺腑之疾。痛于金創。家庭之變。慘于寇盜。履霜堅冰。其來也漸。由今思之。陳炯明謀叛時已久矣。迹已著矣。自古亂賊有倉卒而成謀逆者。焉有處心積慮而不演成事實者。吾人于陳氏。或視而不察。或察矣。乃曰。彼何能。彼何敢。彼何忍。種種設想以自欺。不但不防之。且反有以助之。娼多死病。盜多死刑。以尋常人之心理爲推。娼盜且絕迹。而娼盜卒未嘗絕也。吾人於陳氏未嘗爲客觀之觀察。而疏于防閑。不可諱矣。一夫作難。而兇徒蟻附。曾謂人類心理之不齊乎。母亦吾黨宣傳之未力耳。言念及此。哀亦奚極。惟是吾黨建設大業而妨于陳逆。可以謂失敗。亦可以謂之非失敗。夫電與汽皆大力。電機無安全機且殺人。汽機無安全機且爆裂。均是等安全機之動作。在殺人與爆裂以後。則吾黨亦惟增修努力以求安全可耳。哀又胡爲者。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陳炯明叛國後之第四十五日仰光國民黨支部代表黃馥生序於香江旅次

序八

客有過余齋者問曰。君於此次陳炯明圍攻總統府。蹂躪桑梓等事。有動於中否乎。余應之曰。除非那涼血動物。毫無心肝者。方不動心。我之天良未泯。血氣猶存。豈有不動心者哉。若陳炯明之動作。所爲誠狗彘之不若也。今試舉其罪之較著者十。以告吾子可乎。客曰。可。余曰。背國叛黨。聯吳通北。大罪一。威逼元首。藉名統一。大罪二。縱兵殃民。殺戮無辜。大罪三。氣死伍老。砲擊長洲。大罪四。強姦民意。拊制輿論。大罪五。誅鋤異己。謀刺鄧公。大罪六。植黨營私。僞行民治。大罪七。口蜜腹劍。欺騙調人。大罪八。解散國會。驅逐議員。大罪九。寧棄廣西。欲圖私欲。大罪十。而賣黨賣友。是爲不義。殺戮無辜。是爲不仁。靦顏降北。是爲無耻。出爾反爾。是爲無信。嗚呼。陳炯明以區區之權利。受吳氏之籠絡。竟冒此十大罪而不恤。將二十年之師事父事之孫統總謀殺以媚北庭。又不恤。將其二十年之革命勳業。輕輕一擲。而自卑其人格。余不禁爲陳炯明哀。又不禁爲中華民國前途哀矣。嗟。幸天不欲亟亡民國。而使吾黨之總理孫公。雖歷劫而無咎。卒履險而化夷。豈非冥冥中自有主宰者歟。咄。爾炯明。爾焉能奈我孫公何。溯自叛變而後。炯明收買省港各報。以爲造謠地步。甚至平素自號民黨健者之報館。亦甘自卑人格。爲拜金主義所軟化。豈不痛哉。然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濁者爲誰。乃省港各報也。清者爲誰。乃香海華僑言論機關之香江晨報也。主晨報者。爲謝李魯三君。秉正不阿。作中流之砥柱。矯然獨異。如曙後之孤星。拒炯明於千里之外。口伐之而筆誅之。使逆賊聞而喪胆。令

月

二

獸蹄鳥跡。道路相交。蠶目豺聲。却灰靡既。吾知討之者必大有人在。而謂以呂易直之陳炯明。自絕人類之賣國賊。其能久乎。則是史之編。據事直書。雖未能盡窮逆迹。然即此微言。或亦足資後之人之警覺也。夫爰於編輯之餘。爲之序以綴其末。

中華民國十一年八月粵東鳳嶺愚公魯直之序於春申江上

編輯者自序二

昔人謂三代下無完人。夫豈真三代下無一完人哉。母亦世風日下。人心愈偷。狡詐之徒。遂乘機竊發。挺而走險。不惜倒行逆施。逞孤注於一擲。以求其所大欲。然終其極也。欲無所獲。害隨而生。甚且身敗名裂。遺臭萬年。且因是而率人類於禽獸擾攘中。爭奪蠶食。紛呶不已。更進而蔑絕倫理。戕賊仁義。在所不計。險矣哉。人類之蠢賊也。狡矣哉。國家之巨蠹也。顧彼輩初心。曷嘗不曰。我之爲此。將以謀生民之福利。躋國家於安寧。猶之大亂之後。必培其本根。大病之後。必補其元氣。然後可與言富強。收實效。不知尋源之論。非所以云於背義之人。改革之基。詎容操於無行之手。矧充其慾念。又不僅危害國本。紊亂紀綱已哉。是故法非不可改。政非不可革。然必有其人。有其事。乃可談鼎新圖興利。否則取巧一時。流毒千古。使天下之人。相率爲僞。是奚可者。然則前乎此則有李催郭汜安祿山史思明輩之倡言兵諫。冒犯首都。後乎此則有陳炯明之喉部叛變。謀弑元首。是真無獨有偶。伊古同悲。完人難得。今何獨甚者矣。夫自有李郭等之倡亂。而綱維已墮地無存。自有陳炯明之叛變。而信義一去不可復。蓋非此輩之能左右一世。實人類之摹仿性有以效尤。則執是以論。而正本清源之說。又安可緩哉。雖然。陳炯明此次之叛亂。甘犯天下之大不韙。吾人認爲顛覆國本。危害法統者尙少。而破壞信義。蔑絕倫理者實大。況益以繼其兇鋒。蹂躪摧殘。靡所不用其極。又詎僅與內亂罪相提並論。足以蔽其辜耶。故紀其事。筆之於書。以俟後之史家一鑒別焉。

序
中華民國十一年仲秋八月謝盛之序於香江



二

編輯者自序三

余居恒生活。惟日探討宇宙間一切事物之錯縱變化。因而形成各面之因果者。以報告於社會。間則參以己見。亦以供社會之審擇與評判。而後於余之職責乃盡。忽忽蓋十有一稔於茲矣。顧考之余於社會積年之報告史中。從未有足以引起余之特殊注意者。蓋不可揣度之突變。雖或則關於政治。而尙無碍於倫常。或非于人情。猶見宥於後世。固未足深怪也。惟茲次陳氏叛國賣黨亂粵之所爲。集叢惡於一身。揆之倫常情理。絕不可容。質之國法公道。尤不可恕。實窮中國數十年來之新聞歷史中。遍覓不得與有同樣之紀載者。是陳氏之所爲。且佔中國有新聞歷史以來之特殊地位。豈僅余積年報告史中所居爲奇貨者哉。余於是急急抽取報告史之材料。偕魯謝二子。另編專書。以紀其事。且將垂之後世。引起後之人之特殊注意耳。夫不能留芳。亦當遺臭。陳氏殆亦深味斯言。則於余等或且引爲知己。亦未可知。然而世道人心。從茲已矣。噫。

中華民國十一年討賊軍入閩。獨夫出走之日。垂目山人李睡仙序於滬江客次。

題詞一

天生慈聖南面稱孤
惟民之望
誕茲頑強所由所翼
易不積匪祥
禍絲百累影及川流
月不足食
魂兮徂徕鑄于憂
鼎然厥庠焚
南史止正董狐止良
坐鑑億載
乙肅

孫鏡



題詞二

題詞

二

陳賊叛國。
凡有血氣。
偉哉厥史。
鑄鼎燃犀。

罪惡貫盈。
莫不痛心。
揮筆直陳。
斯得其真。

中華民國十一年

八月

中國國民黨實兆遠分部

徐明注

題詞三

陳逆炯明。
偉哉三士。
口誅筆伐。
一致伸討。
禍國未遂。
夢想副座。
欲弑元首。
摧殘義師。

獐子野心。
洞燭其奸。
億兆同聲。
魑魅逃形。
叛黨顯名。
投降書生。
妄動刀兵。
捕殺良民。

議員被逐。
縱兵焚掠。
斯史出版。
嗟哉堅子。

節婦被淫。
民怨沸騰。
大陸風行。
遺臭萬年。

警備軍第五梯團司令何俠贈

蘇州

鐵

行

水

品

收九州金礦果
為物使民知種
燕古為研主之書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

張秋白



嚴於斧鉞

陳樹人題

信

史

陳羣

今之
新
秋

徐為中



可國
殺人
皆曰
楊虎

禹鼎鑄女姦

馮自由題

山城

策

如

日侯

回

侯

陳炯明叛國史目錄

第一章 陳炯明叛變之窮源

第一節 陳炯明之來路不正

第二節 陳炯明以殘殺治粵

第三節 陳炯明叛黨自癸丑後

第四節 陳炯明投機之一再失敗

第五節 軍政府改組與陳炯明之關係

第六節 陳炯明阻撓國本大計之着手實施

第二章 陳炯明之僥倖成名及其人品心術

第一節 陳炯明前後之用兵

第二節 陳炯明之熱中權利

第三節 陳炯明之狹隘與猜忌

第四節 陳炯明之貪墨

第三章 北伐定計與改道之原因

第一節 組織正式政府之經過

第二節 北伐之定計

第三節 改道北伐之迫不獲已

第四節 罷免陳氏各兼職之理由

第四章 陳炯明退走東江之積極謀亂

第一節 離粵前之情形

第二節 孫總統之苦心遷就

第三節 各界屬望之泡影

第五章 陳炯明搗亂粵局之布置

第一節 擾亂金融與自殺之動機

第二節 廢弛賭禁之作用

第三節 廣州報界在財廳集議之反動

第四節 叛軍將領之緊急會議

第六章 陳炯明叛變之實現

第一節 圍困公府謀弑元首之經過

第二節 香江晨報紀十六晨刻前之爆發情形

第三節 叛軍通電迫請孫總統下野之謬妄

第四節 叛軍掠奪虎門炮台之紀實

第七章 孫總統夫人之粵變談

第一節 叛軍圍困公府之實情

第二節 出亡時目擊之慘狀

第八章 海軍還炮攻擊叛軍後之情形

第一節 十七日之省河軍事

第二節 廣州晨報之厄運

第三節 購緝總統之加賞

第四節 電乞北洋海軍助攻之敗露

第九章 陳炯明縱兵姦淫擄掠之罪惡

第一節 東南關商戶之電訴

第二節 叛軍何故擄掠

第三節 被搶情形之彙述

第四節 節婦被姦自殺之遺書

陳炯明叛國史目錄

第五節 北江空前之浩劫

第六節 國會議員橫被搶辱之詳情

第七節 執信校長之報告

第八節 廖仲愷被擄勒贖

第九節 惠州人之叛軍觀

第十章 陳炯明降北聯吳之裏面

第一節 北伐軍入贛所得之陳氏通敵罪證

第二節 陳氏降北聯吳之作用如何

第三節 陳氏不容有北伐

第四節 破壞北伐必自殺鄧仲元始

第五節 其他之計劃

第十一章 調停之一瞥

第一節 省議會之所謂臨時維持會

第二節 各社團標榜調停之慣技

第三節 強姦民意之貽患

第四節 唐紹儀之調和說

第五節 陳炯明之利用調停

第十二章 香山之慘劇

第一節 叛軍襲寇香山之目的何在

第二節 失守之詳情

第三節 香山人對於叛軍焚掠之憤慨

第十三章 叛軍攻奪長洲之經過

第一節 事前之醞釀

第二節 實施攻奪之連帶任務

第三節 三次謀殺總統不成

第十四章 嗚呼廣州之言論界

第一節 叛軍對待一般之報紙

第二節 新聞界中之敗類

第三節 滬報之記載

第十五章 附錄

- 一 粵軍之略歷
- 二 陳家將佐之題名錄
- 三 各地之討賊聲
- 四 輿論一斑
- 五 楊參軍之軍中日記
- 六 護法總統宣言
- 七 孫總統致海外同志書

陳炯明叛國史

第一章 陳炯明叛變之窮源

第一節 陳炯明之來路不正

編者曰。民二討袁。陳炯明在粵宣布獨立。曾於省議會大聲疾呼。謂當入地獄以救衆生。時下不察。多有感其言之激昂慷慨。至目爲任重道遠。必能勝任愉快者。孰圖二次革命以後。遞嬗相承。陳氏之一舉一動。不減於平昔。詐僞陰險之所爲。而尤以排除異己。戕害同志。誣事梁士詒。潛通袁世凱。陰賊軍隊。推翻漢民。受命北廷。繼任都督。爲莫大之罪惡。嗣緣內變。捲款出亡。當時皖之胡。贛之歐。陽。實一邱之貉。徒以民黨素持寬厚。不究既往。陳氏罪惡。尙未昭彰。然即此而論。陳炯明之狼子野心。已可概見。故其每一失敗之後。乃知有孫大總統。及既得勢。則又棄之如遺。甚且欲置之死地。梟獍之性。未始非戾氣之所鍾。則今日之釀成叛國背黨亂粵之種種罪惡。固知其由來漸矣。然而述陳炯明之來路。固不正也。

陳炯明字競存。年四十六歲。粵之惠州海豐人也。（海豐非客籍。其語言與福建廈門略同。與潮州人尙可會話。客人則不能。）體碩面紫。目斜視有光。其母某氏。先適陳氏。未生子而寡。遂沿該縣俗例。招郎入室。（該縣俗例。被招者入門後。須認死者之姓名。）時有陳之同邑馬大發者。貧不能娶。

乃入贅陳家。翌年即生炯明。後又生育航。育航實爲其同母弟。乃馬應招後所生者。蓋該邑招郎入室例。先生者爲死者之子。後生者爲被招人之子。是以炯明則姓陳。而育航則姓馬也。馬自被陳氏招贅後。即經營魚苗。歷年頗有所蓄。乃歸馬家。後又別娶一婦。育航時已六歲。始携歸馬氏養育。是陳炯明者。蓋即馬氏血統中之卵翼也。嗟夫。以呂易羸。遂種焚書坑儒之孽果。則其戾氣所鍾。實古今一轍矣。陳氏本海豐巨族。生齒蕃息。故炯明戚族甚多。陳覺民。陳達生。陳伯華。陳炯光。陳小岳等。皆其兄弟儕。而鍾景棠。鍾秀南。鍾聲等。皆其中表戚。陳氏素業賈。販鴨卵。往來港惠間。而陳炯明獨業儒。粗通時文。然間學人作詩。輒鄙俚可笑。年近三十。甫青一衿。科舉既廢。各縣興學校。海豐雖僻陋無文化。亦有速成師範之設。炯明乃與其同母弟育航肄業焉。教員爲花縣江俠庵。江曾遊學日本。稍稍談民族主義。炯明兄弟師淑之。妄有革命思想。清光緒末。粵省官設法政學堂。招各縣選送士紳入學。習速成科。炯明竟預其選。習法政一年有半。輒以矯揉造作列前茅。遂得無佛稱尊。嶄然露頭角。迨畢業。而諮議局開設。炯明遂藉炯光父之贊助。與馬育航之奔走。獲選爲議員。亦嘗抨擊當道。謂刑亂國用重典之非。請廢就地正法之例。又倡言禁賭博。頗爲皮相之論。所稱許。想當時之屬望於陳氏者。未嘗不謂其能持正誼。或能不爲勢動。不爲利誘。孰知時至今日。且蹈叛逆之罪。犯大不韙之名。而前此之假面具。全行揭穿矣。當時粵省講民族革命者多。客籍人如邱逢甲等。竟以副議長而公言之。炯明亦與客籍軍學界青年姚雨平。鄧鏗。鄒魯等。以清戰慄死。粵新軍乘時舉

義戰二日而敗。炯明亦預聞其事。以未執重要職務。幸免通緝。故仍得出席議局焉。

第二節 陳炯明以殘殺治粵

當夫辛亥三月廿九之役。革命黨死者七十二人。事前炯明曾擔任一方面之攻擊。詎起義時。陳竟無所舉動。得免於難。其關係之報館名可報。以朱執信葉夏聲主之者。亦同時停版。及炯明避之香港。黃克強先生見之。因語諸同志曰。競存此人。不足與共大事。觀其眸子。足知其陰險。須亟除之。免爲後患。惜當時諸同志不以爲然。致有今日。炯哉。迨八月十九武漢首義。各省聞風。先後響應。王和順舉義於粵之東江。當時幕府人才。難勝其選。姑招炯明幫忙。然其時之陳炯明。不過一王和順之書記耳。嗣以野心頓生。乃別組織民軍。襲攻惠州。翌年九月十九日。胡漢民受李準之降。入粵。被選爲都督。炯明遂力攻惠州。提督秦炳直知事已去。使洪兆麟等讓步。迎炯明入惠。胡漢民遂電請炯明任副都督。炯明遽率其所部循軍入粵垣。至則與劉師復等之香軍。及黃士龍之新軍聯結。組軍團協會。自立爲會長。藉民軍之力。以排擠漢民。且日言漢民之失職。欲取而代之。時粵省秩序素甚。客籍組織光漢社。占多數議席於臨時省議會。大倡客人治粵主義。擁炯明爲魁首。恒合謀以窘漢民。漢民不能堪。會今總統孫公返自英倫。特應南京臨時總統之選。漢民遂棄職薦炯明自代而去之。炯明遂稱大都督。就職後。謀排除異己。乃首先解散軍團協會。去其束縛之機。隨解散民軍。減殺對付之力。再進而另謀拓充地盤。以爲潛植勢力之本。當時粵人不察其奸。以爲炯明此舉。尤足

減輕粵庫負擔。實則陳之爲此。蓋兔死狗烹之計耳。顧是時民軍首領之最跋扈而強悍者厥爲石錦泉。粵之人舉以告陳。陳乃故作難色曰。此輩功高勢大。我亦無法制止。容設法圖之。繼又語石錦泉曰。人多告汝。實忌汝耳。汝其釋懷。余必爲汝多方彌縫。石乃信之不疑。橫暴益甚。殊不知陳氏故作欲擒先縱之計。以堅其信。然後別謀良策以除之。惜乎石錦泉不悟。墮其術中。未免昧於情勢。會有人運大幫軍械入粵。請石錦泉認爲己物。訂明事妥後分半與之。石不知是計。遂與以錦軍旗幟多面。遍插船首。以爲標識。孰料炯明即派兵截搜。將所有軍械悉數運回署中。乃請石錦泉入府。示意陳仍舊袒庇。遂不見疑。坦然面陳。甫入。陳即命衛隊繳其身上之槍。然後使入。及見陳則另換一副面孔。拍案大罵數石之罪。立命左右牽出署前槍決。並將錦軍立予解散。石臨刑時。始知爲陳所賣。語陳軍曰。今日槍斃我。我之罪即競存之罪也。不有競存。烏有厥罪。爲語競存。好自爲之。彼將來必如我今日。居心陰險。寧有好結果者。自是炯明以爲除一巨慝。便足泰然。庸詎知各民軍首領如周康。關仁甫。楊萬夫。王和順等。多已審其手段陰險而辣。復聞有解散民軍消息。遂人人自危。僉議設法防備。維時陳以留省民軍勢力最大者首推惠軍。惠軍爲王和順所統。於是日向王拉攏。動以二哥稱之。王弗審其詐。交益密。情益切。而一切謀害之事。遂發於不知不覺中。令人不爲之備者。時陳欲借惠軍之力以解散別種民軍。事既定。徐及於惠軍而解散之。一網打盡。誠計之善者。故屢請王入署商議此事。王知陳不可靠。遂不敢往。乃派代表往見。炯明見之。極敷衍數語。旋謂之曰。二哥

不來。令我無話可說。歸語二哥。彼此兄弟。名雖異而分同。何爲見疑。彼能親來固好。不來我亦不敢相強。但有事以電話商之可也。後卒由電話磋商數次。請王和順爲已助。以解散別種民軍。王不允。且謂之曰。汝欲爲都督。便借民軍之力以逼展堂（漢民之字）去。今又解散民軍。襲韓信問路斬樵夫之故智耶。炯明語塞。後炯明又以甜言給王。謂二哥不助我解散民軍。我亦不便相強。願余有所求者。如將來我派陸軍解散別人之民軍時。請二哥勿爲他人助。於愿足矣。王乃漫然應之。夫使當時王和順苟能與各民軍首領沆瀣一氣。則解散民軍一事。恐未易辦到。況解散自有其道。固毋庸過事陰險。乃炯明既得王和順首肯。便抽調陸軍作數十隊爲巡查隊。例如欲解散某民軍也。則命該巡查隊在該段藉巡查爲名。俟其無戒備時。然後繳械。一面又與王和順相周旋。王有求。靡不應。且與之指天誓日。謂惠福兩軍。決不解散。王不之疑。李福林亦信以爲真。嗣見各路民軍以次解散。所留者祇惠福兩軍而已。王此時自覺勢危。乃與李福林聯絡一氣。藉壯聲援。事爲炯明聞。立由電話語王曰。彼此患難交。何苦疑我。王祇敷衍數句。自是而後。百求總無一應。且命陸軍巡查隊赴東南關一帶巡邏。蓋東南關爲惠軍駐紮地點。打草驚蛇。自屬炯明狡計。王和順屢由電話質問。陳始云。二哥汝還未之知耶。近日民軍已被解散。難保不無逗留省垣。爲患地方。今茲巡查隊之巡查。實預防若輩散軍耳。王答之曰。我軍駐紮地點。自有我軍負責。此後如再有陸軍巡查隊前來。萬一兩軍衝突。都督能負其責否。孰知炯明充耳不聞。已收電話去矣。自是更加派陸軍巡查東南關一帶。

實欲激動王和順之怒。使之抗拒。則解散惠軍。不患無名。又一面與李福林約。倘惠軍失敗。退至河南。福軍地盤。必爲惠軍所佔據。汝能代我繳其械。械當盡爲汝有。且不失汝軍地盤。如不見信。將來我有陸軍過河。汝可以今日待遇惠軍者待之。復謂福林曰。解散民軍一事。我初意不允操之過切。奈爲王二哥所逼。故迫而出此。彼又云。解散民軍。我不反對。誰敢反對。第事成後。須將惠軍編爲陸軍。以爲交換條件。至是李福林乃曰。彼初意並欲連我軍亦解散乎。炯明知李中計。乃疾首蹙額告曰。彼意何當不如是。故我鄙其爲人耳。李遂憤王和順及惠陸兩軍決裂時。惠軍果失敗。未始非炯明之權術。有以致之。奸雄用事。往往如此。可勝浩歎。無怪黃克強先生謂此獠不足與共事。蓋眸子不正。則狡詐陰險。自層出而無窮也。然尤有一事足堪陳述。而爲炯明畢生之罪惡者。則槍決陳聽香案是也。陳聽香當時主陀城筆政。與陳炯明本爲莫逆交。而又曾爲報界同業。且屬同志。自惠陸兩軍衝突。東南關居民有訴苦白抄。遍貼街道。聽香適編稿。遂將原文刊出。隻字不訛。報館記者代表輿論。分所當爲也。不圖忤及炯明。聽香遂被拘捕。及署開堂研鞫。炯明僞爲不識。聲色俱厲。問曰。汝陳聽香耶。訴苦白抄。究竟居民爲誰。聽香答曰。請汝反問東南關居民。炯明又問原稿在否。誰人送稿與汝。聽香睨之以目。徐答曰。報界通例。向無交出送稿人之理。當由我負責。炯明遂拍案大怒。謂聽香曰。人不能交出稿。又不能送閱。是爲有意誣譏。吾當將汝槍斃。以儆其餘。聽香憤謂之曰。槍斃記者。向無此例。炯明笑云。例可由我開。乃立命人拘聽香出北郊殪殺之。自此例一開。遂有震旦

報記者康仲華被龍濟光槍斃。民主報記者陳耿夫又爲莫榮新槍斃。是槍斃記者。作俑自陳。誠開千古以來未有之新例。抑亦爲世界人類所深惡而痛恨之也。

吾書至此。更有補述前文所未叙及者。則胡漢民在都督任時。炯明對於民團總長一職。深恐爲民軍有力者所奪。將來大權獨攬。呼應不靈。自不能爲己用。蓋是職非得有民軍統領同意。萬難登台。欲毛遂自荐。又恐太招物議。不如捧一木偶上場。如劉永福其人。較易爲力。躊躇既定。乃轉語各統領曰。淵亭（劉永福字）聲望素孚。且資格非淺。自能勝任愉快。衆深韙其議。劉遂得任是職。及劉任事後。對於炯明頗鄙視之。陳始知劉終不爲己用。乃暗商於黃世仲曰。如能相助。當以淵亭之位置與君。世仲以爲得計。遂首肯。已而淵亭因事謫炯明。炯明與密語。謂世仲欲謀公職久矣。倘不相讓。必無倖免。劉不聽。及夜。果有火箭自遠而來。是時劉之大營。本爲葵蓬所搭。以爲世仲所爲。恨之刺骨。然亦不敢不讓步。翌日劉急自辭職。世仲乃繼承其乏。及炯明爲都督。又欲害世仲。陰使大紳控其勒索情事。竟將世仲下獄。迫使招供曰。認供我亦不難爲君。君乃老同志也。世仲仍不承認。炯明乃改謂之曰。既不招供。我亦難強。君不如報効十萬金。作爲罰款了事可乎。世仲以無款對。炯明故誘之曰。先立單。後付款。亦易易耳。世仲不知是計。乃大書黃世仲報効軍餉銀十萬元一紙與炯明。炯明遂以此製成黃世仲罪名。謂世仲如無勒索民財。何得有此鉅款。今款雖未交出。然彼無把握。又何得書此。厥後追款不得。竟定世仲死刑。由是威名大震。然政尙嚴酷。草菅人命。粵民厭亂。遂

惠頗不喜其所爲。炯明內不自安。會今總統孫公自南京解組回粵。炯明聞訊。棄職避九龍。孫公播省。遣人挽留之。不果。遂由省議會舉漢民繼其任。漢民復職後。百方慰留炯明。共襄粵事。炯明察孫胡無惡意。遂返粵垣。至則要求爲廣東總經略。設經略處總攬軍權。兼辦清鄉緝捕。又要求盡賭盜會。關四項歸軍法懲治。得就地槍決人犯。漢民皆許之。自是炯明權益大。殺戮益多。不復憶其爲議員時請禁就地正法之政見矣。旋經略處改爲綏靖處。無何。北京任命炯明爲護軍使。炯明遂開府粵垣。設使署。仍自兼綏靖處督辦如故。一時權傾都督。親戚故舊。咸據要津。第一師長鍾鼎基。高雷綏靖督辦鍾景棠。爲其中表。鹽運使鄧承樑。兵工廠督辦丘君一。皆其鄉人。第二師長蘇慎初。獨立旅長張我權。護軍使署參謀長覃鎰欽。皆其黨羽。他如陳小岳。乃其族弟。年僅弱冠。不過一海豐小學生耳。亦爲兵工廠會辦。其餘乳臭子。納袴兒。咸以炯明葭李誼。掌握政權。然炯明未足也。恒欲奪漢民都督之地位。百方圖謀。或聯紳商。或通報館。王子之變。袁世凱召各省代表會議於北京。漢民派其秘書金章代表。而炯明加派官銀錢局總辦鄒魯偕行。由是炯明甫得通於北京。時梁士詒最用事。稱智囊。承袁氏旨。挑撥胡陳交惡。因事事袒炯明。數遣江孔殷等說炯明擁護中央。炯明遂密派心腹委質師事士詒。由是士詒使李兼善來粵。秘設機關於粵垣。名南園俱樂部。專事賄誘粵軍官。使擁陳叛胡。又嗾使總商會報七十二行商報。華國報。羊城報等。遇事攻訐漢民。左右輿論。無何士詒窺事機既熟。因以親壽爲名。躬自返粵部署。粵將領則藉觀賽馬聯袂赴香港歡迎士詒。且分

受賂。遺炯明則贈士詒父以壽。屏款署門下。再姪旋遣參謀長覃望。欽部將趙士槐譚聯甫。李孔嘉等入都謝餽贈。會宋案事起。粵贛皖湘四省有秘結攻守同盟之議。胡漢民代表爲盧信葉夏聲。惟盧信已娶朱啓鈴之妹。屬袁氏姻婭。偶洩其謀。袁氏以事急。又爲宋案敗露所迫。即下令免贛督李烈鈞。皖督柏文蔚。粵督胡漢民職。而以陳炯明繼粵督。令下。炯明微慚。作漢民反慰之曰。兄本一家人。何分彼此。然漢民去職時。爲其心腹各置數千金爲留學費。又撥十萬元助汪精衛創民德報於巴黎。炯明暨其部下鍾鼎基等竟聯紳商各界痛非之。大埔人張煊復由北京通電宣布漢民罪狀。漢民不與校。冀其臨事時尙爲吾用。果也。贛寧事起。漢民與精衛自港赴粵。力勸炯明討袁。炯明始猶疑。繼以東南六七省相繼響應。岑春煊又有赴粵聯龍濟光駐梧所部迫炯明獨立之意。炯明意乃決。願以所部師旅長皆早受梁士詒重賂。獨立後。相率匿香港。而陰與士詒黨羽黃士龍李準等謀逐炯明。取消獨立。時魏邦平方爲江防司令。亦通款以江防砲艦供黃士龍乘用。謀定。遂由砲團長徐軍鴈所部陸軍炮隊叛變。炮擊督署。炯明早知有變。竟預爲引避。炮發而炯明即携預儲巨款走香港。匿九龍。第二師長蘇慎初被亂軍推爲臨時都督。翌日而旅長張我權又自稱之。黃士龍在江大炮艦亦亟謀之。詎袁氏物色繼任都督時。惡梁士詒之失計。拒其推薦之鍾鼎基。而決任梁啓超所薦之龍濟光。僅以黃士龍爲護軍使。濟光遂率兵三千餘人長驅直下。魏邦平暨旅長葉舉陳宏等。遂通電宣告胡陳禍粵罪狀。歡迎龍濟光入粵。魏邦平因得復任水上警察廳長。葉舉亦代。

第二師長陳宏華以旅長出鎮潮梅。惟黃士龍怨失都督。辭護軍使不就。鍾鼎基。蘇慎初。張我權等相率入都。各充北京之諮議顧問。炯明既去之港。方以資運動軍隊討龍。委鄒魯等主其事。警察廳長陳景華亦預其謀。事洩。陳景華死之。鄒魯等遂亡之日本。汪精衛如法。胡漢民如日。炯明岑春煊等相繼走星架坡。而二次革命遂告終局。亦即辛亥後陳炯明對粵對黨之成績矣。但觀陳氏對粵之嗜殺。尙自詡以爲能。則其後來以叛變之結果。至欲謀殺大總統。亦無足怪耳。

第三節 陳炯明叛黨自癸丑後

胡漢民之去粵也。留軍事餘款數萬於其秘書長金章。囑其設機關接濟亡命同志。乃漢民走後。而金章即與漢民秘書張樹棠。杜之秋。朋分其金。相約走南洋。營商業。漢民函責之。不顧也。時亡命海外者。胡部最苦。而陳部反之。蓋炯明出走時。挾貲百餘萬。馬育航。鍾秀南等亦如之。育航在港。雖爲黨人李應生給款。走巴黎。失金數十萬。然卒由炯明遣其副官黃強赴法追索。返其半。故得設通益公司於星架坡。設銀行於吉隆坡。種樹膠。營錫米於山巴。復携親友而暢遊巴黎。以視孫公之在東京。月貸四百金。維持數十黨人者。苦樂迥天淵矣。炯明至南洋。初寓星架坡。出資與張永福。林義順等潮籍富商。合營商業。後遷居吉隆坡。癸丑甲寅間。對於國事。無甚舉動。惟營營於追逋索負。自李應生騙馬育航款後。匿巴黎。炯明既遣黃強追之。應生抗不交還。炯明遂自往巴黎。既至。應生懼。願償。遂和解。先是孫公自癸丑事敗。赴日本。居日人頭山滿家。一意謀恢復。以國民黨分子之複雜。政

黨性質之未合於革命也。決另組新黨。因創中華革命黨。當時陳其美、鈕永建、柏文蔚、熊克武、林虎、鄧鏗等率先贊同。加入新黨。孫公遂於是年（癸丑）十二月派陳其美偕陳中孚等潛赴大連。圖東三省。一舉而佔領本湖溪。轉戰數月。又委林虎、鄧鏗返香港圖兩廣。左右惟田桐、葉夏聲等二三人。時孫公囊甚。月終則稱貸四百元於日友。以清宿負。然敝衣蓬首。屹坐斗室中。宴如也。同時黃興與李烈鈞均在東。頗倡緩進之議。不善孫公所爲。胡漢民居正。謝持、楊庶堪等初雖贊李議。不願加入新黨。嗣黃李皆遊歐美。孫公獨堅持急進之說。且設機關。分部治事。躬造居胡。厲勸入黨。始相繼加入。黨乃告成。時甲寅五月間事也。無何歐戰事起。李根源等設歐事研究會。主停止革命。一致救國。鈕永建、熊克武等暨政客殷汝驤、章士釗、張耀曾等和之。林虎又以赴南洋謁岑春煊。春煊勸勿從。孫公故亦投歐事研究會。時陳炯明方在巴黎。遂亦爲研究會員之一。翌年乙卯春。中日交涉起。梁啓超等倡排日主戰甚力。海內外盲從其說。競言募兵籌餉。供袁氏對日之需。而指斥革命爲反於一致對外主義。黃興在美。情勢隔膜。因聯李烈鈞、柏文蔚、鈕永建、陳炯明五人。通電宣言停止革命。一致對外。多懺悔辯解之語。林虎又與李書城、程潛、陳強、龔鎮鵬、李根源等爲同類之表示。胡瑛、何海鳴、張堯卿、劉大同、仇繫等則乘機投誠。無何陳炯明與李烈鈞均相繼返居南洋。炯明復躬蒞星架坡。以日本爲敵地。黨人不宜再留爲詞。折東逼邀留日歐事研究會各員赴南洋。開大會議。炯明出資招待。獨遺中華革命黨員不問。意謂孫公一部沉迷於革命。不足與言救國也。復致留日友

人書。有頭山賣國等語。隱指孫公。又電袁氏。願得返粵募義勇兵爲外交後盾。當時孫公深悉中日交涉。實袁氏有以自召之。欲藉爲搜括海內外報効之金錢。招降薄行之革命黨。而與日本爲承認帝制之交換。故力排衆議。斷袁氏之必簽押於二十五條款。而吾人革命之終不容已。因派許崇智。朱振。葉夏聲。何天炯等。赴南洋任宣傳募軍費。願曉音堵口。猶未能回炯明之意。其號召南來之林虎等數十人。延頸盼佳音。卒至五月七日夜午。袁氏既欣然承諾中日協約而後。乃悟希望袁氏之失計。赴會各員。亦漸漸散去。方會議中。汪精衛適返自巴黎。對於孫公組黨。欲有所調停。既買舟赴日矣。而炯明知之。遣人追留精衛於滬上。旋復乘廣東水災。組織水利公司。派員赴各埠募款。聲言辦郵船。并派學生赴歐美學習飛機。所至輒阻撓孫公之籌餉。其鄉人國會議員徐傳霖在滬。又爲之勾結加拿大政公堂。黃三德。尤烈等。反對孫公。是年七月。炯明竟領銜與黃三德等在上海中華新報宣言。孫公罪狀否認。孫公爲創建民國之元勳。海內外於是漸知炯明宗旨。固不獨政見之不同。蓋欲爲一黨之首魁也。

第四節 陳炯明投機之一再失敗

已而帝制發生。籌安會起。熱中權利之流。竟乘時上表勸進。於是民黨中人。咸曉然非亟謀革命。不足以推翻帝制。重建共和。是年乙卯十二月。李烈鈞潛入雲南。謀舉義。炯明思有所圖。隨亦潛返香港。組織機關。謀爲響應。願是時孫公已派有朱執信。鄧鏗。朱卓文。葉夏聲等。相繼駐港澳。謀舉義者三

年。其間大小十餘役。前仆後繼。迄未少懈。如甲寅冬。濟軍之內變。洪兆麟三多祝之奮戰。乙卯水災。中龍濟光之被炸。是年冬。龍部桂軍之發難殉義。駐黃埔肇和艦之被奪。黨人在港入獄者。又有陳可鈺。洪兆麟輩。中華革命黨又有港澳支部設於香港。聲勢甚盛。無論黨與非黨。皆惟傾向孫公。炯明至港。無所憑藉。以資號召。蟄居鬱鬱者數月。會龍濟光逼於民黨之威脅。宣布偽獨立。民黨與港商皆不承認。聲罪致討。鄧鏗運動駐增城徐連勝所部獨立。佔石龍。鄧鏗朱執信躬赴石龍指揮。炯明乃表示服從孫公。乞偕行。鄧鏗利其曾爲都督。喜與俱。炯明因與孫公一派復合。然炯明行事譎。甚見袁氏既死。南北統一。龍濟光受中央嘉獎。許爲有世界眼光。則又潛與龍濟光通款。主張以督軍讓龍氏。而省長當用粵人。濟光允之。炯明遂電北廷。保龍濟光督粵。而囑粵籍國會議員爲謀省長。當時粵籍京官議員。有反對龍氏督粵者。段祺瑞輒舉炯明電以示人。無以難也。後炯明聲明雖否認。然此電之有無。終屬疑團。無何。孫公派胡漢民入都。與孫洪伊等謀合組大黨。北廷甚優禮之。授爲將軍。炯明聞之。亦自行入都。至則益友社政學會。丙辰俱樂部。均欲延其入黨。冀藉其資助。而炯明不甚有意。居數月。雖亦得一將軍。然極無聊。遍遊廬門紫塞諸名勝而返。會參議院議員舉行補選。胡漢民既返廣東。謀應選。炯明亦欲爭之。惟權額滿見遺。計不如在家謀華僑議員。詎華僑選舉票額。多屬國民黨籍。先期已爲馮自由。黃伯耀所割據。炯明不能爭。因以巨資使徐傳霖爲再聯加拿大三合會致公堂各部。向農商部請求預選。而懇農商總長谷鍾秀爲特別通融。谷鍾秀許之。

惟要其當選後。當隸政學會黨籍。炯明亦允之。詎組織失期。臨時捏造之致公堂會書報社七十餘處。至投票日。猶未來電委任代表。於是馮黃當選。而炯明失敗矣。炯明遂悻悻出都。南返抵粵。時陳炯焜督粵。炯明與聯宗誼。得居其公署。充高等顧問。復時與省長朱慶瀾往還。未幾。督軍團叛變。張勳復辟。炯明適赴滬。至則聞孫公倡言護法。聯海軍艦隊。謀取江浙沿海地方爲根據。始謀上海。不果。繼謀寧波。亦不果。炯明乃詣孫公。獻議赴粵。孫公云。吾正欲赴粵耳。會駐粵滇軍第三師長張開儒。率先來電贊成護法。并致歡迎之意。李烈鈞在滬。聞電亦遄返粵。於是孫公決赴廣東。炯明又力主先赴汕頭。謂鎮守莫擎宇。惟其命是聽。孫公從之。乃抵汕。而莫擎宇反致歡送之詞。遂逕赴粵。抵黃埔。陳炯焜出迎。朱慶瀾復欣然稱擁護。孫公遂由國會舉爲大元帥。組織軍政府。就職後數日。朱慶瀾忽被省議會密謀推翻。蓋當時陳炯焜最不喜朱慶瀾。暗囑桂籍國會議員曾彥。龔政。覃超等。聯粵籍民黨國會省會議員鄒魯。陸孟飛等。大倡民選省長之議。一時屬意炯明者有人。屬意胡漢民者有人。而炯明呼聲尤高。朱慶瀾懼爲炯明所圖。因偵其意。炯明示欲得兵權。不爭省長。慶瀾喜。亟以警衛軍王德慶。李次皋。熊略等十營予之。稱省長公署親軍司令。詎陳炯焜大不懌。竟以兵圍炯明司令部。繳其關防。炯明遁香港。慶瀾亦不自安。忽遽離粵。省議會遂舉胡漢民爲省長。漢民辭不就。時朱執信參孫公幕。頗用事。與李耀漢密訂條件。力主漢民辭職。且由漢民函致省議會。荐耀漢自代。於是李耀漢遂爲省長。炯明赴港後。無何。惠州軍務督辦張天驥。會辦洪兆麟。忽宣布獨立。

擁護北廷。通電中有鍾鼎基連署。諸告示中。復有炯明軍銜布告。於是陳炳焜欲據以通緝炯明及洪兆麟。嗣由汪精衛胡漢民力言於陳炳焜。謂與炯明無涉。炳焜意少解。旋因桂將領劉達慶等克復惠州。洪兆麟倒戈叛張天驥。炯明心始安。復返粵垣。陸榮廷尋調陳炳焜返桂。廣惠鎮守使莫榮新繼任。汪精衛胡漢民復乘時結督署參謀長郭椿森。以使炯明復職。爲保障莫榮新之交換條件。榮新自度資望淺。亦願結民黨以自固。慨然允予炯明兵二十營。令其攻閩。且得稱援閩粵軍總司令。炯明遂組織總司令部。汪胡荐鄧鏗爲其參謀長。孫公荐大元帥府參軍長許崇智爲其支隊司令。炯明遂收熊略。李次皋。李炳榮。洪兆麟。鄧本殷。各統領所部歸己。方籌備出發中。而孫公有謀逐莫榮新之舉。炯明與魏邦平事前均參與密議。願以所部任陸戰。孫公信之。期在必成。詎七年一月二日之夕。孫公乘海軍豫章艦指揮砲擊督軍署。砲發而響應寂然。連發七十餘砲。仍寂然。孫公知事不諧。返帥府。嗣查悉炯明是夜下令所部不許擅動。魏邦平覩狀。亦按兵不過問。事後炯明揚言。謂我軍新成。莫榮新感情未惡。未便附從。然時論咸惜其何言之晚也。無何。炯明率所部出發潮汕。莫榮新加委以潮梅軍務督辦。以榮其行。既抵潮。攻閩。許崇智任先鋒。連下十餘城。迫漳州。孫公復派蔣尊簋運動駐閩浙軍反正。炯明始漸發展。民黨人才多趨就之。自是聲勢日益擴大矣。然而炯明與民黨貌合神離之象。終未少減焉。

第五節 軍政府改組與陳炯明之關係

當是時軍政府在粵。日圖展拓。陸軍部總長張開儒宣告就職。內政部次長葉夏聲強收司法權。交通部次長崔文藻收廣三鎮路。孫公向外交團收回鹽稅。廣東省議會又宣言一致擁戴軍府。國會非常會議得鹽稅之助。方召集正式國會。一時軍政府聲威卓著。司法機關興利除弊。德政及民。頌聲載道。獨莫榮新恨砲擊之仇。復忌軍府發展。乃遣議員楊永泰。湯漪等。暗聯吳景濂。褚輔成。倡議改組軍府。議廢大元帥制爲總裁制。外交總長伍廷芳。財政總長唐紹儀。未知底細贊成之。嗣經國會一度之否決。既緩其議矣。莫榮新又運動程潛。自湘聯電。主張組聯合政府。詞旨堅厲。於是國會又重申前議。再提改組案。吳景濂等更受政學系重託。三日間一氣呵成。反對者雖舌敝唇焦。吳景濂均悍然不顧。全案通過之日。竟先時調大隊憲兵桂軍闖入議場。聲言保護。監視議員。議員葉夏聲痛斥之。欲藉以推翻是日之會議。詎某氏誤傳孫公決意辭職。制止葉夏聲之反對。褚輔成復力尼之。葉無法。遂任其通過。孫公遂辭職。國會即舉岑春煊等七人爲總裁。當事急之際。民黨中多以函電請炯明來電反對改組。而炯明置不理。且隱示贊成意。使吳楮等得據以爲口實。炯明不能辭其責也。改組後。炯明亦漸危。岑春煊抵粵。即任劉志陸爲潮梅鎮守使。李國治爲道尹。派高等審判廳長徐傳霖監理潮梅財政。炯明餉需漸窘。乃求某氏爲駐省聯歡。岑莫不許。同志反對。陸氏謂宜取感化主義。其有反對者。目爲搗亂。詬責萬端。於是岑莫色稍霽。炯明位漸安。時徐謙謝持奉職軍府。對岑莫亦多所遷就。於是民國八年一歲間。頗爲水乳。漳州亦得派代表出席政務會議焉。民黨

之爲炯明其用心亦良苦矣。炯明更以黃強爲駐省代表。力聯楊永泰魏邦平等。甚至爲之聚飲輔翼。諂諛靡所弗至。先是孫公自軍府改組。退居滬上。著孫文學說一書。聞於段祺瑞。段讀而傾倒甚。亟遣王揖唐王印川等致誠意。願聯合共改革國事。對於護法之主張。亦表示讓步。允自和會恢復舊國會。和會當先決法律。後議事實。惟是時和議已暫停頓。朱啓鈴辭職。段祺瑞乃力主易以王揖唐。詎是時直隸派徐世昌輩。方與靳雲鵬等聯岑陸。專重實力。主張和會先決事實。後議法律。其意蓋謂事實解決。即分贓妥協。分贓妥協而後。挾兩方實力以犧牲舊國會。故當時章士釗等有新舊國會兩消之倡議。南北各派。議論紛歧特甚。南方國會中。如吳景濂林森等。復昧於大勢。方隨岑陸爲轉移。故王揖唐北方議和代表之披露也。岑陸暨國會竟一致反對之。力尼唐紹儀拒弗與陸接和議益停頓。段祺瑞所授於王揖唐者。竟無由表示。孫公以和平之未可期也。爰與段氏商榷軍事上之計畫。欲以炯明所部軍隊爲基礎。段氏知許崇智在粵軍中實力最優。又驍勇長於軍事學。認爲有望。因與孫公信使往還。頗有成約。陳炯明知之。亦自派其弟陳覺民。秘書金章爲代表。乞屈映光介紹謁段氏。段氏詢所求。曰。但求賜一地盤足矣。爲閩粵護軍使更佳。不能則一鎮守使會辦軍務亦洽本愿。段詢陳氏與孫公之關係。代表誤以段不願炯明隸民黨也。遽答曰。陳總司令素惡黨派。倘幸隸公幟幟。即脫黨擁戴我公。亦非所吝。段默然不懌。出語人曰。異哉。炯明果忍舍其黨而就我。他日詎不能舍我而別就乎。吾何爲受斯翻覆者。然後此炯明數以使入謁。段氏爲孫公故。亦頗

優禮之。己未庚申間。陳覺民。李國鳳。吳禮和。奔走南北。無暇晷焉。其後許崇智以岑陸陰謀滅粵軍。粵事急。亦與曾宗鑑與段氏約。回師討岑莫。且曰。中山數促炯明舉事。而猶豫弗決。崇智將獨力舉之。段氏遂飭其所屬爲軍事上之協助焉。

第六節 陳炯明阻碍國本大計之着手實施

岑莫謀倒護法之旗以降徐也。乃首逼孫公去粵。次去李烈鈞以奪滇軍。然當孫公去粵時。陳猶曰。獨力莫與岑莫競也。及奪滇軍。則滇軍對莫不兩立。海軍中立之勢已成。而廣東勢力遂分爲粵桂滇海四軍。使粵合滇。則以二敵一。粵局即可平定。無如各方催促備至。而陳猶不肯返師以夾攻莫。蓋以其與漳州權位無碍。岑莫護法與否。所不計也。維時粵事方急。孫公乃命人聯絡桂軍內部之粵人。及存留廣東之粵人軍隊。及事成熟。促陳返粵。炯明猶不聽。且派員卑禮厚幣。親赴南寧投誠陸榮廷。而黃強則日乞憐於莫榮新。金章則竟爲楊永泰司法處長。以便日夕取媚。此事實彰彰人共見者。乃炯明甘於輸誠保位。反顧事仇。及岑莫於滇軍收安後。一變其優容假面。用援閩名義。派海軍艦至汕。遣沈鴻英軍隊入潮。炯明猶不覺悟。反派馬育航返港入粵。納投降條件。是時港中民黨同志聞之大憤。古應芬且憤然曰。他人可降莫。惟陳不可降莫。然不能挽也。（此九年夏間事）迨炯明接莫榮新實行襲攻之確報。馬育航黃強尙持兇拳不打笑面之說。逕以投降條件謁莫。冀挽攻陳之事。民黨憤欲刃之。乃以告陳。許崇智更力促之。九年庚申八月。粵軍遂與岑莫開釁。孫公

以全力遣朱執信等駐港策應。克復虎門等處。戰連月。粵人咸歡迎。粵軍所至克捷。民軍又議起討桂。於是廣東警察廳長魏邦平。察大勢所趨。倡言兵諫。與福軍司令李福林宣布獨立。踞河南爲根據地。促莫榮新離粵。榮新初負隅。厚索資。繼以所部多不附。李根源所部海疆軍又有變。退歸粵垣。不奉命。莫懼。乃與岑春煊李根源等於十月二十六日去粵。越五日。炯明始抵石龍。至則開軍事會議。翌十一月一日。遽下令各軍。合圍駐粵垣海疆軍（是時已更名護法滇軍）擊散。盡繳其械。十一月二日。炯明抵粵垣。發布宣言。主張軍政府宜暫在上海。就議和辦事。處行使職權。又謾稱粵省財政支絀。不能擔負國會經費。意令孫公及唐伍諸總裁不返粵。國會不復存在。得以予智自雄也。願是時歡迎軍府。歡迎總裁返粵之聲洋洋盈耳。輿論一致。孫公又已定期自行返粵。炯明不能止。而心實憤恨。因藉故逮前大元帥府內政次長國會議員葉夏聲。欲殺之。蓋深惡其於岑莫去粵時。率先入粵。倡言維持軍政府。歡迎總裁國會。又自組軍政府護法軍。名爲鞏固軍府。又維持滇軍。使改組護法滇軍。舉張開儒爲滇軍總司令。在在與其豫定方針相牴牾也。嗣葉夏聲由孫公飭釋放。而炯明心事。遂洞見一斑矣。當炯明之入粵也。翌日即派贛人鄧文輝爲代表。資密書赴贛。謁贛督陳光遠。陳即遣夏同和代表來粵報聘。表面稱聯宗誼。實則托陳爲聯吳佩孚。蓋陳光遠固直系也。夫以炯明本藉段氏力得返粵。今甫抵粵垣。即先聯直系。然則炯明今日之謀叛降敵。固處心積慮已久。特民黨當時輕事而過信。故卒爲所賣耳。及鄧文輝自贛返。炯明竟委充駐粵贛軍指揮官。欲奪

李烈鈞兵權。贛人皆反對。而炯明不悟。卒因贛軍不服。文輝無能。未生效力。是時炯明聲勢赫甚。孫公返粵。任其兼軍政府陸軍總長。又勸其入黨。炯明初不願。迫於情。勉具誓約入黨。惟不肯依黨例。鈐指摺。孫公亦勉許之。既入黨。遂委其兼國民黨粵支部長。炯明亦隨孫公出席黨會。侃侃譚黨務。如一家人。民黨因更無疑炯明者矣。無何。國會返粵。開非常會議。民黨議員提議組織正式政府。擬舉孫公爲總統。炯明不悅。陰示褚輔成使反對。蓋是時靳雲鵬當內閣。梁士詒葉恭綽等受徐世昌命。使轉囑炯明。勿贊成孫公爲總統。炯明已力任制止。故反對甚烈。然而孫公一派毅然排衆議。舉孫公爲大總統。炯明亦無如之何。願仍設法阻孫公就職。至以軍隊爲威嚇。孫公竟展期一月。於十年五月五日。始以各社團之推戴。就總統職。既就任。孫公更畀炯明兼任內務總長。仍兼長陸軍。然炯明雖身兼四職。猶未足以塞其封豕長蛇之心。且於正式政府進行大計。事事多所阻撓。焉方國會之舉孫公爲大總統也。陳欲以財政困孫公。更欲將國會議員逐去廣東。故每月限以十萬元歸中央（國會費亦在內）而盡將中央各稅悉歸之省會。蓋中央各機關費（國會在內）每月非十五萬元不可。而各省之接濟交通各費尙不在內。炯明竟以十萬限之。是欲使正式政府不能成立。即成立亦不足於發給國會各費。而議員自他適。果也。國會以經費不敷。不能齊集議員。開憲法會議。復不能不定支費規則。以限議員之來。是炯明雖未完全達到逐國會之目的。而國會因是不能開常會。是亦炯明犧牲護法之國會。以便其私圖之大告成功也。

陳氏限制總統府經費每月十萬元。猶恐財政機關爲之通融。不能完全達其目的。乃將財政廳長廖仲凱易以馬育航。鹽款收入。每月由其軍需直接向銀行提取。鹽運使祇供簽字而已。甚至鹽商將舊預餉單捐三成與總統府。炯明亦攫而取之。即參院議長林森借萬元。亦靳而不與。直至林怒謂我助粵軍攻閩。粵軍回粵。如此盡力。即款爲我個人用。亦不爲過。况國會乎。乃無詞以拒。質言之。炯明不欲孫公在粵貫徹護法主義。致與其權勢主義衝突。及以金錢制其死命。爲彼手段之一也。然則炯明禍國叛黨。蓄謀已非一日。始於二年潛通袁世凱。繼於十年春間反對選舉總統。乃是年八月。炯明忽發巧電。請浙江督軍盧永祥領銜通電全國。由各省選派代表至上海制定憲法。更爲勾通北庭。毀法叛國之表示。當時國會議員凌鉞張鳳九二君。洞燭其奸。公函國會。提出議決案。查辦炯明。炯明以陰謀敗露。知不見容於民黨。自是而後。更加仇視國會。反抗政府。而縱兵叛亂之行。爲已伏機於此時矣。茲將凌張二君宣布炯明罪狀。公函錄之如左。亦足見萬惡不赦之陳炯明。不自今日始也。

「國會兩院同人公鑒。本日各報內載陳炯明巧電。（即民國十年八月十八日電）請浙督盧永祥領銜通電全國。召集各省區代表到滬。制定憲法等語。陳炯明身隸革命黨。官居諸要職。何其荒謬絕倫。至於此極。查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五十四條。中華民國之憲法。由國會制定。憲法未施行以前。本約法之效力。與憲法等。可見憲法由國會制定。爲約法上天經地義之特權。無論何

人。違反約法。即爲紊亂國憲。紊亂國憲。即爲破壞共和。袁世凱段祺瑞等不皆藐視民意。蹂躪國會者乎。一世梟雄。而今安在。其他如岑春萱等藐視大法。投降僞庭。結果如何。有目共見。陳炯明護法經年。曩在漳州時。深恐他方排已。每假國會爲護符。迭次通電。緊持法律問題。假使法律問題。當時被強權者武斷磨滅。則陳氏失去怙恃。早成喪家之犬矣。今藉護法美名。取得多官厚祿。如果稍有人心。亦當飲水思源。況血戰數年。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原爲大法。凌夷拚死。力爭方今。賊勢窮促。正宜追殺群盜。竟此前功。旣慰烈士之英魂。復定國家之大難。生安死榮。有光史乘。乃陳氏不此之圖。胆敢請求浙督。通電各省。選派代表。集滬制憲。武夫獨斷。破壞紀綱。陳炯明昔爲護法中堅。今爲倡亂罪魁。以強盜莫榮新。在前軍政府內所不敢言。所不敢行者。陳氏竟悍然不顧。通電妄言。並促實行。視國會政府若無物。雖曹錕張作霖等肆意橫行。對待尸居餘氣之徐世昌。不至此。要知我國會集會廣州。原爲西南宣誓護法。昭信中外。曾幾何時。陳炯明口血未乾。狼心突起。以護法始。以毀法終。陰險狡詐。反覆無常。胆大妄爲。目無法紀。若不宣告國人。後患何堪。設想國會爲立法機關。職責所在。何忍袖手旁觀。任茲數年之功。廢於一旦。特專函議長。速發通告。開會議決查辦。事關民國安危大法存亡。願我同人。齊注意焉。凌鉞張鳳九同啓。民國十年八月二十日。

綜上所述。陳炯明叛變之遠因。已可概見。然使天不厲其衷。自絕國人。國人又何從知其蓄意謀亂。

已非一日耶。是則陳炯明之幸。國民之不幸也。撫今追昔。能勿慨然。

第二章 陳炯明之僥倖成名及其人品心術

第一節 陳炯明前後之用兵

陳炯明一窮秀才耳。未受軍事教育。未有營伍閱歷。胡忽以知兵聞。蓋僥倖成名耳。試舉其舉舉大者。以供世之人一研究焉。

辛亥惠州反正。其間決勝千里者。雖爲王和順。而運籌帷幄者。則爲鄧仲元。鄧時年輕。以炯明頗有時望。遂邀與共事。然其初不過附名文告之末耳。寢假陰謀迭出。喧賓奪主。以光復惠州。擢爲己功。居之不疑。是爲炯明與軍事爲緣之始。

二年討袁之役。陳炯明手握兩師一旅。徒以所部先爲黃士龍所買。而龍濟光因率三千餘衆攻於外。少數炮兵變於內。炯明即割髮易服。倉皇出走。

五年討龍之役。炯明率民軍號萬人。攻惠陽。爲李嘉品所敗。狼狽而遁。易名葉三。逃至淡水。驚魂猶不附體。欲投鄧以誠。逡巡不敢進。乃使人先告鄧。鄧出覓不得。引吭而呼。炯明乃從稻塹中擡頭突起。頭猶戴稻簍一束。若戈什哈之羽葆然。鄧爲之駭然却步。

七年援閩。分兵三路。左路由蕉嶺進攻武平。上杭。許崇智任之。中路由大埔進攻龍岩。炯明自任之。右路固守黃岡。饒平。鄧鏗任之。詎交綏後。左路入武平上杭。所向克捷。中路不惟無功。反爲唐國謙

所敗。大埔失守。炯明退至三河。見事無可爲。決計由梅縣遁回惠州。時蔣介石力爭曰。離此一步。粵軍無噍類矣。炯明猶躊躇。蔣乃矯命下一令曰。渡河者槍斃。書爲壁窠大字。鈐以關防。樹之河北。軍乃不渡。旋值淫雨。洪水暴至。大埔全城深至二丈餘。閩軍以不諳地理。尋引去。遂收復大埔。當時炯明嘗言。寧失十萬兵。勿失一介石。蓋自幸其全軍免於覆沒。系於介石之一語也。此七年五月間事也。炯明自經。蔣介石一度教訓。膽汁頓壯。於是抽調右翼軍加於中路。猛攻龍岩。克之。然潮汕爲粵軍根據地。右翼守兵本薄。又抽調而去。識者早爲潮汕危。果也。閩軍不救龍岩。轉而猛攻潮汕。以爲根本一破。則粵軍皆成甕中之鱉。於是臧致平部破黃岡。進迫澄海（距汕頭僅三十里）。童保暄部破饒平。進至鳳凰山。筆架山後（距潮安僅十餘里）。右翼粵軍狼狽不能收拾。倘再追擊。則潮汕去矣。乃於千鈞一髮之際。適劉志陸討龍之兵。有一部份於最危急之日。班師抵汕。甫登陸。即開赴前方。據險固守。臧軍曩曾爲劉所敗。今見劉軍復至。不敢輕敵。正相持中。而呂公望復親冒險入童保暄軍中。說陳肇英反戈。童以內變。急引退。臧軍亦搖動。劉軍乘機反攻。盡驅閩軍出於粵境。潮汕得以安全。此七年八月間事也。右翼之敵既退。於是劉軍代守防地。粵軍則全數加入中路。進克漳州。其時童臧兩部亦已返抵泉州。合力反攻。大戰於江東橋。粵軍力竭彈盡。岌岌不支。卒以孫公商於段祺瑞。由段令李厚基停戰。而粵軍乃得據有閩南地盤。

九年返粵。炯明率右翼軍隊出老隆。攻河源。迭爲盧炎山李根源所敗。炯明隻身棄軍隊而遁回興

寧者。先後計有三次。頽喪毫無生氣。其致孫公電。自言無力支撐。且露怨懟詞意。卒以魏李兵諫於省垣。民軍響應於各地。牽掣桂軍。使不能專力作戰。乃得保持現狀。未幾。桂軍內部意見互生。沈鴻英遽率其殘部棄惠州而返。擁莫榮新以去。粵軍遂獲長驅東下。是爲返粵成功之一大關鍵也。十年援桂。炯明率中路進攻梧州。得劉震寰爲內應。遂克之。其時桂軍右路黃業興等已侵入欽廉高雷。左路沈鴻英部則攻下連陽一帶。而梧州已成爲孤軍突入。矧襲攻藤縣。而藤縣屢難得手。是時得失殊未易言。孰意當此危急存亡之際。沈鴻英易職於懷賀。韋榮昌迎降於潯。藤。粵軍遂得長驅而入桂。維時陸榮廷尙退守龍州。餘黨擾邕寧間不絕。炯明治軍本不嚴。至是憤桂系餘孽之騷亂。使其部下司令洪兆麟。陳炯光。熊略。葉舉。楊坤如等一再屠劫武鳴。平南等縣。盡殺男婦老幼。寸草不留。擄婦女滿載數十船。囊首賤價叫賣。慘逾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數百年無此浩劫。桂人至組織屠東會。謀報復。遇粵人輒殺無赦。於是粵軍之聲譽功業掃地以盡。而民黨自命尊重人道主義之盛名。至是亦被其累矣。

上述陳炯明十年來用兵之事。略盡於此。統觀各役。敗者無論矣。即其所謂成功者。亦泰半得意外機會之助。謂之爲僥倖成功則可。若云戰略戰術有以制勝。則誇妄甚矣。抑吾更有進者。吾粵軍事專門人才。不爲少矣。乃擁一酸秀才以爲軍人首領。且標榜爲西南健將。誠百思而不得其解。吾無以名之。名之曰。並世軍界之所無。吾粵軍人之奇恥。

第二節 陳炯明之熱中權利

民國元年。炯明既攬鄧鏗之力。又冒光復之功。乃進而謀奪都督。一面聯絡潮汕義師首領許雪秋。曾伯諤等。鼓動設軍政分府。一面又聯絡在省民軍首領王和順陸枚等。爲之聲援。卒取胡漢民之都督而代之。目的既達。即殺許雪秋。通緝曾伯諤。圍攻王和順陸枚。嗣南北統一後。孫公偕胡漢民返粵。以胡爲奉命公出。本缺仍存。今宜歸之。陳雖怏怏。然碍於理。莫之敢抗。乃要求爲總經略。握固有陸軍以胡孤勢。又設綏靖處以侵胡權。胡氏擬編衛隊一營。既委定李海青爲營長。甫成立。即被解散。由是漢民祇擁都督虛名。而炯明實操都督實權。然炯明之奢望猶未已也。處心積慮。必傾胡而後快。乃拜梁士詒爲義父。暗輸誠於項城。(袁世凱)二年袁免胡職。即以炯明除真。此其效也。至於九年之役。朱執信襲取虎門。炯明慮其先入者王。遽行暗算。鄧鏗屯兵廣州。衆忠孫公。有接統粵軍之擬議。忽遇刺殺。至今論者。猶深疾痛。

統觀以上所舉。其陰險可見一斑。夫以彼人之梟獍成性。又濟以熱中權利。患得患失。其不顧義理。滅絕天良。蓋不待背叛事發。而識者早覘其微矣。吾聞某君論炯明。謂其上不能戴帽。下不能穿鞋。蓋喻其對上對下。對友朋。均無一而可也。呂布爲三姓家奴。事一父即殺一父。吾方爲與炯明接近者危之。

第三節 陳炯明之狹隘與猜忌

局量褊淺。聖人非之。妬賢忌能。小人尙之。願具此本性。縱所望者夸大。而收效則適形其小也。炯明生長海濱。斥鹵之鄉。耳所聞。目所見。海豐而已。海豐以外無天地。海豐以外無人才。且自以爲吾能雄長海豐矣。天下奚爲不吾雄長。其自私自利。自大自用。悉本於此。聞者疑吾言乎。試觀元二年間。則有新馬隊之目。此次返粵。手握軍民兩大權。猶以爲未足。舉凡財政議會。稍要緊者。非海豐莫屬。甚至乳臭小兒。市井奸僧。遞至分桃斷袖之流。無不鷄犬皆仙。夫炯明初固以共享共治。號召吾民。曾謂吾粵人才。而無出馬育航。陳達生。鍾秀南。鍾聲等之右者乎。其欺罔吾民亦甚矣。至其坐井觀天。夜郎自大。常以中國第一人自命。無論在官在野。所至必不願有人臨於其上。有必去之。元二年之排胡。此次之謀叛。即其端也。不但不願人臨其上。即稍有事功。幾與並肩者。亦不能容。民國元年。解散北伐軍。嚴限離省。近年來排許崇智。疏魏李。殺朱鄧。此其例也。又匪特事功爲然。即筆墨技術。小道。亦不願僚幕自盡其能。事實具在。當可覆按。夫以具此妾婦嫉妬之性。而能建立大功者。吾實未之前聞。

第四節 陳炯明之貪墨

炯明布衣蟲食。貌似狷介質樸。以故人罕知其詐僞。實則貪墨好貨。較諸清代官僚更加一等。蓋清代官僚。祇有其貪。而炯明則兼具其辣。事實之多。不勝枚舉。茲就記憶所及。筆之於書焉。鹽務包商。實害民食。而炯明於民國二年。受嶺海公司賄十萬元。實爲包商作俑。八年莫榮新曾試

改包商。炯明在漳。嚴電反對。及返粵。則食言而肥。復提議包商。幸輿論反對而罷。然即此一端。已足覘炯明之宗旨反覆。唯利是視矣。援閩之役。炯明在潮梅勒銷公債。私抽鹽釐。礦稅。又硬指民業爲鹽漏。而迫勒繳價。統計搜括之數。總在三百萬元以上。（間有用於軍事者。然入私囊總在半數以上。又誰與之清算此筆糊塗帳。）猶記潮安劉姓。因勒繳軍餉而封其祠宇。掘其祖墓。又有孀婦魏月娥者。頗饒遺產。乃硬以煙案罰款二萬餘元。其他蕩產傾家。典男賣女者。不可以數計。此真曠古以來所未有也。迨入閩南後。苛抽強勒。一如潮汕。復迫閩南人遍種鴉粟。其有無損失國體。流毒社會。非所計也。九年之役。猶携多量煙土返粵。世人目之爲定威哩。（因陳常稱爲定威軍將。）故當粵軍去漳之際。閩南人如釋重負。漳厦居民。歌舞相慶。匝月未休。亦可見怨毒於人甚矣。及返粵後。即以馬育航陳達生爲聚斂之左右手。他且勿論。即如公路處據報之敵產。逆產。公產。其數實巧算不能稽。卒未聞築尺寸之路。該款究竟去從何處。實在在滋人疑竇者。他如舖底捐。之硬奪民業。祠宇捐之勒到神牌。而擬議中當有紵臂奪食之營業稅。澤及枯骨之坟墓捐。善後宋開毫末。而苛細雜捐則如麻而起。說者謂炯明自九年返粵而後。斷自十一年春。由粵匯星架坡之款。實有五百萬元之鉅。均托星架坡巨商林義順爲之保管。林澄海人也。括免聚斂。肥己病民。炯明信有之矣。又如民選縣長。禁賭。禁煙。均炯明舉以屢屢炫人者也。然禁賭之命運之又久。必待澳門賭商款進而後決。鴉片弱種病國也。然禁在民而不在官。質言之。禁地者。官家專利之謂耳。不然。平民之運煙吸煙。

則拘案也有之。罰款者有之。而各司令統領營長則包煙如故。運煙如故。吸煙亦如故。絕未聞一爲過問。從而懲戒。其故概可想見。至於著名助逆勾通桂系之譚禮庭。運動免緝。用款達二十萬元。乃見於公文報告總統者。僅得二萬元。其餘十八萬元又落誰手。此外民選縣長。則明明假自治之名。行賣官之實。更無論矣。

然則就上所論。其事實。其狡謀。在在均足證明炯明之人品心術。即謂爲叛逆之根源。亦非過刻。蓋如炯明之人品心術。而希望其恪守信義。忠於所事。是猶蒸沙而望其成飯也。詎可得乎。

第三章 北伐定計與改道之原因

第一節 組織正式政府之經過

孫總統既以弔民伐罪而念念不忘。則出師討賊。爲其分內事。願欲北伐。必先有強固之政府。此正式政府之所由組織也。故欲詳北伐之如何定計。宜先述正式政府組織之經過焉。當莫榮新逃離廣東時。曾通電取消護法軍政府。雖莫言無足輕重。然經此事實。此「護法軍政府」五字。確無絲毫威信之存在。且軍政府爲臨時性質。無永久或固定意義。又譯爲西文。實只一「營務處」或「軍事委員會」耳。孫公爲救國計。當然不能苟簡從事。因驚高潔之虛譽。致國家於統治權喪失之境地。凡鑒於辛亥南京臨時政府。不爲友邦承認。國際不獲平等。一切交涉。皆無措手。且數年力爭。始得之關餘。又爲僞庭攫去。據某友邦之外交家言。不僅關餘。即鹽餘僞庭亦在躍躍欲

試中。追索其由。則以西南無正式政府。故無抗爭之權能與機關耳。又某政治家言。僞庭之能爲所欲爲。全恃其蒙馬虎皮之政府名義。苟西南能有正式政府之組織。揭穿假面具。其力不下雄師十萬。強艦百艘。以上皆當時組織正式政府之輿論代表。孫總統及伍總長等。鑒於種種。故亦力主國會行使權。能於國會所在地。成立正式政府。選舉正式總統。競存誤於羣小調言。極端阻止。且故作險語云。軍人反對。如現諸事實。恐激成兵變。後見國會力持正誼。不爲所動。乃私電湖南趙恒惕。令其通電反對。及至正式政府告成。競存又變計而以獨攬大權。爲消極的抵制。總統大公爲懷。毫無疑惑。見其喜任重責。乃慨然以內務陸軍兩部。委其兼任。且信託之專。出於衷曲。推心置腹。無分厘容心於其間。

第二節 北伐之定計

溯正式政府初成之時。孫總統欲以黨義感化競存。力勸其加入中華革命黨。陳氏不允。相持至二十餘日。（陳氏雖爲同盟會會員。但未加盟入中華革命黨。）後雖宣誓入黨。但若即若離。其態度之表現。似無真誠之感應。是總統欲以黨義感競存之策失敗矣。後總統曾數度向競存婉商。謂粵軍返粵之目的。不在光復一省土地。實負有澄清中原之大責。今正式政府成立。更非出師討賊。不足以正名義而誅姦宄。培國基而奠共和。且不進則退。爲天演公例。在事實。在理論。皆非立即出師不可。吾與子不能株守此間。非子出發討賊。吾任後方接濟。則吾任督師。子任接濟。以勢以情。皆以

子親總師干爲宜。若萬不得已。必吾出而肩斯責。則子後方必負完全責任始可。子有今日。得吾助力不少。今不以國家論。職分論。僅就個人交誼。或債權追索。子亦應與我以協力。陳氏斯時雖唯唯諾諾。而對於出征留守重責。皆欲自兼。不願總統分任其一。於是總統之分任計畫。又失敗。直至陳氏出發援桂後。總統乃決計赴桂視師。以避其逼壓。但於赴桂時。曾一度便道至南寧。與陳氏商酌出發赴桂林之餉項。已由總統籌得三四百萬元。但大軍出動。子彈之供給。米糧之攸助。每月須請接濟。陳氏始允。惟力是視（至小一月五十萬元）。總統並言。吾此次決心討賊。義無反顧。北伐不能。即將回戈而南。等語。以警之。孰料總統至桂林半載。而陳氏未見一粟一彈之補助。總統見三策皆失敗。不得已。乃有回粵之舉。

第三節 改道北伐之迫不得已

北伐改道之原因。雖在軍事上占有一大部分之價值。而爲事實所迫。則無庸爲諱也。今請舉數端以明之。當去歲冬季。總統得陳氏電。謂南軍不耐嚴寒。北伐以春季爲宜。至歲底由陳氏署名。通電正式政府。所隸各省軍政長官。請派全權代表。於本年一月十五以前。在桂林集議會師計畫。及聯絡接濟之各種辦法。總統聞之大喜。不料各省全權代表雲集。廣西代表某氏。因候廣東代表同行。在梧逗遛數月。而廣東則始終不遣代表前往。致令各省代表。嘖嘖不歡。謂廣東爲正式政府所在地。又爲此次通電發起人。今竟不派人與會。是一方可表現陳氏對北伐無誠意。一方可表現正式

政府無實力。總統亦莫能辨。後總統以誠摯懇切之電。詢陳氏。彼乃對以北伐今非時機。據某觀測。非候至秋涼不可。甚且謂總統毋固執已見。語多不遜。此其一也。湖南之趙恒惕與吳佩孚勾結往還。態度至不明瞭。其原因一爲保全地位。一則受陳氏之暗示也。按總統出發赴桂。原定北伐軍略。係由桂林出全州。經衡陽而下長岳。陳氏左右乃盜用粵軍中湘籍將士如洪師長兆麟等名義。密電湘中將士。囑其反對。繼見効力甚微。乃運用已名。電趙囑其中立。趙於是承受陳氏意旨。而有來電阻止之事發生。致令業入湘境之北伐大軍。爲避免誤會計。不能不暫行撤退。此其二也。湖南爲民黨最盛之區。趙氏雖近灰色。而請纓願充前導之將校甚夥。趙氏亦無如之何。乃與各民黨將校開誠布公。會商之結果。請正式政府予以子彈六百萬粒。餉銀二百萬元。以爲之助。總統電詢競存。陳氏復電。謂如湘受我助。必須全受我節制。且須由我派人調查其軍隊究有若干。於是湘中民黨將校大憤。謂陳氏太藐視湘人人格。湘省雖貧。何至設此騙局。已合之局。幾至分裂。此其三也。浙江福建皆對正式政府表示相當好意。久有歸順人心。本年二月陳氏派使赴閩浙。使者某謂陳氏不主北伐。閩浙諸省向義之心。爲之沮喪。此其四也。陳氏曾充力任後方救濟。大總統出巡六閱月。行營官佐及沿途徵調檢校之士兵。共計約五萬餘人。陳氏僅於去歲臘底。允解二十萬元。然大本營所收得者。只七萬元。餽幣耳。桂林僻處萬山。交通至爲梗塞。苟非總統事前有備。則隨行者不盡爲餓殍耶。此其五也。其他聯吳佩孚。唱聯省自治。皆直接間接與北伐以不利。總統見大本營遠設桂

林處處受陳氏之牽制。而陳氏四週空氣不潔。宵小爲祟。乃決計改變北伐軍略。回師來粵。蓋一則可免再近如數月過去事實上之隔膜。一則借滅姦宵之詭謀耳。而於陳氏個人固無若何必去之心。亦無絲毫與以難堪之意。觀於此次北伐大軍改道回粵。凡遇於可以通報之地方。皆以電告。更可以證明矣。

第四節 罷免陳氏各兼職之理由

因未能依原定計劃而北伐。故至于改道。則欲謀北伐前途之順遂。自當去爲北伐之障礙者。則孫總統之罷免陳氏兼職。亦不獲已也。然當總統抵梧時。陳氏尙派人往迎。總統飭其轉囑陳氏赴梧面商。故總統在梧候之三日。至二十一日總統抵肇。仍再電囑陳氏速趨行。在陳氏亦允立行。並由魏師長轉囑廣三路局備車。於是日下午二時起程。孰料至三時三十餘分。始變計派古政務廳長鄒運使前往。陳氏何以臨事而變。是亦不能不一詳述之。查陳氏對於粵軍總司令。終戀戀不捨。廖次長仲愷由肇返粵。携有總統廢撤粵軍總司令命令。凡一事在未見明令以前。尙可從容商懇。一經出於命令方式。則凡爲屬僚。祇有謹遵服從。無置喙之餘地。此尊重政府威信。而保障法令權威。也以吾輩推想。廖次長蓋慮競存聞此消息。不諒此衷。驟其再謁總統。求收成命。故廖次長不如暫避不與面之爲得也。斯時有謝良牧者。與廖次長同車返省。知其底蘊。走告陳氏。於是陳氏左右遂以危言恫嚇。謂總統命其赴肇面商。實非誠意。不過欲誑其前往。以便挾脅壓服耳。陳氏斯時神志

已昏。妄聽譏言。竟謂總統既不滿意於我。我何必往見。以覩顏求官耶等語。總統見陳氏爽約。乃親赴三水。電囑陳氏至三水一談。並力飭隨行各軍將校。轉飭各所部軍隊。由三水赴北江。詔母令軍隊經過省城。致起商民疑懼。不料陳氏得總統將赴三水之電。愧悔交並。乃一面電請辭職。一面返惠省親。總統在途得報。深致惋惜。立電囑其返省。又慮省城治安。維持無人。乃命隨行之一部分軍隊。改道來省。用資鎮懾。總統於抵省之次日。即派古政務廳長應芬。羅司令翼羣。李君文範。（君佩）遄赴惠州。邀同陳氏來粵。將命以陸軍總長。兼任討賊軍第一軍總司令。率所部北伐。但競在東江子弟。則謂總統如是調動。實欲將陳氏舊部勁旅抽去。而予以弱卒。驅之前敵。置於絕地。嗟夫。總統固不以小書而棄其前功。一再寬容。可謂仁至義盡。至當時總統所以裁撤總司令之理由。尙有四種。（一）總統雖向有堅定之主張。然同時亦尊重各個人之意見。陳氏年來力主廢去類似督軍之總司令。而實現民治主義。援桂後主廢總司令甚力。於省長下置軍務處。督理各本省軍務之制。即陳氏起草（廣西已實行）此次廢撤粵軍總司令。實從陳氏宿願也。（二）此次北伐各軍名義異常複雜。曰滇。曰贛。曰湘。曰桂。曰粵。曰川。曰陝。曰鄂。一言以蔽之。皆不難含有多少地方色彩。以各地方名義之軍隊而北伐。雖克復地方。但字面上又不免有侵襲與征服之氣味。且軍人爲國干城。更不能再有部落意義存於其間。廣東爲正式政府首都。故乘陳氏出發討賊之機。裁去「粵軍」名義爲各省倡。（三）某軍總司令五字。在表面看似覺尊貴無倫。而數百人稱總司令者有之。千餘

鎗稱某軍者有之。是某軍總司令名目。實有爛羊頭之誚。不值自愛者之一盼。陳氏志趣如不卑陋。當然不以此種瑣事。介介於懷。(四)總統鑒於過去事實。知陳氏久居羊城。習於安樂。易爲左右宵小包圍。北伐軍略雖已變更。而陳氏已有先入爲主之思想。恐艱任後方接濟之要務。且軍民兩權集於一身。彼左右奸佞。有借以作惡之具。不若使其以陸軍總長。兼討賊軍第一軍總司令。躬赴前敵。或可激其已涸之義勇。而保日後之令名。況陸長居軍官之首席。去一軍之名號。存首長之高位。在陳氏亦無下喬木而入幽谷之譏。據茲而推論之。總統之廢撤粵軍總司令之意義。可以明瞭矣。至省長內務總長二職。則以一人奉職。貴能專任。陳氏非前清之萬能道員。亦非中國神怪小說之三頭六臂者。又安能於馳驅戎馬間。肩措施民政之任務哉。無是力而驚是名。是謂盜名。盜名不祥。陳氏又何爲而戀戀此不祥物耶。當時之屬望陳氏者。尙謂人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且總統眷念甚深。倚畀尤重。改過之機。正未有艾。而不知陳氏已自絕其向上之生命矣。

第四章 陳炯明退走東江之積極謀亂

第一節 離粵前之情形

初。炯明自桂凱旋回粵也。事在十年十一月。其凱旋之先十餘日。孫公亦赴梧。擬轉赴桂林。聯李烈鈞之滇贛軍。谷正倫之黔軍。假道湘南。出長岳北伐。順道先赴南寧。晤商於炯明。不甚得要領。然孫公意既決。遂赴桂林。炯明返粵後。威望益盛。贛代表夏同和頻來晤商秘計。炯明代表馬育航。陳覺

民。鄧伯偉等。又于京滬洛保間。保定會議。炯明代表亦與焉。維時梁士詒與吳佩孚間當未決裂。梁欲挾炯明以自重而謀組閣。先期密返港。商於炯明。炯明使陳覺民至港接洽。聞當時有以直奉聯軍由贛入粵逐孫公。而炯明任內應以謀統一之計畫。梁士詒旋返北京。即奉徐世昌令組閣。吳佩孚忽探悉梁士詒有藉太平洋會議結果。起賣國借款之密謀。宣言反對。士詒恐不諧。引張作霖爲後援。吳佩孚怒。反對益烈。葉恭綽於是力挑張作霖與吳佩孚戰。直奉遂分裂。葉梁不能周旋其間。更無暇顧西南。然粵當局仍遣伍朝樞汪精衛先後北上。解釋奉梁之誤會。張作霖又派朱慶瀾周孝懷如粵報聘。然朱周抵粵日。而鄧鏗忽被刺身死。時局益混沌不祥。孫公聞鄧鏗死。愈悉炯明之用意所在。即下令改道北伐。兼程返粵。李烈鈞許崇智等均率全軍偕返。原擬抵粵後。約炯明共同率師北伐。詎抵肇慶。使人約炯明。而炯明內懼。不肯行。其心腹又力阻之。然炯明初心實不料桂林大本營移動之迅速。及聞移動令下。擬即飛檄駐潯梧所部分頭堵截。而事機逼迫。不及準備。因是第一計劃已告失敗。及聞孫公已返抵肇慶。即商調集駐省各部隊。星夜開往阻止。孰意檄調第一師。第一師不之應。繼以二三兩師。均同一動作。同時廣三鐵路各車輛。復由局長夏重民悉數駛赴三水。至是炯明調兵之計。又絕望。交通之路復遮斷。因而第二計劃又失敗。遂乘隙席捲庫藏所有。率同心腹軍隊。攜械資夜走惠州。惟當炯明離粵時。兵工廠總辦陳永善。竟挾帶鎗砲多種。以去。其散見於文牘者。則有繼任該廠總辦朱卓文之報告書可據。該報告略云……「卓文於十一

年四月二十五日接任兵工廠事。即檢查舊存廠中各種槍炮子彈。多已散失。計查得失去七九步槍四百四十四桿。七九子彈四十四萬顆。另雜項子彈一百二十餘萬顆。第二軍有七生半退管砲二尊。存在該廠修整者。亦已失去。其餘廠內所存軍械。俱不翼而飛云云。……又證諸當時之人言嘖嘖。事實愈爲明顯。顧各方面對於炯明。尙多方爲之曲辨。用心之苦。不可謂非愛護有加矣。乃炯明一意孤行。掉頭不顧。人之無良。一至此極。是亦可哀也已。

第二節 孫總統之苦心遷就

炯明之返惠也。孫公以爲彼惑於宵小之誤。深置惋惜。且籌商北伐大計。自應共同擘畫。以策進行。乃迭遣古應芬。廖仲凱。李君佩。程潛。居正。徐謙。促其返省。炯明不應。且來電語多怨謗。孫公未介意。抵粵僅數日。先使陳策等收海軍艦隊歸節制。起溫樹德爲海軍司令。留第三師長魏邦平爲廣州衛戍總司令。而自率許崇智之第二軍。李福林之福軍。黃大偉之第一路。梁鴻楷之第一師。李烈鈞之滇贛軍。朱卓文之航空隊。赴韶攻贛。出發甫十日。而北伐軍已越梅嶺。克大庾等縣。不兩旬。連下十餘城。入贛州。進兵之速。實無倫比。而炯明則仍處惠州。絕無表示。會是時汪精衛適自滬返粵。以奉直交綏。正西南發展之機。而炯明猶出發遲遲。未免有違初志。因亦啣命赴惠勸告。促其返省。共商大計。陳猶不之顧。自後所謂粵軍便紛紛奉召東下矣。方粵軍之東下也。府中各要人。僉以桂省兵力有限。元氣尙未恢復。扶柱定粵。亟宜兼顧。况省垣治安。自有衛戍軍隊負其保衛任務。在理在

勢。此時實無調兵東下之必要。決擬一致派兵阻止。以免驚擾人民。且恐發生意外。顧孫公獨忠厚待人。不爲壓迫之舉。當時粵軍東下人數。名則爲六十餘營。實則每營僅得三百人或二百餘人而已。迨返粵後。即分佈於白雲山。北較場。以及石龍一帶。滿據要津。日事搗亂。孫公尙優容之。不與計較。蓋欲以誠意感化。使銷弭兵氣。觀孫公當日函復叛軍將領。其詞意懇切。實已溢於言外。函云。

「廣州葉督辦。魏衛戍總司令。熊翁何鍾陳邱陳楊羅李姜太賀余袁紀王陳各旅長司令鑒。新克密得電惠詞懇切。國家多事。非賢者高蹈之時。况競存遄征。實關大局安危。故自上月漾日以來。每亟欲挽之復出。電報秘疊。信使不絕於道。顧競存雖允繼任陸軍。猶未取決退志。最近桂寇披猖。粵防告警。競存切念時艱。亦再借箸爲籌。或當幡然而退。不卸仔肩。巧日已托精衛商以聯軍總司令之重任。此皆入春以來。與競存之預約。可使內外兼維。同日文更有電往商。蓋文於競存始終動以至誠。而不肯稍參客氣。以競存生平大義。炳著中外。君子愛人以德。若操之過蹙。不任有迴旋餘地。殊非待士之道。烈山尋介。重穴求玉。長此相迫。文所不忍。亦君等所當知者。知君等袍澤誼深。愛鄉愛國。故言之切切。專此佈復。孫文。」其時伍省長亦往訪葉舉。有所磋商。談笑間極爲款洽。葉尙謂一力担任與魏邦平維持省會治安。暨實力約束各部軍隊。不使稍有騷擾。更由某方面探據某司令部報告。謂葉舉所部此次留省原因。及將來之任務。具有數個理由。特爲吾人紀述如下。(一)留省之原因。一爲候清欠餉。一爲補充彈藥與兵士。蓋葉軍各部出發桂省。已一戰有奇。迭次辦理清

癘。斃匪。耗去槍枝彈藥無算。即兵士傷亡。亦逾千人。其餉項一端。純賴粵軍總部撥濟。雖接濟不斷。而所欠仍多。故要回粵清理。即各營軍械之補充。傷亡兵士之補充。亦非留駐省會。不能一一妥辦。現除補充軍備問題。已將次就緒外。其關於欠餉一節。則由伍省長程廳長。一力擔任設法清理。無論省庫如何困難。亦於舊歷端節前。籌發一二萬元。俾資接濟。其駐省期內伙食。則由財廳按期支給。每日約需三千餘元。(二)治安之維持。省會治安。原經責成魏邦平擔任。自葉軍返省後。特由葉魏兩軍。共同維持。現粵軍總指揮處。設於東郊陸軍忠烈祠內。發號施令。概從此出。現駐省之熊略翁式亮陳炯光楊坤如各軍。均暫爲葉節制。聞二十四號葉集各軍維持治安大會議。決定二事。一禁止部軍干預地方政治。二各部一律分駐郊外。所有兵士。非經官長特准。不許入城。當經分飭一體遵照。故近日各馬路上。已甚少見有大幫兵士遊行城市。(三)將來之任務。葉部各軍。於援桂一役。已極疲勞。此次返粵。亟擬補充休養。以培軍力。外傳粵軍將有遠征任務者。殊非事實。將來拔隊離省。亦不過回防各屬而已。茲預誌各軍回防地點如次。葉舉楊坤如丘耀西。部回防西江。陳炯光部回防高雷。熊略部回防東增寶龍。翁式亮部回防東江。何國樑部回防欽州。陳得春部回防江門。惟現下各部。尙未有離省之期云云。及後觀之。乃知當時俱係飾詞。實已密受陳氏命令。爲作戰之準備。而陳氏所以不敢急遽爲亂者。實慮後方之接濟未備。北方之條件未周。故遲遲守候。待時而發。一方面遂密遣李炳榮假借維持軍食辦法。下令禁止惠州谷米出境。俾爲調劑米價。一方面又

派馬育航陳覺民分赴港滬與吳佩孚代表接洽。謀叛孫公。以爲交換條件之代價。既而機促。遂爆發也。而總統一再容忍之苦心。乃竟爲所賣矣。噫。

第三節 各界屬望之泡影

陳氏之負氣而走東江。僉知此僨不歸。必謀爲亂。故同時各要人及各界函電敦促之者。實繁有徒。詎言者諄諄。聽則藐藐。嗟哉斯人。胡爲虺蜴。言之實覺痛心。茲併將當日各方要人及各界函電錄之如下。其中或出自各將領之藉名假托。或則各界之誠意請求。然無論如何。粵人之愛護炯明。於此可見一斑矣。

(一) 魏邦平電 萬急惠州探送陳總長鈞鑒。新克密。敬電拜悉。爲之惘然。時局艱難。端資扶濟。公去不顧。奚所秉承。湖上優遊。自計誠樂。回首舊治。寧勿關心。自公東旋。省垣惶甚。機關辦事。停辦可慨。邦平承命維持治安。力薄才疎。自虞弗逮。非得返旆。鎮攝殊難。湘芹諸公。聯袂尋謁。敦請回駕。實出公誠。伏懇捐棄前疑。回定大計。目下北方軍閥。鸛蚌相持。發展良機。在此一舉。我公漳州練兵。返粵自治。壯心宏願。期飲黃龍。舍此不圖。忽甘高蹈。相彼流水。如初志何。近局前途。關係兩鉅。尙祈速返。俾有瞻依。無任翹企。魏邦平敬印。

(二) 李炳榮電 大總統各部總次長伍省長陳總長許軍長各師長葉總指揮各旅長各司令惠鑒。讀許軍長漾電。至佩。讜論奉洛相持。良機不再。澄清未竟。高蹈非時。一家和氣。失之不祥。百戰前

功棄之可惜。元首抱改造中國之大願。總座爲締造全粵之元勛。論交誼應無猜疑。論責任貴有終始。若徒湖上逍遙。坐令中原紛擾。推其究竟。必至桂山野火。星星復燃。珠盤棋枰。着着失子。杞人憂切。苦口聲曉。伏懇我大總統勗以至誠。促其出山。投袂救國。我總司令因一人自安高潔。使萬衆失所瞻依。奚忍牽動全局。安危忽視。同袍痛癢。淑身淑世。萬望兼籌。諸君子或屬朋交。或關黨義。或情深桑梓。或愛切帡幪。感想當有同情。敦勸務祈一致。內則信義相孚。外則馳驅共勉。豈獨全粵之庥。西南之幸。中國前途。實深利賴。聲嘶淚竭。佇盼福音。惠州善後處長李炳榮。宥印。

(三)洪兆麟電 韶州大總統許軍長梁師長惠州陳總長餘銜略鈞鑒。兆麟養疴滬濱。自甘寂靜。政潮澎湃。久無見聞。每接粵中函電。並蒙元首總座。暨諸全志敦促再三。並先後派員來滬慰問。殷殷以粵事變遷見告。催速返惠。共濟艱難。自維多病之軀。庸勝艱鉅之任。惟念西南護法。十載於茲。締造艱危。僅有今日。若內部各殊意見。進取必至紛岐。應請大總統迅派專員勸慰陳總長。即返穗垣。并以明令規復粵軍總司令一職。仍資統率。以利進行。陳總長爲國功高。軍民愛戴。西南大計。舉足重輕。仰懇勉抑高懷。出膺重寄。兆麟奔走廿年。備歷艱危。既懼鷸蚌之爭。并懷袍澤之誼。急整歸裝。力疾就道。返粵有期。重辱嘉誨。謹佈區區。伏維諒察。洪兆麟叩。漾印。

(四)胡漢卿電 (銜略) 環誦同袍諸公。關懷時局。挽留總座。先後通電。盡籌謫論。感仰良深。大局艱危。不啻千鈞一髮。狂瀾力挽。端在萬衆一心。執匹夫有責之義。距賢者高蹈之秋。我總座功成身

退。高風遠邁高賢。而國人轍臥轅攀。望君實有如望歲。仍祈諸公聯懇元首。令總座再起東出。釋羣以固軍心。竟全功而慰衆望。前途策利。關係匪輕。自治萌芽。培植宜急。臨電惶迫。佇候德音。胡漢卿養。

(五)縣聯合會電 惠州陳總長鈞鑒。我公勳業震中外。道德冠時賢。本粵桂明星。作中華柱石。湖上之旌麾乍返。南中之隱患方深。然以爲元首推誠。名流勸駕。帥節軍圍愛戴。工黨歡迎。當可勉抑高懷。趣回羊石。何意雲霓盼切。霖雨仍愴。我公不出。如百粵蒼生何。如神州時局何。際此喁喁待治之時。靡特軍政工商等紛起攀留。即九十四縣真正民意。亦深結還我使君之想也。等豫州之相依。類秦庭之痛哭。臨電迫切。不知所云。廣東全省縣議會聯合會長程學源。副會長黃鍊伯。鄧國恩等叩感印。

(六)上海各團體會議電 廣州陸軍部陳總長鑒。自廣東改造政府成立以來。爲國爲省。百端待理。簿書戎馬。惟公獨勞。殫力竭神。顧此失彼。局部固敷。新猷萬方。猶苦倒懸。大總統准辭兼職。所以成公攬轡登車之素志也。比因旌旆東歸。忌公者雖播市中有虎之謠。愛公者實與斯人不出之歎。同人宿仰公與大總統同舟共濟。數十年如一日。縱急進緩進。意見不免差池。而相得相依。主張當終趨一致。值此蠻觸互爭。海隅響義。撫髀惟虞失恃。枕戈寧忍息影。立盼會師武漢。長驅幽燕。同人蒿目時艱。奔走聲援。惟力是視。臨電神馳。統祈察納。中華民國各團體會議江。

(七)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電 惠州善後處探送陳總長競存鑒。素知我公經濟匡時。勳猷特異。忽懷隱志。悵望彌殷。際此漫天烽火。西湖雖佳。隱非其時。我公何忍坐視。懇早出林泉。共圖討賊。俾萬里烽煙永熄。大陸胥平。苞桑永固。中華幸甚。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全體叩梗。

(八)國會同人電 惠州探投陳總長大鑒。自公回籍省親。倏忽逾月。大局劇變。奉張獨立。與直系有不共戴之天。桂匪橫行。於自治無可與聯之省。北政府中安福系產出血統不明。黎元洪經馮國璋繼職。任期已滿。而乃用北制南。訛言日出。慨中原之失敗。豈大陸之終沉。今粵省爲首都所在。出師以討賊而名。事有成言。義無反顧。惟是欲圖大業。先固本源。執事與元首革命廿年。護法七載。公誼私情。誰可倫比。際如溺如焚之日。正劍及屨及之時。切望速返省垣。主持大計。臨電迫切。不盡區區。陳家鼎黃策成吳達田稔祝震叩感。

(九)四科長電 支部長鈞鑒。奉讀江電。惶悚莫名。竊思部長一職。關係重大。同人等一年以來。與部長相依。承命而行。幸免隕越。今黨中勢力日有起色。正賴鼎力提挈。安忍遽卸仔肩。且部長威德黨歷。夙爲黨員所愛戴。如必忽然捨去。後繼實難其人。若謂部長現已離省。碍難遙制。同人等奉職一週。差堪自信。觀諸既往。可卜將來。此後自當仰體鈞意。臨事益爲謹慎。斷不致逾越常軌。有累盛德。况同人等與部長患難相共。誠信相孚。部長若必固辭。同人等無所適從。亦難任事矣。鈞電未敢轉呈。尚希俯順羣情。收回成命。臨書神往。不盡瞻依。肅此。即候鈞安。謝良牧。馮自由。鄧澤如。謝英伯。

五月九日。

(十)四科長二次復電 惠州西湖支部長大鑒。部長功高望重。羣倫敬仰。十年以來。幸伏璇機。黨務進行。日有起色。揖志遜言。候其時而黨勢擴張。如初生犢。不任耕耘。尙須鞠育。輿言牧圉。非公伊誰。東山雅望。久繫人思。湖上閒情。豈忘國是。勉抑素志。藉慰蒼生。正盼提攜。胡言尸位。部長一職。幸勿固辭。俾有率循。無虞隕越。前電未忍轉呈。職是之故。披臆瀆陳。伏惟鑒察。良牧自由澤如英伯。謹電。廿九日。

(十一)國民黨廣東支部第二辦事處電 競存部長鈞鑒。頃閱江電。驚悉呈請辭職。詞意懇摯。不勝駭訝。溯我部長奔走黨務十有餘年。海枯石爛。矢志靡他。我黨同人。共聞共見。自任職以來。對於本黨維持周至。青天白日。方期普照環球。此次省親返梓。遽欲卸厥仔肩。夫當此宇內鼎沸。亟待澄清。吾黨尙須積極進行。以期黨綱湧現。今百花洲上。挽留星使。函電交馳。總理既竭誠勸告。縱有不我諒之苦衷。然商民之盡力攀轅。又有如蒼生何之愛戴。人非木石。誰能置若罔聞。况我部長素肯負責。豈可肥遯鳴高。貽人口實。而支部事務。雖有謝馮諸公担任辦理。至重大要機。非秉承鈞意。隕越堪虞。故無論如何。切毋抱萌退念。務要貫徹始終。本處同人。無任瞻盼。謹電奉懇。不盡依馳。中國國民黨廣東支部第二辦事處全體職員叩佳。

(十二)各工團再派代表赴惠勸陳電 惠州探送陳總長鈞鑒。諫電計達典籤。工人等再三集議。

表決。爲桑梓大局安全計。須得我公回粵鎮攝。庶息謠諑。而安人心。不揣冒昧。謹舉派代表梁佐臣。何哲恭。曾西盛。張瑞成。蘇喜庭。黃漢傑。劉安中。何玉堂。何季初。黃俠生。十人。馳抵惠陽。趨謁行轅。代達衆情。肅電先容。無任迫切。廣東總工會一百零七團體叩。

同時省港各報。復以時局艱危。不忍燃箕煮豆。禍啓蕭牆。故於言論間。多有爲炯明迴護。其中委曲求全。所以免雙方之誤會者。幾無微不至。至有謂其對時局之關懷。銷假視事。爲日不遠。更有謂炯明之辭粵軍總司令及廣東省長兼職。實爲數年以來國內罕見之事。蓋數年以來。各省巡閱使督軍。絕未見有蕭然引退如此者。因之人心不免有種種揣測。其實難進易退之風。爲忠於謀國者所常有。數年以來之政治現象。恰反此而行。故反若少見多怪也。不獨政治家如此。即軍事家亦有然。歐洲大戰。法國當危急存亡之際。忽易勞苦功高之霞飛元帥。而代之以福煦元帥。當時舉國惟知全國一心。堅忍蹈厲。以摧強敵。絕不知於此作種種揣測。而結局法國全勝。霞飛福煦。并享榮譽。是其著例也。况陳炯明本以陸軍總長兼粵軍總司令。今不過以粵軍總司令部併入於陸軍部。而陳炯明之爲軍事當局如故。無所謂退也云云。其辭氣之間。直爲炯明辨護者不少。至美之爲霞飛元帥。本屬擬不於倫。而當時炯明所以不能不辭去者。實無面目以見人耳。非有所謂蕭然引退也。乃各方面之嘉言善行。讚美稱頌。終猶莫挽彼之喪心病狂。惜哉。

第五章 陳炯明搗亂粵局之布置

第一節 擾亂金融與自殺之動機

當時省中各方面咸以陳葉諸人果能體念時艱。共維桑梓。或不致糜爛地方。以副粵人治粵之期望。不謂逆謀方著。愈鬧愈兇。始則以餉項積欠。催發急如星火。迨餉既清發。則又分頭往市面兌換。夫以大帮紙幣散諸廣州市。勒換十足。商人幾何不驚駭萬狀。況自炯明返惠。所有省行及財廳存儲銀幣多爲若輩攫取以去。商人鑒於政府之別有作用。自不得不起而驚疑。坐是銀根短絀。金融擾攘。而陳葉之意猶以爲未足。繼乃嗾使各部將鍾景棠等首先通電。以紙幣低折。各士兵伙食不敷。要求於月餉八元之中加給二元。并紙銀各半等語。函電交馳。日凡數起。以當時庫帑之空虛。軍隊之雲集。何堪再有各將領種種之要求。顧中山及伍省長獨不以爲戚戚。仍一力支措。于是葉舉等以無從入手。乃決計改變方針。暫從和緩。然鷓鴣張之風。猶未已也。嗣省中各界僉以軍隊一日不退回原防。商民即一日難安寢席。奔走呼號。聲淚俱下。爲之請求者再。特陳葉諸人有意叛亂。甘心附逆。故無論商民如何呼籲。如何請求。均不蒙其體諒。且時作欺人語。直欲迴護一切。以資掩飾。觀當時炯明在惠州對汪君精衛談話有云……余暫不離惠州。亦暫不回海豐本籍。日內稍事休養。即當來粵回陸軍總長任。參與北伐機要。余服從孫大總統。始終不二。且可保證舊部各將領一致竭誠服從。如有不服從。余情願自殺。以謝大總統及國人云云。則執此以論。自炯明一方面言之。當如何凜遵明令。一致服從。以爲各將領倡。何以今日則曰先剿匪而後北伐。明日則又曰余當不辭。

勞瘁。以盡我始終援桂之任務。（此言乃當日炯明與桂省長馬君武所談論者）及其終也。則始終不出百花洲一步。日惟與所親張蘇村。鍾景棠。翁式亮。楊坤如等輩。名爲遊釣湖山。好整以暇。實則秘密會議。陰圖禍粵。作種種悖亂行爲。謂非與我人以照妖鏡者耶。然前此猶曰大總統出發韶關。未易晉謁也。迨大總統由韶返抵廣州。迭次派員赴惠敦促。來省晤商。何以至再至三。竟無應召。此中黑幕。不揭自破。又何俟曠使部隊圍困公府。然後罪惡始暴露於國人哉。

第二節 廢弛賭禁之作用

陳炯明既曠使所部。擾亂金融。嗣復由所謂粵軍將領請復弛賭禁。實借紙幣低折。餉項積欠爲名。以爲要挾地步。且以爲近來迭生軍隊搶掠之事。非速謀救濟方法。不足以壓亂萌。而清發軍餉。及維持紙幣。故極意慫恿當道弛禁賭博。以資調劑。當時孫總統及伍省長以賭爲盜源。甚於洪水猛獸。故無論現在財政如何困難。均不應爲飲鳩止渴之弊病。況既禁之於先。詎可復開之於後。貽人口實。嗣各軍將領以要求無效。遂聯絡一氣。主張實行由各駐防所在地之軍隊自行弛禁。（後來果然）認定包餉。大總統以各將不可以理喻。退防既不遵命。惡焰日益縱橫。倘再姑息隱忍。必致潰決加甚。於是防患未然之計。不得不勃然而生矣。

第三節 廣州報界在財政廳集議之反動

孫大總統以各軍將領日肆縱橫。實由于炯明之暗中曠使。故爲思患預防計。不能無所表示。乃東

約廣州報界公會及各通訊社。于六月十二日在財政廳茶會并研究地方問題。席間孫大總統起立言曰……

報界諸君。我因北伐赴桂。八閱月猶不能出中原一步。此八月內之廣東事故。諸君深知之。即請諸君爲我言之。至今日以後之事。我欲爲諸君言之。當時報界聞言。深以爲異。舉座寂然。孫大總統乃從容繼續而言曰。八月之事爲何事。係出發桂林北伐。何以要北伐。係爲打破武人專制。擁護憲法。彼武人專制。其痛苦不能盡言。如報界記者。亦曾受桂逆槍斃。而廣東人亦有槍斃記者。（係暗指反正時陳聽香事）此非武人專制。欲防民之口乎。故打破武人專制。爲北伐之要旨。然北伐自桂林出發。師抵全州。閱八月猶未出中原半步。其故何耶。蓋此中係有阻力。係武人反對北伐。武人擁護武人。然湖南表面係與我相好。須軍至岳州。始有敵人。其間陸行月餘。不遇一敵。倒給敵有一日之準備。我們是很吃虧的。而環顧各境。最近而與我爲敵者。則爲江西。所以不能不改道江西。江西的改道命令。我經先已通告陳總長。他得收和沒有得收。我可以不管。但我的手續算已完了。改道之前。沒有陳總長的答覆。遂電全州軍隊反師。詎第二軍旅長謝文炳誤用聰明。於永州致電陳炯明。（因全州爲我軍範圍不能發電）謂北伐軍反攻廣州。在陳氏爲自衛計。即電廣西軍隊阻止我軍西下。是則無怪其然。及我軍抵潯江。則爲該軍所阻。幾致衝突。其後我明白解釋。始能消禍。我再個人至肇慶電催陳來當面解釋。免生誤會。而陳不特不來。且請辭去本兼各職。我以彼爲不可

留亦遂准之。及我返省而陳已去北伐軍。未留省城。一日。可知其志之在於殺敵其敗也。我固不能留戀於廣州。其能勝也。我已向長江進發。更何所取於廣州。時陳已明白狐疑盡釋。然彼所轄之軍隊。特於廣西插血盟誓。相率回粵。置廣西於不顧。這是陳總長手令要他歸來集中的。比抵省城。我軍已進江西。佔崇安等處。確非據廣州之心。已可大白。詎彼四十餘營之軍隊。不特不諒我。且欲截吾軍之後。進駐北江一帶。以防我變。這些陳家軍有四十多營。耀武揚威。想再演武人的專制。其在省者。每日要到財政廳開餉。得了餉時。便盡行兌換銀毫。所以弄得市面紙幣。由九成而八成。而七成。而六成。或者低至兩三成不定。通通是他們糊鬧之過。似非達兵變之目的不止。我想他們這樣糊鬧。不過他們以爲我革去他的總司令不服。但我是堂堂的元首。當然有任免文武官吏的權。我想把這理由說他聽。再思請他。他又不來。我想去見他。他的軍營警備森嚴。我又不能去。這四十餘營的軍隊。天天這樣鬧餉。銀紙日日低下。軍隊不難譁變。捨省城現無時無刻不在危險之中。所以很多人勸我叫陳總長回來維持。我早經電布衷曲。後來亦經多次去電。及派人邀請回來。各界也行勸留。于情于理。已達極點。前禮拜他好似有回來的表示。但近兩三日。陳總長來電。表示決不回來。我問他何以不回。他說須軍隊先悉數離去省城。但他軍隊不聽他回防的命令。硬要駐在省城。可知四十餘營軍隊。陳總長已沒有統馭的能力了。這樣橫蠻的軍隊。違背上官命令的軍隊。反對政府的軍隊。貽害地方的軍隊。無時無刻不可以作亂。以大總統去一職官。本屬常事。其部曲反因

是而耍挾。豈得謂合本總統係受國會委托之重。行使總統職權。素富貴。行夫富貴。素貧賤。行夫貧賤。素革命。行夫革命。此次自詔個人返省。與陳家將當面解釋一切。而彼不與我會面。祇終日索餉。欲陷省城於危險。吾豈無法治之。不過恐地方之糜爛。有所不忍。自今觀之。時時可以內亂。刻刻可以開戰。而陳氏今且不能返省。因係失駕馭之力耳。我現時決定處置的方法。下命令要他全數退出省城三十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不難以武力壓服。但掃除四十餘營的軍人。且驚動全城的居民。不免過於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們終不罷休。我祇望報界諸君主持正義。十日之內。做足功夫。對於陳家軍加以糾正。陳家軍若改變態度。即不啻如天之福。萬一無効。就不能不執行我海陸軍大元帥的職權制裁他們了。繼又續謂我現欲對於諸君討論者有二事。(一)我去年自主張北伐。離去省城八月之久。人民對於北伐。究竟有甚麼批評。究竟感着甚麼痛苦。又省城有甚麼變故。很希望記者諸君詳細說給我聽。(二)報告今後我對於廣州之行動。說畢。大同報記者及晨報記者小有發言。然全場又復歸於沈靜。結果由報界定期於是月十五日邀請省議會。教育會。總會聯會。總工會。九善堂院等。假座報界公會。開大會議。設法請粵軍退防三十里。或分調原防。免生危險。云。但當時廣州省會已滿佈逆黨空氣。故雖如何苦心維持。終莫能令彼輩澈底覺悟。祇以促其反動之速耳。

第四節 粵軍將領之緊急會議

自十二日孫總統邀請報界開談話會議後。當時叛軍各將領亦召集各軍官開緊急會議。其會議原因。係葉舉接受第二師長洪兆麟密電。其文意略謂現在舊國會恢復。黎元洪復職。人心切望統一。我粵軍爲護法中堅。此時當有態度表示。應請陳總長返省主持一切。時機急迫。不容稍緩。若果陳總長不出。我等亦當一致行動。早日解決大局。以促統一之進行。現派旅長尹驥來省商議一切。希爲接洽云云。是時此輩謀亂之機。已逐漸緊張矣。當各軍將領會議時。在座中最激烈者爲楊坤如。謂吾人不知有所謂孫總統。祇知有養我輩之陳總司令而已。况老總已有命令。着吾人一致行動。今不取。後悔無及。是時葉舉雖笑而言他。而各將領已即分頭佈置。爲準備圍困公府之動作矣。

第六章 陳炯明叛變之實現

第一節 圍困公府謀弑元首之經過

吾人對於陳炯明之叛變孫大總統也。認爲古今萬國所創見。亦道德信義之漸滅無遺。爰援史家定例。大書特書曰。中華民國十一年六月十五夜二時。陳炯明謀弑元首於廣州。幸而天相民國。孫公脫險。得免於難。然西南護法六載。正式政府。創設年餘。况值北伐師出。下贛州。入吉安。南昌九江。指日攻下。方謂大法規復。正氣騰空。掃穴犁庭。在此一舉。孰意護法首都。忽現兵戎。以下犯上。古今同慨。雖曰陳炯明罪通於天。即孝子慈孫。百世難改。第護法事業。因而破壞。北伐之師。因而返旆。大

好時機。輕於一擲。未免令人太息而長歎耳。爰將當日陳炯明喉部叛變情形。分列如下。然下筆之際。吾皆欲裂。吾心痛碎矣。

天下事有必然之勢。有固然之理。人人得而知之。人人得而逆料之。何也。情理之所生。即事勢之所由起。從未有事勢之變。出乎情理之外。任何奇思異想而不可及。有如此次廣州圍攻總統府之叛軍者。報紙之紀載。道里之傳聞。恐不免有失實之點。某君曾身歷之。親見之。用以此事發生之始末。公諸國人。藉爲國史之叅攷焉。

(一) 亂事前經過情形 當陳炯明之免職也。陳部激烈派即主張以武力抗命。迨第一師梁鴻楷表示服從總統。而第二師團長姜漢翹賀瑞庭二人。又不受陳部命令。旅長李雲復知事無可挽回。遂棄職逃走。迄夫陳家將葉舉。鍾景棠。楊坤如。陳炯光等。先後回省。調軍隊不下六十餘營。集中廣州。始則藉口紙幣低折。不能維持。於省長財政廳。時有衝突之事。吾人早料有爆發之一日。迨出事之旬日。忽將賀瑞庭一團調赴汕頭。(賀固忠於總統。主持公道者。該團本隸洪兆麟部下。駐觀音山左右。)李雲復則在惠州與各重要軍官開會密議。插血爲盟。旋毅然回省通告復職。以堂堂政府所免之軍官。居然自由復職。其狂悖已可想見。於時有某君與粵軍官長中。交誼較厚者。談話中乃悉第五團全部調駐汕頭後。陳部即將二師炮隊營填紮觀音山。以該處居高臨下。發難時即可炮擊總統府。誠恐賀之忠於總統也。故調去之。其逆謀遂愈露。至六月十五日。某君再至一陳軍友

家甫入門坐定。即詢其近日有無要事。可以見告否。渠聞言半晌不答。久之則曰。君住公府。似不妥適。何不移寓我家。某君答以向居府中。值此謠譟繁興時。若遽遷出。恐勢有所不能。然陳軍究有如何舉動。君能告我一二否。渠始云。今日下午三時。在白雲山開會詳決。大約不離乎兵諫。至是某君知無可挽回。祇囑以俟緊急時。乞先一二小時告我。俾得脫險。遂興辭而別。及返公府。偵察府中有無準備。緣某君僅充副官。機要事。在職責不能參預。且臆料此何等事。公府豈無聞見。而全不爲預防者。乃遲至日暮。公府仍如平時。下午。且尙有總統飭警衛團於明日上午六時附粵漢車出發赴韶關。所有公府守衛。改調憲兵一排接班之命令。某君奉令後。即帶同憲兵排長指定崗位。而將警衛團之守衛撤去。俾各人料理行裝。明早出發也。當時以指點守衛接值之故。亦覺忙碌半天。正待休息。至八時。忽有陳軍友人來。攜手告某君曰。有要事。須速到我家相告。某君見其神色倉皇。知已有變。問何事。堅不言。乃隨之府外。至四顧無人處。細詰之。始答云。適命令已下。準今晚十二時攻公府。祇候石龍車到。即動手。余特來救君。若此時不出。定罹危厄。某君當答以尙有緊要物件遺在府中。萬不能不檢出。且予今晚值班。職責所在。豈能擅離。渠云。君既出。若再任入府。萬一事機漏洩。人將疑我。我之生命。又危險矣。始爲救君。終以害己。君其忍乎。某君乃謂此時公府早已散值。予即欲告人。又何人可告。請勿疑慮。霎時即來尊府也。渠始釋然而去。某君乃復得入府。見府中偌大危險已至。而仍全無戒備。遂將實情密告秘書長謝慧生。請其轉陳總統。當是時已八點半矣。吾人坐

辦公室外。留心出入人等。見謝秘書長忽出忽入。狀至忙迫。而電話亦往來不絕。少頃海軍陸戰隊司令孫祥夫至。詢某君以秘書長見召故。某君答不知。并謂謝君適外出。大約有緊急事。可往見總統便知。孫即上粵秀樓。又見一秘書至參軍處打電話與總統。隨至總統處。并偕穿西裝者二人。去而復入者再。至九時半。公府警衛團乃準備防禦。見孫祥夫二次又入府。臨去時至某君處密談數語。某君謂今晚必有舉動。孫云我即出外整頓隊伍。有變即來援。并將彼此電話號碼抄記。以便通訊。旋見謝秘書長偕二人自內出。問某君曰。何尚未睡。某君曰。今夜恐不能睡矣。謝又曰。今晚是否值班。某君曰。然。其實是夕非某君之班。實爲人代庖耳。當是時萬籟俱寂。公府中現出一種慘怖狀況。一若予吾人以警告者。府中諸職員固早已散值。而住府者無一人。是晚雖有戒備。然均守秘密。尙無慌張之象。除警衛團軍官外。知變者蓋寥寥耳。

(二)發難時情形 是夜十二時。楊坤如軍隊中有一摯友又來某君處。緊急密告謂現正發令吃飯。我未俟膳即來者。因吃後即以一枝軍隊開赴長洲砲台。一枝開赴西村鐵道。以二師圍攻總統府也。某君聞耗。即赴粵秀樓。見門已閉。僅數人在外守衛。某君叩門。黃副官惠龍詢何事。某君答謂有緊急報告。黃稱總統已睡。可將報告代爲轉呈。某君只謂事急矣。請總統速離去。遂匆匆下樓佈置。至是警衛團亦紛紛向粵秀樓而去。其人數約在兩連以上。因公府最難防守者。在觀音山後面。前門已備有沙包。足資抵禦也。至兩時半。微聞遠處槍聲。頃之漸近。移時公府前後槍聲大作。約半

小時之久。未幾參軍處電話來矣。詢爲誰。答是楊坤如。喚某君聽電話。詢何事。則云。現在各軍官急入府。見總統說話。須將公府大門沙包移去。開門入府。如不遵辦。當以大砲轟擊。限二刻鐘答覆。某君曾于電話中責其狂悖。隨以電話報告粵秀樓。仍由黃副官接電。俄聞觀音山砲聲隆隆。但見馬湘黃惠龍兩副官護總統夫人由粵秀樓至某君辦公室。而林參軍樹巍石足已被流彈擊傷。仰臥床上。卒不見總統偕出。心竊異之。豈尙在粵秀樓耶。抑已離去公府歟。正驚疑間。忽據報粵秀樓被彈擊火起。登時焚燒。天橋又被炮彈擊斷。幸陳團長可鈺率領警衛官兵死力抵禦。正在屢衝屢却之際。忽聞東南方面喊聲震天。蓋叛軍意在掘開圍牆破圍而入也。卒因警衛軍抵禦力太堅。叛軍受傷及死者甚衆。竟難達衝入之目的。故叛軍攻擊一小時後。即停止片刻。而後猛烈之炮火乃復作。其實該軍換班。另以他軍加入耳。其時某君雖率憲兵在東南方面指揮巡察。而默思叛軍如此其衆。我軍縱死力抵禦。衆寡懸殊。終難久持。萬一逆軍衝入。以爲總統在內。下一網打盡之毒手。夫豈能倖免。爲目前計。急須求一出險之法。方躊躇間。忽傳魏邦平有電話來。願作調人。乞雙方暫爲息戰。即派馬副官長并某參謀等數人入府。請即放入等語。移時。見有手執白軸一方者。上書調和二字。開門便入。叛軍所要求者。在將警衛團繳械解散。我方所要求者。在遣散餉項。保護各人生命財產。并請先以汽車迎護孫夫人赴魏邦平私宅。雙方許可。當由調人負責簽字。夫人仍在辦公室坐待解決。吾人見其雖遇此危境。而鎮靜如故。并指某君言曰。現雖調和。恐終不讓我等出去也。

某君謂請夫人與調和人一說。當無不可。予等必須極力保護。夫人當時并詢某君之籍貫。其態度之從容有如此者。詎持之又久。候汽車不到。馬代表等知事有變。各率護兵向外疾出。而外面之叛軍。遂乘機衝鋒而入。吾人知事益大變。某君乃急與副官馬湘。黃惠龍。委員譚煥堯。徐得存等四人。護衛夫人而出。馬黃兩人在前。某君與譚徐各人殿後。而夫人猶令隨帶之男僕。扶持受傷之林參軍。正出外時。有叛兵兩人先至。見夫人帶有皮包。上前奪取。夫人未及放手。叛兵即舉槍以對。其強暴情形。逾于盜匪。迨出第二重門時。祇見叛軍以槍向內亂擊。不得已又隨夫人退入門側。至第二次又向前衝去。隨從者俱已衝散。遍覓夫人不得。至第三次始衝出。由後樓房走入一民家。方得脫險。然前扑後繼。目擊死于亂槍之下者。正不知幾何人也。

第二節 香江晨報紀十六辰刻前之爆發情形

當叛軍之發難也。孫總統即偕同伍省長。孫市長及幕府文武侍從武官多人。退出省垣。逕下楚豫兵艦。亂兵乃包圍總統府。猛烈攻擊。公府警衛團。羣以手機關槍還擊。相持至十六早黎明時候。由分駐狗頭山之第二師炮兵開砲焚燬公府。而警衛兵有衝出者。叛軍知其爲衛兵。必盡力追擊。死傷不可以數計。其衝入公府之叛兵。每人均得五十元之賞金。有能生擒總統者賞廿萬元。大逆不道。至于此極。幸總統見機先出。得免于難。甯非天耶。自是步槍機關砲之砲聲。同時大作。各馬路及東堤一帶。槍聲四起。蓋亂兵收繳大本營各新軍槍械之時也。當時各馬路交通。完全斷絕。延至是

日十二時三十分鐘。砲聲始停。惟仍有冷槍斷續聲。就是時所聞。(一)總統府孫總統至是夜十二時始離府。其警衛團三營。因子彈告罄。遂被繳械。辦公房舍被焚多間。(二)省長署伍省長已離署。公物由第三師軍隊保護。秩序未亂。(三)財政廳程廳長天斗先離署。公款公物多有被劫者。(四)大市街大馬站梯雲里等處之大本營警衛團第二三五六七十二等支隊司令部兵。均被叛軍完全繳械解散。(五)是時軍中傳言陳炯明已先一日到省。密駐葉舉處。(六)德宣路蓮塘街廣仁路吉祥路惠愛東路均有遺屍多具。軍民參半。(七)廣三粵漢火車停開。(八)午刻槍聲未停。然而此次絕大之變故發生。其故由于陸軍部總長陳炯明。私自投降吳佩孚。猝然舉兵作反。遂致省城內發生兵變事故。于西南大局。實有絕大關係。初孫公日前由韶關返省。因省中人心恐慌。紙幣低折。全由于軍隊不回防。四處滋擾之故。因此屢次下令陳炯明。使促葉舉翁式亮鍾景棠等各部回防。各商民亦早有軍隊回防。始可維持紙幣之表示。乃孫公再三告誡。陳葉等概置不理。紙幣之價日跌。孫公不得已。乃令各軍限期十日內退出。以保治安。詎陳先與吳佩孚訂投降條款。允承認黎元洪爲總統。并擔任在北伐軍後方搗亂。以推翻孫大總統之地位。故遂於十四五等日。汲汲備兵。謀佔據省中各機關。并強逼孫大總統退位。十五日馬君武到觀音山。勸葉舉等率兵回防。葉僞允數日內回防。實則暗下令大舉。是晚鍾景棠更由石龍運兵來省。二時許同時佔領兵工廠。廣三鐵路。市政廳。財政部。航空局。憲兵司令部。聯義社。總統府。粵漢鐵路。國會議員招待所。大小各機關數

十處。且縱容叛兵將錢銀衣物器具。盡行掠劫一空。鎗斃數百人。聞攻擊觀音山時。楊坤如之叛軍。被衛士隊放手機關鎗擊斃共四百餘人。損失甚巨。孫公是晚事前得報。即偕海防司令陳策等。赴楚豫軍艦。現已調集永豐永翔同安豫章。及江防各艦寶璧等。限令葉舉等各逆軍退出省城。以維治安。否則由海軍發砲擊之。又聞陳炯明已於昨十五日下午由石龍返省。自言必任維持。但陽示光大。陰懷險狠。刻下陳葉等。仍縱兵四出搶掠。各街攔路截搶之事。不可勝數。商會工團。昨已集議要求陳葉等。服從大總統及維持秩序。否則全城罷工罷市。以示民意之所在。要之此次變亂。皆由陳炯明私通吳佩孚造反而起。凡屬粵人。皆不可不特別注意也。方事變之初。葉舉即發出佈告。其文云。舊會恢復。護法告終。粵東將士。一律贊同。請孫下野。表示大公。諸色人等。安業勿恐云云。其措詞實與北方之吳佩孚等同一作亂口吻。噫。痛哉。聞沙面領事團以粵亂變生肘腋。深恐雙方激於一時。意氣。不以地方爲重。議即提出警告。無論任何方面。不得在與沙面毗連之廣州市內戰爭。以免有碍商務云。又紀叛軍變亂時之騷擾情形云。自叛軍將領啣受陳逆炯明投降吳佩孚的問題發生後。特由叛將葉舉等在私宅開軍事秘密會議。圖謀搗亂方法。決定以武力勒迫孫總統離去廣州城。以快其擾粵之私。後恐爲孫總統所轄軍隊一致對壘。遂先發制人。立下令各營叛軍星夜襲擊。故當十五日作亂之夜。先於是夕九時。所有東北郊外及東南關一帶堤岸。永漢南路越秀南路萬福泰康各路。即有叛軍陸續派出。沿途扼守。遇有行人來往。均須盤詰清楚。始得通過。迄至三

時。佈置妥當。即分途向總統府所轄各機關圍困。斯時各路司令統領部。或先自行解散。或則被繳槍械。大沙頭飛機廠。及南堤之海防遊擊營。均爲叛軍第二獨立旅等派隊佔據。初本略有對抗。卒戰至數分鐘之久。悉數繳械始了。財政廳省長署。亦由第一獨立旅同時佔駐。直至天將放亮。槍聲始歇。而觀音山方面亦然。惟當時總統府內仍爲警衛團防守。時有槍聲發作。因附近各街道交通斷絕。詳情如何。無從探悉。但聞蓮塘街傷斃五六人。天字碼頭傷一車夫。文明路某木店。則被流彈傷一店伴。翌早七時。復有叛軍擁入市政廳。搶掠一切公物。收繳特務警察槍枝。粵漢路之警備軍。亦被新由石龍運來之叛軍勒迫繳械。并有大批叛軍源源搭車出發。開往石井高塘新街一帶。甚形忙碌。至國民黨支部。議員招待所。及仰忠街大總統府偵緝隊。麥欄街聯義支社之偵緝隊辦事處。東橫街海廬之海防艦隊俱樂部。均有叛軍入內搜查。傾箱倒篋。飽掠而去。至各街行人。則已非常冷靜。當押銀舖完全休業。各大商店亦甚少開門。祇橫街小巷。多照常營業。柴米食物。陡然起價。此則十六日午前之大概情形也。又是晚交戰最烈者。則爲駐防西村之軍隊。現亦多已繳械遣散。各區警察。亦祇盡力保護商民。水上警察。亦惟注重河面治安。各鄉輪渡及橫水渡。俱已停擺。僅有電船十餘艘泊於天字碼頭。以備差遣。其泊省河各兵艦。多已升火駛出黃埔。縱觀種種現狀。實令人傷心慘目。顧一般輿論。均謂自偌大的違法搗亂的叛兵圍攻總統府後。當時大本營直轄各軍隊。均拚命決戰。大有誓不干休之勢。嗣恐地方糜爛。迫得暫行退出。以圖解決。但叛軍賊心未死。乘

大本營軍隊退出之際。即分頭前赴各機關。如市政廳航空局等及粵漢廣三各路。肆意搜掠。所有財物器具。均搜刮一空。最可異者。國民黨本支各部。均被派隊分往圍搜。以達其囊括目的。其一種仇視狀況。令人目擊傷心。因是一般商民對於陳逆與叛軍種種舉動。大不滿意。僉謂陳逆驅逐總統。縱兵搜掠各行爲。實爲西南護法前途之悲觀。亦有史以來所未有之慘痛也。是役也。叛兵之目的在劫財。官長之目的在報復。上焉者之目的在剷除勝己之勢力。以逞私圖。率至甘冒不韙。演成背逆滅倫之慘史。人非木石。豈無心肝耶。然或者曰。此次之變。總統對於事前既不加以制止。及其事之將發。又不加以防禦。實總統有以優容之。養成之。而不知總統對於炯明及陳家將始終欲以道德感化。而不忍歧視。故於其不奉命回省。猶復派員慰勞。重加犒賞。原期若輩趨於正軌。以爲國用。所以始終不加戒備者。正總統宅心光明磊落處也。吾人於此。愈見人心之陰險。道德之淪喪。至於今日。無有過於此事者矣。

第三節 叛軍通電迫請孫大總統下野之謬妄

陳炯明包藏禍心。蓄意謀亂。已非一朝一夕。顧彼私意。不外欲置孫公於死地。而又不便個人冒不韙之名。乃嗾使部隊非同系者而遽行之。（指洪兆麟之湘軍言）以自掩其謀。而飾其非。蓋第二師士兵。皆爲湘籍。彼所深嫉。果使謀弒事成。即將歸罪於洪。以文其過。兼去其患。乃孫公竟以脫險。不如所期。始造爲請孫下野之言。願此事吾人誠百思而不得其解。孫公究從何處有此成言。孫公

行事務立大體。生平革命絕非對人關係。故討袁討段討徐等語。向不形於言表。況徐世昌下野與否。何關於革命之成敗。孫公倡革命。又何至與徐世昌爭一日之短長。其爲誣惑欺罔。欲蓋彌彰。稍具常識者。當能辨之。至炯明又造作謠言。謂孫公與炯明政見素異。孫公主集權專制。而炯明主聯省自治。獨不思孫公既倡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行縣民自治。直接民權。其於省也。亦認爲最大自治團體。主張物質行政。集權中央。（如交通如機械如國防力）精神行政。分權各省。（如教育如內務等）又曰。舊時政治思想。務使民化家爲國。今後吾黨之政治思想。則要在化國爲家。此等政治主張。詎能以集權專制四字括之。況炯明所信之聯省自治主張。由政治學研究。實不能成立。一政治主義。何則。聯省自治四字。其內容則採自由主義。抑專制主義。採省集權。抑採省分權。猶當大費分析。亦猶聯邦二字。其內容固有德意志式之聯邦。北美合衆國之聯邦。殖民地之聯邦之分。固未可概謂聯邦即爲唯一之政治主義也。又況年來主張聯省自治者。皆屬擁兵自固之武人。三四年。前有陸榮廷莫榮新熊克武程潛劉顯世。近兩年來。有盧永祥趙恒惕劉湘唐繼堯。至吳佩孚未巡閱兩湖時。則言聯省自治。巡閱兩湖後。則否認聯省自治。其餘文人政客如章太炎褚輔成章士釗等。類皆矢志於兩方。欲緣附地方強豪。各自爲計耳。炯明之聯省自治。又何異於盧趙。不然。胡以即日言聯省。省猶未聯。而遂以南北統一爲詞。遽輸誠中央政府耶。孔子聖之時者也。炯明迫政之時者歟。或曰。炯明近年頗以提倡新文化自任。若然。則炯明當以身作則。躬爲人範而後可。乃夷考其

操行。則靡論其處常處變。終不異於深居高拱。養尊處優之貴人。而其畛域之見。門戶之分。尤與博愛平等之義相去遠矣。如斯人者。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況又輔之以不學無術。蕩檢論閑之戚族黨里。如陳達生陳覺民陳炯光陳小岳陳伯華鍾秀南鍾景棠鍾聲馬育航黃強葉舉者乎。宜其捏造黑白。製爲與徐下野之言。以遂其狡誣。幕中人才如此。亦欲統治廣東。殊可哂也。況夫統一之事。自有其道。萬無以黎元洪之非法僭位。北軍將士之尊重護法。而不審察其是非與誠僞。便謂護法告成。翩然下野。矧十一年六月六日孫公宣言。其中對於統一計畫。已有確切表示。當爲天下所共見。炯明非昧昧。豈未之知耶。乃知之而固爲飾辭。其爲欺罔。肺肝如見矣。宣言書錄下。「溯自民國六年。武人稱兵。國會被非法解散。搆成大亂。本大總統受國民付托之重。統率海陸軍將士。以護法勘亂。致力所在。務掃除不法之武力。俾國會得以自由行使職權。本斯主旨。遂有七八年正式國會及憲法會議之集會。十年正式政府之成立。乃跋扈之武人。怙惡不悛。糾衆頑抗。以致干戈相尋。生民塗炭。而倒行逆施者。遂至盜竊名器。不恤賣國以求一逞。坐是分崩離析。以迄於今。國力之凋殘。民生之頹敝。岌然不可終日。言念及此。可爲疾首。比年以來。北方握兵秉政之人。有痛悖國難。贊同護法。勘亂之主張者。本大總統無不樂與開誠相見。以圖共濟。惟徐世昌及其黨羽。則弄兵如故。殘民有加。本大總統毅然興師討賊。以期貫徹護法勘亂之職志。頃聞徐世昌業已潛逃。直軍諸將亦有表示服從國會之事。此誠所謂無悖於護法勘亂之主張。可爲嘉慰者也。六年以來。戰事延長。是非

直至今日。法之不可毀。始大白於天下。用兵數載。得此效果。國內問題。似可和平解決。惟現在北方擁有重兵。而能操縱北京政權者。厥惟直軍。若直軍誠意護法。則從此兵不血刃。而國是可定。否則徐世昌雖已潛逃。而直軍猶無悔禍誠意。則禍變之來。不知伊於胡底。懲前毖後。洵不可忽。用布悃悃。以告國人。夫欲約法之效力不墜。在使國會得自由行使其職權。在掃除一切不法之武力。否則國會之行使職權。不但徒托空言。抑且供人利用。苟求已亂。適以長亂。故欲使今日以後國會自由行使其職權。不再受非法之蹂躪。第一當懲辦禍國渠魁。第二當保障國會安全。蓋數年以來。丁壯塗肝腦。老弱死溝壑。均此輩所構成。此而不懲。則人何憚而不爲惡。此首當申儆於國人者也。禍首既懲。則亂法之武力無自發生。故軍隊之安置。宜爲要圖。軍興以來。兵額較前增至倍蓰。此等兵士。來自民間。爲不法武力所驅使。非其本意。一旦裁汰。使之驟失所業。亦所未安。宜悉改爲工兵。統率編制。一切如舊。收其武器。與以工具。每日作工約六小時至八小時。先修治道路。次及其他工事。工兵月餉。較現時倍。加將弁月餉。百元以上加五。其百元以下者加倍。此外則其工作所生產之純利。以一半歸國家。以一半歸工兵。論人數均分。無有差等。如此則一轉移間。易戰事爲工事。兵不失業。無挺而走險之慮。工事日繁。有生產發達之象。然後善用外資。投之實業。以起積年之疲敝。謀社會之繁榮。轉危爲安。悉繫於此。現有兵數。既以次悉改爲工兵。徵集愛國之士。編制國軍。定爲義務。兩年一易。其兵額以二十萬人至三十萬人爲止。此法既行。即有不逞之徒。亦無武力以爲憑藉。

毀法之禍。可不再作。國家機關。依照法令行使職權。無能妨碍之者。然後政治乃可入新軌道。而國家乃有長治久安之望也。今者直軍諸將。既能知毀法之爲非而懺悔之。尤當知護法之爲是而服從之。數年以來。國內戰爭。乃護法與毀法戰爭。絕非南北戰爭。苟北方武人贊同護法。即此共同攜手。以濟時艱。故直軍諸將爲表示誠意服從護法起見。應將所部半數。由政府改爲工兵。留待停戰條件。其餘半數。留待與全國軍隊同時以次改編。直軍諸將如能履行此項條件。本大總統當立飭全國罷兵。恢復和平。共謀建設。若進退失據。惟藉假托名義。以塗飾耳目。則豈惟無悔禍之誠。且益長壽張爲患之習。本大總統念民國以前禍亂之由。在姑息養奸。決爲國民一掃凶殘。務使護法勸亂之主張完全貫徹。責任始盡。惟我公忠體國之人民。深喻此旨。爲此布告。咸使聞知。夫就上所言。則勸亂護法之事。尙有待於北方武人之誠意服從。始足與言罷兵。實已情見乎詞矣。吾不知炯明所謂孫徐同時下野之言。究何所據而云然也。茲并將叛軍請孫下野之通電錄之如下。於以見其謬妄無根。不能自圓其說也。一廣州總統府各部總次長。非常國會。海軍溫總司令。伍省長。魏衛戍總司令。省議會。總商會。全省商會聯合會。教育會。報界公會。學生聯合會。惠州陳總司令。南雄轉送李部長。許軍梁師長。朱總司令。彭總司令。李梯團長。賴梯團長。黃司令。暨前敵各旅長。團長。各區善後處各縣縣長。各縣會。北京總統府。參議院。衆議院。國務院。各巡閱使。各省督軍。省長。省議會。各特別區域都統。海軍杜總司令。各省護軍使。鎮守使。各軍師長。旅長。雲南唐總司令。四川劉總司令。

湖南趙總司令。貴州袁總指揮。梧州馬省長。廉州探送劉督辦。欽州黃司令。北京蔡子民先生。上海章太炎先生。香山唐少川先生。各省各法團。各報館均鑒。民國十稔。禍亂侵尋。袁氏稱帝。而有靖護國之役。張勳復辟。逼散國會。而有護法之役。孫中山先生率海艦南來。以護法相號召。西南六省。相繼宣布自主。亦以護法相感應。六年以來。兵士亡於鋒鏑。人民轉於溝壑。屢蹟屢起。百死不悔。爲護法故也。八年海上和會。以北庭不克恢復法統之故。和議遂成而不成。當時唐代表即有和議唯一條件爲恢復國會之宣言。九年岑氏取消自主。護法幾瀕於危殆。粵軍回粵。重組護法政府。宣布對徐。孫中山先生又有徐氏退位。當同時下野之宣言。今幸天心厭亂。舊國會已自行召集。徐氏復引咎退位。南北用兵累年。所志無非護法。今目的已達。自無用兵之必要。況粵自陸莫入據。民生已慨凋殘。自主以還。以一省負債之重。財力更形竭蹶。黃台之瓜。何堪再摘。舉等同屬國民。同隸粵軍。爲國爲粵。不忍因一人以禍天下。爲此合籲孫中山先生實踐與徐同退之宣言。敝厓尊榮。翩然下野。我海內明達救國。同具熱忱。望治當無二致。應懇一致敦和。同抒國難。我海陸軍前敵同胞。愛護國家。尊重法治。亦懇即日罷戰。共表同情。銷兵氣爲日月之光。奠國本於苞桑之固。民國前途。實嘉賴之。粵軍總指揮葉舉。第二師師長洪兆麟。第四師師長關國雄。第一獨立旅旅長李炳榮。第二獨立旅旅長熊略。第三獨立旅旅長鄧本殷。第五獨立旅旅長陳德春。第六獨立旅旅長翁式亮。第三旅旅長尹驥。第四旅旅長李雲復。第七旅旅長謝文炳。第三支隊司令羅紹雄。第二路司令陳炯光。第

五路司令鍾景棠第六路司令胡漢卿第七路司令黃強指揮官何國樑李蔭軒司令楊坤如陳小岳丘耀西陸蘭清黃志桓黃鳳綸馮銘楷蘇世安副司令黃任寰黃業興粵軍司令部參謀長張醪村副官長練演雄炮兵團長王惺庵團長賀瑞廷紀澤波王昌期鄧桂生楊錦龍呂春榮饒壽平許廷杰陳已林烈蘇廷贊陳鳳起林捷之陳定威王定華黎生張化如陳紹鵬統領李漢隆李子雲嚴勝譚啓秀李子青莫慶恩袁帶余立言羅平余宏錦鄧乃忠鍾子延楊廷業陳漢洲丘可榮鍾作新陳國華獨立營長翟銘祺等全體官兵同叩」又況該電係發於炮擊總統府之後既謂迫總統下野矣何以劈首猶有總統府與各部總次長之稱既知有總統府與各部總次長則明明承認正式政府之地位又胡爲炮擊之耶叛軍之所爲殊莫明其妙也

第四節 西報對廣州亂事之感想

十九日英文滬報對於廣州事變之感想云本月十五夜間前屬陳炯明部的軍隊突然叛變圍公府奪政權強迫解除衛隊底武裝使他們底總統不得不出走海艦而暫避其鋒陳炯明對於南方政府之行爲我們只能贈他兩個字就是叛逆陳所謀叛的政府說也奇怪他自己與其部下都是組織這政府底份子他們并且設誓他們當極力保護政府但是現在事實上既已如此平心而論他們實在罪不容赦在孫公未爲總統之前陳之部下就已佔領廣東底財政部鑄幣局兵工廠與銀行了他們又佔據交通機關以及各種歲入的源泉這都是後日決裂底導火

線。

徐世昌六號退位後。孫總統即行發一宣言。表示願與北方共謀中國統一底意見。和平的日子。因之更形切近。要謀真正統一底成功。分裂的政府當然是要解散的。然而這點就很可注意了。我們當明白。無論如何。政府須在憲法實行與軍閥剷除後才能解散的。所以廣州這次的謀叛。非但反對那邊的政府。并且也能危害實行憲法與剷除軍閥二件事。

廣州這次的事變。又能給北方以一種機會去希望他們的統一。自然。他們是要幫助陳炯明去戰勝廣東與統治廣東的。他們更要與陳炯明和。但是我們能夠斷定這不過是一種騙人的和平罷了。從此將更形紊亂了。中國內外幾百萬人民。都承認中國唯一偉大的政黨首領孫逸仙是中國民主政府唯一希望人。他底勢力。不在軍隊。而在人心。他失敗一次。他即多成功一次。他底勢力。亦必較前爲偉大。

黎元洪於一九一七年解散國會。非但在臨時約法上購不過去。且亦給中國以一種打擊。現幫助陳炯明之不是。正與一九一七年之事相同。這種事情。他們自己已承認是五年來紛擾之原因了。我們單根據政治上的道德與利便。我們警告北方。切勿去干涉護法政府懲戒叛逆的行動。這種事情。我們看來。雖則他們歸附北方。然而很難即刻結束的。

第五節 叛軍掠奪虎門炮台之紀實

此次叛軍率兵圍攻總統府及各軍事機關。同時虎門亦被掠奪。惟實情言人人殊。據由虎門逃來何部衛隊長某報告當時一切情形。該衛隊長當時實與何司令同難。後乘間逃脫回部報告。故其所言當較爲詳確也。茲照述其言於下。吾人問何司令於何時到黃司令部（鳳綸）及事變情形如何。答謂於十五日下午五時左右到。帶去駁壳隊四人。連余（衛隊長自稱）共五人。到時黃鳳綸親出迎接。談坐如常。至夜九時乃突將余等駁壳及何司令手鎗奪去。前後用駁壳指着何司令硬出一紙迫其簽字蓋章。何司令連說不能。拱手瞑目不理。逆部駁壳隊乃擁之入室扣留。余被困樓下。乘間從窗口逃出。向山邊回部。則已知事變。黃部亦派有叛軍數營包圍吾等之司令部矣。問黃部有兵幾何。答共有六營。均駐在虎門太平厚街一帶。問何部又有幾何。答除砲台外。祇新編得守備隊一營。均係自備鎗枝。除分駐各台。僅得一連守衛而已。問何司令何以敢輕到黃鳳綸處。答他兩司令部相離甚邇。平時不免互有往來敷衍。是日黃鳳綸親到請何司令飲酒。謂他參謀長新到差云。若使吾得先有消息。亦可將他對待他司令辦法。即以對他耳。譬如鄧鏗有一師人。何以至被人打死。即以有意與無意耳。問何司令往常有戒備否。答何司令自到任月餘。素少離台。日日趕編守備隊。佈置台防。一有命令。即發炮轟擊叛軍。使他無所逃避。而盡繳其鎗枝。何祇言戒備不過。但暗中佈置。免爲他所覺。先將逆兵調出炮火線外。而倖免耳。問司令部聞變後。各人如何。答查械長即乘應新兵艦。通知沙角各台。一面由蔡營長下令閉城備戰。何副官則由電話責問黃鳳綸各行其

事後黃部大隊由水上包來。各人知不能與敵。且以死守司令部。不如往守砲台。各兵乃衝出趕守沙角台之後路。何副官等不能衝出。乃被扣留。問沙角總台長爲誰。答爲前總統府副官梁雨平。聞他自言孫大總統保荐。故何司令特委以此重要位置云。問當時台上佈置如何。答梁台長立飭開探海燈並架機關鎗佈防一切。下游台長何宣尤爲憤激。飭令炮兵裝炮待命。至陳參謀經邦是日請假回鄉。聞變星夜趕赴下游炮台。盡調守備隊三連扼守後路。因該台陸路接近叛軍也。其後探聞叛軍由水路進台。陳參謀即一面由電話先飭令梁台長喝止叛軍登台。然後親自趕往總台部指揮一切。繼欲將叛軍扣留海口。要脅交回何司令。大籌對付。乃梁總台長優游寡斷。卒未飭令鳴炮制止逆軍。致被大隊蜂擁登台。陳參謀於路上與梁台長相遇。爲之錯愕。惟有歎恨痛惜耳。蓋此時願開炮既不能。欲調回後路守備隊亦無可及。祇得趕將巨炮重要機件收藏。并傳知守備隊集向某村落埋伏。以待後圖耳。問炮兵之心理如何。答各砲兵均以此大不能救出何司令。又不能自保其台。殊爲怨恨。且炮兵多本地人。與何司令有桑梓情。而何司令平時輕財和藹。與兵士時多接洽。故咸喜推戴。至今尙欲毀壞炮件。日謀反抗。且昨日爲叛軍拿去李聲連根等七人云。問何司令現確逃脫否。有無被逆軍爲難。答現確已逃出。至有無被爲難。不得而知。但被逆軍詭謀陷奪險隘。不能爲海軍後援。中心內疚。更有慘於受苦刑也。問君等各人將如何。答必隨何司令一致爲大總統効力之死靡他。至如何進行。暫不便言。總之必求恢復。冀輕罪咎也。所言如此。特爲錄出。俾明真

相。

第七章 孫夫人對粵變之紀實

第一節 叛軍圍困公府之實情

孫總統夫人脫險抵滬。曾撰一文述粵變實情。其文云。一月以前。余夫偕余由贛邊回省。其時北伐軍隊已陸續入贛。陳炯明軍隊乘隙回粵。佔據交通機關。妨害人民生業。在此情形之下。有秩序之政府。大有不能存在之勢。於是余夫乃不得不回粵一行。以圖救濟。余夫擬向陳軍勸導。使回原防。該軍雖唯唯聽命。惟終不實行離省。而陳炯明則每日與吾人有文電往來。在事變前一星期。猶以北夫軍入贛大捷。來電致賀。當時陳氏雖未與吾人共同合作。然吾人以彼與余夫共事多年。且其位置係余夫所與。猶不意其即行叛變。至六月九日。余夫以陳軍過於橫暴。使凡事均覺碍手。不能進行。乃召集新聞界會議。擬以輿論之力。使陳軍離省。回防剿匪。陳軍之數計二萬五千人。而吾人軍隊幾全在前線。在省者僅有五百餘人。是時除此辦法。實無從另謀處置之善策。且即使立與人開戰。勢必糜爛廣州。使人民吃驚而已。迨至十五日夜二時許。余方濃睡。余夫忽將余驚醒。命速著衣裙。隨其同行。緣彼於此時忽得一電話。謂陳軍將來襲余住所。因來囑余速隨其同登軍艦。至彼後。庶可指揮一切。壓平亂事。余以當此緊急之時。隨在左右。徒使余夫多所顧忌。且以余個人當亦不致受如何危險。固請余夫先行。余夫乃允余所請。當即出府。隨行者衛隊五十人。行後約半小時。

即下午十二時三十分。槍聲乃四起。咸係向吾人住所而發。吾人住所原係龍濟光所築。居於一小山之崖。與山下之總統府以木橋相接。橋約長一里。橫跨街市之上。此時亂兵已據此山之峰。且左右包圍。極力開鎗向吾人住所猛擊。其口中則大呼「殺總統殺總統」此時所存之衛隊五十人。以在黑暗之中。無從窺見敵人。未嘗還擊。當時余目力所能及者。惟見其按鎗準備而已。及天破曉。衛兵始以機關鎗及來復鎗往擊。敵大窘迫。乃用山炮轟擊。彈續續發。其一毀余之浴室。衛兵五十人。經奮勇之戰爭而後。死傷其三分之一。顧仍鼓勇防禦。余僕亦登屋之隙處。射殺敵人若干。至翌晨八時。軍火悉罄。僅衛兵尙留有子彈數發而已。此時勢已不能復留。余夫之副官所遺來之衛隊長。因請余即下山。以爲欲求安全。惟此一線希望。而衛兵亦以此爲言。且聲言願留此以禦追者。後聞此五十人者。盡死於此屋中云。

第二節 出亡時目擊之慘狀

時送余同行者。有追隨余夫有年之舊衛隊兩人。及鮑副官一人。余等四人略帶物件。由木橋下匍匐膝行而前。恃橋爲蔽。以障敵耳目。橋上鎗彈甚烈。蓋變兵恐人從此而逃。故對此續續發彈。且有二三彈掠余髮而過。余等遇有橋欄已被彈擊毀。不能蔽人耳目處。即疾馳而前。當行經此等空隙第一處而後。鮑副官忽大呼。更行數步。即倒臥於血泊中。緣一彈洞穿左右腿。傷其動脈。余乃囑兩衛兵舁之以行。行數句鐘。始達橋之彼端。入總統府。半小時後。忽覩濃煙一陣。木橋全部轟倒。住

屋之交通乃全斷絕。公府之地亦四面受猛烈之攻擊。顧四面悉係房屋。敵人又居高臨下。且使防衛者更無從還擊。余此時更囑衛兵將副官昇入一室中。爲施綑帶以止其血。余聞其喘息之聲。不禁淚下。顧彼猶以言慰余。謂此後時勢必有轉變之一日。數句鐘後。彼復喃喃請予電告其妻。謂其平安無事。是日由晨八時起。迄於下午四時止。我人如在活地獄中。空中炮彈橫飛。迄未稍歇。有一屋頂中彈而墜。是時余適離此室數分鐘耳。蓋當時遲一分鐘。不無性命之憂。余於是惟高聲禱祝而已。迨四時。中立之魏邦平乃遣一軍官來商降服條件。我等方面之人。第一即要求保護余之安全。但該軍云。來攻軍官非彼部下。且即其本隊軍官。亦不能約束。此層彼不敢遽應。正述此語間。外面大門忽被擊落。敵人蜂湧而入。我人遂將手中無彈之來復槍棄去。彼叛兵等繞我人於中。咸以利刀手槍相向。將我所帶之包裹奪去。旋即將其打開。隨之以互相之爭奪。當此混亂之中。余等乃混入二種兵士之中。其一即我人向外奔逃之軍士。其二即仍往內湧之敵軍是也。幸余此時得鮑副官之草帽一。及余夫之雨衣一。故得於混亂中障人耳目。未爲察破。及出大門後。又有軍隊從左面向人開槍。兩旁有人紛紛中彈倒地。此輩係掠劫省庫及稅關後。纔行到此。我人乃折向右行。彼輩復尾追。經二三條街始止。追時槍彈且續續發。後余足不能復前進。該二衛兵者原係拳師。至是乃各以左右肩夾持余而行。余則但求其速將余槍斃。免受磨折而已。我人所經過各街。屍首遍地。或爲民黨人物。或爲無辜良民。男男女女。腹破肢折。縱橫血泊之中。其中最奇特者。則有二人相

對相倚立於道左。當余經過其身傍時。始睹其目已瞑。蓋同時爲一彈所殺。各往前倒。互相支柱。未嘗仆地而已。余等仍往前進。忽道左一街。又發現軍士一羣。開槍擊余。衛士急囑余臥於街屍中。佯爲死者。迨其經過。復起急奔。衛士更囑余勿視兩旁屍身。蓋恐余睹此慘狀而暈絕也。過奔半小時。始無追者。余等乃奔至一村屋。入而暫避。屋中兩老婦恐爲我等之故而受波及。故騙余等出屋。是時余乃暈絕。比及甦醒。則衛士正以凉水沃余。老婦等仍促余出屋。其一且以言恫嚇。謂其子亦在軍中。如我不行者。彼將召其子捕余等去。衛士之一。至此乃出屋探視。適又有一槍彈飛過。屋中之衛士乃急闔其戶。謂該衛士已中彈死矣。迨此後三日。余復見該衛士等。始知其幸未死也。當槍彈稍停後。余乃喬裝村婦。衛士則飾一工人。同覓出路。余在道乃復檢得破籃一。及菜蔬若干株。因挈之以行。旋至一我黨人之屋中。即在彼度夜。是屋於晨刻。因黨人受軍隊之疑。受被檢查一次。固非業主。顧余以足不能復行。是日至死亦不願離此。外間槍聲呼聲。徹夜不絕。嗣後更聞兵艦砲聲。始知吾夫幸猶健在。翌晨余仍飾爲村婦混入沙面。由此登船至廣州耶教學校。途中時見滿載婦女及貨物之船經過。此皆爲叛軍之俘虜品。此後并聞有婦人一人。面貌似余。爲軍士擒去。刻仍在陸軍監獄之中。余離廣州幸早一步。蓋吾人度宿之屋。復於是日下午被搗。迨是夜傍晚。余始見余夫於軍艦上。彼此重逢。均覺出於意料。余後復回至耶教學校。年邁之伍老博士。乃前來慰問。余旋即仍喬裝赴港。內有我子爲伴。乘大洋丸船抵滬焉。

第八章 海軍還砲轟擊叛軍後之情形

第一節 十七日之省河軍事

孫大總統既避叛軍之兇焰，退居兵艦，而叛軍以謀殺未成，心猶未甘，復謀向軍艦襲擊。是日有大隊叛軍先在長堤一帶密佈，另由小數叛軍分駕三等巡河兵艦直駛出白鵝潭外，發炮轟射，意圖刦奪楚豫永豐永翔豫章等艦。於是海軍艦隊爲自衛計，不得已而發砲還擊。當將叛軍之艦一艘擊沉，時爲十七日下午一時也。至是水陸各叛軍更紛紛以巨砲及步槍擊射，一時砲聲隆隆，槍聲拍拍，直至三時許始息。迨五時許，砲聲繼作，駐東郊之叛軍復施放開花砲，向省河艦隊轟擊。彼我互戰移時，火力極爲猛烈。維時市內商民難免受驚，況各街要隘密布叛軍，如永漢馬路南頭（即大南門舊址）有多數叛軍握守，不許行人前進。惠福中路馬鞍街口亦然。其他貼近駐紮軍隊處所之路口，更嚴密握守，不許行人通過，交通遂完全斷絕。人民恐慌愈甚，嗣以駐沙面領事之調停，海軍先停止發砲，叛軍亦不得不暫停作戰。然叛軍又別有所圖，由叛軍總指揮處特遣第五路鍾景棠所部第一統領羅應平率兵四營，以機關槍大砲掩護渡海，直抵士敏土廠，襲擊陳策李安邦所部海防游擊隊。劇戰半小時，其附近某火柴廠之少數福軍遂被其繳械。同時兵工廠及製彈廠原有朱卓文派駐軍隊一排守護，以叛軍逼迫，亦自行退去。叛兵竟將公私物件搬取一空，機器亦拆毀甚多。黃沙許崇灝節制之軍隊，於中午時又被葉舉派隊繳械解散。叛軍之排除異己，可謂至

矣。時孫大總統不得已。又於十七日下午。乘海圻兵艦由省河駛向黃埔駐泊。再避叛軍之襲擊。不料是日夜間十一時許。廣州市上突有飛機一架。迴翔空際。至十八號下午一時許。復向市上環繞一週。則係叛軍再謀襲擊海軍。幸海軍防守甚嚴。叛軍乃不得逞。然叛軍既抱一不做二不休之宗旨。甘犯世界上之大不韙。而孫總統雖得暫駐黃埔一時。遂仍不免再爲所迫矣。是役也。商民爲砲火所及。損失自多。但海軍之砲雖係還擊叛軍。直向白雲山燕塘一帶叛軍之駐在地擊射。仍慮偶或不中。不免殃及無辜。故所發均爲實彈。況海軍早料叛軍必將襲擊。則至不得已時。或須還砲抵禦。不免殃及市民。故先期曾由北洋海軍司令溫樹德。廣東海防司令陳策。宣言擁護孫大總統。而通告住近叛軍地點之商民。刻日退出。以免玉石俱焚。其保民之心。尤如見矣。而叛軍則否。所發均係開花砲。且漫無標準。四向擊射。故商店多毀於叛軍之砲彈。誠不知其居心何似。必欲殲居民而後快也。最慘者。當叛軍之發砲最烈時。有廣記輪渡。適由鄉來省。載搭客數百。方謀泊岸。而市內叛軍之一彈飛來。搭客之血肉橫飛者。乃不計其數。即長隄一帶行人。以走避不及。亦傷斃甚多。吁。亦忍矣哉。

第二節 廣州晨報之被封

廣州晨報。爲國民黨之純粹機關報。夏重民君所創辦也。亦於十七日被叛軍封禁。而夏君則已於叛軍變亂之夕。由陳炯明密令楊坤如飭所部營長楊啓明。率隊前往廣三鐵路局。將其逮捕。桎梏

備至。而於局內各員司。所有銀物。亦搜掠一空。近傳夏君有已被害之訊。且死狀極慘。雖未十分證實其說。但陳氏既欲得之而甘心。及既得之。自不輕輕放過。考夏君所以招怨之甚者。即緣晨報所紀粵軍略歷一稿。對於陳氏之所爲。殊多責備。而當北伐軍改道由桂返時。夏君并派車往接。亦深爲陳氏所惡。故以晨報之揭發奸謀。而遷怒於夏君。復於夏君就捕之後。而并封禁晨報也。幸晨報編輯人等。早已避開。故當大隊叛軍前往該報搜查時。已無所得。祇將營業部之所貯存。席捲而去。尙有該報排字房之學徒某。於叛軍搜查時。適自樓而下。爲一叛軍喝止。遍搜其身。只有銅元四枚。亦爲攫去。夫以零星之數。尙欲得之。則其擄掠姦淫之慘。詳見下章。固無足怪也。雖然晨報之被封。亦無足異。叛軍尙不知有黨魁。疊謀殺之。則於一黨之機關報。又奚能容其存在耶。

第三節 購緝總統之加賞

陳炯明以圍攻總統府殺總統不成。砲擊軍艦。又被其還擊。總統且乘艦駛往黃埔。其計劃節節失敗。而欲置總統於死地。亦勃興未艾。先是會由陳氏懸賞十萬元。購緝孫大總統矣。至十八日鍾秀南更奉炯明之命來省。主持某一方面。即開會議一次。先支配叛軍將領地位。將以洪兆麟爲軍長。李雲復爲師長。李爲此次主張攻劫公府最力之一人。并自告奮勇。故酬以師長一席。旋即議加賞拾萬圓。以購總統。於是大總統之頭顱。竟值至二十萬金矣。說者謂袁世凱前曾通緝孫大總統。懸賞亦不過十萬元。今叛軍竟倍之。可知其作虐更甚於袁氏矣。然而陳逆總統夢方酣。自應如是做。

法。則亦無可怪也。

第四節 電乞北洋海軍助攻之無聊

陳炯明雖加賞購緝總統。終慮未能急切辦到。而海軍既擁護總統。則再謀襲擊。海軍仍還砲抵禦。慮不能勝。念非先去海軍不可。於無聊之中。忽作非非之想。乃電乞北廷速派北洋艦隊南下助攻。無如北廷以北方海防吃緊。未能分力助戰。婉詞謝絕。據由滬來某北派海軍人物所談。則稱海軍向持南北一家主義。即使事南事北。處處不同。亦能互相維繫。決不肯如陳逆之同室操戈。行同梟獍也。但陳氏雖不如頗。一面尙運動前被革之海軍人員在香港設機關。分頭賄誘駐黃埔各艦官兵。該機關以林永謨爲主任。魏子浩爲參謀。而供給費用者則陳達生。陳覺民等。然以各船官兵深明大義。計不得逞。遂復變計。以武力解決矣。

第九章 陳炯明縱兵姦淫擄掠之罪惡

第一節 廣州東南關店戶被搶之通電

吾今欲述陳炯明縱兵姦掠之罪惡。苦於無從着筆。蓋叛軍之姦掠範圍至廣。而事實又至多。不知從何說起耳。無已。姑以廣州東南關店戶被搶之通電爲首。以次及之。吾述本章。吾蓋不知爲被害者陪多少傷心之淚也。哀哉。電云。廣東報界公會。省議會。粵商維持公安會。各界維持和平會。自治研究社。九善堂院。各報館。廣東總商會。廣東商會聯合會。北京廣東會館。分送各同鄉京官。上海廣

肇公所。香港報界。東華醫院。華商總會。澳門鏡湖醫院。各團體鈞鑒。本月十七日午刻。粵海軍發生衝突。砲聲隆隆。廣州全市店戶。猝聞變故。不及預防。祇得閉門停業。詎忽被大幫賊軍。紛向各街店戶。持槍闖毀。自午至夜。挨次洗劫。所有銀兩貨物。傢私器具。搜搶一空。其笨重難移動者。搗毀無餘。計東鬼基。永曜坊。小東門。三角市。清水濠。糙米欄。定海中約。石基里。東堤。東市街等。被劫共一百二十八家之多。失賊值二十四萬五千零八十一元五毫之鉅。現被劫各店戶。財物盡喪。恢復維艱。負欠賬項。清理無望。直接被劫者百餘家。而間接蒙損及連帶失其生活之憑藉者。數當百倍。商場凋敝之餘。經此創鉅痛深。勢將一蹶不振。而緝堂等不爲載道餓殍。亦必爲負債罪人。慘苦情形。罄竹難盡。諸公關懷桑梓。對此當難忍然。用敢聯懇設法維持。併據情代達當道。酌予補卹。俾免轉填溝壑。不勝待命之至。此叩公安。廣州市東南關被劫店戶崔緝堂等一百二十八家同叩。謹將各街被劫各戶失賊數目。開列清單粘呈察核。計開。永曜坊。廣行號一萬一千五百元。利通公司一萬一千元零六毫。天泰號七千七百元。雲香號六千五百元。永昌押六千元。潘榮昌六千二百元。人和號五千二百五十元。廣昌號六千元。瑞記號五千八百元。啓昌號四千元。黃森記二千四百元。廣生祥一千二百元。東昌車衣一千七百元。胡榮昌三千元。賜利三千九百四十元。新漢興二千元。廣安二千六百元。生昌盛一千二百元。粵東一千二百五十元。東昌故衣店二千元。李三記一千四百元。和記一千二百元。萬昌滉一千五百元。英華一千二百元。南和九百元。東機七百五十元。永興祥六百五

十元泰豐三百五十元。西成七百元。黃合記七百八十元。義生五百八十元。曾勝昌六百五十元。袁道館五百元。李東和四百四十元。黃宅四百元。東記二百六十元。炳記二百四十元。合隆三百元。福昌煙店二百六十元。廣致祥三百元。陸義記二百五十元。保生堂二百四十元。祥益二百元。陳森記二百元。養元堂一百八十元。黃大和一百五十元。楊宅一百六十元。張東和一百七十九元。成聚榮一百三十元。陸清記一百四十元。東香一百二十五元。生隆一百廿三元。瑞泉二百九十四元。有和一百五十元。廣禎祥一百二十元。泰昌一百元。廣生堂八十元。奇和八十元。李微卿五十五元。永祥二萬二千元。公益一千元。惠然一千四百元。三合利七百元。常記五十元。立記一百二十元。裕綸五百二十元。新豐三百四十元。福棧五十元。寶和二百六十元。東昌押一萬一千二百元。生記二百元。合共七十一間。該失贓一十四萬一千二百元。小東永安四約。東利三萬一千八百六十五元。榮泰八百七十六元七毫。有豐三百八十元。永利七百元。東昌一百一十五元。華昌四千八百元。森發二百五十元。泗合隆五百三十元。同順二百六十五元。壽延齡八十元。同孚五百元。美心七百四十元。晉興隆六百五十元。廣榮八百五十元。公棧七百三十元。逢源二千一百五十元。合共十六間。該失贓四萬五千二百六十一元七毫。三角市。原安五百三十元。德麟昌七百二十元。東盛隆一千一百零五元。天福堂四百元。惠隆一千一百五十元。金玉七千七百三十元。衛生藥房一千三百五十元。祥發四百四十元。永萬六千七百四十五元。廣茂香七百二十五元。合共十間。失贓一萬九千八百

二十一元五毫。東堤樂記九百五十元。瑞利四百五十元。冠粵一萬一千四百六十五元六毫。另商團槍一枝。合共三間。該失賊一萬二千八百六十五元六毫。石基里。牲興一千九百元。祥綸七百三十元。兆豐二百一十元。大生一千五百八十元。合共四間。失賊四千四百二十元。清水濠。人和堂一千九百五十七元七毫。裕興一百一十元。傑棧一百六十六元。陳義興一百一十元。富寶樓二百一十元。廣昌二百五十元。利民興一百三十八元。長興二百八十五元。泰生和一百四十五元。合共九間。該失賊三千五百二十一元五毫。糙米欄利棧五百六十一元。和棧一千二百九十一元一毫。萬盛一千零五十元。新昌六百三十元。昌棧三百六十七元。啓源九百二十七元六毫。國順利一百三十五元。利昌八百四十元。天福一百三十元。德安四百六十元。合共十間。該失賊五千三百九十六元一毫。東市街。胡宅九百四十元。該一間。失賊九百四十元。定海中約。陳仲池六千五百元。富記九百六十五元。以上二間。失賊共七千三百六十一元。以上九街。一百三十八家。該總計失賊銀二十四萬五千零八十一元五毫云云。此次搶掠之巨。誠爲廣州市空前未有之創聞。然而前者無論矣。後此蓋尙興未艾也。此亦陳炯明治粵成績中之彰明較著者歟。噫。

第二節 叛軍何故搶劫

「叛軍何故搶劫。」此問題若至呆笨。吾知均可脫口而答曰。既係叛軍。那不搶劫。或則曰。陳炯明特使其搶劫耳。然而陳炯明又何故使叛軍搶劫。則有下述之二原因。其構成却甚奇也。（一）此次

陳炯明稱叛。原係用一種高壓手段與金錢運動。此等計劃。已蓄謀於一年前。年來粵庫雖窮。但得省立銀行之接濟。亦頗能週轉。故於每月軍餉。儘可盡行發清。乃陳氏用其私人吳小銘握粵軍總司令軍需處之職。盡將所發該部下各軍餉項。匿不交出。以欺騙各軍隊。而留今日之運動費。故各該軍中之高級軍官。純爲金錢運動。而爲其出死力。各軍士中雖有明大義者。欲不贊同其自殘政策。而爲其高壓手段所驅使。亦不得不用命。(一)叛軍將領亦曾出示禁止搶劫。而搶劫愈甚。且未出示禁止搶掠之前。被搶劫者頗少。及出示禁止搶劫後。叛軍居然大搶特搶矣。蓋其出示禁止搶劫者。即命其搶劫之意也。曾見叛軍攔截一少婦。遍身摩娑。行人急避。以爲該叛軍當衆路上。行不可告人之事。後見該叛軍在該少婦下身搜出軟小皮包一個。內裡想係貴重首飾無疑。適有一叛軍軍官過。見該叛軍解開小皮包察視。即問其何得有此物。該叛軍云。這是老總恩准的。該軍官乃無言而退。嗣探知其內幕。緣陳氏於謀亂之先。已有與軍士約。允其大搶三日。爲謀殺總統之交換條件。並以示優待之意。軍士自益奉命維謹。雖後此疊搶不休。已逾三日之限。但亂命既出。叛軍且反唇相稽。亦何法以強制之。故雖出示禁搶。而搶愈甚。說者更爲揣其意。或者叛將亦在分贓之列。見商民始以被搶故。防範甚周。將無從再搶。乃出示禁搶。以弛商民之防。使叛軍得狂搶之機會耳。至於就(一)而論。叛軍之薪餉。既被剋扣。實亦預爲後來使其搶劫以補償之之意。知乎。此則叛軍何故搶劫。固又至有趣味之一問題也。然而粵民苦矣。

第三節 搶劫情形之彙述

(一)被搶情形之各面 珠光新街四十二號。突被叛兵十餘人。入室搜掠。打開劉兌箱篋。檢去省銀二十二元。港銀二元。省券八元。並刺傷劉兌手部。當經所謂聯合巡查隊會同段警追捕。捕獲叛兵黃狗一名。搜出原贓。提回府學宮。訊據供稱。充第四路二連二排兵士。西關慶雲新街朱宅。被叛兵多人。由瓦面落下。意圖搶掠。該宅婦人。登即疾聲喊救。警察聞聲集隊馳至。叛兵四散紛逃。當遣獲一名。帶回九區一分署。訊據供名李勝華。現充某警備隊兵士。駐於華林寺內等語。小市街有某金鋪。被叛兵十餘人分頭入內搶劫。失贓甚巨。中有不服與之抗拒者。即享以刺刀。以示威嚇。其凶殘有如此者。東門口得雲茶樓。有叛兵數輩前來品茗。於會帳時。竟拔出槍械。將其櫃桶內洋銀半元。掠去而逸。打銅街某銀號。着伴托銀三千九百五十元往十三行。詎甫至街口。即被叛兵攔截。行搶。該伴叫喊。商團立即出隊關圍。與叛兵開槍劇戰。將銀截回。並拿獲叛兵一名。五仙門口某飯店。有叛兵數輩。前後小酌。膳畢不給值。并拔槍指嚇司事。將櫃內洋銀數十元搶去。惠愛路泰豫隆雜貨店。被叛兵闖入。出紙幣數十元。勒令十足兌現。店東無法相拒。卒被搶去現銀十元始去。惠愛路星記洋貨店。亦被叛兵光顧。勒令十足行使紙幣。且被搶去數元。西關同德大街順祥米店。有兵叛三人。前往行劫。幸該店各伴。類多精通技擊。且對於自衛。正在積極進行。見此輩蒞臨。乃齊起與搏。結果亦獲一人。凡此所述。不過舉其大概。可見一斑。若就東南關商戶被搶之通電觀之。更爲可駭。

矣。然亦祇其一斑。若遍紀之。則紀不勝紀。即罄竹亦難書也。至於各機關之被搶。如中國銀行。雖曾由警區加派特務警察把守。而亦被叛兵數十。從後門撬開。蜂擁而入。將所有行內公物。及辦事人銀物。搜搶一空。警察又奚奈之何。廣州之搶劫銀行。實以此次陳氏所指使之叛兵爲始也。有東門之警察第四區分署。亦被叛兵擁入。飽掠之後。并收繳槍械而去。他如市政廳。工務局。衛生局。又無一不被搶毀。此中雖亦有在叛軍方面所目爲孫派者。故意搗毀以洩憤。但此特其因而搶掠則其果也。尙有於搶掠之後。而并殺人者。如高第街之許應驤住宅。被搶後。并將婦幼婢僕等悉行拘去。而當場則槍殺二人。（凡屬國民黨員。被搶而復被殺者亦多。）若總統府則於搶後放火燬之。既迫總統於兵艦。并此虛有其表之府第。亦付之一炬。不下此澈底的決心。無以見叛軍首領陳炯明的權威也。計被搶地點。除東南關及上述各地外。而省長署前社仁坊內之洋樓住屋。被搶後。門窗板壁。悉毀折無遺。其受害亦酷。清水濠至小東門一帶。及大小北西濠口老城等處。殆亦洗劫一空。間有一處被劫至三四次者。又所恒有。若行旅之被攔搶。或且劫及僅存數仙士之貧民。則猶其小者耳。

（二）叛軍搶劫之步驟 搶劫亦有步驟。或叛軍之特別訓練所致。寧非奇事。然叛軍搶劫之所爲。確井井有條。殆較其作戰時爲有秩序。其對於商店。除已開門即闖入強搶外。凡知機而閉戶者。則先聲稱購物。雖不足以使人信。意則謂先禮而後兵耳。商店若不遽開。則用槍枝撞破店門。以刺刀

從破處塞入。以示威嚇。及店中人避而他往。然後入內。從容搜檢而去。然使不得貴重物品。未嘗所欲。則亦從容拉店中人出。詢以貯存所在。覓得而後已。稍與抵抗。則無幸矣。其所爲。務至快當。以便再搶第二家。方不延擱時間也。其入民居之方法亦同。惟目的稍異。遇有婦女。不免連帶奸淫。只取細軟銀錢。而笨重傢伙。不能携取。又必摔毀稀爛而後快。不知其是何用意。或係叛軍行搶之一定規矩。則不得而知也。至於對待行人。編者有友五人。於亂變時。由粵來港。而被搶者則有其四。其一以巧於走避。尙得倖免。然疊被叛軍追趕。已飽受虛驚矣。至據被搶者之四人所云。謂行抵南關礦務局時。便有叛軍十餘人。當前遮住。聲稱「睇吓」。衆不敢前。便止步以俟。叛軍乃先將各人之手腕握住。有戴手鐐者。先將其除下。放在高及胸際之肚兜內。而後乃向腰間摸索。倘有所得。即喝令解下腰帶。將所有傾倒而出。仍納於肚兜中。再乃及於胸際襖底。有戴帽者。并揭去之。將帽反覆檢視。在身上搜尋既竟。始更迫令開箱。貴重之物。自予取予携。粗布衣服。雖棄而不取。但亦必四散拋擲。人以爲可以拾取而去。顧叛軍以恐耽擱下帮生意。又舉鎗作欲放狀以示威。或則就近擊以槍托。遂多亦不敢取回。只得任其狼籍滿地而已。蓋叛軍兇狠之性。必肆其殘虐而後快也。其搶掠步驟。是亦先後有序。友人等既被搶後。有尙見其相率而入門內。再進視之。則赫然第六旅之司令部也。查該旅係翁式亮所率。翁之所部。均係土匪收編。故其兇很加甚。而當此紛亂際。乃露其土匪真面目也。惟其他叛軍之行徑。亦無一非土匪之變相。特翁之所部。肆虐情狀。則爲我友人所目睹而

身受耳。餘則受禍者。或有過此。亦未可知。其將要行搶之前提。必趁炮聲或槍聲發作之後。或故意先放槍數響。蓋使商民匿居不敢出。而後肆所欲爲。無所逃避。搶後對於所得各贓物之處置。亦有足述者。大抵其金飾等物。恰合男人所用。則多裝飾於身上。故當時叛兵有手戴金戒指。多至三四枚。亦有御金手錶者。可知其所入之富。而平民受禍之亟也。顧叛軍將領雖見之。若無覩者。絕不詢其來源所自。此即前節所述。默許而又提倡之也。若細軟衣物。或較爲值錢之器具。又設肆當衢。賤價而沽。當時過東南關等處。則遍地皆是。但亦有椅檯之屬。當街叫賣。此則或得於已經闔無守者之衙署。或來遲一步。而貴重者已爲捷足先得。則不得不思其次。亦算不虛此行。慰情勝於無也。尤有可笑者。有時下級之叛將。亦執行其軍法。每見叛軍搶有貴重物件。乃勃然大怒。而將該叛軍槍斃。見者或爲稱快。而不知其一念之私。乃爲己張本也。蓋叛兵既斃。而贓物遂爲所得。曾見有一連長。槍斃叛軍。但未幾連長又爲一營長槍斃。則加以縱兵搶掠之罪。蓋亦如法炮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耳。叛軍之爲叛軍。誠無奇不有也。

(三)商民被搶之態度 商民伏處於叛軍暴力之下。對於搶掠。雖敢怒而不敢言。但於事前將銀物移存他處。事後逃避外。而仍表示消極的之不滿態度。各商店固已停止交易。尙能說明所以停止之故。係爲不堪叛軍之搶掠所致。蓋於店門之前。多有揭貼。頗不同其詞句。而其受害則一也。茲彙錄之。亦叛軍之成績對照表也。迫近惠州會館之東鬼基街各店戶皆以白紙寫「慘遭搶掠。暫

「停交易」等字樣。粘於門首。觸目皆是。由南至北。無標貼者。僅有二帝廟。瑞合棧。（此舖門首蛛網密布。疊有缸瓦數十只。）福壽全。廣德壽。（兩間係棺材舖。）正合米篩店。及廁所數間而已。間有特異之訴語者。（一）第七號門牌云。一夜數劫。銀物兩空。交易暫停。豈不慘痛。（二）十七號門牌云。貨物一空。見者可知。（內便只有空架。）（三）八十五號瑞記金銀找換鐘表洋貨店之南便舖面。掛有告白一紙云。本月（七月）廿二日下午四打半鐘。被匪劫至晚下一打兩個字。盡被搶掠。銀貨衣物一空。暫停交易。東便舖面告白云。本月廿二日下午四打半鐘。匪徒由瓦樓放槍威迫。所有銀兩貨物。肆行搶掠一空。恢復無期。交易莫問。未幾又換掛兩告白云。銀物兩空。停止交易。而復業無期者。其慘狀不堪言耳。（按以上均照錄原文。）（四）廣禎祥店云。有無損失。見者可知。（此紙貼于店門破爛處側便。）（五）廣昌銀號。大書被劫七次。（六）和記金豬醬料海味雜貨店。大書被劫五次。（七）永祥紗羅布疋店。及李三記鐘表店。則書明被劫後。遷徙他去。從門隙窺之。則破碎之物。狼藉滿地。自此北行入小東門。抵永安街東利紗羅布疋店。見舖門破爛。亦貼有四言一紙。其言固慘。其意亦深。行人過此。無不佇立一看。看畢。則搖首不已。其言云。「慘被搶掠。交易他往。我等商人。受此遭劫。告訴無門。聽天主意。」此外各街舖戶標貼者。俱大同小異。錄不勝錄矣。而東西堤各商店之防止搶掠。則頗異其方法。或於門外貼出（生電危險。切勿近前）等字。或則懸出前經廣州英領事葛福舊佈告一紙。大要謂某某公司。曾在香港註冊。為英國公司。無論軍民人等。不得干涉云云。

若一般居民之搬運行李。相望於道。尤以東北居民爲甚。率多以香港爲安樂窩。但其奔避時。扶老携男。披髮拖鞋。其情形亦極狼狽。當時每一省輪到港。殆均無隙地。港地旅館住屋。尤有人滿之患。亦可見不勝叛軍之苦。而逃難之衆也。其有留者。則注意於街道閘門之修復。原無閘門者。亦趕緊以竹木臨時支架。以備不虞。而貼近馬路者。尤爲忙個不了。其他有懸掛洋旗。或書西人住宅等字。貼於門首者。亦復不少。最奇者堤岸之電燈局。往日原掛有五色國旗。忽行除下。改懸美國旗。該局固爲華人物業。竟賴外國旗以避禍。亦太可憐矣。其他各衙署職員之住宅。則由該管叛官發給紙條。上書「本部職員住眷。各友軍毋得擅進騷擾」字樣。并加蓋印信。使標貼門首。藉資保護。其意又不啻說明除此之外。則任其騷擾耳。使非然者。各該住宅得叛將非正式之字條。尙可資以保護。何以皇皇之禁令。而不能止叛軍之搶掠。且反以加甚。則可知有以縱之者矣。

第四節 節婦被姦自殺之遺書

吾人且述叛軍姦淫之罪惡矣。顧叛軍優爲之而吾述之。則殊污吾筆墨。但念如節婦張氏。因被自殺之可憐。不表而出之。將無以慰幽魂。茲乃錄其遺書。於以見叛軍造孽之一斑矣。廣州某女校女教員張某。南海人。原係老城某富戶孀婦。早喪所天。撫育遺孤。矢志柏舟。已歷七稔。近因全家財物被劫一空。衣食無靠。且半世守貞。一朝喪節。力難抗拒。心倍痛傷。竟乘家人不覺。懸樑自縊。嗣由其家人檢出其親筆遺書。一字一淚。令人不忍卒讀。其原書云。萱兒收看。汝母年十八。即適人。翌年即

生汝。僅三月而汝父去世。臨終時。謂財產足撫養。萬事有汝祖父母負責。囑予勿過憂慮。惟善撫育。汝至成人。則我心慰矣。詎不三年而汝祖父母相繼去世。財產耗去過半。一切家政。全付予身。且汝自幼多病。瀕危者屢。支撐料理。心力俱瘁。予此時所以茹苦含辛。不以身殉汝者。原望汝他日長成。有個好處。不圖事與願違。禍從天降。前日吾粵變故猝生。走避無地。汝家財物。被劫一空。汝母清操。橫遭污玷。當時雖於無可抵抗的場合。皇天后土。汝祖若父。諒亦鑑原。惟含羞忍辱。有何面目見人。況當此武力世界。強凌弱。衆暴寡。劫殺奸淫。慘無人道。耳不忍聞。目不忍見。就令今日倖免。難保明日不罹其害。故不如速死之爲愈也。雖然。予一死有負汝父之托。至今吾嬌兒零丁孤苦。無所依倚。予之罪深矣。幸兒頗有自治能力。予雖死。予目瞑矣。但望汝珍重自愛。立志求學。如所學畢業後。即當投身軍界。免受人欺。時時雖念汝母今日之死。爲強徒而死也。兒其勉旃。嗚呼。予死矣。予別兒去矣。兒乎。其知汝母之痛苦乎。母張氏遺書。按叛軍之行姦。每於行搶時而連帶及之。前已說過。乃及其甚也。竟當街行淫。無所避忌。廣州若不幸亡於他國人之手。尙不至如是之對待粵人。即野蠻之民族。亦將無如是其甚之怪現象也。不謂竟於叛軍見之。吾述至是。吾心滋傷矣。有曾見叛兵數人。在海珠戲院前。逐一少婦。上下其手。少婦大哭。奔至電燈局前。下體已鮮血直流。路人爲之髮指。未幾復有叛兵二人。在府學西街截住一瞽姬。即按諸地下。將下衣扯破。強姦之。該瞽姬雖拚死與糾纏。且大喊救命。聲如宰猪。終無敢前爲救脫者。卒任其輕薄而去。其他諸如此類。更不一而足也。

第五節 北江空前之浩劫

上述者。猶是就廣州一隅而論。若北江方面之被叛軍擄掠姦淫。更爲前此未有之浩劫也。變亂之翌日。翁式亮即派團長黎生。陳德春。派團長陳家威。楊坤如。派團長某。各帶軍一團。由西村站拔隊至新街。沿途搶劫。及抵連江口。該處附近商戶居民。無不被搶。十七日至英德城。沿江一帶四十歲以下婦女。則無不輪姦。肩負小販。亦被搜一空。英德城商店數百家。門戶無一完全者。十八日至烏石。強將鄉團槍枝收繳。鄉人憤不能平。互相聯合抵抗。槍斃叛軍不少。卒以衆寡不敵。叛軍盡將鄉團掃滅。又焚去民居數百家。即幼女小童。亦慘遭焚殺。稍有姿色婦女。均被白晝宣淫。先是韶關大本營。因電報不通。車路斷絕。來往。已知消息不佳。急將軍實全數解往前敵。胡文官長漢民。即下令遷往南雄。故叛軍行抵韶時。僅將商團并縣署游擊隊槍枝繳去百餘桿。曲江縣長亦被拘禁。大本營尙無大損失。乃叛將縱兵搶劫韶城。一日一夜。全城商民人等。除身穿粗爛衣服外。所有財物。殆均被搶去。未聞有一家一人倖免者。河西西醫院英國人某親對翁式亮稱。自到中國以來數十年。觀戰數十次。未有如叛軍到韶關搶劫之慘者。翁不得已。祇將在街擺賣贓物之軍隊撤回。實在叛軍兵士亦先與長官有約。如廣州然。凡到一處。必要放假三天。以便各發洋財。同時番禺高塘等處。於六月廿五六兩日。亦有叛軍到鄉。以銀紙買米等物。索用十足。各店願照時價伸算。各軍不允。後即起兵百餘到該處。用槍恐嚇。連劫全墟數百餘間。又將各處婦女強姦。至花縣等處。各當押商戶。

住家亦盡劫一空。并連捉婦女四五十口分頭輪姦。附近畢村三牙店蚌湖鵝湖等處各鄉之慘狀亦然。後各鄉上廣圍聯團二約商議聯合番從化花縣共二百八十餘鄉。各鄉民以不堪其虐。亦肩槍與叛軍攻擊。不料鄉民以衆寡不敵。又被斃命二百餘名。傷者數百名。叛軍更將鄉內各坟土及房屋焚燒一空。最慘者爲蚌湖鵝湖高僧人和新街畢村三牙店龍亭頭等處。焚燬殆盡。一望無涯。再據由韶逃難來粵者言。自十六日事變發生。省韶消息隔絕。竟至莫明真相。至十八日。叛軍進逼韶關之消息傳來。人心極爲恐慌。胡文官長林雲陔等則已先期離韶。向前敵出發。十九日叛軍已逼近英德。據英德軍站致韶關車站電調。昨由省來大部軍隊。將英德搶掠一空。凡不能携去各物。均搗毀無遺。爲數百年未曾有之浩劫。望韶州人民注意云云。至夜叛軍果分發列車。向韶州進發。至二十日。叛軍第五第六兩獨立。各來一部。初下車時。即排列放槍。以示威嚇。人民驚恐。幾無地以容。叛軍旋即分途渡河。由各叛將帶領。挨門挨戶。肆行搶掠。韶州全城。無一倖免。有一家搶至數十次者。大本營各職員。因風聲漸緊。均移至營外居住。然無不被其搶掠。一身以外。一無長物。赤身露體。科頭跣足。狼狽情形。不可名狀。各叛軍搶畢。即在市上擺設叫賣。古今中外軍隊之惡劣。未有過於此者也。至廿一日。叛軍仍在市上搶掠。下午翁式亮至。雖循例出一敷衍安民之告示。然叛軍搶掠奸淫。仍不少休云云。當時更有韶關難民。向大總統呼籲。請求派兵痛剿。茲并錄其原文如下。我韶偏居粵北。因內外交通不便。故與形勢無關。自滇軍鎮治以來。民氣驟起。人心依安。雖後駐軍數

易。幸無變故擾亂。乃此次省中局變。僅遭禍於我韶。韶民何事。受此荼毒。茲將該叛軍搶掠實証。以告諸邦人君子。查自省中政變後。抵韶關之叛軍爲翁式亮楊坤如二部。一在新街上車。一由增城繞山上車。行抵接近鐵路之街市。該叛軍即迫車手停機下車。入市搶掠。故遇江沙口轟石近路之處。均遭其難。市戶爲墟。搜索幾無餘處。據該部叛兵言。謂叛軍長官均以大本營固守韶關。不易攻下。若能奪得。准我等大掠三天。詎駐韶大本營人員。聞風早已移轅。叛軍乃得直入抵韶。入城後。即大肆搶掠。商店住家被搜無遺。甚至德國教堂亦爲蹂躪。嗟乎。同是粵省之人。乃縱兵害民之令。得見之於堂堂長官。豈視惠州爲父母之邦。於我韶關爲征服地耶。寇盜行爲。大肆洗劫。所謂救粵衛民者何如。舉目嗷嗷。不見慰民之諭。反獎盜竊之功。吾不知彼肺腑何在。若不早日誅除。較其長久盤踞。行見精華燦爛之廣東。必被若輩洗刮殆盡而後已。夫保粵之口血未乾。竟先荼民之令。衛安保民固如是耶。務懇我大總統速下令討伐。以救我民。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觀此。足爲叛軍罪狀之一鐵証也。又有黃陂金華林中將由省逃港。友人遇之於海旁。見其衣履不完。滿身塵垢。執友人手而呼曰。現在廉耻道喪。禮義滅絕。陳競存對我等情形。此仇不可不報。友人乃引入大東酒店。問其究竟。金曰。予在韶關大本營。十六夜。德人接香港電云。孫統總不知下落。急派人往粵漢車路。詎火車不通。英德間鐵路已斷。電報又不通。應料省城自變。十七午時。按湯廷光無線電云。海軍南來護法。保障人民。萬勿又炮轟擊省城。予即知省城已有戰事。胡漢民於十七夜率衛隊一百餘人。將所

存儲現洋。隨幫運往南雄。大本營粵人先行。所餘百餘辦事官長。均屬外江人。由參軍長呂超。軍事處長張學準。幕僚處長蔣作賓等。暫時維持秩序。又派人沿車路詢問省中情形。毫無的確消息。十九日。風聲愈傳愈近。始準備移雄。二十日清晨。陳家軍已遍布對河各山。正午。則渡河入城矣。予與蔣沈各人。原寄居德國教堂。兵未入城。即盡掠城外居民。予等見勢不佳。即歸德教堂。率兵來韶者。爲翁式亮兩團。楊坤如兩營。所有韶關商店。按戶搶掠。自街頭至街尾。無一家幸免。每家必劫至六七次。雖值數十文之物件。亦遭搶劫。奸淫婦女。隨地皆見。對於滇贛軍在韶關家屬。更爲殘酷。先劫衣物。再輪姦老幼婦女。無一人幸免蹂躪者。後侵入德教堂東偏。予居室。適當其衝。先將衣服搶盡。予跣足走入德教士室時。叛軍副官某。有妻室二人。亦寄住德教堂內。兵士狂捉婦女。該少婦亦狂奔入教室。予幸免此班暴兵追逐者。實該少婦爲我替人也。後兵士攻入德女學堂。德教士跑出。遇搶兵。則每人掌批數下。該兵見洋人來。急逃散一空。以一洋人而打散數百兵。真屬怪事。次日。由呂超見翁式亮。謂我等來助總統。原主張北伐。今成廣東問題。我外省人。不能干與。請備貲回省城他去。後由副官陳某與翁式亮舊識。領出護照八張。遂與蔣雨岩等乘車回粵。時韶城劫掠一空。予等不得食者已二日矣。車中遇葉舉副官黔人陳養初。知予爲黃大偉代表。又知蔣雨岩者在車。甚爲招待。并議予等一往白雲山見葉舉。予等滿口應允。其意知予爲黃陂人。又知雨岩在北京張勳復辟時。曾救黎元洪出險。彼輩自稱擁黎復位。南北統一。頗含有結好湖北人。見好黎元洪意味。予輩

對老黎感情如何。彼則不知也。予輩急欲抵省。亦漫應之。後陳某低聲問予曰。究竟前敵敗到甚麼地步。予曰。前敵十三日得贛州後。已抵贛州前面百一十里之萬安。陳曰。不要騙我。我在總司令處看見許多電報云。北伐軍敗回南雄不遠。予曰。幕僚處發出軍報。皆確實。且前敵告捷電報。皆在大本營可查。贛州確攻下。現我等返粵回家毫無關係。騙你何用。陳搔首曰。然則此次所作之事。又大錯矣。予亦不便問其理由。車抵英德。遇前在寧舊部。在一師爲營長者。送粥一罐。三人爭食。如獲甘露。車抵黃沙。陳養初即用電話告葉舉。葉請往白雲山。予等謂疲餓已極。暫寓西濠酒店。請明晨九時同往。陳養初即陪往西濠。述葉舉電話來意。將請予電勸黃大偉。請雨岩電勸許崇智。李烈鈞。毋率師回粵。代爲陳明意見。并請予往黃大偉前敵一行。予等皆滿口應允。且謂在粵省尙住一禮拜。翌日清晨八時。葉舉派專車來接。雨岩已跳入英國輪渡來港。予亦移入他友家。預備來港矣。就其所述。叛軍在韶之姦掠情形。愈益証實。而不誣也。

按當時韶軍慘無人道之肆虐。至於糜爛全粵。廣州有東南關商民之通電。韶州則有難民之呼籲。此外省內各社團報館。鮮有敢持正誼。而挾發奸宄者。惟廣州總商會之致葉舉一函。雖係間接據述。而非直接行動。但已差強人意。以視彼甘於伏處。寂然無聲者。有上下床之分。此亦厥後各社團附逆之肇端。而又陳炯明罪惡之一見証也。原函采下。逕啓者。現爲廣州市小東門東利號司事潘禮全等。具訴詞投稱。竊商店在小東門外永安街。門牌第九號。開張東利紗羅布疋生理。相安無異。

詎於六月十七日二時。軍隊乘炮聲隆隆之際。破店門入內。強將本店內銀兩衣物。搶掠一空。計共損失約值三萬元有奇。忖思軍隊。本以保護商民爲職志。今竟乘炮聲影響。人心惶恐。乘機入鋪。強搶軍紀何在。法律何存。素仰貴會維持治安。保護商界。懇請據情轉達當道。派隊查拿。追贓具領。以維商業。而還血本等情。計開失單一紙前來。查軍隊之設。原以衛民。值此事變發生。正當認真保護。以定人心。何以藉勢橫行。竟將該店銀貨。搜劫一空。殊駭聽聞。據投前詞。合亟函達台端。希爲查照。迅賜分咨軍警。嚴密緝拿。務獲究辦。并追贓給領。以肅軍紀。而維商業。是所切盼。（下略）

第六節 國會議員橫被搶辱之詳情

留粵國會議員。向寓長堤海珠酒店。大市路謝卓英故宅。士敏土廠三處。陳炯明以一陸軍總長。既不知有由國會選出之大總統。且稱兵謀殺。又寧容留所謂國會議員。故於叛亂之翌午。叛軍等由叛將率領。盡擁至議員公寓。一闕而入。翻箱倒篋。大肆搜劫。盡將細軟奪放懷中。意猶未厭。復聲言爾等議員。不去北京國會。留此何爲。今日即要勒令爾等離省。某議員答曰。我等保護法議員。不當北京議員。且我等復有家小在此。在廣東當議員。亦屬枵腹從公。豈輕易言離粵。叛將不由分說。但言無錢要你走。後喝令各軍士持槍押送各議員下香港輪船。不許攜帶一物。議員暨家屬婦女老幼。各僅穿隨身單衣。不名一錢。吞聲就道。甫離寓所。該叛軍等即盡將各議員箱籠什物傢私。用汽車多輛裝載。滿如山積。呼嘯而去。查是役被害者爲張大昕。盧元弼。高振霄。陳家鼎。蔡笑靈等。并眷

屬數十人。寄寓者拓魯生等十數人。抵港後。困頓不可名狀。幸總統府謝秘書長適到港。乃爲設法代籌旅費。暫救目前。各議員爲記者言。吾人自當議員以後。兩受暴力解散。兩受流離之苦。（九年爲岑陸迫散後在重慶被兵迫走）顧不過爲大勢所逼。個人身家。仍得安全退去。乃不圖在粵反受向稱護法之陳逆炯明之直接迫害。至於僅以身免。并受押解之辱。此真自有人類以來所未見之橫暴。自有代議制以來所未見遇之浩劫也。此等無法無天之舉動。縱有蘇張之舌。實無辯護之餘地。又有某議員泣述其當日被辱情形。更堪髮指。該議員云。余乃北省人。攜妻寓某公寓。是日該叛軍等到公寓搜劫時。盡將一切凡值銀一毫幾分者。皆取去。余再三哀懇。留些衣物蔽體。均遭呵斥。云你留得狗命。算你彩數。尙欲留財物耶。余同事某君持一上好皮袍價值百元者。含笑送之。請其勿擾其他物件。某軍官怒批其頰曰。誰與你笑。又誰要你送耶。自是無人敢發言。但任其欲如何物便如何物耳。搜掠畢。厲聲押令各議員及家眷婦女小孩僕婢出門行。某議員妻僅穿白綢衫綢褲各一。該叛軍某官某忽屬目及之。即云。你此袴尙新。須換與我。回顧所部兵士由掠得衣物中取舊布袴一條。當堂督令換下。諸君乎。當時難堪之情狀。余實不忍言。使諸君設身處地。其羞憤若何。真有不忍觀然人世者矣。無怪浙江議員祝震老。至三投珠江不死。抵滬即失常性也。彼軍如此暴虐。而我國會敗類副議長褚輔成尙電懇陳逆之弟陳覺民給費與各議員北上。嗟乎。與虎謀皮。固已不可。乞恩仇敵。尙復人世間有羞恥事耶。

又國聞通信社。亦有關於議員被搶之紀載。略云。賊軍叛亂後。在粵議員因受葉舉部下之壓迫。紛紛赴滬。據某議員所述。當亂作時。粵軍赴國會辦事處。搜得議員通訊簿。即派兵按圖索驥。凡議員寓處之財帛。盡數搶劫一空。僅容子身逃避。囊空如洗。去留兩難。上海方面。民黨某某二君。籌款匯至香港。分給議員。每人四十元。有家眷者。另加川費。始克成行。抵滬後。即至愷自邇路國會議員通訊處。擬暫行棲止。因無空屋可住。皆自覓寓舍。情形十分困苦。而某君所宣布被叛軍搶劫情形。則更爲詳盡。乃并錄之。某君亦一議員。據云。自六月十六日八點鐘。余起身出房。呼僕人具盥漱。見同寓高君在後樓梯側。與某君立談。余行經其處。聞「槍聲」……「開炮」……斷續數語。因停足詢之。高君云。昨夜二三點鐘。葉舉兵謀叛。攻取總統府及各機關。今總統已移駐軍艦。伍博士尙在省公署。不肯遷徙。誓以死殉職守。賊匪則正圍攻衛戍司令部。擬奪其械。散其軍云。語畢。即登樓去。立談處。適當拓君房門。拓君聞聲開門出。余見諸人散去。順便步入拓室。續詢此事。拓言與高略同。話未已。即有黃衣者三。手提長槍。腰橫肩交。皆子彈帶。脛裡行囊。背負雨笠。笠上大書粵軍二字。昂然入室。曰。爾等幾個人。拓君漫應之曰。四十餘人。彼亦不再問。即穿房跨出騎樓。向視一遭而去。余乃返室盥漱。三人者旋來。周視余室。見亂書堆案。意若不值一睨者然。有某君與余同住。彼揭帳視之。見其方熟眠。遂默然去。入對門蔡君室。蔡急起立。以禮待之。彼若不省也者。驀然問曰。爾有錢否。蔡曰。無有。曰。爾輩議員。每月數百元。奈何無。蔡曰。誠然。惟因軍費挪移國會用款。已積欠五個半月矣。安

得有錢。因就衣袋中取出銀包傾於檯面曰。予所有者。盡於此矣。其數約在十二三元。其一伸手攫之。其他一曰可爲少留與之。伸手者遂取其大半而去。予見其去。入謂蔡君曰。此大江湖所謂盜亦有道也。乃未幾而僕人來告云。彼輩入田君室。以槍指嚇其女人。索逼細軟。其女人答云。無有。彼即力引其臂。田君見其無禮。乃謂之曰。爾等無須如此。復語其女人曰。有何物。快出與之。財物細事。辱不可忍也。因盡得其首飾及小兒佩玩等物。復搜其箱篋。悉其所有括之。並湖南某地方公款作郵電費。寄入於田君處者。却掠以去。由是二樓三樓四樓五十餘室。以次挨搜。至於雇員夫役不得免焉。而有女眷者尤酷。先是彼初來時。即入進門大廳。北廳爲參議院議員董君所居。董君見其來勢洶洶。即呼僕人餉以茶煙。彼見如此。即不能不假裝人面。以相支持。俄而有所謂官長者一人來。其一姓賴名永忠。字清初。或云字漢初。河源人。余未見其名刺。未知清漢二字孰真孰僞也。又一蘇某兩人。一陰一陽。一柔一剛。大似從前儒學之對生員者然。賴云。奉陳總司令之命令。保護議員諸君。請即離粵北上開會。蘇則橫眉怒眼。責賴不應費辭。直云爾等數年衣食住皆取之我廣東。乃絕不爲廣東作事。如孫文免陳總司令職。並撤總司令。此乃總統違法。爾等何以不彈劾。今護法告終。奈何猶不速去。今限爾等一小時內離去廣州。兩人皆滿口客話。惟「烏你阿媽」一語。頗有三幾分似廣州語。因其每發一言。必有此語。前後陪襯。應用多則練習純熟故也。董君見其不可理喻。因商之賴某。謂住居數年。一旦他往。點檢行裝。一小時亦萬不給用。況有帶家眷者。妻孥大小。更爲煩贅。

可否稍爲延緩云云。此本極人情之事。萬不料其發生他故。孰知彼聞言即將計就計。欣然答曰。君言亦頗近理。奈我等奉令行事。不能自主。當爲諸君請示定奪。請少安勿躁。我即去就來。乃駕汽車而去。於是諸同來者紛紛登樓飽掠一頓。樓上搜盡。乃落下搜。董君之室。有一鐵箱。開鎖稍緩。即三枝駁壳。并向董君指逼。連呼「關——關——」各人錢財細軟。收罄羅淨。乃將董君閃緞被面。撕下裏之。諸事妥當。請示者適返。此真小說上所謂無巧不成書者矣。彼等入門。董君即指狼藉滿地之器物謂之曰。承貴長官盛意。尊重國會。尊重議員。乃今至於如此。欲我等北上開會。離廣州。今同人皆兩袖清風。一貧如洗。赴港川費。且無有。何論北上。由此地赴港渡車錢。且無有。何能赴港。同人等爲國事稍受窘辱。既非自今始。亦當無異言。獨爲貴總司令之盛德。暨貴軍之令譽。不能不深致惋惜耳。蘇仍忿忿不願。賴則假意敷衍。謂此事殊大不合。即喝令搜身。當對各嘍囉身邊取回大元小元（單雙等）省票紙數千元。女人首飾則一件無有。彼即持此贓款。請董君處分。董君云。此物初爲同人所有。余不能處分。今既被掠。何爲余所有者。今亦不能處分矣。彼再絮聒。則笑而不理。彼乃取捧大小銀兩。捧與董君。且曰。此足爲落港之資乎。其餘整者留之。散碎者仍分諸嘍囉。又曰。君積中灰鼠裘。此地買不得。可贈我乎。董君曰。余不肯贈人者。惟一命。今且不能定爲余有。其他更有何物不可相贈者。弟取之可也。曰。但得君諾。不必在此相付。代搬出去。與我可也。因奮身爲董君將行李檢出。諸嘍囉見之。以槍托觸其臀。他人之搬行李者。亦皆遭同樣之打擊。卒不能取出一物。蘇

君突靈夫婦。費數小時之力。僅携得一婦人手提之小皮夾。彼見有多人尙守候行裝不去。乃佯言曰。今晚定有戰事。我等奉令保護諸君在三點半鐘以前。當然無慮。若過此時限。則非力所能及。諸君請先落船。行李交我。我完全負責。隨後以汽車送來。萬保無虞。同人無可奈何。遂各光身赴港。同行後。有僕役在後。親見蘇某手持駁壳。押解四大皮夾箱向西而去。其他箱篋行李。則用汽車送至司令部中去矣。又有某君之僕。十九日由省來港云。親見惠州會館有皮箱皮篋數百。只平價發沽。然多有因無鑰匙將後割開者。既經破損。失其美觀。又恐買後仍遭掠奪。故價雖平買者仍寥寥也。當日同人首先落船者。彼猶派人荷槍押送。迨後彼詐稱代送行李。於是大家皆將行李收拾齊整。堆積樓下待運。彼等見此數百箱。即亦無心管人。惟有人想攜帶一草一木出公廨之門者。必遭槍托打擊。故各人皆空手落船。彼等見多去一人。即多一度之安心。因物主既去。則彼等可以爭得此物也。有某君之僕。着新鞋一對。亦被逼脫下與之。此海珠公寓被劫之實情。爲余一人所知者也。又聞住士敏士廠同人來港者言。彼處較海珠公寓尤甚。不特隻身出走。多無長衫。至有鞋襪亦脫去者。有某君夫人着縐褲一條。逼令脫下。商之再三。卒不得其允諾。乃於彼所搶諸衣服中。揀一舊敝男褲換下與之。始得了事。其他尙多。不勝縷述。因非親見。故皆略之云云。當時上海方面。尙有接國會留粵同人之一函。亦述被搶情形。函略云。陳炯明禍粵。逆跡昭著。其軍隊對於商民。禁止出入。且搶掠姦淫。無所不爲。至國會議員對於陳逆並無何仇。奈陳逆下令逐孫大總統之日。竟逐議

員出境。海珠酒店。士敏士廠。大市街三處。國會議員招待所。陳逆軍隊。則強逐強掠。所有行李。却去殆盡。欲當押一物。以作旅費。來港亦不可得。此等陰毒手段。袁世凱無此專橫。即張勳亦無此暴厲。舉袁張所不敢爲者。而陳逆竟擅行之。實屬無法已極。（下略）嗚乎。陳氏之淫威。乃至此耶。總之。此次陳氏叛亂。其所部之陳家軍。誠土匪之不若。編者曾晤一旅居羊城之廣西人。而熟悉兩粵情形者。據其所云。羊城自陳家軍叛亂後。其肆行劫掠。與姦淫婦女情形。實爲人民國以來。廣東歷次變亂所未有。其悽慘形狀。足令人怵目傷心。髮指眦裂。即土匪據南寧省會。當入城之際。尙能保守秩序。於公家物業與人民財產。毫不損害。且絕少姦掠之事。不圖廣東之陳家軍。竟有此舉動。實廣西土匪之不如。公論在人。誠不誣矣。

第七節 執信學校校長之報告

執信學校校長。於叛軍蹂躪該校後。報告經過情形云。本校地址。在粵秀山於總統府毗連。六月十六日上午三點鐘。天色未曙。校內諸人安寢未興。忽聞槍聲暴發。似在天字碼頭。繼而沙河馬路。黃沙西村各處。及財政廳前。機關槍步槍之聲。同時並發。諸人知有變。急起着衣。以備不虞。其時馬路及附近街巷。均有軍隊扼守。槍聲四圍。自遠而近。本校校長各職教員。深恐若任寄宿各生四散回家。途中必陷不測。故惟有集合諸生。在於一處。本校大門鐵柵嚴閉。加以鎖鑰。以防外人闖入。約四句鐘餘。總統府四圍。及本校前後。均爲槍林彈雨所密裹。飛彈所及。屋瓦爲穿。校長等急率諸生離

入校長室內。乃槍聲愈密。繼以施放大砲。聲震堂壁。望見總統駐蹕之粵秀樓及棧橋。頃刻之間。已被開花彈轟擊。火勢四熾。煙燄彌天。西南風急。火燄延燒。將及本校。當時危險已極。別無生路。既而粵秀樓倒塌。橋樓燒斷。本校幸免燎原。然大門之前。密屯軍隊。多向門內窺伺。意圖搶掠。諸人震恐無措。校長等祇能立定主意。無論何人。不准開放大門出入。所以學生家人有冒險到校來接者。概被拒絕。誠恐校門一啓。亂兵闖入。害及全校故也。校內本無糧食儲峙。交通既絕。僅能搜括廚中餘米。諸人各飲薄粥一甌。以待亂息。不料午後三點鐘左右。忽有亂兵持槍。將操場木柵毀壞。一擁而入。將中學宿舍所有衣物搶掠一空。其時宿舍已無一人。聽其飽颺。及亂兵踵至。將及校長住室。諸生急避往屋後。地狹人衆。擠擁不堪。祁君醒塵。霍君炎昌。挺身障礙。並再三向亂兵陳說。不能驚嚇學生。爲貴軍少留名譽。亂兵遂僅將室內衣物搶去。其餘儀器室圖書室。亦均被劫掠。黃君漢饒。陳君洛傳等。雖力與爭持。保全少許。然喪失已大半矣。是夜雷雨大作。道路阻塞。後聞汪君精衛之夫人。告知魏師長邦平。請其設法保全本校。魏師長以告熊旅長略。熊旅長有女。亦在本校肄業。乃發令制止。并通知他隊長官協同制止。亂兵始不再至。校內諸人始得無恙。於驚恐之中。度此長夜。十七日晨早天色已明。紅十字會員數人到校。遂將全寄宿學生保護出校。而留祁君醒塵。霍君炎昌。在校看守。諸生出校後。暫至博文美術學校。其有家者。分送還家。其離家過遠不能即還者。則暫寓博文美術學校中。此爲十六七兩日所經過之實在情形也。此次浩劫。除職教員及寄宿學生衣物。

外校內圖書儀器各項損失概數已過數萬。雖校內諸人幸保無恙。而校內經此一番破壞。非大家修補不能復振。諸發起人及辦事人無窮心力所構成之結果。遭此摧折。良可浩嘆。校長偕諸生至博文學校後。復同紅十字會員返校。見已貼有粵軍第二師獨立二營營部紙條。當由霍君炎昌與之交涉。無効。校長等乃將校內所有殘餘之物。只可以移出者。盡行移出。并由霍君炎昌託教育委員會陳君伯華以教育委員會名義。與該師旅長交涉。將營部遷移。交還校舍。關於本校善後事宜。初擬暫行停課。俟時局稍定。即可開課。將本學期功課結束。嗣以時局變幻莫測。始決議提前先放暑假。預辦下學年各事。此次本校雖經兵燹。惟敢信本校之生命與精神。不因之而喪失。且益將淬厲以求進步與發達。俟事變既定。本校各種損失。完全恢復。當將本校本學期如何結束。下學年報考。開學各事。以次宣布。謹此報告。尙祈察鑒。執信學校校長廖奉恩。籌備員汪兆銘等公布。

第八節 廖仲愷被擄勒贖

財政部次長廖次愷之被擄勒贖。其事固可怪。但一念叛軍尙不知有總統。復何有於廖氏。不過陳氏擄廖之方法。亦藉調和之名。而行其狡計。厥後遂變本加厲。而無所不用其調和之說。操縱自如矣。按廖次長於陳逆未叛之前。已知陳氏將不利己。無如陳逆假意特命鍾秀南約廖次長于十五日往惠州調停。廖次長不知是計。只知以大局爲重。遂于十四日入見孫總統。報告陳逆召往惠州有所磋商。十五早。即銜孫總統命令。搭八點快車往石龍晤陳。是日十時抵石龍。先赴第五路鍾景

棠司令部。擬約鍾秀南同赴惠州。而鍾秀南已不見。陳氏則由東路來電話。立將廖氏扣留。即交第五路司令部看管。陳氏之長途電話所稱。則謂恐省中有變。防碍君之安寧。特請君來暫住。十九日鍾氏即抵省。廖氏託其轉致住省眷屬。并派一家人前往石龍伺候。廖之夫人聞信。立牽子女往兵站部見鍾。鍾無以應。蓋其固與陳氏通同一氣也。廿日由陳派叛軍數名。將廖次長解回省城。廖次長則改穿白夏布長衫。雙手已加鐐銬。復乃安頓於熊略家中。監視極嚴。行動絕不自由。考廖之所被擄原因。則以陳氏要勒贖其六十萬金。以充軍餉。故即以此節而言。陳氏之主使爲亂。尤爲活躍紙上也。同時鄒鹽運使海濱。亦幾步廖之後塵。據其幕府某君述稱。當十五日下午。叛軍已下動員令。預備是晚造反。惟鄒運使尙未知之。是日下午尙向元首自告奮勇。前往調停。偕廣西省長馬君武同坐汽車。前赴燕塘。詎抵該處。方下車覓轎上白雲山。在道傍突遇叛軍參謀長張縣村獨自一人下山。張開口即云。運使來甚好。我粵軍欲君爲代籌五十萬元以應急需。鄒答稱鹽款爲公家款項。如果有款。有何不可。但現在安得有如許收入。縣村變色厲聲曰。我非欲君爲籌公款。但願君報効君之私款耳。言時左右顧。幸張無護衛。鄒立即仍踏上原汽車疾馳入城。即赴某廳避之。使當時張有衛兵。則鄒豈能免於擄勒哉。又聞廖仲愷當日午係在總統府開國務會議。散會時。始接陳炯明來電。請其赴惠。當時某君曾阻之。云叛軍方面。已下動員令。不如審慎。廖云。我信競存此電。斷不誑我。遂行。而不料竟爲所誑。惟總統離粵後。聞廖卒被勒去巨款。始得脫險。則於性命尙得無恙。

畢竟競存還誑不到底也。亦云幸矣。

第九節 惠州人之叛軍觀

叛軍類多惠州籍。則其對於桑梓。當有香火之情。而不加對待他處之慘酷。顧仍不然。據惠州公民所公佈叛軍駐惠之橫暴。而所受之苦。固與他處同也。特節略其布告如下。觀此。陳氏當不知其父母墳墓所在之地。更遑論其他耶。（上略）自陳炯明變叛以來。擁其可惡之叛軍。來我惠州。以爲對待孫大總統之地步。斯時也。我惠商民。受彼叛軍用紙幣之擾攘。陷罷市景象數次。而陳炯明即推彼乃免職之官。不能爲安民之力。陳之軍隊。又藉勢欺凌我惠人。稍於事不如已意者。則拳脚交加。至於婦女亦以拳頭對待。野蠻莫此爲甚。如天字街猪肉檯之件。如橫檳榔坊廣發源號之主婦。均十目所視。被陳炯明之軍隊（海豐人）拳脚交加。將致斃命。陳炯明曾言視賭如仇。乃所帶來之軍隊。公然在我惠最廣衆之大東門及鐘樓下開攤十餘檯。陳炯明之耳目。豈爲泥塞乎。陳炯明云。他係惠州人。但諸君須知陳並非我惠州人。不過爲我惠屬之海豐縣人。伊認爲惠州人。實害我惠州耳。蓋陳逆今日。作種種罪惡。將來必害我惠州。禍我惠州不淺。陳之認係惠人。益我民之事實未見。損我惠民之處已極達點。我惠商民。今仍被陳之所害者。舉目皆是。我惠民猶憶當日陳炯明未由漳州回時。廣西之劉達慶。爲本處之督辦。尙得我商民以正當保護。彼廣西人臨行猶將我惠州完全交回我商民。當日陳炯明之稱粵軍者。入我惠州。即行洗劫。於此不能不使我商民念念不忘。

於劉達慶也。論粵軍之李炳榮先生。伊雖爲客軍。但彼之湖南人尙甚爲規矩。李炳榮實亦秋毫無犯我民。惟陳炯明自駐惠州。帶來之叛軍無非是他之海豐屬人。其刁惡有甚於虎狼。其兇橫實今所僅見。所謂搭船不用錢。紙幣強使十足。每以紙一元買物一二先或一毫半毫。即強迫找續。我商家因此而虧本。不知凡幾。因之閉門歇業者。舉目皆是。請看今日之惠州河縣老隆慘淡之情形。令人心痛。陳炯明認係我惠州人。此種種皆彼之所賜也。須知我商人營業。都要本錢。如惠廣輪渡之營生。每日耗用百餘金之鉅。於收些少水脚。亦是以真本求利者也。奈彼之軍人口操客音者。居然有逢店飲酒之旨諭。在我渡船。又要在大餐樓。又不拿錢。動輒就說係司令部來的。夫今之陳炯明。不過爲一個免職的司令。尙有此種怪象。其他尙堪問耶。總之陳逆罪通於天。愿我國人速起而聲討之。毋使滋蔓云云。（下略）

第十章 陳炯明降北聯吳之裏面

第一節 北伐軍入贛所得之陳氏通敵文件

陳炯明甘冒不韙。迫總統驅議員蹂躪全省。必有所爲而爲。則其通北聯吳之究竟。不得不有較爲切實之贊見禮耳。茲章所述。頗爲繁瑣。乃先宣布北伐軍入贛時所得陳氏之通敵文件若干通。爲一有力之證據。陳氏于此。當亦俯首無詞也。（一）虔南搜出陳光遠與岳兆麟等命令大意云。我軍宜嚴守三南。抵抗孫文所屬軍隊。不得使攔入江西界內。我聯防軍陳總司令所部各軍。已由惠

州集中。定期夾攻孫文軍隊。（按有金華林中將初得此報。猶以爲敵人用反間計。故造此語。以堅固前方軍心。嗣查知陳氏果有集中惠州。擔任流守三南邊界之令。後因粵軍難擊破。信宜大廈等要隘。競存始分兵來省城。兩兩證實。方知陳光遠之命令不虛。）（二）贛州搜出吳佩孚抄示陳光遠與陳競存十一日悔電大意云。前與尊處所定夾攻孫軍計劃。皆未照行。本月七日。雖擊敗孫軍。逐退敵人。距贛州城三十餘里外。但敵增兵前進。志在得城。贛洲一失。全局即難收拾。務於本月十五日以前。照行所訂計劃。否則所訂南北正副條件。概作廢紙。（南北正副條件。金亦以爲銀行匯單。正張副張。意者張氏要騙吳子玉大款一票。及抵港始查得係總統問題。北大總統吳佩孚。南副總統陳競存。所謂南陳北吳。解決中國時局者也。果於十五夜砲擊總統。而陳氏可謂真能履行條件矣。又無怪其不信贛州已攻下。通電猶有喪師蹙敗之語。蓋皆本此電爲據。）（三）贛州授陳競陳光遠電略云。貴軍宜聚兵三南。予由惠州夾擊。必操勝算。對許崇智所部。及其本身。務取完全消滅主義。對黃大偉李烈鈞等軍。實行繳槍解散。（四）陳光遠覆陳競存電略云。三南地方寥闊。贛軍不敷分配。今引孫軍深入。贛城險固。死亡必多。足下從後夾擊。敵必首尾不顧。是爲上策。望尊處照辦。（按贛州一戰。最關緊急。陳光遠死守贛州。失而復得。得而復失。約一禮拜。兩方死傷不下七八千人。始皆贊陳軍勇敢。實則其固守以待競存夾攻也。設非十三日擊破。省城事變又起。吳陳正副條件。真有可履行之機會矣。）（五）許軍長攻克贛州時。又搜獲陳系通敵謀叛之密函。請宣諸

報章函如下。(頃奉旅長函開。五月十六日奉岳鎮守使銑電開。勇密奉督帥陳感七電開。接用卿港願電稱。頃張參謀長由惠回云。孫定巧日總攻擊。陳部決計先期與我軍協同動作。敵右翼最強。宜先翦除。請我帥速令重兵出三南。陳部即由連平進兵。與我軍夾攻之。南雄方面。是否應與三南同時并進。信豐方面軍隊若干。何日可出三南。均請先電確示。以便告陳部動員相應。當覆一電。文曰。願電悉。昨據贛南電報。敵軍已有一支隊犯我虔南。此間因孫李所部各軍。已齊集于南雄始興仁化一帶。環窺虔信。直軍未到以前。我軍難以遠出。已將重兵布置于虔信各路。以三南地僻道艱。委以攻敵。誘其追入。而後痛擊。敵軍既右翼最強。又已發動。請即轉告陳部。速由連平暗襲其後。與我信豐之軍夾攻敵衆。屆時虔嶺隊伍即出攻南雄。以分其勢。使彼三面受敵。聚而殄滅。望即電促陳部速起相應爲要等語。張言敵右翼最強。足見其以勁兵擾我信豐。如前敵吃緊。即速飭九旅留贛各營赴信增援。飭王旅長駐信督戰。其崇義方面。亦宜趕籌防堵。以顧大廈前後。并電飭劉旅加添戒備爲要等因。相應密達秘密傳諭。慎防連漏爲要。此致第一二三營機關槍二連。贛省陸軍步兵第二旅第四團啓。五月十八日。

第二節 陳炯明降北聯吳之作用如何

陳氏實以聯絡吳佩孚之結果。而降北。亦以降北妄念之衝動。遂以正式政府之陸軍總長。而先投降於吳佩孚。然其作用如何。則以歆羨總統地位之一念差耳。先是吳逆佩孚欲以全力對付奉天。

又懼正式政府出師討伐。乃由僞鄂督蕭耀南荐湖北人黃申薌。爲到西南賣蠟丸之哈米崙。黃爲辛亥革命時之鄂軍政府所屬之第三混成旅旅長。因謀奪軍務司司長職位。嗾兵叛亂。事洩逃亡赴滬。時軍務司蔡司長憫其妄謬。而年富可造。給與留日官費學生一名。使在日本學習軍事。時黃尙未脫去民黨面目。不料癸丑以後。黃忽變節。賣身爲袁洪憲之偵探。鄂黨人爲黃所誘。賣致死。洪憲死後。黃遂不齒於鄂人。雖以黎元洪之顛預。亦不敢與之週旋。此次王占元去鄂。黃資緣入蕭幕充策士。吳欲得勾結西南之人。蕭以黃爲民黨必與民黨接近。遂荐黃。不料黃實早與民黨斷絕往還。今雖陽受其諾。陰實毫無把握。然爲騙取金銀。以供揮霍。亦謬允之。吳以現金一萬與黃。爲交際費。黃得此款。在上海大嫖大賭。未滿一月。已去其半。一日赴一理髮店。又遺去鈔票四千元。所剩僅七八百金。而實効毫無。乃束裝赴粵一行。以爲報銷此一萬元之口實。至汕聞馬育航尙在汕頭。馬時因結束汕頭籌餉局事返汕。遂往謁之。黃爲人多才技。擅口辯。馬本海陸豐鄉曲小人。一見驚爲奇才。欸之若上賓。遇之以國士。并邀至其家。朝夕共談。黃知馬爲陳逆心腹。用水磨工夫。日論國政。并謂彼遍觀天下士。只吳（佩孚）陳（炯明）實爲奇傑。如吳陳携手。統一中國。如舉棋耳。當時粵軍總司令部。有吳陳携手則中國太平之口號。即黃所造之空氣也。馬既受黃惑。因爲譽揚於炯明。且介紹其與談。黃盡出所能以搖動陳心。陳氏素不甘居於人下。自粵軍回粵以來。對於孫公。早已時露其劍拔弩張之態度。今即乘隙說之。宜爲動。故自北伐軍出駐桂林以後之種種牽掣。

半出於吳佩孚代表黃中鄉之計畫。陳氏但奉命唯謹耳。吳佩孚見陳氏已堪爲用。時適陳氏又派馬育航陳覺民等到洛。議訂條件。吳佩孚遂擔任逐徐世昌。責陳擔任逐孫總統。然據馬育航述陳炯明意。謂陳部籌備推倒孫中山。雖經已成熟。但北伐軍入贛者四萬餘人。一旦聞變回粵。陳部兵數較少。實非其敵。頗足爲慮。必須北方加派大軍援贛。從後來攻。令北伐軍首尾不能兼顧。乃足制勝。馬復謂如巡閱使（指吳）允即行此策。彼即迅電陳總司令。照原定計劃行事等語。吳當答以北方派蔡成勛援贛。已抵南昌。現又續派陝軍胡景翼張鈞各部陸續援贛。當令其尅日開拔。於此大軍入江西。復有貴總司令在粵斷其後方。孫李許黃諸人必可一鼓成擒云云。馬聞言遂由保定急電報諸陳葉。而吳慮陳尙猶豫。乃再派包蘭友來粵。齎函謁陳。謂解決中國時局。唯有南陳北吳攜手。則諸事可迎刃而解。並有吳爲總統陳爲副總統之期許。據雙方所議。以黎元洪復位爲第一步。藉黎之昏懦。利用廢督裁兵。打倒曹錕以下各省督軍。不成。則黎受其禍。再利用國會急選總統。有機則吳陳出場。機未熟則或舉蔡元培爲總統。爲吳陳暫時之過渡。此議既定。尙有鄂議員吳崑楊時傑等爲蕭耀南代表挾書謁陳。書中所述。有廣州爲中國之大府。武昌江西亦中國之奧區。我公領袖西南。主張民治。耀南得所皈依。爲公馬首是瞻云云。陳得書益喜。急派人返鄂復命。各送程儀一千元。而不知吳佩孚令蕭耀南之給彼也。陳光遠爲保全地位計。久與陳有粵贛聯防之約。陳之師夏同和實爲訂約之要人。約中有一專條。如粵中有事。贛軍可隨陳指揮。光遠唯命是從。故陳視

江西爲彼無上之奧援。自以爲奄有兩廣及江西湖北之助。外有吳陳之携手。再挾粵贛鄂之力。以控制湖南。西南領袖。舍我其誰。迨孫總統改道北伐。免去陳氏之兼職。陳氏乃更懷報復之念。吳佩孚復來一萬急電嚴催。中有「彼已將徐逼走。請即履行條件倒孫。如再延不遵辦。彼即宣布廢除前約。」云云。陳氏接電後。遂倉皇應命。悍然不顧。而十六日上午二時之亂作矣。但事後再聞陳氏與吳佩孚代表經過幾度談判之結果。又改訂五款條約。爲（一）吳佩孚接濟現款五百萬。（先交三百萬。事成交二百萬。）允陳氏向某國借款五百萬。或至千萬元。爲善後費。任何賣省條件。僞中央皆予承認有效。（二）予陳逆以僞兩廣巡閱使。（三）將孫總統及前敵爲民國血戰之將校。一齊拘捕或槍決。并繳械解散所有北伐各軍。（四）爲遵從僞中央命令。以武力協同勦滅抗拒之各省。如浙江及湖南之一部皆在內。而輕輕已將允許副總統之成約取銷。陳氏漸知受騙。無如已行叛變。騎虎勢成。遂以不得不委曲遷就。然吳氏既負之於前。難保不再翻腔於後。則此正條款中。除現款已得接濟。及謀殺總統。投北賣省。爲陳氏所優爲者外。其巡閱使一席。恐亦涎垂三尺而不可得也。陳氏於此。或亦悔其所計之左歟。而已晚矣。

第三節 陳氏不容有北伐

陳炯明既自以爲有總統之希望。自不容有孫總統。孫總統之救國大計。在北伐。陳氏既不容有孫總統。自不容有北伐。亦以北伐一舉。實與陳氏降北聯吳之計劃。根本衝突。故反對之不遺餘力。無

足怪也。然孫總統待人忠厚。對於陳氏。尤爲寬大。陳氏既得孫總統之力而得由閩返粵。反授意其摯友江孔殷等。爲反對國會軍府到粵之運動。孫總統置之。惟毅然返粵。其後總統復屢從其舉兵援桂。陳又惟以空言搪塞。迨陳炳焜沈鴻英等先發制人。乃倉率派兵應付。而北江連陽數縣已被蹂躪矣。陳固不得辭其咎。而總統又不以爲罪。援桂功成。孫總統以陳性好攬權。鑒於現狀。粵省不宜軍民分設兩職。以滋紛擾。乃盡以大權畀之。不料陳即藉是厚其羽翼。以抗孫總統之北伐進行。惟其始尙允約期兩月。分路出師。詎陽則贊成。陰則電請趙恒惕來反對假道。趙前已徇陳意通電反對選舉總統。至是又爲所愚。大爲北伐軍之障礙。而又由馬育航對浙謁盧永祥否認陳有北伐意。凡此計畫。實予北伐軍以致傷。命而搖動北伐軍之根本。至是孫總統始在桂林開緊急會議。決議改道北伐。并先旋粵。解決半年以內之後方問題。計劃既定。遂率全軍返粵。甫抵梧州而陳又令所部積極備戰。力拒北伐軍之東下。惟第一師旅長梁鴻楷以鄧鏗死事可疑。第二師軍士以師長洪兆麟在滬態度不明。均不聽調遣。葉熊翁各部在桂又爲駐梧北伐軍所扼守。不能通過。陳以抵抗無力。且不肯對總統認過。遂不得已令所部退駐東江。以待後圖。是可知陳於大軍改道時已有意叛變。不過因力有未逮。故暫行忍耐耳。然孫總統既抵粵。雖免陳職。尙爲留陸長一席。徐待其悔悟。而仍屢邀陳返省回陸軍總長本任。對於陳部之退駐石龍及通過梧州。與夫截留稅捐等事。絕未加以干涉。惟注全力於北伐軍出發事務。故大軍駐粵不及二星期。全部已向韶關出發。絕不疑

陳有琵琶別抱及自戕手足之異志。陳以北伐軍盡出。認爲有機可乘。遂令熊略父子詐稱加入北伐軍。定期赴韶。廖仲愷不虞其詐。竟信之不疑。及熊部抵省時。駐肇慶之葉舉陳炯光翁式亮鍾景棠各部同時俱到。廣州遂爲陳軍無形的佔領。彼輩初以爲各機關長官必如彼輩前次之相率聞風而逃。大可垂手而劫奪各機關。孰知各機關長官絕不爲動。彼輩卒無從施逞。此誠陳部最痛心之事也。陳初令葉舉等向孫總統要求恢復總司令。孫總統以總司令一職當裁撤。無再設之理由。乃因汪精衛馬君武等雙方斡旋之結果。更任以辦理兩廣軍務一職。且以節制調遣兩廣地方軍隊之權畀之。洵可謂仁至義盡。陳初以爲此種要求必難得孫總統之同意。彼即可藉口反抗。故對汪馬等自行提出。詎孫總統大公無我。欣然許之。陳以其計不售。乃又以餉械缺乏爲辭。拒絕就職。仍慫恿鍾景棠葉舉楊坤如等通電強逼者。省行兌現。及截留各縣稅捐。以搖動全市之金融。繼又派兵四出向各商店強逼買賣。全市大爲恐慌。此即陳軍壓迫金融之毒計。日令廖仲愷程大斗等財政當局。疲於奔命。而與北伐軍後方以最大打擊者也。叛變既作。北伐軍乃不得不返旆靖亂。而陳氏目的達矣。按北伐軍進攻贛州一役。與陳軍叛變之遲速極有關繫。陳初定計劃。如北伐軍勝則緩舉。敗則速舉。蓋北伐軍總數逾四萬人以上。而陳部則號稱六七十營。每營兵數不及二百人。總數不滿一萬三千人。若一旦雙方有事。則北伐軍與陳軍實爲四與一之比較。此陳不能不審慎顧慮也。北伐軍之贛軍先遣隊初於六月二日攻下贛州外郭。以敵各路敗兵紛至而退。五六月二日

許軍所部及滇軍一旅加入夾攻。連佔城外各高地。因敵軍由萬安方面新增二混成旅。故亦未能得手。十二日右翼許軍全部及梁鴻楷一師李福林一部黃大偉一部均先後加入戰線。敵軍大敗。遂於十三日晨完全佔領贛州。奪獲軍用品無算。此項捷音。廣州方面於十四日晚始得正式公報。陳在惠州於十四日前。聞贛軍正在激戰。北伐軍尙未得手。遂乘兩軍苦戰之時。十三日毅然下對總統之攻擊。令以爲如此則北伐軍聞耗震亂。將無戰勝之望。而對於中山則更可爲所欲爲。生殺由之。其計可謂至毒。此命令乃由鍾景棠於十四日下午持至廣州者。葉舉等乃於十五日連下三次動員令。十六日早遵命進攻。而前方四萬餘之北伐軍果痛恨陳氏。星夜旋師。而陳氏乃受鉅創。夫陳氏固不容有北伐。北伐軍乃不幸用以伐陳。實則陳爲降北之敵。伐陳殆亦北伐也。此又豈陳氏始料之所及哉。而北伐之目的。雖未到底到達其所負之職責固無虧耳。

第四節 破壞北伐自暗殺鄧仲元始

陳炯明既阻撓北伐大計。則凡贊成北伐者。自亦恨如眼中釘。鄧仲元其一也。鄧尙係粵軍司令部之參謀長。而爲陳舊部屬同鄉。於癸丑失敗後。曾由孫總統委爲中華革命軍廣東總司令。故與孫總統關係亦最密切。自援閩回粵以迄援桂諸役。孫陳二人之關係。實由鄧一人爲之連鎖。其人性極剛正。漳州時代。陳之族人恒恃勢佔權。輒爲鄧所呵斥。因是陳族恨之切齒。曾以資賄鄧之僕役下毒殺鄧。其僕爲閩籍。舉以告閩中民黨陳民鐘。事遂發覺。此援閩時事也。及粵軍回粵。陳覺民馬

育航陳炯光金章鍾景棠陳達生諸人。日欲攫得鹽運使瓊崖民政長廣三鐵路省立銀行等缺。進行甚力。輒爲鄧所抑制。時適有粵軍總司令部偵探部蕭某串結陳氏兄弟私運鴉片。所值不下百萬。在伶仃洋爲鹽務緝私艦截緝。事後鄧決主張嚴辦。黃畏罪逃往香港。陳炯明以禁煙自任。至是不便爲之庇護。然而忌鄧愈甚矣。至是鄧乃主張北伐甚力。迨孫總統出發桂林一切補充皆由鄧鏗在代行總司令任內贊助一切。而鄧所屬第一師亦勤加訓練。自願率往北伐。此實違反陳氏之所爲。不啻破壞其好買賣之成交。陳自不能堪。惟又無法以死之。遂出於暗殺之一途。時鄧適偕謝慧僧君赴港接友。卒於返時在廣九車站飲彈而死。顧鄧之赴港除總司令部數要人外。殆無人知。是日陳炯明竟親送至樓梯。異常客氣。爲從來所無。此已可注意。鄧被刺後。抬入總司令部。曾向大衆嘆氣言曰。我知參謀長地位危險。何必自己人殺自己人。有問凶手爲誰者。鄧又嘆氣謂我認得。真不料他殺我。再問鄧乃搖首不言。鄧即赴醫院。鄧尙能進麥粥一大碗。又何其忍心進食。最異者陳亦曾假意派人偵緝鄧案。乃其人即因犯賊爲鄧革辦之副官兼偵探長黃福芝。說者謂即以怨陳而辦殺鄧之案。其用心如見矣。後孫總統返粵。拿獲鄧兇同夥。又即爲陳氏所派辦鄧兇偵探長之同黨。且供由該偵探長所指揮動手。其間政務廳長古應芬。疑刺鄧兇徒匿居香港。曾派夏重民赴港密緝。陳炯明復謂此案非黃某不辦。急起復黃職。亦曾駐港緝拿兇手。并派黃強助之。居夏港多日。探得主謀暗殺者實爲陳之族弟某。使黃某賄買兇人爲之。許以復還原職。黃遂收買兇徒。

任此職務。此與陳之起復黃職已相吻合。既夏探得兇徒行蹤。即密報當地政府設法逮捕。已允逮解兇徒交粵矣。而黃強踵至。遂不果。此中内幕如何。尤可味也。要之鄧鏗之死。實與北伐軍關係絕巨。以前陳炯明雖未助北伐軍以一餉一械。惟因有鄧爲雙方之連鎖。故後方仍有供給不斷之希望。及鄧死則并此希望而無之。彼人之對鄧下此毒手。其用意固在於是。即北伐軍之迫而出於改道一途。亦強半出於此種原因也。又聞鄧鏗被刺之翌日。陳又特召報界記者而告之曰。此事決由政桂各系在香港機關所爲。請各報立言。以此爲標準。則我易與香港政府交涉。交出兇手。觀此陳氏之殺鄧。不猶欲欲蓋彌彰耶。

第五節 其他之計劃

雖然。陳氏殺一鄧仲元。尙未足完全破壞北伐之進行。於是復有其他之計劃。亦以殺鄧之後。以爲總統或不北伐。則降北聯吳之事實。易於實現。乃總統又由桂返。而改道北伐。且免陳之兼職。陳氏知非殺害總統。終不能如願。顧此種願望較奢。而計劃乃亦周至。當謀殺之先。有葉舉等聯名要求恢復總司令之通電發現。汪精衛馬君武等先後往惠州徵求陳之意見。陳即利用此着再三與汪馬等言。謂吾爲黨誼及人格起見。必無反對中山之理。即對於部下各將領。亦必完全負責。倘有不聽吾命令而反對中山者。吾惟有自殺以謝國人。馬不知是計。尙力任調人。因楊坤如已派兵圖佔兵工廠。乃再往白雲山謁葉舉。請其制止。葉亦僞允下令維持。且謂總統乃吾輩之父。吾輩兒子必

當服從父命。今總統要吾等率兵固防。吾等兩三日後必遵令回駐原地等語。觀二氏之言。其於傾覆政府之計劃。實純用欺詐手段。姑以好言安慰和事人。使總統不離觀音山。後則派兵圍攻粵秀樓。以爲得殺害總統矣。孰知總統竟得安然出險。行若無事。而陳氏計劃之成虛話矣。聞陳葉等當在石龍會議時。曾問各將領何人敢擔任發難。各將領均默然不答。陳曰。何人先發難。卽爲首功。葉續曰。所謂首功。卽阿哥之謂。誰人先打總統。各人卽稱之爲阿哥。於是楊坤如起。願擔任。隨有翁式亮等多人。謂楊乃土匪出身。不能做阿哥。仍請葉在省發號施令。彼等願聽調遣。其後略言兵士不願打總統。以爲打總統卽是大逆不道。必須許以重利。始肯向前。陳曰。此時無錢賞犒。祇好照我們打廣西例。准其隨意搶掠。萬事皆可解決。以上情形。係出陳炯光部下某統領傳出。又足爲前述陳氏縱兵姦掠之一有力反證。既而謀定。陳氏則決以洪兆麟所部軍隊。先行發難。夫此種重大任務。不專任陳家軍爲之。而竟信任於外藉。說者方以爲怪。而不知又其計劃之一也。李雲復者。洪兆麟第二師之駐孫總統府旅長。陳往惠雲復同行。孫總統遂委該旅團長代之。陳乃說洪兆麟爲軍長。李雲復。尹驥兩旅長爲師長。及後卽使李雲復師第二旅駐觀音山後之兵圍攻總統府。洪兆麟之兵皆湖南兵也。而所有海陸豐之陳家軍。則或巡查街道。或把守要隘。以維持秩序爲名。已則當晚親來石龍聽候消息。在陳計劃。如湖南兵攻總統府。設孫總統已被害。已則率陳家軍密布省城。痛哭流涕。爲孫總統舉哀。將殺害總統罪名。全加於洪兆麟李雲復及湖南兵士之身。執殺洪李及各

湘籍軍官以謝天下。將湖南客軍加以大逆之罪。得故解散。蓋洪兆麟對陳異常跋扈。陳久欲除之。今假洪李除孫。又可除洪李。反得美名。其計劃可謂周到。無如孫總統出險。避往兵艦。陳在石龍聞孫出險。翌晨即趕回惠州。蟄伏不動。表示未嘗與聞此謀。溯當時夜半三時。孫總統已睡。槍砲對粵秀樓齊發。登時起火。孫總統既不死於砲。又不死於火者。實萬幸矣。據總統府秘書徐蘇中得之伍君朝樞所言。亦謂陳氏此次計劃分兩步。第一步以洪兆麟羅紹雄之湘籍軍。及楊坤如之粵籍軍。先行弑害孫總統。然後彼乃由石龍起兵討賊。一舉將洪羅楊及其所部。以說於各民黨要人。蓋洪兆麟自粵軍回粵之後。久與陳家將不相能。彼曾一次以手槍與陳炯明相見。最後由陳炯明向洪兆麟謝罪。乃寢其事。去年冬。洪氏爲修營房事。大與陳炯明忤。遂遁諸上海。誓不回粵。陳氏知洪擁重兵。非設法驅除。終必爲害。鄧鏗之死。陳也曾謂係洪氏使人殺之。可見其蓄意之一斑矣。羅紹雄雖與人無爭。而湘籍軍實爲陳氏所最惡。楊坤如以粵軍回粵時有功。然起自綠林。陳氏以其不易駕馴。久欲去之。故陳氏此次之計劃。其妙用（一）在於以敵制敵。其（二）在於不達目的。時則尙可委爲不知。以圖轉圜。其用心之險詐。考慮之周詳。殆可爲天下爲惡者之模範矣。然陳氏此類之計劃。事後曾經一度之失敗。則以「請人哭喪必無眼淚」而遂露出破綻也。蓋陳氏既欲取孫總統而代之。自己不出死力。而欲委其責於他人。此在道理上。爲不可能之事。事發之第四日。（參議員鄒性凡曾晤及羅紹雄。云（吾於奉令後。即令所部。伺察孫大總統所在。若見孫大總統。吾必以一

營人護送出險。此言無論是否爲當時羅之誠意。吾人原不敢保證。但自客觀上足以證明一般思弑害孫總統爲不合之心理。又有人晤李旅連長劉某。該連長云。初李旅長叫站隊云。總統今夜派兵來繳械。我們何以對付。當時旅長又云。不如我們先圍總統府。使總統府之兵不能出。然後設法如何。於是全旅出發。圍攻總統府。既而各中下級官長兵士始知總統無兵在省。不過騙我等殺害總統而已。今事已至此。以後叫我等再做此蠢事。當細細思量。今總統往兵艦。許軍長兵必來。我們尙不知若何結局云云。即洪兆麟後似亦知此中作用。故曾一度託人向總統疏通悔過認罪。若以洪氏之對孫總統關係而言。質言之。洪氏一生功名富貴。皆由總統一手提拔。癸丑後洪在香港爲龍濟光購探拘捕。孫總統延律師力爲辯護。緊訟費至萬餘元。時陳在南洋擁鉅資絕不爲助。此洪於被釋後日對人言者也。故洪常大言曰。我不曉得革命黨。又不曉得中華民國。祇曉得有一個孫中山。因我一條性命是他救回的。不料其終中陳氏反間之計。而竟稱兵助陳。反攻孫總統。是亦人類上之一大變故也。鄧氏之死。陳竟語係洪使人殺之者。則亦有故。蓋洪在汕頭加抽特別稅捐。建築營房一案。雖爲陳炯明所批駁。而均用鄧參謀長名義。洪大憤。故去而之滬。陳派鍾景棠鄧伯偉陳覺民等追蹤慰留。則謂總司令對洪行事。向皆贊許。不過鄧參謀長從中反對云云。始則挑撥二人。繼則以鄧之死。而嫁罪於洪。終乃依樣葫蘆。而離間及於孫洪也。然洪居滬數月。以陳炯明之介紹。漸爲吳佩孚所收買。故其對於北伐一舉。始固亦熱心。後則一變態度。事變一月前曾有電所

部族長尹驥謂總統如令該部加入北伐千萬勿動不得已開往惠州等語其。所部族長兼總統府參軍李雲復於大總統改道時畏罪去職。既由孫總統另委團長姜翹楚繼任。及洪由滬返汕。即逐姜而命李復回原職。識者已知洪別有異志矣。果也。洪竟使其部下李雲復圍攻總統府而不辭。當時沿觀音山脚之民居。及執信學校學生之橫被搶掠。此則又專爲洪部所爲也。變後。陳炯明係以鹽運使一職餌洪。洪生平最好貨。故甘心附陳之後。而賣友賣黨。叛國亂粵。不之恤也。一說。鄧之死。雖由陳主使。實洪亦與謀。故陳即以是挾之。謂其實殺鄧仲元。洪懼事敗。陳且加罪。乃不得已而效力於陳。共同肆虐。而不敢違。是說也。固未嘗無因。至於海軍方面。陳始亦爲一度之計劃。陳之發難步驟。原因早定。北伐軍全數一出發。即以葉舉鍾景棠兩部從肇慶石龍兩方面掩襲廣州。適因駐粵北洋艦隊爲孫總統收復。對於海軍重砲之火力不能不有所忌憚。事遂延擱。溯北洋海軍駐粵多年。除領餉通北外毫無表見。久爲世人所齒冷。粵軍回粵後。陳派其弟達生與金章等在照霞樓與海軍聯歡社等處。日與各艦長嫖賭徵逐。極欲收爲己用。及桂系入寇。欽廉。陳向之求借一小艦。運兵亦被拒絕。及孫總統改道抵粵。數日即命溫樹德陳策等收復艦隊全部。並將其完全改組。是爲六年以來大快人心之一事。溫陳等成功後。探知陳對海軍亦有一種計劃。事前已遣其弟達生及番禺縣知事王紹周賄買各艦長。使將各艦駛出虎門以外。準備與陳軍聯絡。向廣州反攻。爲期在溫陳等成功僅二三日。幸孫總統先發制人。卒破其姦。說者謂各艦長毛仲芳等實無此種勇氣。

彼等與陳達生交歡。不過藉以歛財云。姑無論毛仲芳樂爲陳用與否。然於此亦足證明陳無時不作掩襲廣州之想矣。海軍既收復。陳之畏懼實甚。既不敢即發難。且深恐海軍先向彼等炮擊。故令所部多駐廣州市以外。某日汪精衛抵惠州。陳語汪曰。某夜海軍已奉孫總統命開砲。果然則我軍如有行動。亦非費自我開。汪闢之曰。倘孫總統有意利用海軍以攻擊葉舉等部。則於葉舉尙駐貴縣或肇慶時。祇須派二三十小時巡弋梧州或肇慶間。試問葉軍敢通過否。今葉軍全部未奉命令擅自移防抵省。孫總統亦未加以一字之干涉。可見孫總統實無歧視葉陳之意思也。及鍾景棠聞言。均無以答。迨舉兵叛變以前。陳葉等曾派員運動湯廷光溫樹德孫祥夫等。使海軍中立。湯特一尸出餘氣之飯桶總長。於海軍中絕無權勇。溫孫及各艦長皆屬孫總統一手提拔之革命黨員。當時尙不爲陳葉等所動。因是陳葉叛變後。必欲襲擊軍艦以洩憤。海軍全部亦均悉力擁護孫總統以攻叛軍。厥後溫樹德之變節。此則亦如洪兆麟等之惑于勢利。然而陳氏對於海軍之計劃。不可謂非其一部之成功也。尙有二事。亦當附述其底蘊。則紙幣低拆。與離間桂省長馬君武也。此二事足爲北伐後方之障礙。及前方軍事之阻梗。即降北聯吳之計劃中。不容不如是着手也。原來粵省紙幣之低折。其原因實在陳炯明任省長時。陳氏兄弟之兌換大幫香港紙幣。社會人士疑陳別有作用。適值鄧鏗遇害。謠譏繁興。市面金融恐慌。紙幣遂由十足降至八成有奇。查陳氏兄弟日以粵幣兌換港幣。存放沙面外國銀行。本屬司空見慣之事。惟是次兌換之數。乃在二百萬元以上。不能不

令社會大吃一驚。查此款來歷。係由馬育航任財政廳長時支出援桂軍餉八百餘萬。中有二百餘萬未列用途。陳由桂返粵。省銀行行長程天斗向陳請示此款如何報銷。陳謂此事可以緩辦。因恐程宣布內容。乃派馬育航任省銀行監理。使不敢宣布。事爲社會人士所聞。紙幣因之大跌。陳無法維持。乃授意國民黨支部馮自由鄧澤如等。使號召全省工人出而維持。陳對國民黨本無誠意。所稱粵支部長名義僅一虛名。平時絕不擔任提倡之責。至是以信用日墮。不得不借國民黨爲助。粵中工會大半屬國民黨籍。因國民黨之號召。遂起而創設全省工團尊重紙幣會。且得因省商會聯合會之贊同。咸信紙幣原狀尅日可以回復。詎商學各界雖熱心維持。於北伐軍回粵後數日。且已漲至九成以上。及聞葉舉等率兵入省。於是人心危懼。不獨無回復之望。甚且降至六成以下。由此可知粵省紙幣之低折。實皆陳氏有以致之。然陳返惠州後。不惟毫無覺悟。反令鍾景棠楊坤如等通電。以紙幣低折妄入人罪。誠不知其具何種肺腑也。及孫總統由韶關回粵。國民黨諸幹事既與商會中人決一維持紙幣之法。議定由某某銀號代政府借現款三百萬。承捐各商認交預餉五百萬。鹽稅每包加抽二元。每年可得四百萬。總數約一千萬元。專供維持紙幣之基本金。各商人均樂意贊同。但要求駐省軍隊一律回防。然後發生効力。蓋是時陳軍日日騷擾市場。強買強賣。深爲社會厭惡。若仍使居省垣。無論如何。終屬徒勞。故商界之提出項要求。實屬根本之救濟法。即經精衛之對陳忠告。亦以軍隊回防爲先決方針。詎陳得寸進尺。既強逼廖仲愷支付現金九十萬。復又

授意所部謀佔各機關。孫總統鑒於人民之要求。及金融之緊迫。始電令陳炯明。使督促所部回防。并派人對葉舉言。限其十日內退出廣州三十里以外。陳以粵中人心多不附己。自以爲非用武力。應付不足以挽回信用。愈促其發難矣。若廣西大局。至不可收拾者。亦因陳炯明一人之陰謀所致。當廣西盜閥陸榮廷等逃竄後。由孫大總統任命馬君武爲桂省省長。陳逆當時大不歡喜。在陳逆之意。以爲馬君武向來服從孫大總統。馬君武爲桂省省長。定不爲己用。何如以楊愿公爲之。因楊公名則爲民黨中人。實則唯陳之命是聽。陳氏欲以楊爲桂省省長。兩廣大權。不啻在其掌握。惟孫大總統既任命馬。斷難收回命令。遂不得已而強荐楊愿公爲政務廳長。除令楊愿公遇事阻撓。明則對劉震寰曰。桂省省長。非公莫屬。我已力保公爲之。奈中山不聽何。對馬君武又不同。謂馬君武曰。君乃博士。自君治桂。深慶得人。惟劉某一人屢向我要求。要我保其爲桂省省長。且屢說君壞話。此人不宜好相識。在陳逆之意。欲挑撥劉馬兩人惡感。務使馬君不安於位。然後以楊愿公爲桂省省長。償其所欲耳。後不果。陳氏又返粵。徐圖機會。及孫大總統下令免其職。當時陳家將大憤。開軍事會議。多數主張抗命。陳氏笑謂其心腹曰。君等勿憤。吾返惠自有辦法。報復之日不遠。惟將叛未叛之時。適劉震寰派人至百花洲見陳。陳又允助軍費二十萬。碼子若干。既劉派代表往廣州見陳。問所允軍費及碼子何以久不交付。陳則謂已命人送往。惟被許崇智所部截去。其實並無其事。不過又用挑撥手段。冀達其陰謀焉。他如總統府之火。厥後亦僉知爲陳之謀。特其初步耳。被火之次日。陳

接見報界中人再三叮囑曰。各報宜宣布由桂系政系在香港關賄。謀爲破壞西南大局。且聲明前日總司令部同樣走電。經我親自救息。而又故造暗殺者入總司令部案。及兇手捕獲後。即無下落。其中内幕。不言可知。方火之起也。恰在伍總長樓下。當時救火者畢集。惠州海丰人盧某。辦理事務。適住樓下。偏禁止各人搬文件。力阻工人上前救火。伍博士夢中爲人負出。其不葬身火中者幸矣。然到底爲陳所迫氣憤而死。冤哉。事後盧某送交公安局。陳竟令人保出。按當時孫總統在桂林。所有總統職務均伍老代理一切。伍死。總統府焚。則留守無人。後方自瓦解矣。或曰此陳覺民之計劃。陳氏採而行之耳。

第十一章 調停之一瞥

第一節 省議會之所謂臨時維持大會

廣東省議會爲全省之代表民意機關。對於陳氏種種虐民之舉。未聞反抗。吾前述已不直之。然猶得曰。困於暴力之下。不得不爾。雖抵抗亦無益也。乃不意而竟假名召集所謂臨時維持大會。推翻其良心上之主張。放棄其應盡之職責。而實現其附逆之所爲。以助長逆焰。厥罪亦不可恕矣。該會雖云由省會公推鍾聲陸孟飛辦理。實即鍾陸二人之私意集合。故其結果。大有所謂全省人民一致宣言贊成統一。而迎陳炯明晉省。及歡送孫大總統下野云云。冤哉。全省人民何嘗知之。亦何嘗有此公意。乃被其傾陷。而悉蒙附逆之名。而省議會亦以二人之累。不免連帶責任矣。當時香江晨

報曾有此節之紀載。特採而闢之。孫大總統爲中華民國正式選出之大總統。則中華民國四萬萬之代表權。應歸於孫大總統主宰之。所有一切行政官吏及海陸軍人。亦應由大總統一人任命之。而陳炯明公然反叛。不但爲我四萬萬人之公敵。考其關係。實無異於爲子者之謀弑其父。鍾陸等輩。既不能爲國殺賊。反明目張胆袒護公敵。而又大言代表三千萬人民宣言。而逆陳氏固未知實絕無權衡而言送孫大總統下野。若以二人之地位言之。則自陳炯明謀叛後。竟敢將百數十之囚徒釋放。縱容軍士搶掠市民財物。姦淫婦女。稍有違抗者。就地鎗決。在鍾陸當然阻止之。不然者。就當緘口不言。忸忸怩怩。以偷生於肘腋之下。人或諒之。今若此。是自棄矣。至謂以伍省長不願負責。不作調人。不出示安民。故由省會開維持會而亦不知。使伍公之離職稍緩須臾者。早已被害於叛軍矣。又何能作調停安民等不可能之事乎。云云。所言雖未盡透澈。而當時輿論之對於所謂維持大會。固如是如是也。

第二節 各社團標榜調停之慣技

繼臨時維持大會而興。尙有廣州市之各社團。亦出任調停。維時調停聲浪。却如風起雲湧。惜欲求其能向實際上做工夫與否。並如何始稱爲不背乎良心上的主張。一般社團中人都茫然罔覺。縱有知者。到底仍昧着良心。和叛黨同一條路走。然其慣技如是。遂造一種風氣。絕未下一種評判。將當時事實細細考量。而一計叛黨是否有再在廣州立足的餘地。與陳炯明能否再在廣東盤據。使

果以非陳氏莫屬更無出仕調停之必要。否則以一廣東省長地位。在尊重大總統的威信。祇可聽憑大總統處置。又何待各社團人奔走駭汗。曉諭置辯。替人家做傀儡。實則陳氏之大逆不道。凡爲廣東人極應切齒痛恨。恨不生啖其肉。始足快意。乃反以黑爲白。反是爲非。未知其見地研究何若。豈以子女玉帛。未饜叛軍之飽。必使再留一息。然後快心。又或省垣搶掠未足。繼而北路以至韶關一帶猶爲未足。更使慘禍遍於各屬。散於四鄉。然後快意乎。蓋各社團實以調停爲其賦有特性而誤用之。故龍濟光去後。各社團曾起而歡迎陸岑陳莫諸人。及其去也。又起而歡迎粵軍回粵。則此次陳氏威迫總統解散國會。弄到廣東沒有一片干淨土。而社團中人亦起而歡迎。豈真所謂風氣使之然歟。噫。

第三節 強姦民意之胎息

不獨此也。陳炯明以強姦民意之結果。復有所謂各界會議出現。并亦通電三通。說者謂廣州市民困於惡勢力下之昏憤可憐。蓋以在叛軍勢力範圍內之廣州市民。所受搶劫之慘。已極可憫。乃天賦之意志。猶被強姦。更屬不幸。先是陳炯光喉使葉舉等。勒迫市民開會。遂有各界會議之名目出現。繼之便有不足代表一般民意之通電發出。然識者稍一研究之。便覺其疵病百出。不足以欺人。(一)電首既稱「廣州孫中山先生」以下復有「各部總次長」之稱。謂夫稱中山先生不承認其爲總統也。然而不有總統。何有各部之總次長。(二)所謂各界會議。而三電中就團體列名最多。

者計之。亦不過得其六。或則只有其四。何得以各界會議相標榜。況其中尙有所謂各界公會與各團體代表者。既涉空洞。負責何人。若請孫總統下野之電。省議會尙未列名。促陳氏來省之電云云。則祇有（省議會議長）五字。（三）所傳海軍解決之條件五則。第三項既謂海軍爲國有海軍。第二項又謂海軍全體從服陳□□□指揮。未免矛盾過甚。而所謂服從陳□□□指揮云云。則更不成話矣。總而觀之。其（一）其（二）固足表示市民被叛軍威劫屈服之可憫。然廣州市民固素服膺大總統者。當時局急變時。似應各各本其正義之主張。生死以之。若終爲威武所屈。則無取焉。

第四節 唐紹義之調和說

鍾陸二人。既利用省議會名義。以爲所欲爲。尙有不肖議員更奉承陳氏意旨。以伍老之去職。乃謀舉魏邦平或湯廷光等爲省長。以爲過渡。魏湯知計。辭不就。遂又有推唐紹儀之說。僞金庫長丘哲曾代表陳炯明。約同唐氏岳翁吳滌宣。赴香山。唐家灣勸駕。吳丘去後。唐適有函致其岳翁。略謂紹儀自護法南來。奔走國事。與中山同一宗旨。今既請中山下野。又請紹儀出山。固於情理上不合。且深慮趙孟所貴。趙孟能賤。紹儀平昔居官。不慣受人操縱。聞有人擬將省長問題來相勸勉。如未首途。請善爲我辭。幸勿前來。徒勞往返。現粵局弄到如此田地。始欲牽扯紹儀出而收拾。惟息影家園。志經早決。無論如何。決不復出。在省若有人再以維持粵局見商。可勸其速與中山爲誠意和平之商榷。則粵事或有可爲。否則愈鬧愈劇。不堪設想。誰生厲階。難逃公論。千秋萬世。唾罵靡窮云云。此

則未始陳氏之當頭棒喝。所謂誠意和平。唐氏殆猶見陳炯明之癥結。惜乎廣州市民。尙爲陳氏所玩弄。而絕無所知也。

第五節 陳炯明之利用調停

孫總統未始不允陳氏之乞和。但所謂和平。當求其真正而有誠意者。若陳炯明則否。實利用調停期內。而爲種種之陰謀。藉以緩和討賊之義舉。其所謀約可分爲各面。(一)對於總統方面。則具手書於兵艦。悉將叛亂之罪。諉於部屬。惟勢首猶稱(大總統)字樣。此就理論上說。叛軍果爲請求總統下野而發。則總統落兵艦後。依其意以爲既下野矣。復何有大總統。若承認有大總統。則其稱兵變亂。不獨無題可借。實不啻自己愈以證明背叛之罪惡。惟實際上。則陳氏實欲逞其狡謀。一方可以懈軍艦之防。一方以爲尙已知有總統。特其部曲爲亂耳。然而此種伎倆。曾不足以欺三尺之童。固難逃總統洞鑒也。(二)亂既作。以爲吳佩孚確派大軍夾攻。孰知蔡成勛雖赴贛。以因吉安兵變。自顧不暇。且蔡屬徐世昌舊部。出京前。徐已授意令其勿戰。陝軍胡張兩部始有援贛之議。旋亦中止。原定計劃。大爲動搖。而北伐軍則已全部返旆。陳遂異常焦急。恰趁調和期內。急電馬育航使催吳出師。時馬又赴滬住大東旅社。得電頻促保定求援。均無以應。復到杭州。盧永祥已以陳炯明悖義賣友。不齒之。曾對馬言。余不料陳競存如是犧牲其名譽及人格。殊出意外。馬大慚而退。同時陳又派潮橋運副鄧伯偉前往。不及一日。即往南京及保定。乃到南京時。哀求齊燮元代請吳佩孚曹

銀踐約出兵。齊亦未允。鄧旋又搭車赴保定。再作秦庭之哭。說以利害。吳又克踐夾攻之約矣。(二)當派出代表未有佳音返報時。陳頗知北方軍閥。不以失節無人格之叛徒爲念。竟異想天開。電向北廷辭却廣東省長職。以討好之。(四)對於省內。以爲海軍尙未悉其奸。將勉徇其請。不爲之備。乃於十八日派叛軍五百餘人。偷渡黃埔。欲襲軍艦。幸經發覺。當勒令繳械。惟尙取寬待態度。將兵士一律放回。陳又一面令其死黨鍾某四出運動。借孫總統之名。專以金錢結交民軍首領。以遂其謀。曾有某首領接洽。深明大義。得其款。而驅鍾出門。綜此。陳氏雖利用調停。當不十分有效。無如其謀殺總統之心。終未稍長。故卒百計攻取長洲。而再陷總統也。

第十一章 香山之慘

第一節 叛軍襲寇香山之目的何在

香山特廣東一縣耳。叛軍既據廣州省城。予取予携。暢所欲。爲復何取於各縣。更何獨注意於香山。而必襲寇之。則以該縣實爲孫總統之家鄉。而縣長吳鐵城。又爲純粹民黨中人。爲孫總統所倚任者。香人亦愛戴之。且香山以對於叛軍謀叛行爲。較他縣爲憤懣。更恐香人助總統討賊。并慮聯合順德周之貞。一致行動。故急欲取香山順德。適陳永安因去年運動縣長選舉失敗。時懷報復之心。陳遂授意叛軍兵工廠長陳永善兄弟。借回香勦匪爲名。會同袁帶各帶叛軍三營。分三路進攻香山。袁帶貌爲愛護桑梓。屯兵小欖。不敢深進。以免地方軍隊誤會。而陳永善既持報復主義而來。并

以總統家鄉之故。無端而遷怒於鄉人。蓋必蹂躪之而後快。於是乎香山失守矣。

第二節 失守之詳情

香山人士一聞陳氏襲寇之訊。事前曾由該縣紳商及唐少川等函電呼籲。僉以吳縣長蒞事以來。秋毫無犯。耕市不驚。目前地方既慶安瀾。自無派兵前來之必要。無如逆謀已醞釀於叛軍作亂後之第三日。其時陳永善奉命之下。亦利用之。爲乃弟陳永安謀地盤。始擬即以勦匪爲名。暗中襲擊。嗣以該縣防範週密。且又無匪可辦。因暫擱置。卒於七月三日。協同袁帶所部叛兵。與陳永安等則以鎮壓亂事。維護桑梓爲名。分三路進攻香山。一路由江門赴香之水路直達金鐘角。一路由小隱直抵大涌。一路由深灣南朗直抵縣城。然其初尙未敢長驅直進也。不謂事變之初。大營（在香山之谷部）附近。風聞有匪數百。聚其間。當時駐大營之遊擊隊。即已派兵剿辦。而陳永善所部叛兵。則已抵步。該遊擊隊以彼此既屬友軍。自應一視同仁。實不虞其居心狡詐。故不爲之防。迨後陳永善即以兵工廠長名義。差人持片往邀該遊擊大隊長及中隊長等到談。時則兩隊長均他往。故祇以小隊長在對。後該小隊長即親往謁見。方下船。而叛軍竟放槍轟擊。岸上游擊隊以事出意外。且以叛軍既不顧大局。橫來侵擾。深恐戰事一開。地方必致糜爛。因整軍而退。陳永善以計既得逞。乃於三日乘勢進城。維時吳縣長以叛軍之來。其志又在于搗亂。與勒籌軍餉起見。爲愛護桑梓。不忍地方糜爛起見。亦於事前暫行引退。縣署事務。則交由總務科長鄭日銘代行代折。當變時。縣城

內尚有游擊隊。則以叛軍逼迫。爲正當防衛起見。頗與叛軍相持。嗣經商會中人。出而調停。戰事暫告結果。惟駐防金鐘脚深灣一帶縣游擊第六大隊長何海屏。駐隆都一帶縣游擊第四大隊長林耀南。以叛軍所過。輒砲擊縣軍防地。駐隆都下沙。及深灣各鄉團館民房。十居八九被叛軍所焚燒。鄉民扶老携幼。紛紛登山避難。所過各鄉亦劫掠一空。各鄉團警制止不從。反被繳械。槍殺各鄉民團死傷狼籍。且以其突然而來。事前又未奉縣長准其通過命令。遂執行職務分途兜截。并由何大隊長親率游擊民團四百餘人。在金鐘脚與叛軍抗拒五小時。叛軍死傷百餘人。何大隊長所部游擊隊民團四百餘人與之抵抗。互有損傷。終以衆寡不敵。何大隊長乃率所部退却。由是叛軍如入無人之境。肆所欲爲矣。

第三節 香人對於叛軍焚掠之憤慨

此次香山被叛軍蹂躪之慘。其情形與省城及北江略同。雖商民事前有先將貨物搬遷。寄頓他處者。但事出倉卒。何能悉爲之備。果止。叛軍一至。除所過地方之任意焚掠外。其在縣城。雖各商店已閉門停止交易。荒涼景象。無異於廣州。而陳氏復縱令所部四出嚇詐。甚至勒開商店之門。以紙幣購物。迫找十足。購買二毫之零星物件。苟與以一元紙幣。亦要勒找回洋銀八毫。商民有寧愿送與不受其值者。則反遭毒打而後拘於軍中。誣以通匪之罪。生殺予奪。惟其意也。其搜索行人。亦無所不掠。懷藏數銅仙者。亦取之不病其不豐。更時往商戶。藉搜查爲名。快所大欲。此猶叛兵如是也。若

叛將陳永善等則務其大者。曾向商會勒捐鉅款。謂爲補助軍餉。實飽其私囊。已於時小民不堪其虐。遷徙更甚。瑣尾流離。厥狀之慘可知。惟各社團則憤慨異常。以陳氏兄弟雖非純粹香山人。而香山實爲乃祖乃父生長之地。田廬故墓均在香山。不應因民選縣長失敗之私仇。糜爛桑梓至於此極。於是縣屬農工商各界團體。在總工會開代表聯席會議。一致議決請陳家軍於四十八小時內完全退出縣境。如不俯從民意。即宣佈罷工抵制。一面各公團推舉代表赴唐家鄉。請吳縣長即日回縣維持治安。一面派員分途調查陳家軍此次進踞縣城及各鄉後之損失。傷亡之人數。責成陳氏兄弟賠償。否則由公家變價陳氏在梅溪鄉所置之產業。賠償民間此次之損失。且可藉此以懲戒陳氏糜爛桑梓之罪。而儆來者。其未蒙陳叛軍光顧各鄉。則紛紛招集原有民團。加意防備。如陳家軍果來侵犯。即迎頭痛擊。後有某紳返報。謂前往唐家灣見吳縣長。據云一時未能回署。且云已不能自往行使縣長職權。雖回任亦無能爲力。香山人付託我之香山。今於七月一日起。將完全無恙之香山交還香山人。民間損失自有負責任之人。請轉致邑中各界。不必急急來勸我回任。趕快謀自救。自決設法回復自治原狀。將來圖報桑梓有日云云。於是僉謀自衛之心益決。然而處於暴力之下。畢竟香山人無如叛軍何也。可慨已。

第十三章 叛軍攻奪長洲之經過

第一節 事前之醞釀

陳炯明謀殺總統之方法。不一而足。但自總統避往軍艦。開赴黃埔外。并藉有長洲礮臺以爲屏蔽。叛軍急切未能攻奪。致總統於死地也。既藉調停之時機。以爲種種之籌備。并僞以手書呈總統。以弛軍備。其詳已如前述。計既決。最初會議。本令黃任寰襲攻。黃以攻之非甚易。而又不便推却。遂要求先發清欠餉。隨謀攻擊。當時各陳家叛將。亦頗以爲然。獨洪兆麟極端反對。乃決議拈鬪。而定進行。詎不期而拈定者爲鍾景棠。鍾亦雅不願。嗣以迫於命。無由更改。因協同洪兆麟分頭進行。乃下令決於七月九日正午。實行總攻擊長洲礮臺。維時孫總統與臺中及行營諸人。已於事前據密探報告。在當時苟實力防禦。一致對壘。未始不足以掃蕩羣兇。惟總統之意。以長洲終非能取守勢者。果北伐軍南返。逆將叛兵。自不難望風披靡。以故一面籌備另圖進行。將礮台撞針。盡數除去。一面決計退出長洲。其然中艱貞蒙難。可概見矣。

第二節 實施攻奪之連帶任務

七月九日下午一時頃。叛軍實施攻奪長洲礮台矣。當時叛軍係由魚珠礮台。開礮猛向長洲大本營轟擊。第一發即中長洲要塞司令馬伯麟寢室。總統府秘書李祿超。適在室內。由濃煙中。覓路得免。亦云幸矣。在叛軍之意。偵知總統常在魚雷局辦公。蓋即大本營所在。原擬殺害總統。乃中於馬之寢室。實則總統早已落兵艦。叛軍亦徒勞一舉耳。魚雷局既着彈。局中魚雷。遂以爆發。惟局中士兵。早已已有備。一面還礮抵抗。俟其來攻。隨即集合隊伍。紛紛乘船鼓進省河。而海上各礮艦。亦即同

時進發駛入省河。時各陸軍步隊已與叛軍接戰。無如衆寡懸殊。旋即退却。長洲遂歸敵手。先是。大本營得敵軍來攻消息。因戰略上作用。實於八號晚令各船開往新造（在在洲後面）至是艦隊既駛往省河。以避叛軍攻擊。乃駛近車歪炮台約離五千密達。該炮台後開砲阻梗。遂忍無可忍。不得不還炮以擊。而陸軍步隊亦乘勢衝鋒助戰。先克復東朗炮台。而車歪礮台之叛軍。尙死守。更由李安邦馬伯麟李天德徐樹榮四步隊奮勇前進。遂亦得手。中以徐氏爲最勇敢。叛軍乃又在白雲山開砲擊射。各軍艦遂更駛進白鵝潭間。或還砲而仍絲毫不損及民居。惟白雲山之彈。不及省河者。又紛紛落於城中。不知罹其害者。又何如也。雖然。叛軍此役。又有所設連帶任務。則仍肆其搶劫之慣技耳。當九晚二時左右。叛軍已進駐黃埔。其時即大肆劫掠。所有水上之瑯婦。與岸上之居民。均被洗劫一空。尤可恨者。埔中之店戶民居。盡被叛兵用火焚燬。計歷搜至天明。始相率退去。有等蛋婦。懼叛兵之姦淫。乃潛伏水上。隱匿半宵。至黎明始覓地躲藏。狼狽之狀。諸省礮城叛兵亂變時無異也。

第三節 三次謀殺總統不成

叛軍一次圍困總統府。再次砲轟魚雷局。均不果殺總統。及總統坐艦由長洲駐進省河。經過叛軍佔守之礮台時。叛軍之砲。紛向永豐兵艦而發。蓋知爲總統坐艦也。故各艦尙小傷。而永豐艦則中二彈。傷處成穴。徑六七寸。艦員死者二人。輕重傷者凡十有六人。當時兵艦開砲還擊東朗及車歪

礮台。總統當挺身艦上。躬自指揮。以一六十老翁。在硝烟彈雨中犯絕大危險。而不之顧。卒又不死。豈非天哉。然叛軍一再迫害。亦可以已。乃總統不得已再落軍艦。駛入省河。以避砲火。叛軍則既得長洲矣。何猶不知懺改。至於三次謀害總統。仍不如願。殆亦天之寄大任於是人。不欲遽喪民國元勳歟。總統至是。始確定陳氏實欲殺彼。故事變後。曾對香港士蔑西報訪員云。『陳氏實要殺我。』使所謀得成。則委其罪於部下兵士。自己佯爲痛惜。而誅我一篇哀悼之祭文。此語直將陳逆假面具全副揭出。夫總統早非不悟。特始終以忠恕待人。且以陳爲己之黨員。猶念其爲部下脅迫。而初不意其處心積慮。固欲殺己也。然孫總統雖慨陳氏之不道。而企望和平之心。猶未已。總統既抵白鵝潭。海軍總長湯廷光。尙有一電致總統乞和。總統猶親筆復一函。原文如下。『本總統設行營於長洲。本欲暫避敵鋒。以候國民之公斷。乃對家迫人太甚。幾致我於無地可容。夫當專制時代。君主尙有死社稷。共和時代。總統死國家。分所應爾。乃總長忽有趨進和平之說。如有於義不悖。無不樂從。此事請與湘臣（洪兆麟）變丞（李炳）公續（熊略）麗堂（魏邦平）四君籌妥辦法。以達真正和平。大局幸甚。』夫湘臣當時附逆之迹已著。總統猶不念其惡。故使當時陳氏真能以和平爲重。總統亦必不咎其既往。蓋總統之待人。固無成見。有如是也。至該函一片沉雄悲壯之語。非具英雄肝膽。仙佛心腸者。不能道出。（總統死國家分所應爾。）我孫總統至此。竟欲以一死我國民矣。嗚呼總統。犧牲一生逸樂。四十年出生入死於革命事業。猶以爲未足報我國民乎。向五千年專制帝國。排萬

難。歷萬險。創立共和政體。創立之後。又復擁護之。維持之。保全之。竭誠盡瘁。求之中外古今歷史救國拯民之聖賢豪傑。從未能其比類。猶以爲未足報我國民乎。建國功成。護法功成。聲譽遍世界。尊榮冠人民。迎駕勸進。函電交馳。（當時黎元洪盧永祥輩或請北上共勦大計。或請改地建立政府。）仔肩稍卸。安逸無窮。而必提五十八高齡老軀。奮戰苦鬪之餘。無尺寸土地可守。日夜受萬重勦敵之包圍而不恤。坐困孤舟。時時刻刻可死。乃竟堅守月餘而不餒。猶以爲未足以報我國民乎。嗚呼。孫總統之所以報國民者。尙有何間言。第不知國民將何以報孫總統耳。最可怪者。湯廷光明知叛軍之不道。過爲己甚。而乃向大總統乞和之電中。未嘗一語提及。即彰明較著之叛軍襲攻長洲砲台。及再次砲擊海軍一事。分明爲無和平之誠意。乃亦置之不道。而尙以和平爲言。欺我總統。亦甚矣。或曰。是又係陳氏標榜和平。再售其陰謀之故智。蓋雖三次謀殺不成。而將更謀第四次第五次謀害之計。果也。後此總統在白鵝潭中。陳氏始則放水雷謀炸不中。終則復謀劫奪軍艦。幸總統聞耗。離粵赴滬。遂得安全脫險。一時同志爲之欣幸。蓋總統遠避危害。可免同志多少之擔心。而到滬後發展機會正多。較之局守粵城。更有霄壤之別。亦正不負總統之抱負。緣總統前已安居粵城。爲天下蒼生計。尙欲督師北討。可知其不以已得兩廣爲足。實欲所以拯救於粵民者。再謀其他各省之黎庶。同登衽席。此總統之博愛主義也。故其離粵赴滬。其主義固完全無變。一時海上之歡迎總統者。殊極其盛。此又邦人共棄陳氏之一反証也。今後之陳炯明。寧有死所哉。且秉筆以觀其後。

第十四章 嗚呼廣州之言論界

第一節 叛軍對待一般之報紙

廣州自叛軍發展其強盜行爲。晝夜焚劫公府。蹂躪財政機關。搶掠民居商店。疊次謀殺總統。恣睢兇殘。可謂極天下人所不敢爲者。而悍然爲之。故自六月十五日以來。五羊城內。已淪於烏天黑地。鬼氣森森之境界。說者謂有廣州以至於今。所消受之淒涼悲苦。殆未有茲次之甚。即視兩王入粵。猶其次焉者耳。然此等淒涼悲苦情節。猶可恃代爲發洩者則報紙也。顧叛軍認此。極虞報紙果發洩之。乃於發展其強盜行爲時。同時對於報紙。亦立加以摧殘手段。使彼等月來種種無天無理無法之罪惡。無從宣揚。彼等乃爲所欲爲。是故當時之廣州報紙。謂之爲奄奄一息。則已過譽之矣。實則直無報紙之可言也。按廣州報紙。統得三十餘家。通訊社及訪事。統得十八家。以一隅地。而新聞事業如斯。是頗稱爲發達。然初持正論者。本不乏人。如廣州晨報及民治通訊社等。尤爲嶸嶸南中。無如叛軍忌之特甚。故焚劫公府之翌晨。即派楊坤如封晨報。至民治社。叛軍則深懼其加以正言莊論之議。乃並挾逼其休刊稿件。楊言封社拿人。該社悟空氣惡劣。不能久存正義。遂暫停稿。民治社晨報既先後閉歇。其餘各報及通訊社。關於四圍情勢。遂均噤若寒蟬。含情默默矣。然叛軍關於其他報館。雖稍減於對晨報及民治社。而仍不放心。於是復師龍濟光莫榮新之故智。實行派員檢查。每夕六時半。即赴報界公會。至九時始退。蓋預以所謂粵軍總指揮名義。通飭各通訊社及訪事。

檢查稿件。先送到報界公會。候檢閱也。檢閱後。即由公會轉告各報知照。某社某稿則新聞可登。其視各報。直無有。且直如自出資辦之者。其強姦兇殺。乃莫可言喻。至檢查範圍。凡屬叛軍搶掠商店民居。叛軍拉伕。及強逼十足通用紙幣。叛軍在北江行動。或北伐軍在北江行動。各縣屬治安狀況。均在檢查之列。最奇者在滬國會議員維持法統事項。國會議員弔唁伍博士電報。亦不許刊載。統計每夕檢去新聞稿件不下五十則。故各報館往往因稿件被檢。無別項稿件補選。以致空白。又各報館向用四號字排印。或以乏缺新聞稿件。則改用二號字排印。就形式上論。當時廣州市各報。較諸往日。已退步萬分。乃所謂檢查員。尙憑藉官勢。每到報界公會。檢查新聞之外。並暗中偵察來往該公會人物之談話。如有說出叛軍及北伐軍實況。必疑爲反對叛軍之人。設法查察其人姓名居址。加以危害。後並帶同叛軍六名。到公會。似有一種示威舉動。似此。不獨箝制報紙之紀載。偶語者亦予以不許。行爲兇惡。又豈萬國所有耶。報紙既缺乏稿件。萬不獲已。而至空白。在報館主觀。已對閱者抱十二分歉意。詎叛軍方面。反以爲報紙空白。起人滋惑。又飭警區署轉告各報。嗣後不准空白。不遵者究辦。觀日前檢查員致各報函。（各報登載兵士搶劫淫掠各項新聞。先後派員嚴密詳查。多有不盡之處。嗣後關係於該項新聞。均由檢查員抽下報告總指揮派員查辦。倘無其事。應由各該通訊社訪員負責。至各報關於此項新聞。非經檢查手續。不得擅自登載。）其爲橫蠻。直有過之。蓋既檢去稿件。又不准空白。試問將何以自處耶。再就檢查員致公會函。而剖晰觀之。（一）各報

向無刊明兵士搶劫淫掠。其明知千確萬確叛軍搶劫淫掠者。祇寫「大漢」或「強徒」字樣代之。已屬討好萬分。(二)派員詳查。如無其事。由通訊社負責。倘有其事。又將何如。叛軍究應負責否。(三)所謂派員詳查。究以何種手續。證明確實派員詳查。(四)非經檢查手續。不得擅自登載。試問報館言論自由。約法上曾否認。既未否認。何以六月十六日之佈告。乃有「恢復舊會」一語。此又其凶殘行爲之一顯迹也。上述事情。特其嚴重監視報館耳。顧嚴重監視報館中。而有封禁報館。所謂雙蹄並進。無所不用其極也。國華時報南越報等。向以不正當之紀載。博下流社會歡迎。蓋廣州報紙之下乘者也。比粵難作。朋比爲奸之惡議員陸孟飛。乃買之爲逆黨吹法螺。故鍾景棠謂寇長洲時。國華時報即預爲派送號外。僞傳鍾逆佔領長洲。其爲捧場。可稱盡忠。詎曾幾何時。不三日紀載車尾砲台有遺屍百餘一則。竟被葉舉指爲造謠。南越報亦同一紀載。於是同被封禁。停版五天。另追編輯人究辦。說者謂難與賊存。其信然乎。然亦可爲一般附逆者戒。矣。獨莫明其妙者。既設檢查員。檢查員不檢去該則新聞。而葉舉則仇視該則新聞。豈檢查員與葉舉不是聯成一氣。乃各自爲政。抑故設危害該兩報之舉耶。於是乎各報館乃深入驚濤駭浪之中矣。其次被封禁者。爲新聞報。該報主人爲陳炯明外甥鍾聲之秘書。開辦不及匝月。被封原因。爲刊載公民鄧榮熙等致陳逆函。略謂今因免職。擅動干戈。駕馭無權。全省塗炭。姦劫淫掠。疾首痛心。剷除軍閥。異口同聲。藉詞聯邦犯上作亂。昏心權利。民不聊生等語。葉賊以爲獲罪陳逆。乃加以武力。使之夭折。尙有當時盛傳

封禁消息者。爲現象報。該報因刊載洪兆麟中立新聞一則。措詞於陳氏方面。並無不利之意。乃爲葉舉閱悉。即飭檢查員到報界公會追詢該報之原稿。而追究原稿之訪員。此外或曾刊載旅滬國會議員法統維持會等宣言新聞之報館。亦將追究。厥後對待報館。尙有二事。令人不能不歎其毅然出此。而令報館益無死所者。一師莫榮新封禁全城報館之法。祇准御用機關之晨鐘報發行。二全城各報。於未封禁前。須刊登白雲山僞總指揮。憑空杜撰掩飾耳目之北江戰電。不刊登者。處以通孫罪狀。嚴拿編輯人槍決。第一項嗣以擬議不果行。夫平心論之。全城報館之紀載。十九已袒陳氏。尙有誰敢主持公論。閱報者久厭其紀載不寔。淆亂觀聽。若令全體休刊。是直清新耳目。并解除編輯者之苦担耳。第二項之執行。則不用公式通告。祇令檢查員告報界公會。托該公會傳達。蓋彼意若以正式通告。深虞該通告被各報發表。使人一望而能悟解其專制之手段也。至於通訊社受箝制而停稿者。除主持正義態度光明之民治社外。有太平洋社。青年會。太平洋社。於叛軍盤踞廣州後數日停稿。該社與叛黨機關之羣報略有關繫。今亦不免。青年社主辦者爲學生界。而學生之精神。則皆擁護開國元勳文化先進之孫總統。而不願親強盜行爲之陳葉諸逆也。故新聞稿迭被檢去甚多。該社不得已。乃自行停稿。其停報啓事。略謂現值酷日當空。炎暑逼人。（按寔則豺狼當道。凶燄凌人。措詞譏叛軍。獨不識叛軍不加設告白檢查員耳。）在省同事。公議暫放暑假。一俟空氣清爽。再行通訊云云。空氣清爽云者。亦即俟妖氣剷除。大總統回駕耳。此亦無聊中之一快。

心語也。雖然。困於積威之下。不得不箝口結舌。若甘心附逆。以淆亂觀聽。自貶其報紙之價值。則又何耶。

第二節 新聞界中之敗類

當時廣州報紙。有專爲叛黨造謠之機關者。首推晨鐘報。即係陳炯明飭楊坤如所部叛軍封禁晨報而改組者。社長爲鍾聲。主仕爲陳天球。編輯則楊給隆。之三人者。皆政學系餘孽。然該報當與陳炯明有密切之關係。將藉以鼓吹叛軍之獸性舉動。以積極投降於北方。其荒謬記載。雖多至不勝枚舉。尙無足怪。其他若羣報。若平報。若黎明社。則至多不過受叛軍之多少金錢。亦甘心助長逆焰。則至堪浩嘆者矣。茲分述之如次。

(一)羣報 羣報原爲學生界集資組織者。詎該報主持人陳公博。譚植棠。以重利故。竟棒之而給與陳氏。學生界方面。至切痛心。然處于勢力下。殊無如之何也。該報後則目行宣告停刊。其停刊宣言。對於政治勞動經濟社會四方面。表示失意。不能爲此無聊的生存。其寔該報對於政治。屢次宣言。不遺一言。然每際政潮發生。必反其意。而有袒陳氏之論。至今宣言停版。又自言失望。殊覺矛盾迭見。而亦莫明其妙。至此次停版。以爲有人假冒該報名義。發刊號外。其實該號外確爲該報所發。(該號外係稱尹驥等在此獨立)不過事後恐爲葉舉洪兆麟等根究。是以停版自飾。而瞞葉洪等之觀聽。此外停刊尙有二因。(一)該報知陳氏到底必倒。爲洗刷罪名及保全該報物件計。是以預

目爲謀。使將來義軍回省。無從追問既往。彼則再改名出版。以便遙法外。(二)該報在廣州。迭次構怨同業。故久爲同業所不容。即各通訊社及訪員。該報亦加輕視。故各報與通訊社訪員。咸與斷絕交誼。是以該報雖出版。而實無新聞材料。營業前途。甚爲衰落。每月雖有津貼。然津貼費祇足供陳公博譚植棠之揮霍。該報雖不能停版。亦不能久恃。職此二故。該報乃藉口有人假冒名義。而自行停版。至該報停刊後。即籌備另行改組。聞以陳秋霖接辦。查陳秋霖亦爲陳氏之爪牙。曩在廣州。以恃強毆人被法庭追緝訊辦。逃往漳州。陳氏反卵翼之。是以陳秋霖甘爲叛黨作惡。

(二)平報社 該社主任爲莫某。該社之主旨。爲敲明槓。是以該社成立之初。騙去鐘秀南黃建勛(交涉局副長)各小款。繼而又敲鄭里鐸。然均細大不捐。早爲識者所却。後則由陳逆第六級夾必袋人物。九月給五十元。使袒陳氏。莫亦諾之。故其新聞稿。前曾力揚北伐軍如何勝利。未幾則力醜詆北伐軍。其餘前後矛盾者。不知凡幾。查莫曾爲國民黨本部辦事員。今乃現此人格。誠不禁爲道德前途哀。抑莫又曾自命爲新文化家。今及以五十元身價。甘爲軍閥作馬牛。尤爲識者恥云。

(三)黎明社 該社爲馬育航撥款補助。前馬任財廳長時。指定財廳支出項下。月撥津貼該社費三百元。陳氏任總司令兼省長時。又撥四百元爲該社津貼費。故該社職員。以受此區區金錢之賄買。竟甘爲陳軍張勢。不獨製造種種謠言。并且以無根之言詆總統。至社社該長爲黃毅。即鍾聲之爪牙。黃并監視全城報紙。如有不用該社製造謠言稿件。或不登載袒陳之稿件。即認爲立心反對。

陳氏因而告訴鍾聲。由鍾轉達叛軍。加以刻酷之對待。是以全城報紙之紀不實不盡者。主因亦在此。然黃之用心亦險矣。此外如人權報粵商公報七十二行商報羊城報等亦甘心爲叛黨爪牙。對陳炯明則歌功頌德。對孫總統亦與葉舉同一鼻孔出氣。故實言之廣州報紙。雖欲挽回言論自由。而緣於內潰。則上述之敗類報館。實不得不負其責也。雖然。如彼現象。又豈獨廣州新聞之敗類。亦舉國言論界之罪人也。哀哉。

第三節 滬報之記載

維時上海民國日報。亦有關於粵言論界黑暗之記載云。廣州自陳炯明舉兵變亂後。一切新聞消息及報界言論。均已失其自由。除香港報館尙有一二家未被收買者外。鮮能得其真相。查十六日事變以前。廣州有報館約四十家。通信社約十餘家。及事變後。民黨機關之廣州晨報早被陳軍佔據。號稱新聞豐富。消息靈通之民治通信社。亦因其社長馮自由離粵而致停版。現時大出風頭者。祇有陳家機關之黎明通信社及羣報。黎明社爲馬育航及黃毅等所辦。所有爲陳軍宣傳之新聞。概由該社發出。因葉舉特派軍官二人駐報界公會檢查稿件。除黎明外。其他各通信社及訪員發出之新聞。多被檢閱。并禁止登載。羣報乃陳家御用報館。其顛倒事實。以效忠主人。本無足異。此外各報。則壓積威之下。無敢或忤。香港各報屬民黨籍者。以前本有香江晨報及某報二家。此次事變之前。陳炯明已派人買收港中各報記者。使爲助。某報記者亦爲所愚。故近來論調一變。多作揚陳

抑孫之文字。香港各工團大憤。因有聯名抵制該報之舉。現葉舉已禁止香江晨報入粵。然該報消場較事變前增加四五倍。亦可見人民心理之趨向矣。此外最可異者。爲日人所設東方通信可亦甘心代陳軍宣傳之一事。聞陳炯明前特派丘哲陳其尤馮裕芳專與日人交結。該社駐粵主任人田氏受丘氏夫婦（丘婦爲日人）等宴會多次。日以社明社通信俛其宣傳。故近日東方田之廣州電報多與事實相去太遠。在粵日人方面亦多以八田氏之偏袒陳炯明爲非。不知該社具何作用而甘受陳軍利用也。要之現在廣州輿論界之黑暗。實較前年莫榮新離粵時之情形爲尤甚。一般關心粵者不可不特別注意云云。因錄之以見輿論之輿論也。

第十五章 附錄

一 粵軍之略歷

自黎元洪違法解散國會。張勳復辟之變發生。時孫公適在滬。偕前故海軍總長程璧光。宣言護法。率海軍第一艦隊南下來粵。寓居黃埔之公園。日以計畫出師討賊爲務。但見繫於桂逆陳炯明。諸事徒托空想。推其總因。皆坐無爲國宣勞可靠之陸軍耳。總統孫公乃轉商前廣東省長朱慶瀾氏。請其在省長直轄之警備軍中。抽撥若干營。與陳氏爲基本軍隊。時朱氏正銜受制於陳炯明。樂與民黨携手。慨然允諾。但發表方式爲委任。名義則一省長親軍司令而已。當陳氏接閱朱氏委狀。怒而擲之地。曰。我前任之廣東都督也。奈何受夫已氏之委狀。時胡漢民先生在側。勸慰之曰。成大事

者必能忍小辱。吾兄欲報國。則今日不能不委曲求全。陳氏之怒始漸消。正擬就任。忽朱氏因黨段之嫌。封印棄職而去。繼其任者。爲桂逆陳炯明。陳疑忌民黨。尤爲加甚。將朱氏已指撥陳氏之廿營。分調各處。不予改編。時陸榮廷由桂電陳。意謂粵事不可過爲把持。須予粵人以多少活動餘地。免致激走極端。胡漢民先生亦同時親赴廣西。與陸婉商此事。陸又一再電飭陳炯明踐約。然陳雖唯諾。而實際仍壓攔不行。後莫榮新繼任。亦如炯明。而表面則較敷衍。口頭指撥某也若干營。某也若干營。隸屬陳氏。又同時將口頭指撥與陳氏之某也若干營。某也若干營。許隸於李協和方聲濤鈕永建等。一日衆集於海珠。相互談論。莫之陰謀始揭。在坐者除李鈕二氏外。尙有前故總長程玉堂。及督署參謀長郭椿森。陳氏與胡（漢民）汪（精衛）二先生亦在座。胡汪二先生聞是事。怒形於色。拂衣而去。程故總長亦抱不平。立電陸榮廷。陸鑒於衆怒難犯。允飭莫照約遵辦。莫則故撥老弱二十營予陳氏改編。名曰「粵軍」。但軍械窳敗。子彈缺乏。服裝月餉。毫不發給。時總統孫公適在大元帥任。於窘困萬端中。按月籌撥月餉六萬圓。然莫對於陳氏汰弱補強。均極力干涉。其意欲粵軍僅如餽羊存名而已。孫總統因是種種。乃有砲擊督署之豪舉。奈此一震之威。莫逆始示服從。總統孫公鑒於根據地之不可無。僞庭之急宜加以討伐也。單身親往督署。與莫逆商訂援閩計畫。時莫止憂總統駐粵。不能遂彼改組政府陰謀。乃僭爲調虎離山詭謀。允月濟餉銀若干。械彈若干。而粵軍援閩之機始熟。陳炯明一書生耳。率軍討賊。是何大事。左右輔弼。又焉可無人。孫公乃命鄧故師

長鏗許軍長崇智。蔣參謀長中正等。偕其出發。或任前敵。或司機書。卒以許蔣鄧氏諸人之力。而得漳泉。又慮莫榮新之忌嫉無信。斷絕接濟。使人與前鹽運使李茂之婉商。用李海雲任潮橋運副。收回鹽餘。即在運副所轄之鹽餘款項內。劃出若干爲月餉。粵軍轉戰千里。饋運不絕者。賴有此耳。其他向華僑及各方籌借款項。先後三四百萬元。爲設氏尾製彈廠。及購飛機。添槍砲之需。陳汕恃此根基。始得有今日之聲譽。而粵軍亦依此種種。而得成如是之勁旅。粵軍在閩。日有起色。莫榮新等疑懼交集。時思有以制其死命。而氏陳溺於安樂。頗思苟且。總統孫公以漢賊不兩立。思克外敵。必先清內患。一再電促回粵。滇氏皆不置復。陳軍易將風潮發生。李參謀部長烈鈞。出巡北江。莫榮新以全力圍李。東西各江。空無一卒。使斯時氏陳動員回粵。直如入無入之境。必不至重苦生民。有九年八九月河源惠州苦戰之慘狀。直至莫氏業將出動來侵。許軍長鄧故參謀長等。破顏爭執。朱執信先生三度往漳。傳令孫總統諭。命其起兵。同時氏陳又受四方壓迫。至是始下決心。此等事實。想與聞之人士。必能追憶其經過也。且是役後方之接濟。子彈之補充。軍費之協助。（今總統助現洋四十萬元。皆出典借而來。）民軍之響應。鄰友各軍之聯絡。無一非孫總統爲之量籌維持。是役也。左翼退却。河源得而復失。氏陳電告。謂已無戰鬥力。事不可爲。請總統電唐繼堯。由滇出師協助。語至頹喪。今總統一面電慰左翼洪兆麟各部軍心。維持士氣。一面派蔣君中正（介石）星夜趕赴前線。助許軍長計畫。規復河源。李根源敗績而歸。於是回粵一役。迎刃而解。使無總統爲之鼓舞敵愾。

遣將助戰。則勝負之分。甚難逆料。而粵軍之爲粵軍。亦不可知也。然則粵軍之由來。固非孫總統之一手造就。不能產生。顧陳氏乃即用之以害孫總統。坐使所謂粵軍。亦蒙叛軍之頭銜。粵軍將士。念締造之艱難。其將何以雪斯恥耶。

二 陳家將佐之題名錄

自粵軍略歷與北伐改道原委之文露布後。粵軍將領即發表其辯明書。內列粵軍前後任職員甚多。指爲非陳系人。但事實具在。未可掩飾。茲表不拉雜前後任湊成。僅就民國十一年四月以前陳家將在職者列表如左。

(姓名)

(職任)

(出身)

(籍貫)

鍾秀南

廣東財政廳長

中央兵站總監

兩廣簡易師範畢業

惠州海豐

造幣廠監督

前廣東財政廳長

馬育航

經濟調查局長

海豐簡易師範畢業

惠州海豐

廣東省銀行監督

陳達生

廣東全省公路處長

海豐簡易師範畢業

惠州海豐

陳演生

廣東全省電政監督
兼廣東官產處長

未詳

惠州海豐

陳宗嶽

廣州全省教育委員會長

日本留學生

惠州海豐

黃強

粵海關監督
粵軍第七路司令

南京陸軍中學生

惠州龍川

金章

廣東全省沙田清理處長

日本法政速成科畢業生

番禺

鍾聲

廣東省議會臨時議長
兼公立法政專門校長

海豐高等小學畢業生

惠州海豐

林晉亭

廣東審計處長

未詳

惠州海豐

鄧伯偉

潮橋鹽運副使

前鹽運使鄧承樁之子

惠州惠陽

鍾傳珩

廣東無線電報局長

未詳

惠州海豐

李宗嶽

廣東航政局長

方言學校畢業

江蘇

李國鳳

廣東電話局長

舊官僚乃李鴻章之姪孫

安徽

陳炯光

粵軍第二路司令

無出身

惠州海豐

陳覺民

粵軍第五路司令

無出身

惠州海豐

陳小岳

粵軍警備遊擊司令

海豐高等小學畢業生

惠州海豐

鍾景棠

粵軍第五路司令

兩廣簡易師範畢業生

惠州海豐

鍾鼎基

陸軍部司長

日本士官學校畢業

惠州海豐

何國樑

粵軍總指揮官

廣東陸軍速成學校畢業

順德

葉舉

粵軍總指揮

廣東陸軍速成學校畢業
民國二年曾充龍濟光之
第一師長後投北

惠州惠豐

翁式亮

粵軍第六獨立旅司令

廣東陸軍速成學堂畢業

惠州惠豐

楊坤如

粵軍司令

綠林民國九年招安

惠州博羅

熊略

粵軍第二獨立旅司令

廣東陸軍速成學堂畢業

梅縣

鄧本殷

粵軍旅長

行伍

欽州

羅紹雄

粵軍旅長

行伍

湖南

李炳榮

粵軍旅長

行伍

湖南

陳永善

兵工廠督辦

香港皇仁書院畢業

香山

吳禮和

虎門要塞司令

虎門舊台兵

安徽

陳應樞

粵軍軍醫處長陸軍醫院長

中法醫院畢業

未詳

葉采南

廣東軍械總局長

陸軍速成畢業

新興

梁耀焜	汕尾兵工廠長	陸軍速成畢業	新	興
吳伯	粵軍駐瓊統領	陸軍速成畢業	文	昌
王公輔	粵軍砲兵團長	陸軍速成畢業	瓊	州
馮裕芳	廣東交涉署副局長	日本商業學校畢業	瓊	州
張醮村	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	陸軍速成畢業	惠	州
練演雄	粵軍總司令部副官長	未詳	惠	州
吳小銘	粵軍總司令部軍需長	未詳	惠	州
陳德春	四邑善後處長兼粵軍旅長	行伍	欽	州
陸孟飛	省議會副議長曾任英京利物浦國民黨分部職員假辦飛行學校名吞去款項二千餘磅	未詳	鶴	山
黃志桓	欽廉善後處長	行伍	欽	州
黃福芝	偵探長	未詳	未	詳
馮河清	省議會議員	日本留學生	瓊	州
陳島滄	文昌縣知事	未詳	文	昌
林義順	星加坡商人	未詳	潮	州
丘繼顯			惠	州

丘哲

金庫長

未詳

惠州

以下準陳系（按準陳系否以與陳共進退否爲準下列皆曾隨陳進退者也）

杜之秋

前選舉委員會會長
日前申舉省議會臨時議長

日本法政速成畢業

南海

陳融

廣東高等審判廳長
（陳之時力辭不果）

日本法政速成畢業

番禺

劉煥

造幣廠長（陳主力辭不果）
兼廣三鐵路副局長

統

務

新會

陳廉伯

廣州總商會長
（赴滬出席國是會議未返）

沙面匯豐銀行買辦

南海但與
炯明聯宗

陳福秀

前廣東教育委員會會長

日本哲學館修業

安徽

陳公博

廣東省立宣講傳習所長
（陳之時擬辭職留學）

北京大學畢業

番禺

黃毅

省議會議員省憲起草委員

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

清遠

洪兆麟

粵軍第二師長

行

伍

湖南

曾國琮

省議會議員

前清生員

惠州陸豐

江孔殷

英美煙公司司理

前清翰林

南海

夏同和

陳光遠代表江西督軍秘書

前清狀元

貴州

說 明

表內所列陳家將人名均在十一年四月以前發表讀者注意

三 各地之討賊聲

(甲) 國內

▲國民黨宣布陳炯明罪狀文 吾黨之主張不限於護法而弄法之賊理所必討。綱紀隆替。不主於一黨。而叛黨之徒。義所不赦。民國以前。吾總理孫公遵春秋之大防。爲人權而奮鬥。乃集四方有志之士。組織同盟會。陳炯明與焉。辛亥成功。響應景從者遍於國中。乃改組爲國民黨。陳炯明與焉。二年以後。巨奸竊國。同志渙潰。孫公於喪敗之後。念建設事大。實賴衆擎。進行之殷。勸宜齊步。驟必先號令嚴明。乃能進退有度。於是改訂黨律。重定約束。始改爲中華革命黨。繼今日之中國國民黨。而陳炯明亦與焉。元年春。孫公就臨時大總統職於南京。南疆疊重。不他屬而附諸陳者。以陳爲可信也。六年孫公以大元帥名義起師護法時。岑陸之徒。驟突肘腋。護法之都。孤島橫行。孫公艱難困

苦力爭援閩之師。預定回粵之策。芻秣既備。命將成行。興復之望。恃此一旅。孫公不以此他屬而屬諸陳者。以其爲可信也。回粵以後。規模漸具。綰中央軍政民政之陸軍部內政部。綰廣東軍政民政總司令省長。凡陳之所欲者。孫公無弗與。衆恐尾大不掉之慮。曾不能移孫公待陳以立股肱腹心之誠者。亦以陳爲可信也。陳自回粵以後。援引戚族。遍於要路。羣從昆弟。各握重兵。道路見之側目。識者早爲寒心。而孫公推心置腹。不減故常。蓋亦以陳氏爲可信也。夫使陳爲出入彼此朝暮變易之流。則其叛爲常。不叛爲變。叛之罪猶小。今陳固十餘年與黨爲命。師事父事孫公之人也。使陳爲浮沉班末。執戟彈夾之流。則效死弗去之節。固非熱中功名之所能。其叛之罪猶小。今措固受孫公國士之遇。干城寄之者也。使陳之叛。或絜妻子寶貨以去粵。或率左右部曲以降敵。不阻北伐之師。不毀護法之業。不危孫公。不擾粵人。則猶爲平常之叛徒。非吾人所大痛。而今則何如哉。孫公之側。兵不滿百。苟志在逼其下野。何待中夜。陳何用多兵。以操莽之橫。至幽逐漢主而止。陳薄操莽而不爲。欲殺孫公以快心。此綱紀之罪人也。法統未復。公論昭然。吳佩孚以徐氏陰狠。終難相安。今不去徐。必受其禍。乃假手於王家襄等以逐蹟。此小人相軋於大法何干。陳氏附吳之蹟。昔已顯然。今竟密定夾攻之約。親爲毀法之人。國會議員之被摧殘者屢矣。若於抄劫之後。重以驅逐。至於窮無可歸。蹈海求死。則前此所未有。而陳實創之。此法統之罪人也。粵人於陳竭恭盡敬。即念平昔歡迎之誠。已足起人類同情之感。今乃從其部下。大掠廣州。挨戶姦劫。無能幸免。彼北軍殘暴。盡人所知。然

迭次焚劫。尚不忍及於父母邱墓之邦。而陳氏忍之。此更爲人道之罪人也。（原稿下略）

▲海海軍護法討逆宣言 我海軍自隨我孫大元帥南來護法討賊。以維正統於不墜。數年於茲。雖赴湯火。此志罔敢或懈也。乃者葉舉等包藏禍心。通敵謀利之不已。竟敢犯及元首。破壞政府。縱兵殘殺。劫掠無所不用其極。罪惡貫盈。當爲天下所共誅。我等奉命聲討。先行砲擊。冀其私心一悟。改逆從順。免受天誅。如彼仍頑抗。怙惡不悛。當合各省護法大軍。協同掃蕩。以免護法大業。功虧一簣。謹馳電聞。海軍全體官兵同叩篠。

▲又電海軍諸同志鑒。昨閱報海軍軍全體各艦解決。請孫太總統下野各條件。不勝詫異。我海軍各艦人員。祇知服從護法之孫大總統。所云服從陳逆炯明。即謂我海軍人員棄順投逆。斷無是理。特此通告。中華民國十一年六月廿三號海軍全體各艦通告

▲又海軍將士二次宣言 海軍護法南來。始終一致。每經變亂。無不維持大局。保護地方。自叛軍作亂於廣州。破壞民國中興之局。用是痛心疾首。我海軍乃有六月十七日之役。欲以伸計義於天下也。嗣因北伐軍回戈討逆。所向有功。粵事問題。本可計日而定。遂擁護

大元帥暫駐廣州。以待解決。誠不忍陷廣州市於糜爛。抑亦仰體

大元帥愛護梓桑之至意。有如此者。日前彼方信使晉謁

大元帥。提出條件。其詞意仍爲貫徹護法之主旨。始以爲其悔禍之機。即啟於此。詎知九日午後二

時。彼方魚珠砲台砲擊我長洲。謀襲我軍艦。是以我海軍今日不得不折回省河。以避其鋒。不圖各艦一抵車尾砲台。彼方即開砲向我轟擊。覺自彼開。忍無可忍。我海軍全體將士。爲自衛計。舍正當防衛外。已無他途。此我海軍委曲求全之苦衷。當爲國人所共諒也。夫彼輩背盟叛國。忘恥事仇。西南數載之功。孰肯廢於一旦。我海軍前此隱忍以待者。冀得和平之良法。以俟國民之公斷。不願從事武力。而使粵人驚恐耳。乃人情翻覆。竟若波瀾。口血未乾。甘爲戎首。若仍一再退讓。何以踐當年護法之宣言。況浹旬以來。叛軍所到之處。肆行劫掠。恣意姦淫。以若所爲。甚於盜賊。致令人民遷徙。城市蕭條。即此言之。我海軍亦當以救國者出而救粵。謹將茲事顛末。掬誠宣布。惟我父老兄弟幸垂鑒焉。十一年七日十三日

▲又三次宣言 廣州總商會各界和平維持會并轉廣州全體市民公鑒。敬讀寒函。愴惻莫名。吾海軍全體將士。侵（十二日）宣言。純出於衛國保民。維持綱紀之赤忱。所以與國人重申約言。從事解決者。乃爲吾市民安全之保障。消除一切痛苦者也。今公等既不忍再生戰事。請待解決。吾海軍當順從輿情。寬假時日。但彼亦須令省城附近各隊退出百里之外。以廣州完全歸還吾政府。自由處置。否則敵軍不特與海軍始終爲仇。而吾民水深火熱之苦痛。且將日甚一日。吾海軍惟有本侵日之宣言。以貫徹吾衛國保民之主張。公等市民。皆明是非。當知判別。決心宜具。善法須籌。如長此以往。隱忍苟且。不惟地方之紛糾益甚。而吾市民之被姦淫搶劫燒殺之悲境。其有已時乎。重申惻

言。尙祈亮鑒。永豐永翔楚豫楚章同安廣玉寶璧各艦長率全體官兵同叩。

編者按。湯廷光溫樹德之變。純屬其個人行動。實自絕於海軍。我海軍將士尙無尤焉。

▲廣東國民大會電 十萬火急黃埔孫大元帥廣州參衆兩院各部長長海海軍總司令各艦長南雄胡文官長始興許軍長東山魏師長北海黃司令北伐軍各司令大本營遊擊隊各司令警備軍各司令各省各縣各公民大會各機關各團體各報館公鑒。我粵自光復以來。慘慘遭變。故龍毒陸禍。苦不堪言。粵民何辜。受此奇劫。痛定思痛。方謂粵軍旋粵。急事整理。詎知蕭牆之禍。伏於陳逆一身。黃豆燃箕。遽起葉匪之叛。我大總統孫公博愛爲懷。仁義接物。不料姑息養奸。深蒙禍害。以陳逆二十年之師事。忽變節於一朝。如此禍國叛黨之徒。不能再容其活於人世。不特貽我三千萬同胞之差。故不能不聲罪致討。揭其劣跡而暴露於天下。使四萬萬同胞得人人起而誅之。陳逆炯明乃一蜂目豺聲之忍人也。縱軍淫掠。政治之破產也。禍國害友。信用之破產也。棄南投北。名譽之破產也。卑鄙齷齪。人格之破產也。有此四者。不誅何待。葉匪舉乃市井無賴也。圍攻總統。蹂躪國會。搶劫商場。捕殺黨人。有此四者。不戮何待。陳炯光乳臭小兒。楊坤如綠林小醜。熊略滑頭小人。翁式亮奔走小狗。洪兆麟李炳榮。則阿媚求榮。鍾景棠陳永善。則搖尾乞活。似此一般強盜蟻嘯。以之治國。何國不亂。以之治粵。何粵不亡。惟有求我粵三千萬人大解脫。大覺悟。早揭義旗。起而討逆。何逆不摧。起而圖功。何功不集。試看今日之廣東。果是誰人之粵土。我輩者。乃廣東之主人翁也。倘有見逆。

不討。定爲從逆見逆。不誅定必奴於逆。陳逆者。乃廣東之禍首。亦西南之罪魁也。今北伐軍當勝利之日。忽然驅逐總統。威迫海軍。解散國會。阻止北伐。危害友軍。搶掠商場。捕殺人民。構陷黨獄。如陳逆者。其肉豈足食乎。惟有聯懇我各省各縣公民出而主持正義。組織義軍。一致聲討。使撲滅逆獠。還我民國。不然。先行罷工罷市。停止徵糧納稅。以制其死命。佇看羊石妖氛。一掃而光。珠海歡聲。萬家預祝。痛哭陳詞。血淚俱下。廣東國民大會全體同叩支印。

▲國會議員上孫總統電 十萬火急。廣州探送海圻軍艦轉呈孫大總統鈞鑒。陸軍部長陳炯明。陰賊險狠。降敵倡亂。黑夜縱兵。砲擊公府。白晝淫掠。慘害平民。搗毀國會。逼死耆宿。窮兇惡極。人類何容。應責成我大總統嚴令海陸軍限期剿滅叛賊。恢復秩序。并將陳炯明褫奪軍職。拿獲到案。押往軍前。處以極刑。幸勿惑於羣奸播弄。再誤調和。致中毒計。後悔無及。十四省以上國會議員凌鉞等二百八十人同叩。

▲國會議員告國人書 各省省議會農工商會各師旅長各司令各團體各報館均鑒。陸軍總長陳炯明。於六月朔日。黑夜稱兵。謀弑總統。背叛國家。翌晨令楊坤如之副官賴永忠等。率匪軍數十人。困海珠國會議員招待所。初時不准出入。繼則按房搶劫。直至下午三時。挾迫所內各人。即時離去廣州。衣服行囊。完全劫奪。及各人出門時。男女身上之長衣眼鏡手鐲戒指零碎等件。一概搜刮淨盡。日暮該副官等將衣服銀錢朋分後。所有書籍器具等。均用汽車運至楊之司令部。次日。又至

士敏士廠第二國會議員招待所。亦如前次搜法。且加傷害。兩所之同人。倉皇奔走。僅以身免。現在廣州市面。每日搶劫。十室九空。似此盜賊行爲。袁世凱之叛國。張勳之復辟。莫榮新之禍粵。不忍爲不敢爲之事。陳炯明之粵軍。公然爲之。是則陳炯明者。直匪首耳。匪而不肯自認爲匪。膽敢飾詞通電。謂舊會重集。請孫下野云云。夫孫大總統護法之目的。惟求國會能真正完全自由行使職權。其宣言大公無我。最爲明白。該匪首此次叛亂。不但廣州所有之公署機關。均被洗劫。近且姦淫女學。燒殺市民。是則張獻忠李自成之流。何得借口法律政治。蓋陳炯明前借粵人治粵之名。盜取廣東政權。今乃借國會恢復之名。劫掠廣州財產。盜匪之面目。自行露暴。除請孫大總統就近嚴勦外。特將身受目睹之事實。敬爲國人告之。國會議員趙清泉。梅寶璣。元因培。彭學浚。陳尙裔。王兆離。鄒樹聲。朱之洪。徐可亭。李執中。周震麟。汪汝梅。陳友青。劉人炯。李建民。鄧天乙。高福生。于恩波。丁騫。何陶田。永正。張大昕。高振霄。時功久。楊大實。蔡突靈。徐邦俊。吳道達。盧元弼。賴慶彭。輝邦棟。向作賓。向元均。張光煒。周恭壽。李式璠。董昆瀛。蔡達生。董耕雲。王鴻賓。尙鎮圭。史之熙。竇應昊。劉峯一。周之楨。烏友三。魯魚。魏笑濤。彭養光。孟同和。王憲章。田銘璋。李希蓮。關棣。陳純修。張敬之。張瑞雲。李東壁。申夢奇。廉炳華。許森等。同叩。

▲旅京舊議員王福緣等電（銜略）慨夫人格不講。何以判黨。猶是非不明。何以證功罪。我國自民八以來。張勳勒兵京師。黎氏解散國會。代理總揆伍廷芳。拒絕副署。張勳勸日約法破壞。不自

君始。我輩早可不受拘束。伍以力任維法。冒險南下。今大總統孫公中山。統率海軍。齊集廣州。宣言護法。國會重開。陸續制憲。六年之久。無數犧牲。爲民國保存根本。祇以護法而非法爭耳。乃陳炯明受孫提携。始統粵軍。返粵平桂。皆孫主持及運籌之功。尙甘相共。則相維相繫。其和何難再造。即或意致略殊。而相應相求。同室奚必操戈。今竟二三其德。至有六月十五之變。作亂雖云葉舉。主謀實屬炯明。陳逆殘賊爲懷。禍粵即是禍國。小人性成。辱孫即是辱民。藉統一而便私圖。由背義而行叛逆。況搶掠廣州南市。槍擊議員駐所。護法偉人。多爲犧牲。民國正毀傷殆盡。慶父禍魯。難逃共討之誅。趙盾弑君。焉避世人公論。望我國人同心一致。喚起國魂。共滅渠兇。是開曲直。宜各平心而論。則是非明而國家安矣。族京國會護法議員王福緣等叩庚。

▲滇籍國會議員趙宣何畏等電 (一) 各省省議會各法團各報館均鑒。陳賊炯明。叛逆毀法。嗾使葉舉。逼走孫公。殘殺民黨。神人共憤。凡我同人。一致聲討。並祈李許諸公。及我民軍。速行討伐。陳葉以伸正義。而維國紀。參衆兩院議員。趙宣閻致恭王福緣陸榮均等同叩元。(二) (銜略) 慨自國會解散。護軍法興。與諸兄轉戰川粵。功績不懋。何期形格勢禁。正誼未伸。宵小迭乘。危機四伏。所幸國會在粵。組織政府。選舉孫中山爲大總統。委以護法戡亂之責。是在粵組織政府。即中華民國之政府。非廣東一省之政府。更非陳炯明一系之政府。縱使北方武人。有意悔禍。罷兵息爭。亦必察其果有悔禍誠意與否爲斷定。然後從正當手續。協謀統一。未爲不可。陳氏今日背叛。因要求不遂。而

竟爲根本上之推翻。非大逆不道者。烏能出此。抑知陳氏以現在陸軍總長資格。主使叛軍。圍攻政府。院使廣州地方。自六月十六日以後。即陷於無政府之地位。叛軍盤據粵垣。姦淫搶掠。十室九空。西南譚法。六年以來。犧牲無量數之鐵血代價。竟爲陳氏一人斷送。是可忍。孰不可忍。素諗諸兄矢志討賊。國民共仰。盼率大軍來粵。掃除元兇。奠定危局。回復粵省秩序。從正規上謀和平。藉達統一目的。國家前途。實深利賴。何畏叩元。

▲各省民黨要人快郵代電 廣州探送陸軍總長鑑。統日執事所部葉舉楊坤如陳炯光諸軍叛變。圍攻總統府。元首幾及於難。復逐國會議員。推翻護法。海內有識。聞而髮指。西南諸省。尤爲憤慨。此舉是否執事指使。甘心降北。宜有表示。以壓人心。若或未前謀。自應討賊平亂。奉迎總統。昭告海內。否則司馬之心。路人已見。猶復託詞隱蔽。欲蓋彌彰。今亂事之延已三日矣。市民被擄。異已爲誅。不聞執事早出戡亂。叛迹已漸著。聞於中外報章。且謂陰稟吳命。造茲大逆。長此嚙然。雖有百喙。不能自解。亂臣賊子。人得而誅。鳥獸之行。豺虎不食。執事蒙此大詬。將安歸乎。此非徒以葉楊諸逆。爲執事舊部。嚴格相繩也。執事職權爲陸軍總長。舉凡軍人越軌行動。其責皆由執事負之。而況叛變彰明。復即爲執事平日直轄部伍。萬目睽睽。安能以一手掩之。而妄冀天下有售其欺者。執事從孫公於患難。近二十年矣。此次還粵。得力於孫公之提挈獨多。及非常國會重組政府。孫公選任總統。執事復被簡爲省長。總司令。陸軍總長諸職。既已委質爲屬。一朝失意。不惜冒天下不韙。悍然爲北。

方諸將所不爲。執事縱不爲國計。獨不爲己身榮辱利害計乎。遺臭流芳。繫於一念。從違之際。執事當必有擇也。至若法律統一之說。孫公虞日宣言。亦既既剴切詳明。當世所共知也。執事職爲徒屬。但有從眼。不能違抗。雖小涉異已。非況於橫決凶殘。逐辱元首。天下後世其謂之何。執事昔駐漳州時。嘗謬託於赤化。知非冥頑不足與言者。又以同黨共隸於護法。及孫公旗幟之下。不忍見執事身敗名裂。爲天下戮笑。故敢進此最後忠告。冀執事一悟。翻然討賊。有以自明。不然者。孫公尙存。餘部用命。國人四億衆。吾黨數十萬人。必有起而伐叛。與執事相周旋者。慎勿謂萬餘驍兵。遂可橫行中國無忌也。執事若猶有一縷天良未泯者。終冀反復以思。權衡以計。神明之罰。當較兵刃爲烈。此則眞執事放下屠刀之時也。唯執事實圖利之。養日又致一電文曰。廣州探送陳炯明君鑑。巧電責足下討賊自効。閱報載足下皓當致伍省長電。主謀顯然。甘絕於民。通敵隱謀。一朝畢露。此非獨爲護法妖孽。及民黨敗類而已。世道人心。至是而漸滅。以盡。義憤在人。吾黨尤劇。僕等此時唯有合請元首。督帥義師。申討逆叛。豈屑於足下。更有言說。顧不教而誅。古人所慎。莠言焚聽。端賴辭闢。足下謂保粵地方。保孫令譽。言之不忤。亦何無恥至此。叛軍虜掠淫殺地方。則固已極糜爛矣。足下於何保之。孫公名高中外。當世已夙有定評。足下何物而來相保。至謂護法目的已達。違心泰甚。試爲足下一略陳之。黎氏任期早滿。非常國會暨盧何諸公通電言之綦詳。黎氏亦自承無有所諱。足下竄伏惠州。豈無聞見。至舊會恢復。果有誠情。其機關因儼然開會廣州。何至舍此不迎。翻以除名之王家。

襄。及經濟調查局喪失資格諸人。冒竊名義。違法濫竽。議員不足法定人數。而遽以擅使職權。天下有識。孰不齒冷。此徒吳佩孚欺罔國人之行。足下勾結附和。自貶人格。抑何可賤。更謂援贛出征。喪師諱敗。不圖夢壓。至於若斯。贛州久下。全省震驚。此雖陳光遠蔡成勳不能矯誣謂勝。二陵蹇叔。擬不於倫。足下此次謬舉。或即誤於此類傳聞。曹吳誘惑。昧焉不察。鑄成大錯。百世蒙羞。近者李許諸將全師以歸。赫然衆怒。滅此朝食。足下今日應悔作計之非。而已遲無及矣。又謂非常國會。擅舉總統。變詐翻復。尤駭聽聞。足下不當身兼四職。委任悉出。所謂擅舉之總統者乎。既已謂之委曲求全於前矣。此時何嫌何疑。而不安之。得母利已則臣屬。戾已則敵仇乎。惡例之說。愚惑可憫。須知所謂非常國會者。即法蘭西革命時之前例。而總統即拿破崙之比。獨孫公不爲迪克推多。猶爲此善於彼耳。革命者。所以濟政治之窮。不得已而爲之。凡百皆與平時絕異其例。安所得善惡。而如舉世滔滔。關於常識者之云也。國事可了則了。孫公虞日宣言。已掬誠與天下共見。所爲殷殷致慎者。徒愛護法律之不可僞託。武力之不容妄展。烏有所謂不肯放手。如足下以小入之心相度者。建設大業。孫公本有舍我其誰之慨。亦其學識資望。海內賢傑。舉不謂非。足下平昔固已虔恭翊戴。此誇大之妄人。及其准與辭職。而始爲是誣譏之談也。足下既已躬爲逆叛。十五之夜。且將欲得總統而甘心。操莽之兇。見諸民國。區區謗讟之詞。在足下尙猶和平仁厚。以此見督。亦云過矣。頗聞秩老覩足下臬獍之言。憤鬱以死。而足下嘗告精衛君武諸人。謂部下有違總統命者。足下將自殺。以明赤心。

今不獨違命。且公然爲逆矣。足下覲然苟生。豈猶有待節鉞之誅乎。抑將載此厚顏。稽顙北庭。而爲丁公之續也。嗟夫。釜底遊魂。若足下者。而僕乃反覆愷惻諭教。而競存猶不悔悟。則真蠢物而已矣。諸公護法歷載。大義凜然。競存此舉。毀政治應守之道德。賊人類相與之正誼。其禍不獨舉大總統孫公頻年堅苦。墮於一旦。即諸公與我西南同志數歲艱難維繫法統之犧牲。亦被其倏忽蹂躪摧殘以盡。奇恥大辱。未有甚於降敵自殘同類。雖犯上作亂不恤者。此徒令曹吳輩鄙笑。直謂南方無人。法律既聽其舞文。事實亦從其割宰。服從孫公護法及聯省自治之謂何。諸公口血未乾。當不至唾棄如遺。趨降恐後也。近者浙盧滬何。宣言不認北廷爲合法政府。雖黎氏亦自承於法律無據。謬託暫攝。實則篡竊之變名耳。法律根據既失。何所依託。而爲是僭稱。彼以統一欺人。直譎言而已。諸公維法。嘗舉我西南諸省數千萬衆以殉之。胡一旦苟且求容。以自墮人格。稍有常識。知必不爾。討逆伐叛之任。孫公已自負之。海軍暨北伐諸軍會師有日。賊亡不遠。徒以攻贛之師。以告大捷。九仞之功。虧於一簣。不無可惜耳。護法救國之業。諸公則咸與有責。仗義興師。伐罪弔民。非敢爲諸公原望。然人之好善。誰不如我。亦未敢遽輕量諸公。妄爲逆億也。何去何從。諸公當自擇之。獨此是非之分。順逆之別。公論清議。不容遽絕於天壤。此端一開。尤而効者踵發。諸公將以何名分。約束維繫其部伍。大亂非至。潰決橫流不止。綱紀陵夷。信義淪喪。此其爲禍。較之毀法干政尤烈。而民國至是乃真亡矣。諸公主持如何。願聞明教。毋任激切待命之至。楊庶堪張繼柏文蔚黃復生盧師諦蕭宣

宋輯先彭素民林業明黃展雲孫鏡茅祖權杭辛齋管鵬覃振李燮陽丁惟汾劉莪青朱霽青李元箸暨旅滬蘇皖贛浙直奉魯豫粵鄂滇黔川湘民黨百六十人叩

▲湘人宣布洪兆麟罪狀文 謹告者。湘人洪兆麟。受擯於鄉里。遂投身軍籍。展轉入革命黨。癸丑之役。在香港被捕。行將引渡北政府治罪。孫總統先後耗去四萬餘金。費盡無數交涉。始得出獄。自是即不附孫總統以爲生活。然以黨員資格。行革命事業。又耗去黨中金錢。不知幾何。孫總統之待洪。可謂至矣盡矣。此在黨人中。類能言之。即洪亦屢爲人自道之。惟洪數年來一切驕傲暴行。湘人已多不齒。但以口稱孫總統爲祖。競存爲父。諒不至有叛逆舉動。故湘人尙寬容之。不料此次附和陳逆以叛孫總統者。竟爲洪之二師。圍攻總統府。與夫砲擊粵秀樓。亦爲洪之二師。初聞二師下級兵士。皆不肯從逆。洪則密令李雲復紀澤波兩賊。百方煽誘。以逞叛亂。舉凡以德報怨。助父弑祖。大逆不道之罪。洪皆一一爲之。洪固湘人。湘人本素重道義而持正誼者。至是我湘人名譽。以洪一人爲之污辱殆盡矣。洪又爲軍人。軍人以衛國家維治安爲天職者。至是我湘軍人名譽。以洪一人爲之破壞殆盡。茲爲湘人名譽計。爲軍人名譽計。急應同仲公憤。將洪兆麟之人格。宣告死形。其私人動產與不動產。尤應切實調查。寄頓處所。悉數充公。分犒討逆將士。以彰公道。其有與洪逆聯聲氣供奔走者。務速宣告脫離。否則池魚之累。毋貽後悔。特此公布。（上下略）

▲福建中國國民黨電 廣州孫大總統鈞鑑。陳賊炯明。背黨叛國。圍攻政府院。謀劫元首。縱兵殃民。

排除異己。惡貫罪盈。神人共憤。伏乞鈞座迅飭各軍嚴切剿辦。務使陳逆授首。賊類大遺。以申大義。而達護法。同志等謹領閩中健兒。佇盼捷音。并圖報効。福建中國國民黨諸同人叩。發。

▲改造山東同志電 (一)廣州孫大總統鈞鑑。陳炯明此次叛變。已激起海內外之公憤。人心未死。主義益彰。聞討賊軍正兼程回粵。巨擘必有就擒之一日。除電海軍魯籍各將領一致戮力外。特此奉慰。誓作後盾。上海改造山東同志會。禱。(二)廣州海圻艦溫艦長等轉駐粵海軍魯籍各將領鈞鑑。陳炯明比逆倡亂。嗾使部屬於深夜襲圍公府。孫大總統僅以身免。驚耗傳播。海內外同深憤慨。此種舉動。不惟破壞立國之紀綱。抑且殄滅人類之信義。溯自孫大總統挈海軍南下。護法勸亂。艱險備嘗。歷六年如一日。切盼諸公聯絡同胞。竭誠仗義。相機討賊。臨電髮豎。即希垂商。上海改造山東同志會。禱。

▲廣東公民自治會通告 旅滬廣東公民自治會發出通告云。旅滬人數。甯波以外廣東爲多。旅滬商業。寧波以外。廣東爲盛。他若學校教育。若風氣開通。若革命偉人。若護法首義。莫不交口推我廣東。嗚呼。豈全廣東人之榮辱。渺不相涉乎。胡此次對於叛變總統之陳炯明。糜爛廣東之陳炯明。非屬旁觀。即屬緘默。一若廣東禍亂。與旅滬廣東人痛癢不關也。不然。孫中山者。固廣東人之孫中山。亦中華民國之孫中山也。邇者各省人民各地公團。感動公憤。齊向陳炯明聲罪致討。風起雲湧。悲痛傷心。何以各省人民。厚愛孫中山如是其切。我廣東如是冷淡耶。嗚呼。豈廣東人竟成海豐人。

一縣之廣東乎。或廣東竟成惠州人一府之廣東乎。不然。何以一海豐之陳炯明。與一惠州之葉舉。楊坤如。鍾景棠等。敢公然圍公府。逐總統。無惡不作。龍濟光莫榮新輩所不忍爲。陳葉輩忍爲之。我廣東人何辜。與爾海豐人何仇乎。自陳受孫二十年之羽翼。蒙如許友軍及革命黨抱絕大犧牲。始於去年助其入粵。陳遂貪天功以爲己有。自居變相督軍之總司令外。并兼省長陸長內長。氣燄萬丈。路人側目。孫中山偕胡許輩蕭然遠引。移桂北伐。陳因逞其陰謀。始則阻不發餉。繼則暗通敵人。藉曰聯吳爲政策。何必冒夜而行。更暗殺同黨同鄉。視黨綱如兒戲。等友誼於寇仇。及叛逆昭著。仍以同時下野爲辭。不論中山應否下野。縱政見各異。儘可通電相勸。吳遂非法之徐。尙假以禮。況以二十年患難生死之交。一旦反戈相向。嗾其梟獍。劫黨魁於隻身無備之時。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今既明目張胆。通敵禍國。猶以葉舉領銜爲掩飾。事成則南面稱王。敗則有所抵賴。抑可憐之甚矣。嗟我粵人。果爲民生前途計。竟中山全功。速一致以討陳乎。抑苟且偷安。貽百世之憂戚乎。（中略）今爲廣東全省人計。爲中華民國洗恥計。爲世界民治國計。豈能默爾而息耶。事急矣。其速起。其速起。旅滬廣東公民自治會公啓。

▲廣東海防司令部佈告 逆賊陳炯明。梟獍爲心。豺狼成性。六月十六日之亂。圍公府。逐議員。縱橫數百里之間。無或倖免其劫掠。故逆軍所至之處。人民十室九空。凡大盜所不敢爲者。陳逆皆悍然爲之而不恤。夫陳逆固政府之陸軍總長也。於北伐軍長驅人贛之時。忽有效忠於黎元洪吳佩孚。

爭之舉。乃欲顛覆政府。以交換其權利焉。是謂叛國。陳逆又號稱革命黨員也。成豎子之名。皆出于吾黨總理孫公之所賜。今竟違反革命黨之主義。以黨員而殺黨魁。二十年父事師事之人。不死於滿清。不死於袁世凱。反幾爲患難與共者所戕賊。是謂叛黨。他若侈談論法。即當尊重議員。生爲粵人。即當愛護桑梓。顧逆軍却議員之財物。且以武力迫令離粵。待之不啻囚徒。無論城鄉。無論貧富。因不苦逆軍之飽掠。甚至姦淫婦女。曾禽獸之不如。昔陸榮廷莫榮新諸人。猶未施於吾粵者。不圖於陳逆見之。浹旬以來。阻義師之進行。爲粵人之禍害。致令干戈滿地。城市爲墟。誰生厲階。在在皆陳逆所致也。我大元帥提倡革命。創造共和。其奮鬥之精神。蓋有進而無退。此次護法救國。大功將成。陳逆乃因一己之私。而破壞民國中興之局。在陳逆發揮獸性。不能以人格責之。彼忘恥事仇。殆其慣技。癸丑既屈於袁氏。何不可行之於今政府。逆賊不討。任其猖獗。將見西南數載之功。廢於一旦。況護法之役。吾粵屢經重大之犧牲。陳逆不徒不與粵人策其成。且以此而重爲吾粵之禍。我粵人尤當痛恨者。本司令服從元首。盡忠國家。念締造之艱難。誓不與叛人同覆轍。掃除兇逆。救國救鄉。死生以之。義無反顧。茲特聲討陳逆。願我父老兄弟咸喻此旨。與我同仇。共梟逆賊之頭。以靖國家之難。本司令之厚望焉。此布。司令陳策。

▲福建自治軍快郵代電 急廣州海軍艦隊轉孫大總統鈞鑑（餘銜略）此次我大總統出師北伐。甫及一旬。即佔贛州。義師所向。敵皆披靡。行見下南昌。克湖口。會師武漢。直搗幽燕。藉償吾黨

澄清中原。實行民治之夙願。不圖惡耗傳來。陳逆炯明身爲西南總帥。竟敢昧滅天良。私與北敵吳佩孚結連。受款七百萬元。妄冀副總統。悍然叛變。陳兵羊城。指令賊子葉舉等圍攻公府。搜搶國會。官署銀行。商店民居。均遭搶掠。跡其行爲。甚於盜匪。粵人何辜。罹此慘禍。查陳逆此次叛變。無非欲迫我孫大總統下野。以阻碍北伐進行。破壞西南大局。遂其與吳逆分贓之陰謀。叛國賣黨。罪通於天。務懇我大總統明令護法各省。一致申討。將陳葉諸逆。明正典刑。以昭儆戒。諸公民國賢豪。中流砥柱。尙望力挽狂瀾。誅鋤叛逆。擁護元首。保全舊會。肅清內患。共圖北征。蓋保全護法政府。即以延中國命脈。民國存亡。在此一舉。烈等待罪閩省。始終護法。傾心首座。始終不渝。前年陳逆入閩。多方壓迫。終乃賣我閩省。使復淪於北虜。宰制之下。閩人茹痛。未嘗一日忘之。烈等所部戮力同心。經年苦戰。附地雖有縮小。實力尙無損傷。今日願隨各省之後。共討北庭。惟諸公有以教之。臨呈涕泣。不勝痛心之至。福建自治軍楊漢烈。盧興邦。林文龍。吳威。陳亮。秦望山。葉定國。王錫三。王珠。篤楊學良。蘇萬邦。陳安邦。陳文海。陳國輝。陳清東。陳聯輝。狄世美。王振南。蔡燦若。黃金炎。周延雲。陳其仁。汪漢民。詹楷林。文龍。羅光。謝重光。李恒美。李瑤。梯陳鐵卿。吳乘風。黃國治。徐翼樓。率全軍二萬一千五百七十三人同叩。

▲虎門要塞李台長電 萬急。孫大總統鈞鑑。海陸軍同袍鑒。天不祐粵。叛將稱兵。背黨亂國。蹂躪鄉邦。倒行逆施。天人共憤。禹平謬承孫大總統何司令振委任。長虎門要塞沙角總台。蒞任甫及一

旬措施靡不竭。力誠以爲黨爲國份應服從。犧牲詎十五日逆兵倡亂。何司令驟遭黃逆鳳倫詭計扣留。挾令禹平尅日交卸。勿容抵抗。在當時明知葬中亂命。當然失其効力之功能。遂一面飛飭各台實彈備戰。一面電令陳逆來受顯誅。敵軍聞報胆落。弗敢妄進。復強迫何司令電令交馳。制止禹平抵拒。同時地方人民羣來哀乞。求免糜爛。忖思投鼠忌器。動狠跋胡。且何司令身陷賊中。必難倖免。迫不獲已。於十六日暫行退出。徐圖收復。旋奉孫大總統面諭。着即集合舊部。無論如何。限日克復虎門要塞各砲台等因。奉此。業經積極籌備。戮力進行。矢身之死靡他。誓不與敵兩立。所望親鑒袍澤。共濟同舟。天日式憑。義無反顧。虎門要塞沙角總台長梁禹平叩巧。

▲桂紳及旅桂粵商快郵代電 孫大總統鈞鑒。軍閥專制。民怨沸騰。改造軍興。爭迎恐後。詎意叛賊陳炯明一入桂鏡。縱兵殃民。焚劫擄拉。慘無天日。以致附義軍民。挺而走險。閔隔局勢。實陳賊一手造成。倘援桂義師。盡如許魏各旅之嚴明。慎黔等軍之整肅。則平民政策。早見推行。兩粵一家。仍復舊狀矣。豈料陳家之軍。盜賊成性。禍桂禍粵。希冀兼圻。今竟謀叛稱兵。破壞護法。若不嚴申懲討。何以慰程伍二公在天之靈。桂省雖處偏隅。人多向義。業已飛馳函電。揭發陳賊罪惡。以爲天討後盾。涕泣陳詞。伏惟慈鑒。桂紳覃超陳仲宣梁昌酷梁斗棠暨旅桂粵商馬義山陳東明等呈宥。

▲民治急進社電 全國國民公鑒。自徐世昌以非法篡據元首職權。直系吳佩孚始稱之爲先生。以權利到手。繼戴之爲總統。孫中山以徐世昌違背約法之故。揭櫫護法大義於天下。起兵討賊。陳

炯明始則藉其力以成軍。繼則阻撓其北伐政策。乃者徐酉受吳佩孚之脅迫。遁迹津門。黎元洪以平民資格。甘作直系傀儡。放棄法律。西南護法政府。正欲發揮民意。將歷年軍閥惡習。一舉而廓清之。而陳炯明效逆吳氏。背叛民國。威逼護法元首。以陳氏剛愎小人。加以不知大義。兇橫如野獸之葉舉楊坤如輩。甘冒不韙。其罪固不容誅。惟念孫大總統每以忠誠待人之故。反屢受好人凌迫。讓位於袁世凱而爲袁賣。信任岑春煊陸榮廷而爲岑陸所欺。三盡力於陳炯明而爲陳所迫。反不若秦朝暮楚。翻雲覆雨之徒。坐享漁利者爲得計也。袁岑陸同床異夢之人。不知民意爲何物。背叛孫大總統。亦小人平常伎倆。獨陳炯明。素自稱爲民黨巨擘。亦變生肘腋。甘心反噬。犧牲其平日所懷抱之主張。惟吳佩孚之馬首是瞻。然則以忠誠待人。固不足以處世歟。抑中國將以作欺詭猾而立國歟。吾人敢斷言爲必無之事。天下事惟能以奮鬥方得最終之勝利也。休矣陳氏。好自爲之。兩廣巡閱使將任命。其如陸榮廷南下何。且吾黨之精神。屹然存在。行將拭目以覘陳炯明之一敗塗地。中華民國史上。豈逃得一叛字。自以爲智。適成其愚。南陳北吳。真是一邱之貉而已。事急矣。國危矣。盜賊橫行。國無淨土。見義勇爲。當仁不讓。爲人格計。爲法理計。俱應羣起討賊。以彰公道。凡我同志。盡興乎來。民治急進社彭光武賴子釗吳植吳子垣劉輔民董霖賴名博華秉言屈雲程蔣子青金鑄周心皖徐逸生等一百七十人效印

中央討逆軍正副司令官佈告 民國不幸。誕生么魔。凡有氣血。莫不髮指。我大總統主持西南。共和

兩字。得慶再生。億萬士民。咸深感戴。惟是逆賊陳炯明。胆敢率叛徒葉舉諸逆。於北伐大軍捷勝之日。阻撓大計。圍攻公府。威脅我總統。解散我國會。驅辱我議員。捕拿我黨員。搶掠我全市。甚至投降北廷。甘爲曹吳鷹犬。叛國叛黨。罪不容誅。如不即行剿滅。後患靡窮。用是冬日謁見大總統。籲請大總統速下討伐命令。以伸國法。乃承大總統面授機宜。限期剿除。大局卽危。非清內奸。曷由進取。本司令奉令討逆。責無旁貸。義不反顧。凡我將士。正宜奮勇前進。努力殺賊。共奏膚功。殲彼醜類。鞏固護法基礎。發展民國精神。仰副我大總統衛國撥亂之至意。本司令有原望焉。爲此佈告。咸使聞之。

中央討逆軍 正司令官 鄧玉麟 副司令官 陳師 佈告

▲討賊軍李司令佈告 爲佈告聲討葉舉諸叛賊事。溯自我孫大元帥手創民國以來。疊遭變亂。袁之稱帝。張之復辟。黎元洪解散國會。變亂靡常。我大元帥能使民國艱難締造以成立。忍令其其中受摧毀。遽爾傾倒。故衛國撥亂。不避艱險。迄今猶未少懈也。葉舉諸賊。不過猥鄙宵小。偶因時會。妄竊兵符。不知天下之有正義。軍人之有天職。只知奉陳炯明如海豐霸王。廣東土司。天下之正義。在誠信公忠。而賊等則大反乎是。軍人之天職。在衛國保民。服從元首。而賊等亦大反乎是。陳炯明以兇橫狡詐。外飾時髦之顏面。內存攫利之陰謀。於吾國無公忠之誠。於吾粵有摧陷之咎。民國二年。陳知袁稱帝將成。即扳援梁士詒以輪誠効順。願爲臣妾。及得都督高位。與數十萬之資。以爲可長得袁帝腹心之寄。後爲我同志勸勉。迫告獨立。以掩人耳目。孰知弄巧反拙。因是即爲袁黨逐矣。

陳去龍來。葉舉持督印跪迎。而吾粵亡矣。吾人受龍之害。誰實致之。陳漸巧辯。曷克自脫。八年陳逆藉我大元帥之威德。許軍長之善戰。由閩旋粵。手握軍民兩政。或謂其略已覺悟。罔蹈前轍。孰知兇橫百倍於前。狡詐尤工於昔日。以提倡新文化爲言。實則呼集海豐陳族。爭權奪利。暗做成一新軍閥。彼只知歷史上將軍經略等頭銜。一得虛銜。便誇閭里。二年時未及建經略府而逃亡。去年即建將軍府於故里。統觀彼在漳時自稱定威軍。固居然一舊頭銜之新軍閥也。彼葉舉諸叛賊爲陳之私人。只知崇奉陳爲霸王爲土司耳。今乃不惜通敵叛國。犯我元首。摧殘政府。犯天下之大不韙。爲萬世所唾罵。本司令奉命討賊。責無旁貸。義無反顧。凡我同志。務宜扶義而起。共養膚功。須知陳炯明除二三族氏與私人磨牙礪爪。以吮吸吾民膏血而外。凡北伐有功將士及仗義興起之人。均深妒嫉。不容稍立天地之間。今彼暗嗾葉舉諸叛賊稱兵叛亂。正宜乘機聲討。先誅葉巢。進覆陳逆。仰副我大元帥衛國撥亂之至意。本司令有厚望焉。此佈。中華民國十一年六月十九日司令李天德。

▲粵軍別動隊暨聯義粵支社快郵代電 海內外同志鑒。陳逆叛亂。慘殺黨員。圍攻公府。驅逐總統。罪大惡極。實不容道。凡我同志。務宜協力同心。除此兇逆。粵軍第二軍別動隊第一支隊長徐福副隊長黃德聯義粵支社同人叩。

▲討賊各軍致廣州各團體函 （廣州各團體名略） 逕啓者。逆魁陳炯明。縱容部下奸淫劫掠。此等叛軍。比之龍莫部下尤不如。誠無家室。誰無產業。用特定於日間率隊駐廣州市。維持公安。免

被叛軍再事蹂躪。本司令軍紀素嚴。所部從未妄拿民間一草一木。向爲昔日駐防赤溪高州虎門等居民所贊譽。現乘未動員之際。望貴團體即行召集各界會函。飭令叛軍從速離開廣州。免屆時彼此逼近。有衝突之虞。是幸。此候公安。討賊第一軍朱洪文大本營第二路游擊討賊軍第三梯團司令朱武討動軍第一支隊司令梁栢明率全體部屬同啟。七月十九日。

▲贛省各社團電 各界同胞公鑒。陳逆亂粵。元首遷選。警耗傳至。羣情憤泣。凡我贛人。誓與陳賊不共戴天。勤護法之師。指日可集。剛非剝卓。不達不休。血氣之倫。望共奮起。江西各縣教育會聯合會馬。

▲旅粵湘人忠告在粵湘軍函 陳賊炯明。叛總統。戕元老。逐國會議員。危害廣州治安。靦顏以降北。此真人類之癘物。蠻族所不忍爲。強盜所不敢爲者。而公然爲之也。嗚呼。雖毒如蛇蝎。忍如鴟梟。又何加焉。乃報載此次助逆之軍。竟以吾湘洪兆麟所部之師爲最。駭異極矣。夫湘軍勇敢之氣。豪俠之風。六十年來昭如日星。即辛亥建國。癸丑討袁。以逮滅洪憲。倡護法諸役。其在蘇鄂閩粵滇桂之湘軍。莫不負重大犧牲者。原爲尊重人格。扶持正氣也。何物陳炯明。既假護法旗幟。利用湘軍以回粵。今乃施其通敵逆謀。竟欺朦湘軍以作亂。在陳賊之無法無天。無長老。無師友。無主義。固不足誅。獨惜我三湘壯士。以愛國始。以叛國終。人格自殘。榮譽掃地。嶽雲依舊。何面目更回故鄉。嶺海不枯。恐歷史長留此污點也。爲今之計。惟有盼望我湘軍速伸正義於天下。掃清陳逆。倒戈而前。擁護

孫大總統以竟其護法勸亂之主張。不世之功。在此一舉。惟我湘軍忠義將士圖之。（上下略）

▲旅粵湘人電 湘中將領鈞鑒。粵逆陳炯明。勾結吳逆佩孚。逞其陰謀。牽制北伐。藉以鞏固私人權利。司馬昭之心。久已路人知之。此次廣州之變。實陳逆所部葉舉等見我軍攻贛勝利。立見成功。遂乘虛擾亂後方。脅迫總統下野。爲北方響應。一方以制我護法討賊之師。一方即以逞彼私人權利之欲。以致叛黨毀法。公然犯不韙。以此敗類橫行。吾國民寧有天日。現此間前方軍隊均奉大元帥命。班師靖難。誓殲此虜。諸公熱心毅力。護法主旨。期在貫徹始終。尙望同仇載賦。相率桓桓虎士。一致南來。未搗黃龍。先清內亂。固根本以圖進取。吾國民其庶幾有再生之一日乎。旅粵湘人鍾忠張駿一百五十人仝叩。

▲討賊義勇軍司令電 廣州孫大總統參衆院各部長姚軍長鈞鑒。江西李總長南雄胡文官許軍長朱總司令李賴兩梯團長黃司令李司令各師旅長梧州張師長浙江盧子嘉先生上海孫伯蘭先生章太炎先生汪精衛先生張溥泉先生廣肇公所各報館。各社團公鑒。陳逆炯明。私通吳逆。擁兵稱亂。圍攻公府。驅逐元首。蹂躪國會。迫死老宿。敗國殘民。壞法蔑紀。罪人惡極。此而不誅。我中華民國四萬萬神明華胄。何以自拔於飛走之倫。志恨束髮受書。曾聞大義誓誅逆賊。洗此奇羞。頃蒙孫大總統復委以討賊義勇軍司令之任。不敢自諉。敬即就職。經飛令所部尅日誓師。殲陳逆賊。謹先電聞。企候明教。討賊義勇軍司令沈志恨叩印真。

▲大本營討賊軍司令佈告 照得陳逆炯明。狼子野心。天良喪盡。嗾使叛黨葉舉楊坤如翁式亮。陳炯光鍾景棠等。嗾作反。叛國禍粵。棄義背盟。劫掠總統府。投北仇南。認賊作父。大逆不道。甘爲天下公敵。又復縱兵殃民。姦淫搶掠。護法淨土。淪爲賊黨。粵省何辜。遭此无妄。本總司令督率本部五千健兒。努力殺賊。掃除叛寇。爲粵人祛禍種。本吾黨除兇奸。以完全護法之大業。擁護元首。鞏固國基。凡我軍民。務宜共體此旨。有厚望焉。此佈。大本營第二路游擊司令孫述方。

▲討逆軍先鋒司令佈告 陳逆炯明。背黨通敵。罪不容誅。大總統待其以德。曲予優容。反以仇報。胆敢嗾鷹犬葉舉等。妄言護法。終興兵犯上。圍轟公府。縱軍劫掠。蹂躪市場。甚至截搶強姦。無所不至。賊軍所過。殃民敗紀。城市爲墟。兵以衛民。反爲民害。有此殘暴。實爲神人所同嫉。中外所難寬。凱仗義執言。不求見諒。而誅奸討賊。此志未嘗稍渝。用是號召師徒。宏濟艱鉅。義旗高舉。殲厥渠魁。謹告我辛亥敢死隊俱樂部諸同志。務懇再賦袍澤。秣馬厲兵。用張撻伐之威。同安反側之舉。粵民幸甚。民國幸甚。討賊軍先鋒司令劉凱。

▲中國勞工同盟會宣言 廣州總工會香港工團總會香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各省各埠工界團體暨本埠各工會及各報館鈞鑒。粵自歐戰告終。人道肇始。勞工運動。乘時奮興。大勢所趨。我中華民國雖爲遠東之古邦。無動爲大。而我工界人士。不甘獨居人後。本自決之主張。爲同業之組織。比年以來。風起雲湧。羣相奮發。王會成立。極盛一時。此我工界之新開紀元也。願我工界之有今日。

體初並無倚賴何國外力爲之提攜指導。蓋勞動問題。須由勞動階級自身解決之。古哲名言。當爲至訓。不料近有敗類斯文。無恥學者。以我勞工界之有今日。引己功。自居領袖。外而瞞騙友邦。陰而排斥異己。其行爲可鄙。其用心可誅。我工界洞悉其奸久矣。近更倒行逆施。變本加厲。乘粵局之政潮。作陳逆之傀儡。竟欲運動我工界。使入彀中。陷於不義。幸而我工界同人。是非辯別。至爲明瞭。我孫大總統本三民主義以建國。且爲我工人總統之宣言。且爲我工界同人所愛戴者。至殷擁護者。至力。若輩自身。甘心從逆。則亦已矣。附逆之罪。律有明條。我工界同人神聖純潔。斷不甘爲所污辱。亦斷不甘爲所利用也。刻聞若輩業已四出運動。冀售其奸。同人等深恐我工界稍欠覺察。至爲所愚。特揭露其謠謀。俾知戒備。嗚呼。紀綱失墜。天日晦冥。魑魅蜚行。正誼消滅。我工界幸留一線光明。以端社會之趨向。是謹應有之義。爲佈苦衷。尙祈鑒察。中國勞工同盟會啟。

▲中國機器工人全體宣言 國家非依法不立。軍隊以保民爲本。陳逆炯明陰賊險狠。狼子野心。嗾使葉舉等稱兵倡亂。圍攻總統府。圖害大總統。迫死伍省長。以遂其降北事仇之私。置我中華民國正式政府於不顧。破壞西南數載護法之功。貽吾粵三千萬父老以莫大之羞恥。況自事變以來。叛軍竊據。聚省會之大。至今猶陷於無政府狀態之中。市民驚惶。莫知所措。而叛軍所到之處。姦淫搶掠。無所不爲。遂致人民搬遷。城市空虛。粵人何辜。遭此荼毒。凡有血氣。莫不共憤。今爲擁護總統。保衛地方。及不忍政府爲暴力所摧殘。人民爲暴力所蹂躪。同人業爲工人。職司機器。手雖握鐵。

不能當槍。不得已只有全體自九日起。將粵漢廣三廣九各路及電燈局等。實行罷工。表示民意。特此宣言。中國機器工人全體公啟。

▲惠州旅滬學生致馬育航函（上下略）陳炯明勾結吳佩孚。君爲之奔走。致造成兩陳夾攻北伐軍之密約。而有十五夜之叛變。君亦人類。應有靈明。何以對此至易辨別之是非利害。乃竟懵無所知。迄今猶未表示懺悔。仍作此勾當耶。夫炯明依附護法。得握軍權。而佩孚則前仇法。而今弄法。炯明標榜自治。而佩孚摧殘湘鄂川之自治軍。炯明假借聯省政府。而佩孚則固鞏北洋正統。兩人政見如冰炭。尙何主義結合可言。若云覬覦總統。亦宜效忠中山。尙可循資而得。且較効吳佩孚爲可恃也。今顧若此。國人寧願舉一叛法叛黨叛主之人爲總統耶。君本一鄉人。謹愿之流。倘避宦途。或成善士。奈何助紂爲虐。猶走金陵乞援於人也。廬山在望。蓮社匪遙。青燈黃卷。當可消此番罪案。望早回頭。毋再作孽。即鄉人或猶能相容也。（按馬時尙在滬）

▲上海各團體電 廣州探送孫大總統鈞鑑。日來讀報。紛載鍾榮光劉學詢又來調和等說。陳逆一步收買省議員商聯會九善堂黎明通訊社羣報（羣報現已死了）勢必再謀第二步妥協。鈞座關係中華民國存亡。不止關係廣東一省。此次討賊。務乞堅決。勿爲利口所動。一誤再誤。人民父老受禍深矣。鈞座被賣亦多矣。辛亥咄嗟。而覆滿漢。況義師雲集。區區叛寇。曷足平耶。鈞座速圖之。民國前途。實利賴焉。上海天潼福德兩義商界聯合會會長陳廣福時間守約會總務崔通約等同

叩

▲雲南討賊軍總司令張開儒電（銜略）開儒率奉軍萬餘奉元首命令北伐。擬逕赴桂林候命。嗣聞元首移節韶關。始由黔取道懷遠。由柳赴韶。中間經過黔桂兩省。恰值桂省政變。開儒志在北伐。雅不願顧。而沿途因軍匪梗阻。又不肯輕用武力掃除。以致進行甚緩。稽延有四月餘之久。實非初料所及。近以本軍蔣范等旅由長安下駛。爲駐柳林俊廷不相見諒。派兵節節截堵。我以正當防衛關係。不得已始行還擊。敵勢不支。遂棄柳州而退。茲開儒已率各部完全集中柳府一帶。桂省政變以後。柳梧航行久已不通。我軍又以暑雨行軍。士卒患病甚衆。困苦萬狀。仍設法趕急赴梧。茲查目前情勢。急盼援助。有不得不陳明者。（中略）開儒素性愚直。夙承元首厚愛。既矢志北伐。對於元首則出平日擁戴真意。敢不竭此驚鈍。以圖報於萬一。迫切陳詞。立候明教。雲南討賊軍總司令官張開儒叩支印。

▲旅滬贛民自治促進會電 護法區域各將領各團體各報館鈞鑒。陳炯明叛國作亂。申討之電。萬壑怒鳴。舉無量數。護法之犧牲。供其孤注。舉二十餘年患難之師友。作其貨品。其禍國之罪。天下殆已共見。其禍贛者。若非身受之贛人。恐難盡悉。今數述之。炯明生性忌才。陳與協和不容。而協和在粵功業獨多。如兩次討逆。皆爲粵省造命。尤爲炯明嫉妬之根。其後炯明得假孫大總統之力。與協和之贊助。獲得朱子橋撥兵二十營。藉立基礎。遂萌反噬之計。當援贛第四軍駐在潮汕時。種種

被其挾制。無計發展。且黃岡饒平兩役。爲粵偏當大敵。耗費軍費無算。事後亦嚴拒補充。以致贛軍愈加削弱。當協和奉令討李根源之日。正義軍同仇敵愾之時。乃協和再三電請響應。推諉不動。第四軍再三要求接濟。亦靳而不予。意欲使贛軍孤立而亡。卒致協和忍辱回部。桂派即欲斷絕贛軍駐潮軍隊。且被脅迫。曾與炯明磋商進攻及退防計劃。炯明誑以切不可動。待一星期粵軍即可回潮。內外合應。詎逾期爽約。而桂軍則已逐日加多。遂陷贛軍於重圍。以至於敗。復次粵軍返粵。殘留之贛軍。從彼拚其死力。百戰不衄。乃餉糈既不均勻。獲品又須悉繳。以致毫未擴張。若以私人之土匪楊坤如。猾吏黃強。無賴陳覺民等。事皆一擢而有十數營。功績既已不談。及其在桂。又復日與贛軍挑戰。希圖兼用。此其對我贛軍之刻毒可知也。尤可恨者。當贛軍酷思回贛之際。彼則計誘贛軍逐願。以分協和之力。一面勾結陳光遠楊慶鑑。保其永據贛土。作彼附庸。迄今北伐軍勢如破竹。復贛在邇。炯明急不暇擇。遂至嗾使劣部。逼總統。逐國會。希電降敵。并派兵赴贛襲擊北伐義師。使我贛永淪於駐防之手。炯明食贛軍之賜。乃屢與贛軍爲仇。既已削弱我贛軍。復權奴虜我贛民。我贛倘有子遺。其能爲汝赦耶。憶癸丑之役。我贛軍正苦戰湖口德安間。集。炯明已取消獨立。昔猶謂炯明庸。今乃知炯明毒。炯明既誤贛以有癸丑之亡。今更陷贛使永不得洗癸丑之辱。贛人痛矣。炯明既不願北伐軍復贛。即贛人惟有力助北伐軍。以集矢炯明。決不忍南贛之間。任炯明作長平坑也。協和洽電討賊義正詞嚴。文山正氣。賴此以伸。我贛三千萬人。誓得炯明而後甘心。一切優遊苟安。

之計。絕對不爲。願與國人共圖之。旅贛滬民自治進促會叩有。

▲江西自治會同志電 各團體贛同鄉公鑒。本會對於陳炯明叛變。論列如次。(一)關於贛省者。

炯明欲作西南霸王。深忌李協和才大難控。遂利用陳光遠暗弱。互相勾結。保其永據贛土。鼓吸贛民。以我三千萬人之生命財產爲其霸權之代價。現見光遠潰敗不支。竟至甘爲大逆。傾覆護法根基。以爲賊救。意欲抗北伐軍於南贛之間。使我贛人萬劫不復。奸謀若逞。則我贛以後無窮之痛苦。皆爲炯明一人所界。我贛應認炯明爲陷之仇。(一)關於全國者。連年護法之戰。血流成河。屍積成山。所欲得者法律。所欲去者國賊。乃炯明既藉孫總統及各友軍之力。得回粵省。即安富尊榮。希爲南越尉佗。日與國賊勾結。牽制義師。頓桂半年。師老財費。近且大做其副總統之夢。與吳佩孚私約。分割南北。孫總統不得已。迫而解其兼職。仍不如誅。轉旆入贛。冀得亟出長江。使護法政府獲取較優地位。以便恢復民治。保障法律。實行其改兵爲工之計劃。不料炯明利慾薰心。不惜棄數年來所犧牲之無數血肉。以博吳佩孚之一粲。從此法律根本廢絕。中國遂成爲盜匪世界矣。爲逞一人之私。竟釀十世之亂。我國人應認炯明爲禍國之賊。(二)關於世道人心者。炯明投身革命黨。歷十餘年。曾以一己之生命自由財產。許之其黨魁孫氏。論黨德祇有服從。論私交豈能反噬。乃炯明既百端破壞其政策。復誑之使待斃桂林。及其憤然返粵。則又使葉舉拒之於肇慶之間。幸省城軍官會議。多以大義曲諷炯明。禍未遽發。而孫總統坦懷相與。以爲服則舍之。亟以全軍出贛。俾免猜嫌。信

使頻煩。曲加譬喻。當炯明全部入省之日。孫總統猶子身回府。推心置腹。乃炯明以爲千載一時。竟嗾使葉部黑夜勒兵襲府。意圖逼害。人非梟獍。何忍爲之。以大羣之盜賊。圍劫狹路之單身。盜者猶恥爲之。況以萬餘狼虎。乘誓共生死之黨魁。於隻身無備之時耶。人類道義。於此滅絕。凡爲理性之倫。應認炯明爲世道人心之敵。據此三端。本會主張宜旋北伐之師。與陳炯明戰。炯明戮則根本固。而北伐可以暢行。炯明在則必與陳光遠蔡成勛勾結。而北伐軍自覆。北伐軍覆。我贛遂永治於駐防軍手矣。贛猶不足惜。使梟獍而可得志於中國。爲之人民者不其難乎。毋謂棄贛可惜。炯明若在。贛不棄猶棄也。且孫總統以全力而提挈我贛人出水火。致爲炯明所忌。我贛人若但保區區而忘大義。何以存之正氣乎。掬悃陳詞。憤迫無似。江西自治同志會叩巧。

▲湖南國民黨邱惟震等電 各報館均鑒。民國俶擾。十載於茲。軍閥專橫。迄無寧日。孫大總統痛國是之日。非法紀之無存。爰順民意。繼承法統。慷慨誓師。所向無敵。贛南方面。迭克名城。此正統一良機。民國之幸事。凡我國民。莫不歡躍。陳逆炯明。受孫大總統二十年參贊提挈之恩。以總師干際茲國步多艱之時。孫大總統尙宵勤旰食。不遑寧處。該逆應如何克盡厥職。服從命令。以效忠民國。而報知遇。乃狼子野心。甘心叛亂。通敵背黨。稱兵羊城。自爲得計。致粵局驟變。孫大總統微服出行。伍博士憤懣以終。逞個人權利之凶謀。置大局安危於不顧。實吾黨之敗類。民國之公敵。人之無良。莫此爲甚。凡有血氣。誰不髮指。諸公負海內之重望。爲民國之元勳。或握虎符。或秉筆政。務望一致。

聲討。以贊翊大總統。殲此元兇。籍張正義。而奠國基。民國幸甚。本黨幸甚。邱惟震劉毅夫傅進德李文漢陳小元趙世寬陳克剛戈登澄陳淑緯龍蟠盧鏡清于煦荃焦達人柳秉乾王聲永邱惟亮李實荃李鴻梯馬真南李俊傑候昌國婁振鍾羅建瀛等叩歌。

▲討逆軍司令韓恢佈告 爲佈告事。照得陳逆炯明狼子野心。人格盡喪。嗾使葉舉楊坤如等呼嘯搥亂。禍粵叛國。棄信背盟。劫奪總統。降北事仇。認賊作父。大逆不道。罪通於天。血氣之倫。莫不髮指。又復縱兵殃民。姦淫搶掠。護法淨土。淪爲賊巢。粵人何辜。遭此荼毒。本總司令奉大元帥命。糾合各省同志。一致討逆。爲除叛徒。爲粵人祛禍種。本吾黨革命之素志。完護法之大業。擁護元首。鞏固國基。凡我軍民。宜喻斯旨。此佈。討逆軍司令韓恢。

▲民權建設社電 廣州探投陳陸軍總長覽。吳氏餌公。非重公也。以公力足以害護法政府耳。今公既逐總統。毀國會。破壞北伐。是吳氏之大疾已除。公不過其除疾之烏附。彼方棄之。尙何所用哉。况公今已陷於大逆。天下所同憤。吳氏既忌公才。安保不遂惜天下之憤而戮公。以除其對。且因以買天。之好感。如劉李之於丁公。然則公始終在吳氏籠中矣。公一世之雄。寧若此。迷復不遠。試靜思之。民權建設社叩。

全國各界聯合會電 廣州各報館轉孫大總統鈞鑒。頃聞陳炯明叛。羣情憤慨異常。乞飛調海陸各軍。相機討伐。一時勝負可勿計。正氣猶在。公理不磨。公必有奏凱之一日也。全國各界聯合會囑。

▲張繼等致駐粵海軍將士電 廣州海軍艦隊溫司令各艦長全體將士均鑒。歷年護法。海軍實爲首功。茲僞廷知懼。徐曾逃匿。護法之功。僅虧一簣。不意粵變發生。人心憤慨。懇請全體艦隊將士諸公。堅守主旨。始終不渝。隨從我大總統奮力討逆。我護法政府一線生機。實利賴之。張繼朱霽青劉積學。劉榮棠。趙揮塵。丁惟汾同叩。

▲孫洪伊電 南雄贛州探送李部長許軍長各師旅長各司鈞鑒。頃得港電「陳叛。銃日丑刻楊坤如始亂。圍公府。逐議員。總統暫避海軍艦中」等語。競存此舉。顛覆國家立國之綱維。破壞人類相與之信義。衡之公誼私情。均在不宥。望速旋師討逆。以申大義。而定粵局。洪伊叩囑。

▲鈕惕生電 銃日廣州之變。實出情理之外。粵軍將士以百戰凱旋之師。公然爲滅倫叛義之舉。使數年來使護法救國大業。敗於垂成。民國以來。未有可痛可恥若此役者。粵軍之興。豈非以義師自顯者乎。今時局初有轉機。舉國人士。方苦心淬慮。冀以最後之奮鬥。達最初之目的。粵軍諸將士。即有所求於政府。亦豈無術以自達。乃遽出此暴舉。棄初心而背同志。使歷年苦鬥成績。付之流水。破壞信條。謚爲叛逆。干夫所指。諸將士其何以自立於人世。固無待北伐軍之回討也。競存身總陸軍。且亂變者。又其素所統率。就國法軍律而論。孰能爲之原恕。雖隱遁不出。亦何救於中外識者之料彈。將來史筆之評判乎。以功首而陷於罪魁。非特爲競存個人惜。抑亦民國一大損失。而我國命所託之道德正義情感。一舉而剷絕無遺。未審競存何所而爲此。以後社會之組織。將賴何物以相

維繫。人人自危。國誰與立。北京執政及曹吳諸氏。方懺悔前此。前當國之罪惡。冀蘇法統之名。以挽回已去之人心。今對於廣州事變。初不聞有憤惜同情之表示。而道路傳言。若有幸災樂禍之意。已非佳象。或謂實有陰謀於其間。果若是。即同情護法之說。豈非盡屬假面。其何以治全國之人心。挽方來之劫運乎。自前清之季。不軌之徒。陰謀篡竊。以自利之心。居高播惡。遂使舉國才智。默化潛移。僉以自利排他相尚。即屬公義之舉。亦決不肯舍一黨一系之利便。與世人相見以誠。致因私成嫉。因忌生恨。婚媾化爲仇讐。骨肉成爲矛戟。斷無讓步互助之可言。故以護法救國之大義。亦輒欲隱其功於一黨一系。北以命令式使對方下野。南以包辦式使中樞撤消。種種包攬之強性智慧。私式能力。充分發達。迭爭互競。結果遂演成今日廣州之慘劇。南北方之暗鬥。長此不改。恐專事尙見其端。而此後南北禍變之踵起。正未有艾。(下略)

▲張秋白電 競存先生鑑。足下曩駐兵漳州時。非但宣言護法救國。且極意迎合世界潮流。發刊閩星報。提倡新文化。一紙風行。遐邇傾心。世論足下不僅爲三民主義之健者。且將爲中國實行馬克思學說者之先驅。中外人士。固已多有以中國將來之列寧視足下者矣。吾儕忝屬同盟。相期足下事業之向上。自較他者。倍切。僕竊以爲孫公執政多年。告老林泉後。提携吾黨海內中外百萬同志。任改造新中國之領袖者。非足下而誰屬。曾幾何時。便捕竄閩星同人。使之避死不遑。世已不免疑足下爲反覆無常之小丈夫。然人猶曲爲之諒也。今竟背盟通賊。禍鄉叛國。致令北伐全勝之義。

師棄敵返戈。數年來護法救國之大業。幾敗垂成。人之無良。胡至斯極。推足下處心積慮。必欲一逞此逆行爲快者。一則報復孫公能免去兼各職之嫌。一則欲攫得北洋正統下之僞副總統耳。嗚呼。中國列寧如此。提倡新文化者如此。誠不惟中華民族之人格。及任何文化皆須破產。僕更以爲此實全體人類之差也。吾聞禽獸中有爲信義而犧牲身命者。不聞人類中有因個人區區權利而背棄信義若此之甚者也。有之自足下始。足下寧甘禽獸之不如耶。此僕所以爲人類差。更爲足下悲。羞人類中有此禽獸不如之份子。悲足下因一念之差。竟至萬劫不復。黨員叛黨魁。僚屬叛元首。以粵人搶掠粵人。欲得副座而劫逐議員。人方以足下開古今萬國叛逆未有之創局。僕且足下險奸誠或過人。而愚笨則未免可憐。北洋正統下爲螟蛉子。古今降賊多沒有好下場。吳佩孚可叛北洋系及徐世昌。而足下不能叛國民黨孫總統。此言果何謂哉。誠以北洋系與國民黨性質大異。徐世昌與孫總統歷史不同。該系本亡清餘孽逋臣。帝制罪魁。復辟首領。賣國黨徒。失節學者。等等萬惡軍閥官僚之集合體。徐世昌總袁世凱馮國璋輩而爲之魁。故吳佩孚偶叛之。尙得倖邀少數人一時之謬譽。今試問足下自叛國民黨及孫總統後。無間恩仇。譽之者幾人。北洋系既爲害屬病民私人之機利的結合。吳固未嘗對於北洋系徐世昌若足下對於國民黨及孫總統宣誓必擁護之而服從之也。故吳有背叛北洋系徐世昌之自由權利。而無擁護彼服從必然的義務。足下與吳之歷史及所處之地位。乃適相反。現吳近方以維持北洋正統自任。正所以嚴防異類之侵入也。而足下

却偏於此時輸誠降吳。真令人百思莫解。足下與革命黨相依爲命垂二十年。海內外人士前之所重視足下者。重足下有二十年之革命歷史也。足下此二十年革命歷史之過程。既爲人所重視。而足下反自菲薄之。真所謂半生修之而不足。一旦毀之而有餘。人雖竊爲足下惜。奈足下因利令智昏。苦不自知何。一言乎國民黨乃携持民族民權民生三大革命主義。創造中華民國唯一無上之工匠也。亦此十年來征討北洋系軍閥官僚。維持民國。擁護人民權利。唯一無二之勁旅也。孫總統即首唱此大革命主義。創立此革命團體者。足下昔曾因信仰此主義之結果。而皈依此主義的首唱者所創立之革命團體。且對之宣誓旦旦。載在盟冊。擁護主義。服從命令。下爲黨員唯一無二之天職。吳佩孚與北洋系則不然。僕故謂吳無擁護北洋系服從徐世昌之義務。而足下則無背叛國民黨與孫總統之權利也。吳果能真叛北洋系而投入革命黨。彼猶不失爲善能改過自新之君子。今足下竟叛革命黨而投入北洋系。妄欲攫得不可得之私人權利。冒此天下之大不韙。自陷清白之身於萬丈污池。夫誰尙能爲足下諒者。今而後假使足下被吳佩孚等擁之爲北洋正統下之大總統。在足下視之。或以爲此即背順向逆所得之勝利。而僕終視足下爲主於完全失敗永遠不可救藥之悲境也。何者。擒賊擒王。略罪誅心。足下皆不能倖逃於天下後世之公論。足下試思之。六月十六日變後。革命舊友爲足下捕戮竄繫者既衆。北洋新知爲歡幾何。海內外輿論對足下如此叛逆大業。獎借幾許。所獲得者果以何者爲最能償得此次躬行叛逆之代價。嗚呼。已矣。僕祇見「足

下自行取消對於人類之發言權」爲明公此舉最後所得之勝利與相當之代值而已。正義不可悖。公理不可誣。奸風不可長。獸道不可親。順此者昌。逆此者亡。中國五千年歷史之綿遠。四百兆民衆之繁殖。其所以能繼續而不敝者。端賴乎茲。今足下果欲恢復「對於人類原有之發言權」及國人素日相對之感情。其速翻然醒悟。雖不自殺。亦必殺葉舉諸人以明懺悔赤誠。然後再統兵北伐。立殊勳以酬謝國人。夙昔原期足下之至意。勿從謂天下正義在吳氏。北洋正統即公理。奸風可以御世。獸道眞能治國。遂執迷不返而永世沉淪於畜牲道中。雖足下不念革命舊友而諸舊友亦不能不以足下所陷之境遇爲可痛心也。敬據誠摯。言不盡意。張秋白拜勸。

▲凌鉞電 十萬火急海外華僑各團體公鑑。據電叛賊陳炯明。縱兵殃民。逼死伍總長於廣州。伍公功高望重。中外同欽。守正不阿。罔顧私利。爲民族之表率。正國魂之是依。陳逆何忍死我耆宿人類慘毒。至斯已極。凡有血氣。孰不痛心。願我同胞一致聲討。凌鉞叩敬。

▲凌鉞告國人書 全國各界及海外全胞公鑑。民國政府陸軍部長陳炯明。於本年六月十六日夜半二時。突令粵軍總指揮葉舉等圍攻公府。槍擊總統。搗毀國會。驅逐議員。搶劫商民。迫死者宿。陳氏叛逆之行爲。已大著於天下矣。溯自民國六年六月十一日。北京黎元洪違法解散國會。大總統孫中山與故海軍總長程玉堂在粵宣誓護法。當時陳炯明爲廣東省長。朱子橋之參議。中山先生以廣東督軍陳炯明反對護法。阻撓義軍。乃商之子橋省長。撥伊親軍二十營歸陳統帶援閩。暫

離桂系範圍。徐圖發展。陳氏得有今日。實基於此。及民國七年五月衆議院議長吳景濂勾結岑春煊陸榮廷等竊據要津。迭擬藉問去陳。適段系來歸。中山先生將計就計。緩彼攻陳之策。岑陸陰謀遂不得逞。而陳氏回粵。卒賴閩浙之援。中山先生之羽翼。陳氏可謂至矣。九年秋。岑陸等投降北庭。拍賣軍府。中山先生以全力協助陳氏。率兵回粵。去年四月國會鑑於軍府既被陳陸拍賣。非改絃更張。萬不能竟護法之助。擬舉中山爲總統。委以討賊戡亂之全權。不料陳氏居心陰險。以仇報德。竟欲傾覆中山。藉便私圖。遂嗾使部下倡率反叛。祇以國會強硬。僑胞請願。計遂不得售。選舉告成。嗣後陳氏對於討賊大計。百方破壞。去年八月陳氏巧電。即爲造亂之徵。經鈞宣布在案。中山先生姑念陳氏勛勞。患難與共。不肯加以處分。容秘一載。僅予免去兼職。專任陸軍部長。以觀後効。孰知陳氏盤據惠州。抗命不前。密令葉舉等拋棄桂省防地。擅自移兵廣州。強佔兵工廠。截留槍彈。斷絕討賊軍之後方接濟。并密約吳佩孚出兵江西。夾擊義軍。對於討賊將士。護法同志。直欲一網打盡。而後快。閱陳氏六月十九日皓電及葉舉等宣言。國會業已恢復。徐世昌業已下野。中山亦宜下野等語。北京集會黎氏復職。違反法律程序。政治常軌。陳爲有識之人。甯不知之。況業經國會及孫大總統宣言在案。如何解決。自有正當辦法。陳氏分屬軍人。祇宜帶甲聽令。以盡衛國之責。關於法律解釋。政治問題。不得妄發一言。以避軍人干政之嫌。乃惟私利是圖。罔顧大義。甘冒不韙。黑夜縱兵圍攻元首。若非衛士保護之力。中山先生必已死於陳手。督軍團威脅國會。張勳逼黎元洪。吳佩孚

驅勳徐世昌。尙待從容離京。未忍施以砲火。即北洋將領素與中山爲敵者。尙有推重之表示。陳氏何心。叛逆至此。論公誼中山爲民國元勳。論私交中山爲陳氏恩遇。以公私兩全之人。加之危害陳氏撫心自問。將置國家體面於何地。國民人格於何等乎。鉞爲申張公理。維繫民德。洒淚濡墨。敬告國人。豺狼陳氏。與衆棄之。凌鉞叩宥。

▲吳鐵城致各縣長電 廣東各縣長均鑒。叛賊陳炯明。謀殺總統。賄賣黨魁。復以我粵三千萬人民供養捍衛國家之軍隊。佔據粵垣。縱兵殃民。奸淫擄掠。罪惡昭著。血氣之倫。無不髮指。又於六月三十日遣叛軍兵工廠長陳永善等。率曾禍粵垣之賊軍分三路犯我香山。當時適在收穫期間。縣軍分往各鄉護割。一時不及調集。因命遊擊第六大隊長何海屏及各鄉民團協同截擊。與逆軍在邑屬金鐘脚地方接戰竟日。究以衆寡不敵。我軍暫向深灣退却。逆軍遂於二日進距縣城。所過地方。焚掠殆盡。又復焚燒禾田。農民圍幾。館無倖免。此次我香山受逆軍之踐暴兇淫。爲有歷史以來所未見。鐵城受父老付討之重。維護地方。義不容辭。現奉大總統令統率義軍。勦滅逆賊。尙希我各縣同寅。一致聲討。共伸大義。而護民國。是所切禱。廣東省地方自治研究會副會長香山縣長吳鐵城叩刪印。

▲趙一鳴諷陳炯明函 前廣東總司令兼粵軍第一軍軍長。廣東省長。內務部部長。中華國民黨粵支部長。現任陸軍部部長。陳公炯明鑒。公曠使隸於民國政府。割下之粵軍。於民國十一年六月

十六日上午二時。背叛標其名曰促進統一。請孫下野。嗚呼。是何言歟。西南政府。原爲民國正統。欲謀統一。舍北伐外。別無他道。總統去留。乃國會職權。關於法律。縱有不當。屬下可以諫諍。亦斷無任意威逼其下野之理。況我元首。盡瘁民國。毫無失德者乎。我公民黨鉅子。護法中堅。受元首之付託。典粵省之重兵。當茲奉直交惡。亟應整軍北伐。促進統一。而我公弗動也。迨徐其昌失所。憑公依而去。黎元洪復背法律而來。民國紀綱。敗壞愈甚。其他可爲民國統一障礙者。尙不乏人。此尤非北伐不足以促進統一也。元首如果下野。北伐將誰屬乎。詎我軍正當勝利進取之際。而我公忽變本加厲。禍生肘腋。致使北伐大軍。根本動搖。以冀遂其陰謀之私。公心何其忍耶。即使公偶因元首薄懲。亦係咎由自取。不知悔改。而反倡亂。模範不端。何以御下。且公之於元首。道義交深。患難情重。揆諸曹錕吳佩孚與徐世昌之關係。奚啻霄壤。然觀曹吳之待徐氏。其殘忍尙未有如公待元首之甚。公何不思之甚耶。公今竟背元首。而通曹吳。不知公誠何心。推公所爲。則是吳亦可以叛曹。而叛吳者。亦必繼有其人。即公之自身。不亦大可危乎。作俑之罪。公何能逃。而猶望曹吳將來之信任公也。不其難乎。一念之差。墮落至此。午夜捫心。能不愧悔。使公當日不携二心。與元首同心謀國。則將來勳業。何可限量。即或不幸失敗。榮譽誠足千古。不意公竟念不及此。實堪惋惜。然爲公計。苟能及時悔禍。去其貪心。引身遠遁。閉門思過。抑或立絕北敵。撤回代表。協同北伐。以贖前愆。大總統仁慈爲懷。故舊情深。諒能寬宥。准公自贖。如再不悟。恐公之禍。將不止身敗名裂已也。茲以公義難泯。特進忠

告之言。如蒙察納。民國幸甚。專此順頌日祉。趙一鳴

▲鍾某勸陳炯明函（銜略）僕本散人。抵粵有年矣。竊觀先生自前入粵聽政。迨今年卸職去。其處心用事。前後渾若兩人。噫。前之競存。僕固佩爲西南之一人。尙冀其必能發皇民治。鞏固國防。有以慰中國同胞之屬望。而日夜馨香禱祝者也。後之競存。僕實無辭可說。祇好曰利令智昏。倒行逆施而已。夫先生在粵。善政固不勝枚舉。已彰彰在人耳目。似毋庸多喙。惟此次政變。迄今未由解決。是不得不待質於先生。此僕十不可解之問題。所由而發生也。請先生明白表示。公告國人。孫公奔走革命數十餘年。始告厥功。先生出其門下。得其提携。聽其指使。患難與共。安樂同享者。亦數十年如一日。今一旦背叛之。抵抗之。逼逐之。試問先生是何處心積慮。即公用處人事。雖未盡當。儘可從事商量。不可變起倉猝。似此之與。未免太過。然此種手段。施之他人猶可。施之孫公則不可。他人施之孫公猶可。惟先生施之孫公則不可。是先生之忘恩負義。爲不可解者一。先生與胡漢民許崇智譚君同屬粵人。共事多年。本無不共戴天履地之仇。則孫公愛人以德。並無彼此厚薄之分。而先生信口開河。自尋嫌隙。目爲宵小。而胡許之不較。是誠曲在此而不在彼。即胡許爲人不對。政見不符。先生既不能如藺相如之豁達大度。又不能如郭汾陽之負勢任怨。今乘其北伐無備。從事摧殘。不遺餘力。有是理歟。藉曰護法告終。南北統一。毋庸用兵。似可一電了事。何必兵戎相向。大肆淫威。是先生之挾嫌報私。爲不可解者二。北之吳佩孚。南之陳炯明。方可同日而語。并駕而驅。然吳之狡猾。

手段。善窺民意。較勝先生一籌。則先生似非其敵。宜乎亦受其牢籠矣。觀其發起國民大會。推倒段祺瑞。發起國是會議。戰勝湘買。戰敗張作霖。而誅黎元洪。無非一種陰謀。藉表示其不得已而用兵之故。使旁觀者無以發難也。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何先生不察甘自卑下。暗地投誠。而受其指使焉。是先生屈膝求榮。爲不可解三。粵局料紛已達極點。紳商士庶。喁喁望治。若望雲霓。呼籲之聲。屢見不鮮。先生竟置若罔聞。公然日事增調。大有滅此朝食之慨。且要求李厚基出兵援助。愚熟甚焉。是與何進召外兵。適以自禍者。又何以異。夫吳佩孚之欲統一南北。固聲言不諱矣。是吳以此四字。盧文號召羣衆。陽爲和平解決。陰以武力吞併西南。以實行其統一。取而自代之目的無疑矣。然審察大勢。吳佩孚果能統一南北乎。尙屬問題。如果能之。而我亦何不可統一。而獨讓他人先着乎。當仁不讓。甯末之聞。茲反求援於直系之閻李。是直欲以廣東三千萬人民之生命財產奉送於吳佩孚座下。將見西南各省。同受其殘害爭戰。靡無已時。是先生之流禍西南爲不可解者四。自討賊軍出發。贛西。粵東秩序。已安堵如常。四民樂業。雞犬無驚。今廣州一隅。兵結禍連。風聲鶴唳。日夕頻驚。市況蕭條。民生凋謝。誰生厲階。是先生之貽害桑梓爲不可解者五。凡治兵者。應如何嚴令所部。毋庸絲毫疏忽。廢弛軍紀。玷壞軍譽。貽人口實。今查粵軍紀律蕩然。夜不歸營。無所不至。不聞稍有約束。十六日之事。大肆搶掠。當街變賣。官兵一致。由來漸矣。甚且假搜索而囊括。藉拉夫而鼓噪。兵即是匪。匪即是兵。鑄鐵成論。是先生之縱兵爲匪爲不可解者六。兵兇戰危。古有明訓。兄弟鬩牆。時

有賢規。稍有人心者。亟應休息民生。保養兵力。急弭內鬩。備禦外侮。詎不顧此。反肆所欲。殘民以逞。竟驅一般有志之青年。赴之有死無生之地。是先生之窮兵黷武。爲不可解者七。國家之金錢有限。人民之力量已疲。須知步彈一顆之值幾。何砲彈一顆之值又幾。何戰事一開。雙方每日步彈之損失。又不知其幾千萬顆。其耗費何若也。他於種種軍用物品。其耗費又何若也。大概戰時一日之費。足供平時一月之需。又何必以有限之金錢。虛糜于無義之戰爭。且戰事一日不了。人民負擔一不輕。供給輸送。均賴民力。矧屆收穫。有碍農時。又何堪以已疲之民力。迫負其未經慣之事實。是先生之勞民傷財。爲不可解者八。慨自孫公下野。伍公去職。廣東陷于無政府地位者。越一月矣。先生安居惠陽。一任人民呼籲。猶自高抬身價。婉言謝絕。藉表示其高蹈之風。在先生固誠得計。無如蒼生何。夫先生既倡破壞矣。則必有建設。若祇能破壞。而不能建設。是豈仁人之用心。大丈夫之所爲哉。是先生之偷安苟活。爲不可解者九。先生前爲附和孫公之一人。而享有前日之盛名。後爲反對孫公之一人。亦獲有今日之榮譽。爲德不卒。反覆無常。萬口莫諱。是先生之義始利終。爲不可解者十。綜而觀之。無非先生之利令智昏。倒行逆施之實在情形也。想內疚神明。終不無慚德。第僕與先生素未謀面。突進此逆耳之言。不過援愛人以德之誼。並非別有黨見。故作此誅心之論也。茲爲先生計。惟一面託人向孫公代爲緩頰。恭陳悔罪之言。靜待調解之法。一面嚴令所部勿再暴動。以啓無窮之禍。對於前方回粵北伐軍。迅宜開誠布公。同仁一視。分割區域。傳歸駐防。前之抄毀各公館什

物器具之兵士。亟應認真查辦。一概擔任賠償。然後共謀國是。應付潮流。採納羣言。俾資取捨。庶乎一可恢復彼此同袍之善感。二可倖免洛吳閩李之覬覦。三可化干戈爲玉帛。四可使庶民得樂業。一舉數便。利莫大焉。從此同德同心。發皇民治。羣策羣力。鞏固國防。則是先生之豐功偉業。可垂之無窮。否則非僕所欲言矣。語云。惟善人能盡善言。故敢爲忠告。惟先生察之。（從略）

▲馬少奎告粵人書（上略）陳炯明身爲護法政府官吏。未聞對大計進一謀。設一策。日惟私圖獨攬政權。以遂其夫已氏之野心。更且暗中多方阻撓北伐。作南方之李完用。跡之往事。昭然若揭。今益怙惡不悛。變本加厲。竟於前晚令所部楊坤如等。相率變叛。圍攻兵工廠。佔據各機關。不惜破壞大局。糜爛地方。縱不爲大局前途計。獨不爲地方安危計耶。蹂躪桑梓。亦粵人之公敵。喪心病狂。罪無可逭。除自有政府兵力掃除羣凶。并依法懲辦外。粵人爲自衛計。亟望集合千萬人民之力量。爲政府後盾。共滅此獠。以爲亂國叛鄉奉戒。馬少奎啟。

▲嚴伯威等電 廣州各報館轉孫大總統暨海陸軍各將領均鑒。陳炯明忘恩負義。叛法通賊。其惡已不容於天理人情。其罪則更大於北方羣逆。若不速行剷除。何以服衆。用特電達。務乞我孫大總統及各將領即行討伐。以申正義。而定國是。則吾民幸甚。大局幸甚。江蘇江北自治協會駐滬理事嚴伯威暨會員張筱如等百三十餘人叩巧。

▲姜玉笙等電 廣州各同袍均鑒。陳炯明忍叛二十年。追隨之孫大總統。若不即日撲滅。諸同袍

何以立於人羣。爲護法歷史計。爲人類信義計。爲諸同袍人格計。是可忍孰不可忍。望一致聲討。姜玖笙吳世英皓。

▲公民翁平函 此次陳軍叛亂。圍攻總統府。迫元首下兵艦。論者有謂陳軍兵多。孫軍遠戍。必不敢敵。有謂孫總統已令北伐軍返旆定粵。且有兵艦爲後援。足以取勝等。又有謂陳軍接濟靈通。槍械充足。恐北伐軍子彈缺乏。不能久持。議論紛紛不一。公民殊不以爲然。蓋此種論調。實知其皮未知其骨也。陳軍雖衆。紀律不嚴。入城後。祇知奸淫搶掠。不顧地方民命。我知其必敗也。何也。自民國以來。無論南與北戰。南與南戰。北與北戰。皆非戰敗。實則敗於自潰。紀律不嚴則潰。師出無名則潰。將領與兵士財多則潰。軍有此三者。何待北伐軍之反攻耶。兵法云。欲攻其軍。必先攻其心。今陳軍心已不攻自亂。何待存耶（下略）

▲賴子釗電（銜略）護法不幸。妖孽叢生。岑陸莫譚。叛於前。幸元首慘淡經營。支持危局。正期同心北伐。直搗幽燕。不料陳炯明楊坤如葉舉甘犯不韙。背叛民國。圍公府。逐議員。元首蒙塵。動搖國本。護法首區。產此巨慙。苟不產除。何以奠國。我護法將領全體國民。誓一致討賊。以維法紀而清亂源。民國幸甚。賴子釗彭光武吳子垣蔣子青吳楨劉輔孝董霖賴名博屈雲程周心皖何尺僧焦桐華秉言華雲誠等叩巧。

▲張知本電 急長沙省議會林議長轉趙總司令并轉各省總司令各鎮守使各師旅團長北伐

軍前敵各司公鑒。陳炯明附逆謀叛。舉護法以來所流之血。拱手而奉諸北洋正統。豈惟國法所不容。抑亦人道所不許。諸公素重道義。務望一致聲討。以維法紀。而立民信。茶陵譚公。以在野之身。而志不可奪。可以風也。張知本嘯。

▲董福開等電 廣州駐粵各軍艦暨粵桂滇黔川湘施南及入贛討賊軍各將士均鑒。孫大總統護法勘亂。舉國同欽。乃陳炯明竟爲當年陸榮廷莫榮新與今日吳佩孚等之所不敢爲者。反敢乘隙倡亂。卑劣險狠。至斯已極。立盼一致先靖內奸。徐伸大義。苟有步武陳逆。覲顏降北。或徘徊瞻顧。不聲罪致討者。必爲讜論所不容。事機迫切。幸速圖之。董福開孫鏡亞陳榮廣嘯。

▲任壽祺等電 廣州陳競存先生鈞鑒。得港電。葉舉楊坤如等率兵圍公府。逐議員。焚燬兩院。孫公暫避海艦等情。風波軒於俄頃。震雷爆於崇朝。警耗傳來。驚心動魄。以執事與中山先生爲二十年患難者。偶有政見不合。何至以兵力相襲。開空前之惡例。貽舉世之譏評。度公用心。百思莫解。以護法而言。南中總統。國會所選。當萬方多難之秋。爲各省正朔之奉。旗幟所樹。實促成軍閥之覺悟。昔黃陂下野。禍緣兵諫。於是始有護法政府之組織。茲徐氏退職。未聞曹吳執戈相逐。尙不欲抹煞從前認定之手續。詎謂南方輕舉妄動若此。騰笑外邦。莫是爲甚。牽一髮則動全身。聚九洲而鑄大錯。此其一。以事實而言。黎氏復職尙未匝月。法律根據中外正多研究。統一條件既未正式磋商。護法區域更無總意發表。而謂北方一紙電召。孫公即可促應命乎。若執孫徐同時下野爲言。未

免視護法與非法無分。在北方或可相提並論。在南方未可一意孤行。如真以大局爲前提。何在不
能稍緩須臾。徐待正當之解決。此其二。以利害而言。執事以偏師崛起閩疆。戡定兩粵。豐功偉略。舉
國同欽。然孫公以個人之力。多方協助。在外人或不知詳。而同志靡不悉其蘊。如謂總統由執事擁
戴。不難隨手顛覆。則自古權奸廢君立君。歷史詬之。試問擁戴執事者。又何莫非同黨同志乎。影響
所及。人各寒心。況勢力結合。向無終局。與其握手于他人。毋寧屈服於同志。此其三。以大局而言。聯
軍入贛。所向克捷。贛人遭水深火熱之痛。備壺漿箠食之迎。原望鋒鏑告終。即可天日重見。今以根
本搖動。接濟空虛。深入贛軍。如臨背水。城邑收復。前功盡棄。山河破碎。浩劫重罹。執事嘗扶植粵桂
自治。天下稱之。贛人何仇於公。而忍令九仞功虧。千鈞縲斷。揆之人道。難味天良。此其四。以地方而
言。粵省市政。全國楷模。菁華所萃。秩序久安。若一方返北伐之師。一方阻南歸之罪。鐵火相交。損失
立見。崇樓傑閣。頓化殘灰。比舍連纏。盡成焦土。誰生厲階。實逼處此。縱勝負難料。而憤恨已深。從此
亦兵連禍結。永無甯日。此其五。凡此五端。皆同志中應有忠告之義務。并非以疑似心理。妄爲責備。
惟盛名難負。一落即有千丈之憂。大義所關。一生難爲萬矢之的。兄弟鬩牆。外人乘間。若執事甘爲
趙盾。即舉世不乏董狐。所望屏除偏私。維持原狀。正名定分。誅兇討逆。嚴法紀之大防。杜內亂之積
漸。同志愛公者多。未嘗不可相諒。孫公老矣。此後吾黨首領。舍公其誰。何必操同室之戈。墜反問之
計。鑑於北洋團體堅固。卒能擴張勢力。若舍已從人。未有立於不敗者也。珠江南望。敢以告哀。竊冀

之言。務祈採納。任壽祺余醒民叩皓。

▲李郭等電 孫大總統鈞鑒。陳炯明稱兵犯粵。總統被困。國會被逐。毀法降敵。賣黨求榮。釀成逆部。姦淫搶掠。而今未已。警耗傳來。羣情憤慨。夫總統產自國會。國會被逐。名義猶存。總統被困。職權尚在。我大總統應即免去陳炯明陸軍總長職務。懸賞通緝。處以極刑。是否有當。伏乞鈞裁。李郭蘇子厚楊傑夫等二百一十人全叩。

▲國民黨員電 各界同胞均鑒。護法首都。陳逆炯明。胆敢作反。莊嚴公府。視作等閒。國會議員。橫加驅逐。暗殺鄧仲元。慘戮國民黨。罪大惡極。凡我各界同胞。萬勿任他漏網。務獲此兇。以爲一般陰謀大妬者炯戒。國民黨員一份子理公叩。

▲周蔡閣電 孫大總統鑒。陳逆炯明。變節通北。禍人同憤。天地不容。萬乞火急電飭北伐軍回粵。痛剿救國先期救粵。蔡願率全屬民團爲後盾。南海周蔡閣梗。

▲周黎閣又電 孫大總統鈞鑒。陳逆炯明。背黨降北。推翻同法。嗾使叛軍。圍困公府。搶劫商民。普天同憤。務懇我大總統率部痛剿。蔡誓願召集舊部。追隨大總統之後。以盡匹夫負責之義。不勝待命之至。前救國第六軍三支隊南海周蔡閣。

▲李任俠電 孫大總統鈞鑒。陳賊炯明。身任陸軍總長。不知策劃北伐軍事進行。胆敢通敵作亂。威逼元首。戕賊黨員。務懇我大總統執行海陸軍大元帥職權。分令各軍聲罪致討。任俠雖不敏。願

隨諸義師之後。誓滅此賊也。退伍軍人李任俠叩印。

▲寧少清電 黃埔行營大總統鈞鑒。陳逆叛變。中外注目。蓋不僅關係破壞討賊。而開將來以懷貳之風。貽禍無窮。尤 罪大惡極。前者爲國法所不能寬。後者爲禮教所不能容。民國所恃以有今日之一線生機。羣奸不敢公然拍賣者。爲我民黨素重人格。一致推戴我大總統。始終愛護共和。磊落光明。不爲勢力所動。宵小無從以入。而肆其破壞也。乃不幸陳逆受北虜流行病之傳染。竟爲吳賊所惑。冒天下之大不韙。稱兵畿輔。破壞大局。作亂犯上。行同梟獍。其罪殆不容誅。所謂投諸有北。有北不受也。迺者港電逆部葉舉有乞降之說。竊以爲陳逆不忠不義。非殺之不足以彰法紀而振頹風。與其姑息養奸。不如貸賊以不討。反不失爲我大總統寬大之仁。故請拒而殺之。亦正所以成之之微義也。區區之愚。伏維垂察。寧少清叩真。

▲聶一民電 廣州孫大總統鑒。今日陳氏炯明。乃我民國及廣東大賊。前督粵時代。劫我公款數百萬。逃在海外。此次粵人忘了陳賊罪惡。幫助返粵。驅逐桂系。不料陳賊炯明。胆敢行逆背黨。投降北廷。首先發難。圍困救國元首。糜爛桑梓。縱兵姦劫。無所不用其極。種種罪惡。罄竹難書。皆以逆黨不殺盡。務望我大總統飭部痛剿。無任切盼。聶一民叩。

▲熊繼貞等電 贛州李部長。彭總司令。許軍長。黃軍長（以下略）均鑒。嗚呼。今日之中國。其一獸相食而食人之中國也。法律陵夷。道德淪喪。欺詐狡騙。險惡已極。國內大亂。其將靡有底止乎。此次

陳炯明謀叛。作抽象的觀念。對於西南護法。不免驟生障礙。然就具體而論。實則我中華民國絕大禍階。而歷年隨從護法者乎。孫中山之揭櫫護法。原以順從民意。爲法律計。爲道德計。非爲個人權利計。自非喪盡天良。涼血同倫之徒。決不肯以背叛中山者而背叛民意。何物炯明。妄作副座之夢。甘冒不韙之名。背主忘恩。行同梟獍。叛法效逆。性若豺狼。服從宣誓。當年之口血未乾。從此廢絕。在法律之良心何在。彼撩反覆無義道德於焉淪亡。必使中華民國。永無實現之期。佇看一般武人。皆有效尤之日。殺父求金。釀成惡習。翻雲覆雨。鼓盪政潮。我中華民族。胥將淪爲野蠻獸類。尙有國之可言乎。是故陳逆之叛。匪特關係西南護法。而關係我中華民國存亡者。實遠且大也。陳逆之被人利用。在此智昏期間。彼固理不可喻。而彼利陳逆者。庸詎不知不忠於甲黨者。即不忠於乙黨者乎。總之。太盜不殺。大亂不止。所望當道諸公。同伸義憤。從根本上而救亡。尤望我全國人民。羣起討賊。出而維持法律。挽救道德。以清亂源。甚毋以鼠目寸光。幸災樂禍。而爲若輩假名統一者所貽誤。否則永遠沉淪。噬臍莫及。言之愴懷。無任迫切。熊繼貞。孫明哲。孫時。龔國煌。盧智泉。陳國秦。同叩。

▲徐樹榮等電 孫大總統鑑。陳逆炯明。通敵降北。嗾其大黨葉舉等。砲擊公府。驅逐議員。凡血氣之倫。莫不義憤填胸。爭食陳逆之內。宣揚總統德威。以爲叛逆者戒。樹榮奉孫總統委任爲大元帥。討賊軍別動隊司令。輝爲副司令。遵於六月二十六日。啟印視事。當經集招舊部二千餘人。勉成軍。枕戈待命。以與陳逆相周旋。謹布區區。伏惟垂鑒。徐樹榮。李輝白。

▲劉沛電（銜略）均鑑。粵孽陳炯明。侮辱國會。威逼總統。違法叛國。罪不容誅。但陳賊與孫氏之關係。國人共知。陳之本身。陳之事業。陳之地盤。皆孫氏一手提拔。公誼私情。不啻爲再生父母。父母可叛。其誰不可殺。國人須知陳之宗旨。陳之人格。陳之良心。殊不可靠。在南既可降北。在北未必不可投南。倘容在中國。後患何堪。伏願中國同志。海內明公。主持正誼。共伸討伐。鏟除跳梁。以肅法紀。民國幸甚。人道幸甚。劉沛叩。

▲王煜東電 海外僑胞。暨各同志先生鑒。各電均悉。陳逆炯明。叛黨禍國。威脅元首。驅逐議員。縱兵姦掠。迫死伍老。殺戮民黨。罪惡彌大。曷其有極。尤包藏禍心。神人共憤。稍有血氣。伸罪致討。望共謀策劃。預籌巨款。毅力堅持。以爲後盾。煜倚馬陳詞。揮戈以待。隨諸君後。王煜東叩。

▲鐘亮堯函（銜略）嘗謂軒轅得六相以助理萬機。則神明應至。堯舜有臣五人以宅接百事。而內外平得。苟非懷經天緯地之才。曷敢當調鼎持衡之任。今陳逆炯明。斗筭之器。閭閻小人。獐頭鼠目。專附勢以趨炎。羊質虎皮。阿邪情而諂諛。豈有論道安邦之志。全無扶危拯溺之心。傷殘猶剽掠之徒。貪鄙勝穿窬之盜。既忝職居司令。妄思總統之權。惟知利祿之榮華。罔恤商民之窘苦。欺心罔上。擅行予奪之權。嫉善妒能。專起誅戮之典。奸宄甚於操莽。兇頑尤勝斯高。以梟獍爲心。蛇蝎成性。羣黎百姓。盡遭無妄之災。狼子野心。大逞搶掠之技。視南方如敝屣。通北敵若宗親。雖僥倖免乎陽誅。其業報還教陰受。數其罪狀。書千張繭紙。不能盡其詳。揚此報章。非歷萬劫畜生。不足償其責。鐘

亮堯上。

▲鄭公燿等電 廣州陳競存先生鑒。背黨綱。違誓約。毀桑梓。戮故人。有何面目再立世間。及早悔禍。釋兵待罪。猶可恕也。否則同人誓不坐視。希猛省。鄭公燿何榮山關民生李劍泉羅捷文寶麗波梁錫等三百五十三人馬。

▲曾堪字等電 廣州陳總長鑒。此次叛變。論國法。論時勢。論道義。論公個人利害。皆不信公可悍然爲之。公竟爲之已矣。羣醜如虎兇出柙。料難復制。爲公之圖。惟有踐自刎之盟。以塞責。粵多健者。度亦必不肯舍公。以公梟傑。使不自裁而他人裁之。則殊不值。王彥章一莽夫耳。猶曰人死留名。公讀書明理。寧不知一死正倫常。遠勝於以一身當萬難耶。某等愛公。已九頓首爲公生祭矣。靖難之責。國有人。某等分屬執戈。亦當粉身以報。曾堪字何猶興叩。

▲申衡電 各報館均鑒。折柳樊圃。狂夫瞿瞿。言畏防也。國譬若圃。法以樊之。其爲防也大矣。陳炯明危元首。驅國會。曲媚北廷。甘作南服。以護法始。以叛法終。戕本塞源。斷梁傾厦之弗恤。細柳柔柔。復何所忌。其爲狂也亦大矣。此人不翦。山將流。海將峙。人將毛角。獸將冠裳。凡有血氣。其各賦六月。廣同讎。申大討。嚴大防。申衡叩。

▲徐濤電 廣州陳競存先生鑑。丙辰初秋。燕京一見。快聆正論。心竊佩之。嗣以西南主張護法。公乃依之以成名。一舉動間。誠足影響全局。值茲北方擾擾。法紀蕩然。護法諸公。正宜戮力同心。伸大

義以維國。是胡乃冒大不韙。與中山相見。以兵戎。以私言。爲背義爲叛鄉。以公言。爲禍國。爲公讎。萬年遺臭。胡不之計耶。徐濤效。

▲宋鎮華等電 西南護法。幾經瀕危。賴孫大總統苦心毅力。慘澹經營。始保有半壁河山。藉延民治統緒。凡有血氣。皆表同情。今雄師援贛。連克名城。飲馬長江。指顧間事。全國人民。孰不延頸企踵。祝太功速成。太平重覩。乃陳炯明夙受孫大總統之卵翼。歷任護法政府之職官。論公論私。雖摩頂踵。難立圖報。何期始而通敵。阻撓北伐之軍。終且降賊。破壞垂成之業。嗟其部下圍攻公府。迫逐國會。建設甫竣之新都。肆其焚掠。見義勇爲之人民。恣其殺戮。此而不討。何以肅國家之綱紀。立人類之信義。務懇西南諸帥合力致討。前敵各軍返旆南征。以申大義。而快人心。臨電憤激。諸希亮察。宋鎮華劉項宋介藩黎先治曹一民謝達高華凱曾繁庶向崑徐彬魯嶧劉雄同叩。

▲張作華等電 (銜略)孫大總統起人心於昏死。延總統於既墜。中外具瞻。皎若日月。乃陳炯明等。勾結曹吳。覲然降北。背叛二十年來誼兼父師之黨魁。破壞慘淡經營之護法基礎。斷送真正統一之大好機會。愚昧狂悖。至於此極。南北護法。各將領素明大義。對茲名教之罪人。國家之仇敵。不急張討伐。將何以維人格。而儆兇頑。尙乞一致奮起。維茲危局。張竹華蔡冰吾徐海珊周養真。▲李魁元電 西南護法各將領各報館均鑒。陳炯明叛黨禍國。賣主求榮。冒古今之不韙。爲中外所羞稱。強橫如吳佩孚。尙不忍兵逐徐世昌。而戴一違法之黎元洪操縱政局。炯明謬負時望。竟敢

圖害始終護法之孫大總統。以變換一臣妾之省長。罪浮於吳。百喙奚辭。且西南法統。北方百計傾覆之而不足。陳一日破壞之而有餘。凡有血氣。莫不痛心。道德法律。兩不許可。願與國人共棄之。李魁元禱。

▲盛鈞等電（銜略）陳炯明叛亂。竟欲將西南數年慘淡經營之護法事業。任被一人斷送。務祈護法諸公。各本天良。一致擁戴孫大總統。作實力之奮鬥。爭最後之人格。迅擇一適中地點。恢復政府原狀。大張撻伐。（下略）盛鈞等十七人。

▲某君上孫大總統解決時局文 孫大總統垂鑒。我救亡之大總統。其何以慰我粵人之望乎。溯中國之不亡於滿清者。賴有廣東。詎中國未亡。而廣東先亡。昔之亡於龍王桂系者。猶未若今日之亡於吳佩孚降將陳炯明之慘也。在昔革命失敗。必有轟烈之討賊文。所以鼓人心而寒敵胆。是革命常以言論正義爲利器也。今事變經旬。仍未見一討逆之痛快文字。以倡導人心。表示大總統之偉見。使無恥之社蠹得以托脚妄吹。今日曰中山下野。明日曰陳公登場。語語刺心。無知附和。此民等惶慄危懼而瀆呈於最希望大總統也。陳逆之宣言曰。以粵省而負天下之重。請孫公下野。促成統一。此言最易。爲渴望和平者所愚惑。且予大總統以貪位之嫌。詎知粵東人之負擔。不因北伐而增加。而憂惠州之羅掘。統一爲人人所希望。北政府果能覺悟。真誠謀國。則西南收束事理。當然。乃黎氏復位數天。真相未明。而先翻護法之根本。使野心之北敵。無所顧忌。適爲統一之阻碍。倘孫公

下野。有利於統一。亦當出自正式政府之要求。及人民之請愿。豈有對於護法元勛。如待寇仇而自翊成功護法。此應伸明正理。以免愚民受惑者一也。中國變亂十一年。無非由於武力陰謀所敗壞。欲地方之安靖。當委託於忠誠文治之人。陳炯明素多詭詐。姑不贅述。此次交通吳佩孚。實在於黎未復位之前。於粵人犧牲財產生命於北敵決之時。彼因人之生命金錢以成勢力。而詭向北敵投降。其心術大壞可知。對於十餘年生死患難之黨魁。昔則藉其名義以擢權勢。一反手則欲戕其生命。以事寇仇。其人格更不可問。天良稍具。應無面目立人間。若以掌地方之權。何易驅三千萬粵人於牢獄。此應聲討其罪。使粵人知所自覺自衛者又一也。北伐義師護法議士。皆熱血男兒。中華俊艾。陳逆自詡爲護法告終。而對此忠義之人。則疾視如仇。欲置之死。使陳而得志。則是熱心救國者受刑。奸詭害羣者受賞。中國是非公理無存。此極望我大總統領袖忠義全羣。表示堅決者又一也。以地方爲統系。必致全國分崩。更何有乎統一。陳逆實以惠州而成一系。比之北洋系桂系其範圍更狹。日來惠藉之兵。肆行搶劫。爲龍莫所不忍爲者。彼竟爲之。是此系之人格。最爲兇險鄙下。若予以廣東地盤。勢必視各屬人爲被征服。其橫暴更不可思議。此應由我大總統警告各屬軍民。促其自覺者又一也。民黨之略。每謂內地商人爲腐敗。知有商業。不顧國家。然此次廣州市民實多數企望於大總統。徵之前者龍莫兩役。戰爭一息。則欣然復業。此次逆軍踞廣州市已十餘天矣。而各商店仍然閉業。實於消極之中。表示不信任逆軍。不附從托腳社團之勸誘也。全市商人。每日損失。何

下百萬。然皆守此以企望我大總統解決。縱不若即行討伐。亦當標強毅之宗旨。以堅定市民之趨向。杜絕社蠹簞鼓假托。聊慰市民之望也。抑猶有進者。舉世潮流。咸趨重於和平自治。即陳逆北敵。亦均竊自治美名。望我大總統向陳逆聲明。畫分行政經商區域。將廣州市畫爲商場。所有行政機關軍隊等等脫離市場百里。實予廣州市民自治。祇留有警察商團。彼此戰爭。不致市場殘毀。市民受殃。損及全省元氣。此議當爲中外所贊同。彼若不遷離。是藉市民生財產爲掩護。無異社鼠城狐。曲直是非。於焉大白。素仰大總統麾下不少文壇健將。何難露布成立。民演說十餘年。當思身殉言論。入獄幾翻。挫而愈勁。得大總統錫指方針。民必力任宣傳。週行各屬演說。有死無二。企候馳驅（從略）。

▲葉夏聲君述陳炯明罪狀告國人書 前陸軍總長。內務總長。粵軍總司令。兼省長國民黨支部長陳炯明。蜂目豺聲。性行反覆。自辛亥廣東反正。炯明率其民軍自惠入粵。謀爭都督。排除異己。戕賊善良。居心已不可問。旋以不甘於護軍使。則誚事梁士詒。潛通袁世凱。舉其所部。受賄通敵。推翻漢民。受命北廷。繼任都督。嗣緣內變。捲款出亡。當時粵之陳。皖之胡。贛之歐陽。實一邱之貉。徒以粵中民黨寬厚待人。恕其既往。炯明罪惡。幸未昭彰。而余也生性疾惡如仇。洞燭其奸。避之若浼。十年以來。炯明頌聲載道。而余卒未敢妄贊一詞者。職由斯故。乃民黨既原情略跡于前。復輕信過愛於後。戊午爲其經營粵軍之際。竟并忙其甲寅樹職背黨。乙卯預備投誠。丙辰擁龍。丁巳通桂之罪。大

元帥登壇拜將。以寵炯明。國民黨踴躍輸將。以助炯明。汪胡曲就岑莫。以衛炯明。元首聯歡段氏。以壯炯明。期望之切。倚畀之深。前史所無。今代僅見。雖炯明天性跋扈。時懷反側。而民黨溺愛如飲醇醪。故大元帥砲擊督署之役。炯明違令告密而不悟。改組軍府。迫走孫公之役。炯明袖手旁觀。通電贊成而不悟。粵軍回粵。朱執信無故被刺而不悟。反對軍府國會回粵而不悟。反對選舉總統及總統就職而不悟。贊成國會是會議第三政府而不悟。刺鄧鏗而不悟。迨元首返自桂林。炯明席捲避匿。似可以悟矣。而仍不悟。挽留者有人。調停者有人。担保者有人。信使絡繹於惠廣。調人趨踰於湖土。心腹悉舉。而北伐彼軍。任意返省。而炯明者。猶指天誓日。自明其忠耿也。嗟夫。自安祿山以異種反側以來。同氣之倫。誠未有陰賊險佞如炯明者矣。數其今罪。其尤有十。縱火砲發。夜襲元首。其罪一。蹂躪國會。凌辱議員。其罪二。假名統一。藉遂私圖。其罪三。捏誣元首。隨徐下野。其罪四。姦淫擄掠。縱兵擾民。其罪五。濫殺無辜。草菅人命。其罪六。誘脅社團。強姦民意。其罪七。現任閣員。抗命謀叛。其罪八。軍人干政。故違禁令。其罪九。身爲部長。背義叛黨。其罪十。綜上十罪。陳炯明實觸犯現行刑律內亂瀆職擅逮殺人強盜騷擾誣告詐欺各本條。以侵害之法論。應成立數千個犯罪。自古窮兇極惡。當無逾於炯明者。乃趨炎附勢之徒。觀望騎牆之輩。猶欲曲加容諒。或主歡迎。或主和息。甚至身爲曲兵守土之員。亦藉詞保境安民。希圖合自固。盲瞽之論。反至奉若神明。而弗審若輩於事起之日。全城糜爛。以後始出而表示心理。致悔其從井救人。嗣聞海軍發砲。則又以維持調停爲責。冀其

溺職庇縱之咎。凡此鄉愿。被害者理宜責其損害賠償。詎容奉其言行爲圭臬。我兩粵諸姑昆弟及直接間接之被害人。切宜審民黨何以待炯明者。而炯明竟忍負之。則粵民一時之擁戴果能滅炯明之髓。而淪其肌。遂收投桃報李之效耶。語曰。烏獸不可與同羣。吾願國人慎思而明辯也。

▲又有宣布陳炯明十大罪者。陳逆炯明罪通於天。迹其禍亂。厥有十端。是宜宣告於衆。不能爲諱者。查陳逆之在漳州也。萬無回粵之勢力。所以得回者。多由總統運動。及諸同志奮鬥之力。方能長驅直進。掃除桂孽。其應感激何如。乃一經返粵。遂心懷妒忌。欲置總統及諸同志於死地。以遂其爭權奪利之心。其罪一。桂系之被驅回桂。陸莫等心仍不息。再復寇我高州欽廉。爲再佔廣州地盆之計畫。大總統赫然震怒。飭令陳逆及李許魏諸師長。傾全省之兵力。方得直討南甯。陸莫等遠逃。救廣西之民於水火。乃陳逆鬼蜮爲心。乘我粵軍北伐。私通北系。盡調彼所統轄之師。悉數離桂。以致桂地散兵土匪竊發。陷桂地於四分五裂。其罪二。援桂之役。所費無限之庫帑。皆由我粵人捐助而來。然捐助多則負擔重。負擔雖重。而我粵人仍以忍痛一時。得還我粵人治粵之目的。可免受桂孽荼毒之苦。乃陳逆因欲佔我粵之權利。既得之而遂棄之。幾何不負我粵三千萬伯叔兄弟姊妹之期望。其罪三。陳逆之旋師回粵也。以統轄之師。佔據廣州地盤。以爲其通北之陰計。乃悍然不顧商民受禍。不計地方糜爛。先開砲攻我砲艦。以致商民多受其毒害。其罪四。陳逆職爲總司令。軍紀宜如何嚴肅。乃縱容軍隊到處搶掠。以致商場至今多仍未敢開門貿易。商民何辜。受其拖累。其罪

五。北伐出師正當乘勝進取之時。陳逆乃屯軍於東西北三江。使北伐之師。進固不能。退亦多慮。而將欲北伐大軍。實使全陷於陳逆之毒手而後已。其罪六。當事將發未發之先也。總統低心下氣。數頒詔書。使總長陸軍。復遣汪魏諸公親臨勸駕。乃陳逆名隱西湖。實則暗促葉舉等殃民禍粵。其罪七。伍廷芳外交界中最有名望之人也。出任省長。我粵皆慶得人。乃陳逆搆成禍粵。以致伍省長驚皇外出。奮激過甚。一病身亡。其罪八。陳逆之提師回粵也。謂桂系通北。謂踐護法南來之宗旨。出師本屬有名。乃陳逆知罪人不知罪已。反以通北之事。顯然爲之。其於護法之謂何。出乎爾。反乎爾。其罪九。言必忠信。蠻貊之邦可行。乃陳逆軍隊。今日暗擊某處。明日明搶某處。猶曰出布告安民。自欺以欺人。其罪十。即此十端。足見陳逆之罪。雖孝子慈孫。百世何能贖也。

(乙)海外

▲全國報界暨各公團鑒。炯明通賊。覷事黎吳。請一致聲討。僑等誓爲後盾。美國烏市打華僑全體同叩。

▲孫總統鈞鑒。聞鈞座被驚。同入極憤。誓爲復仇。南非洲杜省支部叩。

▲全國報界。炯明通賊。却據學京。僑憤甚。請喚起輿論。一致聲討。域多利國民黨。

▲孫大總統鈞鑒。各報載粵局接近調停等語。此種逆賊。尙有何言調停之餘地。賊窮蹙出此。務望萬勿中其奸計。請速討。否則此間同志絕端反對。美洲國民黨全體叩。

▲孫總統暨各將領鑒 炯明叛憤極請即討同人誓爲後盾墨國那韓國黨民全體叩微

▲孫大總統轉各報館鑒 陳炯明叛國此間同志憤甚請速痛剿僑等誓爲後盾溫哥華中國國民黨分部叩

▲民國日報轉孫總統鑒 炯明悖叛結黨禍國誤國殃民私通北庭岡人決議誓不共天敢請明示以便遵循英利物浦國民黨又致陳電云陳競存鑒報傳汝破壞護法私通軍閥悖義附逆激動公憤如汝明達母作民敵英利物浦國民黨同人叩

▲孫總統鑒 競賊勢敗請和請拒絕勦滅免貽後患百圖加弋華僑叩

▲孫大總統鑒 陳逆求和反覆小人亟宜誅戮稍一容忍貽患無窮伏望我大總統宸衷獨斷勿爲言求和者誤星洲廣肇同志謹電

▲孫大總統鑒 陳賊叛逆罪大惡極與敵不全豈可議和凡擁陳及調和者殺無赦務請總統執行軍政時期一律格殺勿論勿以人道再誤暹羅國民黨同人叩

▲孫總統鑒 聞伍總長永逝悲悼良深陳逆炯明通賊喉部作亂致驚及主座危我民國請聲罪致討僑等力爲後盾美國掘慎委利中國國民黨分部叩

▲孫大總統參衆兩院李參總長許將軍討賊軍海軍各將領各公團各報館公鑒 陳逆炯明叛國降賊圍攻公府蹂躪國會糜爛地方破壞護法團體罪大惡極請我政府嚴令剿辦僑民誓爲後

盾旅暹僑民暨各公團暨叩。

▲逕啓者 據星洲泰晤士西報載陳賊炯明聯絡僞庭擁兵入據廣州解散總統衛隊元首被迫避入軍艦似此賣黨求榮附逆誤國殊堪痛恨憶我北伐大軍初出湘江陳則暗通趙恒惕阻我前師大軍乃改道私方入贛南陳又復嗾其死黨擾我後方立意破壞大局以遂個人私欲尤幸元首洞悉時機早事預防聞已下令致討凡海軍同人深明大義何難一鼓掃除妖氛惟我同志固宜對元首表示始終服從以壯聲援尙希電攻陳賊以寒其心俾稔我黨始終不餒倘荷贊同則正式政府幸甚中國國民黨南洋羣島聯合總會公布

▲孫大總統鈞鑒 陳逆炯明良心喪盡叛黨叛國破壞西南危害護法甚且驚及元首幾至國脈被斷僑民聞知髮指皆裂咸以此賊不除無以伸國法而慰人民務望我孫大總統毋再優容惟順人民之請求盡力殲滅此等喪盡天良之逆賊僑民未得身赴前敵惟有匯款接濟軍糧苟有不前惟有一死以作我大總統之後盾以報國家以對良心伏祈鑒察菲律賓納卯華僑總會陳毅率全體僑民叩

▲孫總統鑒 競逆變志叛國僑衆憤激請討捷電覆秘督籌餉會馬

▲孫總統鑒 各軍官各界鑒炯明叛國全僑憤求殲滅愿爲後盾維也基華僑叩

▲孫總統鑒 炯明通賊叛黨禍國同人憤極請盡力勦滅頃市國民黨全體叩

▲孫總統鑒 炯明仇恩賊父。負義無恥。同人憤極。惟愿力籌餉助公滅殺此獠。亞頓華僑全體叩。

▲孫總統伍省長省議會報界公會均鑒 競存變叛。僑民憤激。請先誅內奸。而後北伐。貫徹護法大義。保全西南人格。僑民等願爲後盾。美國崙華埠代表李卓常李伯平叩皓。

▲孫總統暨各軍長鑒 炯明通賊。叛黨叛國。乞盡力聲討。同人願爲後盾。墨國加蘭姐國民黨分部全體叩馬。

▲孫總統鑒 報載粵局接近調停。同志一致反對。陳逆內怵人心離叛。外懼大軍包圍。窮蹙出此。請峻拒討叛。始張正義。縱敵貽數世憂。惟公圖之。美洲國民黨總支部微。

▲孫大總統鈞鑒 連讀外電。知陳逆炯明及其部下。背黨降北。復回兵搗亂。危及我公蹂躪大局。罪不勝誅。海外華僑人心憤慨。應請先平粵亂。掃清陳逆。後乃北伐。則統一之局成。中國前途幸甚。古巴華僑國民黨全體黨員叩。

▲全國各界公鑒 炯明逆賊叛國。乞一致聲討。同人願爲後盾。國民黨駐墨支部叩。

▲澳門慘案 正在力爭。望得最後之結果。葉舉不顧大局。不惜同胞生命。不知國耻。單求個人之權利。擾亂廣東。凡我國民速起討之。幸甚。橫濱華僑黃達竣等叩。

▲贛州李參謀長 許軍長。廣東汪精衛先生。胡漢民先生。謝惠生先生。居覺生先生。上海孫洪伊先生。章太炎先生。楊滄伯先生。戴秀陶先生。張繼先生。暨各省國民黨支部公鑒。天禍中國。變亂異。

常。大盜時危國體。小醜動叛上官。人心不古。信義日亡。此次廣州叛亂。尤屬曠世罕觀。陳炯明二十
年追隨中山。顧之育之情。同師父。護法而還。稍稍授以重位。力冀實行主義。報効國家。乃炯明不能
勉竭職務。惟事畜養爪牙。所求不遂。便懷野心。擅扣軍餉。妨碍北伐。中山不得已泣罷炯明。然暫留
數職。予以自新。當如何退思補過。追美君子。而乃撒退粵軍。糜爛桂省。暗通民賊。禍及江西。尤復口
蜜腹劍。驅弄良友。致汪居徐諸公奔走道途。尙巧言曰。如有事變。先自殺以謝中山。曾幾何時。竟嗾
使逆將叛亂首都。搗毀政府。致西南護法成空。而廣東百政悉棄。法律掃地。道德沉淪。聞之髮指。言
之痛心。似此於國不忠。於黨不誠。於朋友不義之賊。尙能容其生存宇宙。而長爲惡風耶。公等或掌
師干。或秉史筆。皆負國民重望。祈即回戈直討。草檄申誅。爲天下保存一線正義。民黨幸甚。民國幸
甚。橫濱國民黨飽應隆黃焯民等叩。

▲各界各團體鑒 陳賊謀叛。宜併力剿滅。僑等願擁護孫總統以竟全功。雪梨全體華僑叩。

▲孫大總統鑒 陳賊炯明造反。叛黨叛國。罪不容誅。乞通電聲討。華等願以生命財產爲後盾。菲
律濱中國國民黨第一支部戴金等巧叩。

▲孫大總統鑒 陳賊炯明。寇粵叛國。請盡殲勿縱。以肅軍紀。爲國殺賊。僑民誓爲公助。香山公所
叩。

▲孫總統國會議員各部總次長海軍各艦艦長各護法同志鈞鑒 國賊陳炯明。倡亂廣州。威迫

元首。驅逐國會議員。甘心降北。喪失護法人格。陳逆尙有何顏對我因護法戰死之將士耶。懇請我大總統俯察輿情。速令北伐各軍班師旋粵。會合海軍蕩平逆賊。將陳逆處以極刑。以維國法。然後出師北討。統一中華。永享共和幸福。則四萬萬國民拜諸公之賜多矣。專此奉陳。企候捷音。民國幸甚。廣東幸甚。李鐵錚叩。

▲孫大總統鑑 今日之陳逆炯明。在國家爲叛國。在吾黨爲叛黨。在廣東則爲亂賊。職其罪狀。浮於岑陸。懇明正典刑。以彰國法。斐律賓華僑全體叩。

▲孫大總統鑒 陳逆部下。軍無鬥志。務請急號召聲討。民生社趙有那。

▲孫大總統鈞鑒 閱報及外電。知陳逆炯明。嗾使部下危害總統。搗亂粵局。背黨降北。以圖祿位。罪不勝誅。海外華僑衆心慷慨。應請宣布內外。聲討其罪。先平粵亂。掃除陳孽。然後移師北伐。方無返顧之慮。伏望速下決心。毋再遲遲。懇切禱切。中國國民黨海防河內支全體黨員叩。

▲孫大總統鈞鑒 閱報及外電。知陳逆炯明及其部下背黨降北。復回兵搗亂。危及我公。蹂躪大局。應請先平粵亂。掃清陳孽。後乃北伐。以完統一之局。中國國民黨海陽分部全體黨員叩。

▲孫大總統鈞鑒 連讀外電。及報紙消息。驚悉陳逆炯明與其部下危害總座。擾亂大局。不惜背黨降敵。以爭祿位。應與國民共棄之。務懇先平陳孽。掃清內亂。而後移師北伐。方無顧慮。無任懇切。

之至。中國國民黨南定太平分部全體黨員叩

▲孫大總統鈞鑒 陳逆炯明。嗾使部下。危害得大總統。搗亂粵局。通敵降北。不惜背黨背鄉。以爭個人祿位。罪惡彌天。應與國人共討之。望速平陳孽。先定粵局。然後移師北伐。無任懇切。中國國民黨塔舊北甯分部全體黨部叩

▲孫大總統各報館各團體公鑒 陳逆炯明反叛國公府。逐國會議員。害伍總長。罪大惡極。請速令共同討逆。南洋華僑全體叩。

▲孫大總統國會各護法軍各報鑒 陳炯明謀叛禍國。遣部隊圍公府。逐國議員。逼斃伍總長。逆焰滔天。罪惡已極。請速誅伐。以謝天下。巴城老巴閱書報社同人叩。

▲協和汝爲邦平福林大偉湘臣兢存葉舉暨聯軍各將領國民黨各支分部各工團各報公鑒 駭聞粵政巨變。爲我黨歷并主張擁戴孫公護法。望始終貫徹。尊重總統威嚴。叛黨禍首。格殺勿赦。僑等愿得後盾。國民黨星加坡各支分部同叩。皓。

▲陳競存鑒 君謀叛禍國。請速自殺。以謝國人。巴城華僑青年團藍耀庚等伍百人同叩。

▲孫大總統鑒 陳逆背黨通北。謀亂粵局。擾害桑梓。罪大惡極。望申天討。以慰國人。吾人擁護孫大總統。始終不渝。南洋掛羅庇囉全體華僑叩。

▲孫總統參衆兩院（餘略）鑒 陳逆炯明。叛國降賊。圍攻公府。蹂躪國會。糜爛地方。破壞護法團體。罪大惡極。請即嚴令剿辦。僑民誓爲後盾。旅暹中國國民黨暨各團體叩鑒

▲快郵代電 孫大總統電。陳逆叛國。縱兵殃民。姦淫搶掠。無所不爲。龍莫素稱兇殘。尙不忍作此慘無人道。陳逆敢爲之。所謂粵人治粵者。竟變爲粵人禍粵。凡有血氣。莫不疾首痛心。食其肉而寢其皮。亦難洩我三千萬人之憤。惟念我孫大總統倡數十年革命。推倒清廷。蕩數千年專制淫威。建此中華民國（中略）背叛民國。是爲不忠。背叛孫公。是爲不義。逼死伍省長。是爲不仁。背黨食言。是爲不信。仁義忠信。一無存在。惟有籲懇我孫大總統電飭前敵大軍。以百戰餘威。兼程回粵。拯吾民於水深火熱之中。解僑工旦夕倒懸之望。舉足輕重。惟我孫大總統圖之。臨書懇切。急不擇言。葉有志。鄭啓昆。何熹。陸國瑞。梁林。湯星。暨太古澳三千工人同叩。

▲孫大總統鈞鑒 陳逆炯明。詭謀倡亂。背負民黨。胆逼我大總統下野。解散非常國會。實屬罪無可道。望我大總統電飭北伐義師南歸。掃除逆賊。以慰烈士之先靈。以慰四萬同胞之憤激。僑等誓爲我大總統後盾。僑民鄭夢芝。

▲孫大總統暨國內外同胞公鑒 支持國家。賴乎人才。維繫國脉。端在法統。吾國幾經變亂。而尙不致於滅亡者。非孫伍諸公之撐撐護護。法議員之維持之致耶。詎知陳賊炯明。甘爲禍首。殘戮性發。冒天下之大不韙。威脅總統。逼死伍公。驅逐議員。殺戮無辜。姦淫擄掠。放僻邪侈。無所不爲。種種罪

惡。罄竹難書。是天地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共嫉。僑外聞及。髮爲之指。望我孫大總統與同胞急起共滅此獠國家幸甚。吾人幸甚。否則必貽無窮之禍。吾等僑民無噍類矣。荷蘭日麗埠華僑蘇惡敵張毅等全叩。

▲快郵代電 孫大總統護法海軍各機關均鑒。陳逆炯明。叛黨禍國。劫公府。逼元首。散國會。逐議員。殺同黨。害伍公。掠民財。奸婦女。無所不用其極。罪惡彌大。神人共憤。懇即下令致討。滅此朝食。以謝國人。僑民愿作後盾。江僑李式墀。邱偉南。陳壽榮。甘慶化。蔡炳文。劉福濤。暨一千六百七十三同叩。

▲郵電廣州孫大總統鈞鑒 陳逆炯明。叛黨亂國。威脅元首。逼散議員。害伍博士。種種罪惡。恒河沙數。懇請我大總統迅將陳逆嚴拿懲辦。以謝國人。中華幸甚。中國勞工聯合總會印度支會全體會員六百五十四人同叩。寒印。派出駐粵代表者錄。

▲孫總統鑒 護法平叛。海外願爲後盾。又陳炯明先生。願公始終護法。以慰華僑。否不承認。亞刺士打國民黨分部叩。

▲各機關各團體鑒 警電傳來陳逆叛亂。遙看故國。無淚可揮。我孫總統特加優禮。不忍逐放。乃陳逆不思圖報。悍然稱兵。罪在必誅。法無可逭。伏望滅此朝食。毋再姑息養奸。俯從和議。僑民等願爲總統後盾。旅緬全體華僑馬（念一）叩。

▲許軍長鑒 陳賊炯明。通北作亂。請將賊軍殲滅。同人願爲公助。斐利賓羣新館同人叩。

▲十萬火急。廣州孫大元帥鈞鑒。陳逆炯明謀叛亂國。破壞護法。害及我伍博士。摧殘民意。罪大惡極。望速討之。吾黨誓爲公等後盾。中華民國進步黨留日支部全體黨員同叩東。

▲陳炯明先生均鑒 嗚呼痛哉。吾國國運之不振。國人道德之淪落。變節事仇。日有所聞。閱報驚悉於六月十六日率部背叛民國。投降北逆。派兵焚燬公府。罪大惡極。國人定不彼容。吾僑未暇與之計較。惟於前年粵軍回粵時。陳派馬育航駐汕籌餉。僑等爲鄉爲國計。曾捐回助餉銀四百餘元。當時僑頭爲痛國家將淪亡於北逆之手。鄉邦將斷送於岑莫之謀。以爲陳氏民黨乃中人。必能擁護孫大總統以竟救國之職志。同心同德。共拯國家於隨亡。爲吾粵爭回人格。吾僑雖非民黨分子。但愛鄉愛國之心。不讓於人。各懷匹夫有責之志。乃有短衣縮食。樂助餉項之舉。以冀救鄉救國之功。成痛哉。曾幾何時。彼陳氏與部下三數逆賊。胆敢將吾西南護法功業垂成之大業。拱手送於北逆。認賊爲父。總統險遭於難。倒行逆施。目無法紀。比諸龍莫諸逆之罪有過之而無不及。僑等救鄉救國之初意。何啻拒虎引狼。想吾僑等奔走海外。雖區區數百元之微。乃以飽受外虐博得之血汗。斷不能爲供助桀爲虐之資料。彼陳氏者。積志謀叛。非止一日。今已揭露。前者粵軍回粵。當有寸功可言。今乃爲寇粵之大患。實吾西南之讐仇。前捐之款。敢求陳氏如數交還。俾爲轉將加捐吾國正式政府之用。斷無任由彼逆強占吞沒。以昭公道。彼之取單俱在。必事收回該款爲目的。後當將彼

獎狀一并退還。以滌吾僑清白之志。旅越太平華商會館代表黃復漢龔雨川克明黃國豐黃劍聲潘肇江暨全體華僑公叩五十七人。

▲孫大總統鑒陳逆炯明背叛民國。威迫元首。實四萬萬人之公敵。中華民國之罪魁。凡有血氣。莫不痛心。務乞聲罪致討。以張撻伐。僑等誓爲我孫大總統後盾。僑民黃耀雄養。

▲孫大總統鑒 陳通敵叛國。請速討之。願爲後盾。西特林國民黨全體叩。

▲孫大總統鑒 陳炯明通賊禍國。憤甚。請速剿。加拿大國民黨總支部皓。

▲各團體鑒 陳炯明通賊叛國。敢作公敵。請一致聲罪致討。吾僑誓作後盾。華盛頓國民黨叩。

▲孫總統廣州國會軍民報界鑒 炯明叛國明助國賊。華僑共憤。請速先討之。徐圖北伐。僑等誓爲後盾。英屬檳梳全體華僑叩皓。

▲孫總統各報館各界鑒 陳炯明通賊害國。甘爲北伐障礙。奸兇得志。請速聲罪致討。吾人誓作後盾。芝加哥救國團長伍恩暨全體叩皓。

▲萬急各界鑒 陳炯明叛國。罪不容誅。乞佛華僑聯合會號印。

▲孫大總統鑒 炯明叛國。請一致聲討。美國梳力埠分部全體叩。

▲孫大總統鑒 炯明叛國。請即討之。本分部誓作後盾。加省羅省分部全體叩。

▲孫大總統暨各將領鑒 炯明通奸叛國。破壞大局。罪更浮於吳賊。懇盡力痛剿。務絕禍根。同人

生死以之。芝加高國民黨部長譚贊暨全體叩皓。

▲孫大總統暨各報館鑒 陳炯明脅迫元首。叛黨叛國。請先懲後北伐。美國萬崙國民黨全體。

▲候總理安。競存謀叛。祈通令各界剿滅。澳洲雪梨支部陳安仁余榮。

▲孫大總統鑒 炯明叛黨。速討以安大局。巴拿馬中國國民黨。

▲逕啟者 據星洲泰晤士西報載陳賊炯明聯絡偽廷。擁兵入據廣州。解散總統衛隊。元首被迫逃避軍艦。似此賣黨求榮。附逆誤國。殊堪痛恨。憶我北伐大軍初出湘江。陳則暗通趙恒惕。阻我前路大軍。乃改道方入贛南。陳又復嗾其死黨擾我後方。立意破壞大局。以遂個人私欲。尤幸元首洞悉禍機。早爲預防。聞已下令致討。且海軍同人須明大義。何難舉掃除妖氛。惟我同志固宜對元首表示。始終擁護。以壯聲援。尙希電攻陳賊。以寒其心。俾稔我黨始幸不餒。倘荷贊同。則正式政府幸甚。我黨幸甚云。

▲孫大總統鑒 炯明通賊。破壞大局。務調討代。同人誓爲後盾。美國斐市那國民黨分部叩。

▲轉各總支分部各團鑒 炯明通賊叛國。此間華僑始終擁護孫總統。請一致剿賊。以奠國基。北

美巴爾的摩國民黨同人叩。

▲孫大總統鑒 炯明背叛。太動公憤。請即平亂。僑等誓爲後盾。美國必珠卜分部叩。

▲孫大總統鑒 請逐炯明。吾人願爲變盾。如拿大波蘭黨中國國民黨黃國良同叩。

▲孫大總統鑒 速滅陳黨。以謝天下。請勿寬縱。致灰黨心。吾人願爲後盾。檀山國民黨支部全體同志叩。

▲孫大總統鑒 陳逆炯叛國。衆同胞共憤。乞速殺滅。以安大局。中美屈地嗎拿國。國民黨叩。

▲孫大總統鑒 陳逆炯明通敵叛亂。乞下令致討。以彰國法。墨國孫沙打冷分部。

▲請轉孫大總統 國會護法將領各團體。報館鑒。炯明通敵。叛黨禍國。請一致聲討。誓爲後盾。國民黨加拿大舞士助分部。

▲孫大總統國會護法將領各團體報館鑒 炯明通敵。破壞大局。請嚴痛剿。僑等誓爲後盾。加拿大民國建設會。

▲孫大總統鈞鑒 陳逆叛國。聞之髮指。請速討。倣效尤。智利國意基忌埠國民黨分部。

▲孫總統暨將領鑒 陳炯明叛國。請速討。吾人誓爲後盾。墨威味利市國民黨分部。

▲孫總統廣東國會各法團各報館鑒 炯明叛國。僑憤。請即誅。并繼續北伐。誓黨後盾。美國企華扶一華僑全體叩。

▲陳賊叛。請迅攻。吾等誓爲後盾。中美丹自化瓦打國民黨分部。

▲孫大總統鑒 請將陳炯明明正典刑。以靖粵安國。僑等誓爲後盾。加拿大都期度中國國民黨分部叩。

▲孫大總統鈞鑒 陳賊禍國。請即聲罪致討。我等當盡力接濟。加拿大坎問頓中國國民黨同叩。
▲孫大總統鈞鑒 炯明禍國。義情共憤。請立令北伐軍回戈。以靖內亂。盾僑等願爲後盾。美國尼加拉中國國民黨同人叩。

▲孫大總統鑒 陳逆叛黨。人人共憤。乞力剿。華僑始終爲後盾。芙蓉埠國民黨叩。

▲孫總大統鑒 陳逆叛國。僑民憤激。速請討伐。庇能支部同人叩。

▲澳洲及南洋羣島國民黨員露布 全國農工商學軍各界。暨各團體諸公均鑒 天禍中國。雲擾鼎沸。賣國逆賊。猖獗於北。反叛奸人。跋扈於南。坐使艱難締造之民國。陷風雨之飄搖。率致困苦。創設之共和。歷狂瀾之浩劫。當茲危虞之際。舉國上下。羣策羣力。尤慮邦基推於俄頃。外患迫於崇朝。乃有陳逆炯明。手綰軍符。坐鎮嶺表。以擁護共和始。以破壞共和終。毀藩揭籬。甘爲戎首。其罪一。羣龍無首。定位粵京。號召西南。支撐危局。討桂而後。揮戈北指。各省義師。聞風響應。全國奠定。指顧可期。陳逆暗阻前進之師。聯歡敵黨。陰挫北伐之計。斷運餉糧。五年護法。大功墮於一旦。三載經營。建設圯於須臾。其罪二。光明磊落。丈夫之行。義始義終。君子之德。陳逆與元首。爲十餘年死生患難之交。當何以聯袂共圖。同竟天功。效忠黨誼。乃密嗾黨羽。圍陷公府。殲其元良。戮其警衛。人之無良。邦國殄瘁。其罪三。羊城盛治。萬國共稱。肩摩轂擊。攘往熙來。商樂於肆。民歌於塗。陳逆聯結曹吳。甘被卵翼。稱兵叛亂。禍起蕭牆。喋血於五步之內。斷首於康莊之途。彈雨硝煙。神號鬼哭。枕尸疊骨。人

怨天愁。莊嚴華邑。蕭條零落。誰實爲之。至於斯極。其罪四。民治潮流。五洲同軌。三民主義。禹甸俱宗。軍閥蠻橫。將被淘汰。驕蹇專攬。識者所嫉。陳逆口呬民治。陰攫軍權。身兼四長。無異藩鎮。「弁毛髦」元首之法令。抹煞國會之尊嚴。其罪五。粵軍激憤。瞬發殺機。以國爲重。亟宜息變。陳逆果念民國。片言一出。立熄禍萌。乃以退爲進。陰圖操縱。藉洩怨尤。大局破壞。不可收拾。其罪六。嗟乎。神奸馳於百粵。大禍遍於宗邦。慶父狂猖。魯難無已。聲其罪狀。布之天下。邦人君子。盍共討之。謹布。澳洲暨南太平洋羣島中國國民黨陳安仁領全體黨員伍千餘人同啟。

▲旅越華僑告國人書 共和國家。不可無黨。惟黨要互相競進。以謀國家之福利。方合正軌。統觀我中國各黨。非帝制以自爲。則復辟而媚異。非賣國以營私。則爭權以自利。其能實心實力救國家之危亡者。祇有國民黨耳。曩歲粵軍返旆。以陳炯明是國民黨員也。故我僑胞短衣縮食。協濟軍餉。助其成功。原冀掃除共和之障礙。以謀國家之統一。今陳炯明乃以通北聞實。大有違背我僑胞助餉之公意。亦爲我僑胞初意所能及料也。若以通北爲是。陸莫時代。未嘗不通北。又何用汝陳炯明返粵爲哉。我中國數千年之古國。國民所存之美德。爲仁義禮智信。如犧牲少數。以謀多數之幸福。猶失爲仁。今陳炯明反是。乃奉承軍閥意旨。助長中國內亂。陰使其爪牙。搗亂粵省。殘害商民。是不仁。陳炯明受國民黨之參養。至有今日地位。今陳背叛民黨。私通吳佩孚。是謂不義。孫大總統是非當國會選爲正式總統。陳炯明是孫總統之下屬。而乃陰嗾葉舉楊坤如等輩。圍攻總統府。以下

犯上。是謂無禮。北伐軍至贛勢如破竹。奉直開仗。徐世昌無所憑藉。自知其僞。不能久假。乃急逃亡。此時督師北伐。統一全國。實不可多得之機會。陳炯明計不出此。反要通北。是謂無智。國民黨有三大主義。有宣誓信條。陳炯明違背主義。放棄誓約。食言而肥。是謂失信。此等不仁不義無禮無智失信。人願與同胞共棄之。旅越華僑鍾堅啟。

▲緬甸僑民致晨報函（上下略）陳炯明年來從事革命事業。頗爲僑人所羨仰。故前年粵軍返粵時。僑民雖處於冷淡之秋。亦短衣節食。捐集巨款。接濟軍需。以助其成功。不意前月西報刊有十八號轉北京電云。陳逆公然佔據廣州。抗我大總統命令。一時喧傳遠近。僑民不勝驚駭憤激。而一二日間。所有社會商店酒樓往日所懸掛陳逆相片者。現均一應除下。棄之道旁。并有多數勞動分子。相約辭工。刻即歸國。共同討伐。滅此朝食。

▲橫濱國民黨支部之籌餉 東京消息。橫濱國民黨支部。恨僞廷違法賣國。與陳炯明甘心投北。維時我同志念北伐未竟。乃電陳氏責以大義。冀其幡然改悟。嗣以陳逆叛亂。羣情大憤。咸欲生食其肉。先後宣布陳逆罪狀。并電李參謀長許軍長回戈直討。即該支部李代表回自海上。報告孫大總統被困情形。該部執事當即召集臨時大會。各黨員愛國愛黨熱心捐助。得數百圓。宣言續集鉅款。兌交上海國民黨本部。以爲討賊之後盾云云。

▲旅美各埠華僑之輸將（大溪地）大溪地國民黨分部同志。救國熱誠。大有過人之舉。輸助北

伐軍餉。盈千盈萬。既聞陳氏反叛。憤激異常。美州總支部接該分電稱。電匯滬銀六千圓。資助討叛。仍積極猛進。務早清內賊以圖發展。（市作頓）市作頓訊。本分部近因逆賊炯明甘心通敵。同志大爲憤恨。特開全體大會。表決辦法。除拍電內地聲討外。當場捐助軍餉六七百元。爲孫總統討逆急需。另公派陳澤三、陳樹棠、黃菊坪、蔡棣清四君爲募捐專員。籌鉅款爲軍後盾。（芝城）國民黨分部籌餉討陳。當場集千餘金。後電該分部籌集三千餘元。仍繼續勸募。以得巨數。（舍路）舍路同志對於陳炯明之稱叛。異常痛憤。當集的款。先電匯二千元。仍積極進行。（所力）所力分部開會籌討陳軍餉。適梁楚三君抵該處。梁君即席演說。大加鼓勵。人心益奮。即席集四百餘金。並派員出發。集巨款以助殺賊。（烏市打）美洲總支部接到烏市打分部電匯討陳軍五百元。（三藩市）三藩市分部第一期已交軍餉二千餘元。後又交到第二期銀二百九十二元。（汝路市）該埠有小童余勇郎。函美洲總支部。痛斥陳逆之叛黨。詞極激昂。並出其積蓄銀二元五毫以資討賊。（鉢崙）鉢崙訊。該分部同志開議籌餉。人心均甚憤慨。當場集得數百金。即日電匯滬洋一千元。（葛崙）葛崙同志。早日已發起籌餉。限每人最少須捐十元爲底。復得阮漢年、鄭占南、歐棣伍、時振、林文忠、鄭沛華、歐永福。各君往附近園口勸募。各僑胞早已憤陳炯明之反叛可誅。故認餉討逆。異常踴躍。計同志及其他僑胞共認得千餘金。（樂居）該埠同志開會籌餉。當場由陳天信、陳南同志各認一百元以爲之倡。僑胞亦紛紛捐助。成績極佳。部長陳天信君又定期偕同志往各園口勸募。收效可

觀（域多利）該地國民黨交通部同志關。於討賊救國等事。異常努力贊助。六月念五晚該部因陳逆炯明附和北廷。背義起亂。特開全體大會。到會者十分踴躍。發謂陳逆不德。亟應聲罪致討。遂議決議案兩則。一通電全國報界聲討陳逆罪狀。二籌接濟孫大總統。當場籌得千餘金。另舉定八人爲募捐專員。將款匯歸孫總統爲討逆之用。此外就美洲國民黨總支部所得各地華僑同志函電。担任餉項。以助殺賊者。有下列各起。斐士那分部五百十八元五毫。化古通訊處二百元。李國通訊處一百四十九元。乞佛分部一百十元。蘇城通訊處一百元。山姐古分部一千圓。巴拿馬分部五百圓。秘魯國利馬總分部一千二百二十一元。智利國意基忌分部一千元。斐匿通訊處一百九十元。沙加緬度分部六百八十圓。以上各款均即收即匯。尙有甚多則不具。

▲又有未具名之華僑某君函致編者。述其對於陳氏叛變之憤慨。因亦附錄於此。不忍沒其志也。不佞自幼負笈外洋。去國十餘年。此次歸來。觀光祖國。不圖政變猝起。親睹其慘。曩昔引領以望中國平治。禱祝護法之成功。歌頌陳氏之勳業者。至是有如冷水澆背。更進而聯想着我悲苦無告。適異國之華僑。其失望之態度。又將不知何若矣。辛亥前後以迄今日。革命數十次。我華僑以血汗輸助義師。何止千數百萬。傾家蕩產。效卜式之義舉者。又何可勝數。捐軍餉而外。復集資以購飛機。買無線電器具。派人遊說彼邦各界要人。述明西南之宗旨目的。選派子弟以習飛機學及無線電學。効力軍前。其熱心愛國有如是者。較之內地中人。或日夜沉溺於酒色之中。直有天淵之別。不佞

雖一介工人而在海外爲國爲黨稍盡微勞。粵軍回粵之義捐。北伐建設之義捐。停工歇業。出任義務。奔走呼號。舌敝唇焦。故深悉乎僑情之趨向。我華僑遠在海外。備受外人之凌辱苛待。深痛宗邦之沉沉不振。而居旁觀之地位。頭腦最爲清晰。是非最爲明白。故其贊助正式政府。擁護孫大總統。幾於一致。今陳氏悍然冒天下之大不韙。不惟無顏以見我粵父老。且無以對我海外華僑。護法如此。便云告終。時局如此。便能統一。其誰欺。欺天乎。以革命鉅子。民國偉人。自命之陳炯明。一旦汲汲於富貴。通北降敵。彼個人聲名掃地以盡。原不足惜。奈之何使我號稱護法主人翁之三千萬粵人。人格亦由彼一人而喪失無存。西南大局。敗於垂成。分崩離析。亦彼一人而造成之。留歷史上。一污點。斯誠可爲痛恨者。陳氏常以聯省自治號召於衆。而阻政府北伐之大計。不佞姑退一步。亦言聯省自治。試看今日中國。念二省中之所謂軍民長官。莫不擁重兵。攬大權。方禍國殃民之不暇。尙望其解甲釋權。還諸人民。不其悞耶。吾恐國已盡亡。而夢想之聯省自治。未有一二見諸實行。宋人議論未定。而金兵已渡河。此之謂也。即以陳氏治粵言。固未可厚非。然陳氏以一人而兼軍民兩政。更從而位置不學無術之私人。盤據要津。又見之此次粵軍之搶掠騷擾。（友自省來云。迄今念六號。軍強搶明劫之風。有加無已。各報亦有所載。）陳氏治軍。毫無紀律。聯省自治云乎哉。此其一也。陳氏通北。已非一日。乘吳秀才戰勝奉張之機會。妄言統一。既受秀才利祿之誘餌。復竊統一大功之虛名。爲自己計。誠得矣。然秀才此時趾高氣揚。驕態逼人。排除異己。剛愎自用。北京偽政府事事唯

保定之命是聽。直有太上總統之尊。力圖鞏固其北洋之系。試問陳氏能與此等人共事一堂否。此其二也。嗟夫。競存。念年革命。遽賣初心。甘爲吳秀才之夾必袋。自絕於國人。自絕於民黨。自絕於孫總統。自絕於華僑。胡薰心之甚耶。李烈鈞電覆吳秀才云。「吾輩固以義故。不能以利終。」陳逆炯明竟以義始而以利終。對於李氏之言。清夜想之。能勿愧死。陳氏其尚有悔者。當早自戕。以謝天下。

▲海外同志非常通訊處之陳氏叛變始末紀（第一號通訊）海外同志諸兄義鑒 陳逆倡亂。背黨叛國。謀弑元首。迫死伍老。逐散議員。虐殺同志。毀護法垂成之局。危民國已奠之基。喪良滅理。極惡窮兇。實爲人類有史以來所創見。但此次事變。將來結果。不特吾黨隆替所關。民國存亡所繫。抑天壤間正氣之消長。公理之屈伸。亦視乎此。凡我同志。宜莫不欲得其真相。以定應付方針。惟道路傳聞。報章紀載。仍不免言人人殊之憾。我總理有見及此。特委樹設立「海外同志非常通訊處」。將陳逆作亂犯上之實迹。和盤托出於五洲同志之前。共起亟謀討賊救國之道。上以酬三十餘年盡瘁國事之總理。下以援數千萬顛連無告之桑梓。天職所在。夫豈容辭。本通訊處所紀事實。乃得自總理面諭。及馬湘陳煊黃惠龍三侍衛副官口述。真確詳明。不啻目擊當日慘狀。昔吳敗於越。夫差使人日立於廷而告之曰。「夫差而忘越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樹請仿其旨以告我黨人曰。「同志諸兄。而忘黨賊陳炯明之謀殺汝總理。虐殺汝手足乎。」吾不

知我任俠尚義之同志讀此段最哀痛悲慘之黨史後。當作如何感想。(一)事變前及事起後。六月十五日以前。逆軍原有種種令人注意之舉動。惟一般人以陳逆雖蠻頑。斷不致有叛黨亂國行爲。蓋蠻頑如陳炳焜莫榮新。尙不敢危及大元帥府之存在。而謂陳逆對於二十年師事父事之孫總理。敢或萌篡亂之異志乎。故事變之先。絕無一人夢及陳逆悍然出此梟獍不若之舉動也。十五晚十二時。據林秘書直勉報告。謂今夜或有事變發生。總統府諸軍官商議戒備。加添衛隊。一時四十五分。林秘書直勉。林參軍樹勳。趨謁總統。告以變起在即。請暫出避。總統即穿單衣。不帶衛隊。匆促偕二林從間道步出。遂登楚豫艦。總統離府未及五分鐘。逆軍步哨。已如豕突狼奔。滿布街道矣。論者謂假令總統遲出十數分鐘。非爲逆哨所戕。即被逆軍之開花炮彈所害。二者必居一於此。總理述及此事。因以極沉痛之聲。謂樹曰：「競存實欲殺我。其部下所爲。全出於競存指使。汝其將此實情。爲我佈告海外同志。」總理斯言。何一字非淚。何一字非血。吾人試思陳逆之名譽。功勳事業。地位。皆由總理羽翼成就。總理之待陳逆。寬恕厚愛。甚於慈母之於驕兒。今陳逆竟報以最狠毒之反噬。忍令此一生爲國爲民爲世界人類爲正義人道奮鬥苦戰歷萬古人類未有艱辛之六十老翁。無辜慘死於亂軍毒炮之下。興言及此。而不憤火中燒。痛腸寸裂者。猶得謂之含生負氣之倫耶。嗚呼同志。汝生存一日。其母忘總理告汝之言。陳逆生存一日。汝其母忘總理告汝之言。(二)楊坤如發難。總統府得警報。即以電話通知各機關。如偵緝隊海防司令部虎門司令何振住宅等。同

時魏邦平陳策亦有電話至。請總統暫避。二時頃。逆將楊坤如發難。開始襲擊各機關。兵工廠。航空局。市政廳。海防軍司令部。航政局。財政廳。詐軍長司令部。國民黨粵支部等。皆其攻擊目標。而受其最猛烈之攻擊者。厥爲總統府。查陳逆實行造反之最要原因。以吳佩孚十二日有密電來催促即攻總統府。倘延遲不決。則取消其前訂之分贓條件。陳逆懼。竟於十五夜實行其逆倫反常之惡事。說者謂陳逆此次効力北庭。其功實在吳佩孚之上。信然。又查十四日陳家諸將。爲謀叛事。會議於白雲山。得洪賊兆麟代表贊成簽字。始敢發難。同志試思。洪賊非得衆同志之營救。已爲香港階下囚。非得我總理之提拔。尙作湖南之無名卒。今爲昏心利祿。不惜投降敵虜。殘害黨魁。兇殘惡劣。狗彘豈食其肉耶。(三)砲擊總統府。是夜一時。陳家將李雲復率洪兆麟所部第二師賊隊數百人。猛攻總統府。一齊炮射。彈丸如雨。時總統府衛隊。只有六十名。姚參軍觀順守文瀾閣。指揮一切。黃副官惠龍守正門。馬副官湘守橫門。陳副官煊守天橋。我軍奮門移時。敵即退却。隨復招集大隊。衆逾一千。將總統住宅重重包圍。四面夾攻。得軍死拒。後援不至。翌晨十時。見勢不佳。黃馬二副官護孫夫人出險。「總統出時不偕夫人者。恐受敵人注目也。」由天橋下。敵彈密集如霰。姚參軍傷足不能行。護隊負之。亦由天橋出險。其後由陳副官一人指揮。逆軍以爲總統尙未出也。連用開花大砲。亂轟總統府。欲置於死地。只此一端。陳逆謀弑元首之罪。已成鐵案矣。斯時開花砲彈。連珠射下。天橋轟炸作粉碎。聲若巨雷。沙石木屑紛飛蔽空。烟燄火光四發。淒慘情狀。不可嚮邇。守衛官兵苦戰。

歷十餘句鐘。援兵不來。子彈又絕。越日正午十二時。副官陳煊。率隊十餘名。由正門衝鋒而出。被敵擊回。不得已伏匿破牆草叢間。未幾入小屋躲避。求屋主給以蔽衣。改裝走東山。總統法律顧問那文宅。由那氏用美國小電船。送之至總統坐艦。是役也。逆軍以二千之衆。且用開花砲猛轟數十响。機關槍連放點餘鐘。屋瓦皆白。我軍六十名。苦戰巨十餘句鐘。傷者僅五名。而逆軍之陣亡者。數在四百以上。(四)孫夫人出險情形。逆軍圍困總統住宅。至十六日十時。情勢更危迫。馬黃副官并僕從數人護送孫夫人由粵秀樓過總統府。警衛團長陳可鈺。力任保護孫夫人。十二時已相約停戰。逆軍仍開炮猛攻。三時衛戍總司令魏邦平。派副官長某至。約先護孫夫人出險。迄四時。該副官長往來調停四次無效。逆軍不允放夫人出。四時半。逆軍從總統府後門闖入。聲勢極兇惡。強將夫人手携品物。搶奪一空。時前門鐵閘已閉。馬副官請團長開門。與黃副官各携孫夫人一手出。至總統府門首。逆軍機關槍彈。忽如急雨驟至。屍橫遍街。孫夫人避入民屋。驚極氣絕。越句餘鐘乃甦。遂遣黃副官先行十餘步。探聽前方消息。逆軍忽又衝來。盡掠黃副官携物件。馬副官即與夫人退避該屋。再歇半句鐘。乃改服裝。求屋主引路。從第一公園附近小巷。折入四牌樓。在長洲要塞司令馬伯麟宅寄宿一夜。又在沙面某工團長宅寄宿一夜。十八早十時往嶺南學堂小憩。至下午六時。伍梯雲次長及那文顧問。以電船直送夫人至黃埔總統行轅。(五)逆軍兇殘之一班。民國以還。吾粵兵禍之慘。當以龍濟光入城時爲最。不謂此次陳家軍作亂。慘酷情形。十倍於龍家軍也。總統府

以下各公共機關。多被劫掠一空。凡與吾黨有關係之公私機關。幾無一幸免。如國民黨粵支部。美洲同志會俱樂部。聯義社。林議長及徐參軍長住宅等。可知陳家將之視我同志。甚於眼中釘。必欲摧殘淨盡而後快。尤有令人髮指者。逆軍以仇視許軍長故。竟遷怒及其族人。將高第街許府男女。辱凌不堪言狀。甚至朱執信學校女生。亦受極慘酷之待遇。此外廣州市及各鄉居民。被逆軍劫掠。姦淫殺戮。更罄竹難書矣。(六)大總統行轅駐在地。太總統行轅現駐黃埔。海軍勢力全歸我有。海軍陸戰隊駐長洲。軍客極盛。許崇智李烈鈞黃大偉所部北伐軍。已分路返旆。不日可抵省垣。此外尚有張開儒等各路討賊軍。聲勢極爲浩大。想天怒人怨。衆叛親離之陳家將兵。覆沒之期。必不遠矣。要而言之。陳逆以擴張一己權利之故。變節事仇。所不恤。叛黨害友。所不計。忘恩負義。以殺師父。毀法滅律。以亡國家。所不顧。豈天地戾氣。獨鍾於此人哉。一黨而有此人。可爲一黨痛。一國而有此人。可爲一國悲。世界而有此人。可爲世界哀。吾今請正告我同志曰。陳逆有一日之存在。吾黨即無一日之安全。陳逆多一日之得志。吾黨即少一日之發展。更切實言之。陳逆若有自由伸張其手腕。不及三年。吾粵黨人無噍類矣。是故吾人無論爲維持正義計。爲拯救民國計。爲擁護本黨計。爲保存身家計。不能不攘袂而起。同去此黨賊國賊人類賊之陳逆。旬日以還。披閱報章。見海內外同志討賊電報。如雪片紛來。人心不死。正氣大伸。陳逆伏法之期。指日可待。惟當此逆賊跋扈之時。即我同志奮興之日。況蒙塵元首。捱不盡臥薪嘗胆之艱。前敵同胞。歷幾許猿鶴沙虫之劫。我同志責無旁貸。

所在。誰肯後人。義憤同深。但求諸已。有力者出力。有財者出財。赴義急公。惟力是視。如有義款。希即電匯上海法界環龍路四十四號林煥廷君轉交總理可也。（按此爲總理所囑咐。因匯款省港現有諸多不便之處。）變巨事亟。一髮千鈞。敵愾同仇。匪異人任。作中流之砥柱。挽既倒之狂瀾。願與同志兄勉之。先此佈達。容候續函。並頌俠安不一。海外同志非常通訊處主任陳樹人書記候民一十一年六月念五日第一號通信。

（第二號）同志諸兄義鑒。昨付第一號通信。諒已達覽。逆軍發難後。事變最大者。莫如我軍放棄長洲。是役之起因及實況。想我關懷國黨之同志。亟欲得而知之。請述其要概焉。（一）逆軍襲擊長洲之目的。陳逆搗亂。唯一目標。在殺害孫總理。既由種種據證實之矣。（日前北伐軍在江西發現文件。証明陳逆串通北方襲擊北伐軍後路。及謀殺總理等陰謀。而去月十六砲擊總統府。尤足爲謀殺確證。）蓋總理存在一日。帝孽武人一日不能恣意危害民國。即吳佩孚陳炯明輩一日不能安然達其宰割天下自私自利之目的。此中情節。不特明眼人所能窺知。稍留心吾國政局之外人。亦能察到。英文滬報論廣州事變。亦謂「孫氏之生死。即爲政變成功與否所由決也。」聞叛軍圍攻總統府時。懸紅廿萬購我總理之首。叛兵得如此之勇。砲力有如此之猛者。亦以此。砲擊後。逆將葉舉探悉總理已落軍艦。頓足曰：「廣州從此多事矣。」此次襲擊長洲。從表面觀察。人人皆知叛軍爲絕我根據地。但其根本上目的。實在殺害我總理。其鐵證有二：（一）邇來陳逆四遣調人求和。在

和平空氣正濃厚之剎那間。連珠毒砲。忽向我大本營猛轟。（魚珠敵砲第一發即中『長洲要塞司令馬伯麟寢室』）此出我不意。謀殺總理之大鐵證也。我艦退出長洲。敵又突用大砲專向總理坐艦永豐猛轟。時十餘艦無一受傷。獨永豐艦被穿二大孔。徑六七寸。砲手旗手均陣亡。兵士重傷數名。此又逆軍蓄意殺害總理之一大鐵證也。事變後。總理對士蔑西報訪員言：「陳氏實欲殺我。使所謀得成。則委其罪於部下兵士。自己佯爲痛惜。而誅我一篇哀悼之祭文。」此語直將陳逆假面具全副揭出。陳逆之罪。上通於天矣。（二）我軍放棄長洲情形 關於我軍放棄長洲砲台情形。頃從大本營探得確實消息。彙錄如次。九號下午一時頃。敵軍從魚珠砲台。猛向長洲轟擊。我各陸軍步隊。與攻接戰。以衆寡不敵。旋即退却。長洲遂歸敵手。先是大本營得敵軍來之消息。因戰略上用。已於八號晚令各艦開往新造。（在長敵後面）敵奪長洲後。是日下午三時。太元帥令豫章楚豫兩艦。開砲念餘响。還擊魚珠砲臺。四時集合步隊。決定是夜十二時駛白鵝潭。黎明。艦近車尾砲台。約離五千密達。先由豫章開砲。楚豫永豐繼之。共開百餘砲。東朗砲台。即爲我步隊占領。五時以前敵在車尾砲台者尙死守。（此砲台旋爲民軍所占領）步隊爲李安邦。馬伯麟。李天德。徐樹榮四部。而以徐爲最勇。隨從總理進入白鵝潭各艦。有永豐楚豫舞鳳四大艦。廣玉寶璧二艦。又有小火輪十餘艘。沿途村民極表歡迎。河中渡船。遇我艦隊。均拍掌示歡忱。只此一事。已足證民心悅服。我軍厭棄逆賊而有餘。長洲一役。逆軍詭知永豐總理坐艦。連用大砲猛轟。總理此時亦挺身申救。

上躬親指揮。開砲還擊。是役各艦我軍死者二人（俱屬永豐艦）輕重傷者十六人。而在硝烟彈雨裏親自督戰之我總理。得以不死。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雖然以六十老翁。慨然犯絕大險。紛骨碎身而不顧者。果爲其個人計耶。抑爲我四萬萬國民計耶。吾人其重思之。（三）總理應付事變之態度。事變後。海軍總長湯廷光致電總理求和平。總統即親答一函（原文見前從略）此沉雄悲壯語。非具英雄肝膽仙佛心腸者。那能道出。『總統死國家分所應爾』我總理至此竟欲以一死報我民矣。嗚呼總理。犧牲一生逸樂四十年。出生入死於革命事業。猶以爲未足報我國民乎。向五十年專制帝國。排萬難。歷萬險。創立共和政體。創立之後。又復擁護之。維持之。保全之。竭誠盡瘁。求之中外古今歷史救國拯民之聖賢豪傑。從未見其比類。猶以爲未足報我國民乎。建國功成。護法功成。聲譽遍世界。尊榮冠人民。迎駕勸進。函電交馳。（近日黎元洪盧永祥輩或請北上共主大計。或請赴浙建立政府）仔肩稍卸。安逸無窮。而必提五十八高齡老軀。奮戰苦鬪之餘。無尺寸土地可守。日夜受萬重勁敵之包圍而不恤。坐困孤舟。時時刻刻可死。（此語總理在黃埔時曾爲樹言）竟堅守月餘而不餒。猶以爲未足以報我國民乎。嗚呼我總理之所以報我國民者。尙有何間言。第不知國民將何報我總理耳。我深明大義以救國救民爲任之同志諸君。聞總理斯嘔心瀝血言詞。奮慨當何若。我安居樂業。優遊海外之同志諸君。覩總理此日履水蹈火。急難赴義。情狀其奮慨更當何若。（四）討逆軍雲集。據大本營確報。我軍確已克復韶關。許崇智李福林朱培德分三路反

戈連戰皆捷。進軍英德。張關係所部。已抵梧州。黃明堂在欽廉獨立。其餘各縣軍舉義者。不可勝紀。恢復粵京之期。計日可待矣。樹等至此。更有一言須反覆爲我海外同志諸君告者。此次討逆軍之勝負。從廣義言之。固爲民黨存亡所關。從狹義言之。實吾粵同志身家安危所繫。（逆軍最仇視者爲我同志。搶掠捕殺以民黨人爲大鵠的。）而略逆軍勝負之關頭。則在軍餉之充足與缺乏而已。供給海軍。接濟前方。運動民軍。以及其他種種急需。其數之巨。不言可喻。查日來各埠。亦陸續有款匯至。無如事大用繁。非源源接濟不爲功。尤非火速電匯不爲力。同志諸君。其亦念總理蒙難之可慨。同志前敵之可感。陳賊炯明背黨叛國之可憤。可誅乎。其勉負爾所應爲之義務。及盡爾力能做。到之責任也可。匆匆布達。並頌任強七月十一日。

（第二號）全球同志諸兄義鑒 陳逆稱叛。兩月於茲。護法大業。於焉中墜。民治新運。摧蕩無存。舉國深紀。墜地之悲。全粵烈禽獸迫人之禍。其中吃虧最多受苦最大者。莫若吾黨人。總理被困。要人遭戕。前敵者血肉橫飛。任事者酷刑慘戮。他若嫌疑見害。無辜受累者。尤不可縷指。蓋自有黨以來。我同志之創巨痛深。未有若斯之甚也。然而吾人最切齒於陳逆者。不在其縱賊殃民。重桑梓糜爛之慘劫。不在其通北降吳。隳西南護法之大功。亦不在其背盟樂義。敗人類倫常之極變。而在其狠心毒手。屢屢謀殺吾黨魁中國國父世界正義擁護者之孫總理也。五月十六日。砲擊公府。以謀殺不遂。七月九日。攻擊黃埔。以謀殺不遂。越十日。放魚雷於白鵝潭。以謀殺不遂。嗚呼。子房一椎。

公仇亦了。豫讓三刺。私憤云償。吾不知陳逆炯明。對於二十年師事父事之孫總理。有何夙恨深仇。竟出極殘酷之報復手段。謀殺再三。仍不肯休。今又以陰險無倫之計策。運動水兵謀害我總理。聞吾爲報吾此段可悲可痛消息。筆書至此。已不覺忿火內燒。吾料我敵懷同仇之同志諸君讀之。更不禁俠腸寸裂。吾國海軍腐敗不止十倍於舊官僚。彼之誇耀於人。凡建國護法。以及有功民國之偉舉。幾無不與焉。不知探究其內容。竟是一文不值。舉所謂「海軍發難」「艦隊南下」。以至調一艦發一砲。無不爲金錢之勢力所驅使。陳逆早悉海軍弱點。事變後。即遣人輦金運動。湯廷光溫樹德。聲亦以奇貨之大可居也。猶意事變未及旬日。五月念四五之頃。樹赴永豐。謁總理時。艦中某君已密告我。言海軍有不穩消息。總理之屏居軍艦。不啻建宅火山上。稍知海軍內容之同志。殆無時不爲總理安全慮。未幾而海軍受賄三十萬之報告矣。未幾而湯廷光溫樹德與叛將劣紳奸商開和平會議於粵垣矣。未幾而海圻肇和海琛駛離黃埔矣。又未幾而溫樹德聲勢洶洶向我總理索艦矣。噫。溫樹德以一退職軍人。賴我總理之知遇。擢之爲總司令。受恩不可謂不隆。海軍月餉四萬。胥由我總理供給。被澤不可謂不厚。今俱背德負義。受陳逆金錢運動。忍置元首於死地。兇殘暴戾。禽獸不如。世道至此。言之可哀。先是變起之數日間。艦中空氣極形不穩。俄而司機人逃去。俄而砲手逃去。俄而諸重要艦員次第逃去。九日午。艦內水兵態度陡變。總理及諸要人見勢不佳。即托那文（美國人曾任三藩市總支部法律顧問）商之美領事。移駐美艦。美領欣然允諾。及那文回艦而

豐諸助逆兵士聲勢兇猛。若有非常舉動。那文即向之嚴重警告。謂苟危及總統。美艦立刻發砲。助逆兵士手忙脚亂。不知所措之刹那間。那文已携總理總參謀蔣介石海防總司令陳策等下小電船。忽忽駛往美艦去。而我吉人天相之孫總理。又脫出一度最大之危機矣。查此次陳逆確以十萬金買收永豐水兵。嗾使其暗殺總理。狠毒手段。比之前者三次謀殺有加無已。其奈天不欲絕我民國。即不任惡魔之滅亡。我民國之救主何。總理急遽過船後。副官黃惠龍等即飛躍入他小輪。亦得脫險。惟林秘書直勉謝參議心準馬副官湘等。略遲一步。即被逆兵扣留。可知總理此番出險。危機實間不容髮。至今思之。猶令人毛骨悚然。聞總理過美艦後。沙面領事團爭請護送落港。尤以英日二領相爭爲最烈。卒被英領爭得。其理由因（一）停泊沙面各國戰艦。以英艦爲最巨且固。（二）所往搭船地點香港爲英屬。（三）所搭之船俄國皇后爲英船。止。只此一事。可見外人崇仰我總理之一班。九日下午三時四十五分。總理艦偕蔣介石陳策黃惠龍諸要人。乘英國砲艦摩空號離粵赴港。是夜暫駐大瀾灣。翌朝九時。轉搭俄國皇后焉。斯時旅港同志謝持古湘勳劉文李祿超李睡仙等君聞耗。直赴俄后謁見。未見之前。頗慮或如外間所傳政躬不豫。及見總理方據案作書。精神奕奕。歡若平生。即令劉君紀文往謁汪精衛先生。時已十時三刻。劉君如命。及偕汪先生抵船。已十點五十五分。距動輪時僅五分鐘矣。正午舟發。隨行者有汪精衛蔣介石陳策黃惠龍趙植之等。至是謂之爲仙鶴樊也可。謂之爲蛟龍得水也可。此次總理離粵。皮相論者。輒下無意識的推測。在

我關係密切之民黨觀察之。却得二大安慰。其一。總理身體上之安全。從此可無憂也。當三伏炎夏。屈處於孤舟之密艙中五十五日。在氣體強健之青年。閑安無事處此。尙覺其悶損難耐。況憂患交集之六十老翁乎。加以逆兇環伺。毒謀百出。昨日轟大砲。今日放水雷。不日集合小輪強攻。則曰運動水手行刺。我總理時時刻刻在可死可亡之境地中。即我同志時時刻刻在驚疑不絕之憂慮裏。今一朝去極危險之範圍。入最安全之區域。烏得不大安慰。況乎但得總理存在。吾黨縱無立錫地。國事猶大有可爲。萬一總理不測。吾黨雖手操全國政柄。亦無由遏止禍亂。而先天衰弱之幼穉民。國遂不免夭折之厄運哉。其二之大安慰。則總理在羊垣其活動區域。僅囿於廣東。若在上海。其影響範圍。且及於全國。而奉之張。皖之段。浙之盧。滬之何。且力謀相與聯絡策應之不暇。彼黎元洪開誠勸駕。吳佩孚亟思頌揚。更無論矣。故就事業發展方面論之。總理之赴滬。勝於留粵。萬萬固無待眼光遠大之人。始能着到。即爲協助北伐軍計。在四通八達之上海。比之局守一隅之粵東。其力且增十倍。又可斷言。際此風雲萬變羽馳檄之當中。料我同志亟欲得而知者。則前方之戰報是也。邇來因我軍退却之故。逆軍乘機捏造捷報。大吹其牛。不知此實我軍一種戰略耳。自六月十日兩軍戰事開始。我軍連戰皆捷。至念七日。左翼已佔翁源。右翼直迫馬壩。有一鼓下廣州之勢。祇因臨時變更戰略。忽於所向皆捷之時。爲無形之大退却。敵不知是計。冒昧前追。至始興附近五馬槽地方。所埋地雷。一齊爆發。逆軍死傷數達三千。同時被繳械者凡十四營。狼狽潰竄。我軍乘勢窮追一盡。

夜餘所達地點。只距韶關念里。此最近確報也。據大本營某軍事家推測。第一期戰事已告終結。第二期戰事行將開始。大約許軍長將舍韶關而攻廣惠。或從新豐出從化。入廣州。或從新豐入惠州。皆在意中。觀近日逆軍紛紛調兵回省。并欲調李炳榮回惠。皆防北伐軍之來攻也。佳音奉報。料將不遠。請拭目俟之。專此布告。并頌任強。民國十一年八月十日。

四 輿論一斑

●陳逆今後之推測（上海民國日報）

記者今後批評陳炯明。必有許多結論。使讀者諸君懷疑。以爲前日之歌頌陳氏者。如彼。而今日之討伐陳氏如此。然要知記者貫澈始終。有一共通之點。即記者從來對於陳氏。只提及其政治家之態度。而未嘗一言涉及倫理道德也。談政治而不及道德。終是不澈底的論調。故謂記者前此之言論。爲不澈底。則記者當然甘受（或者竟以此爲心得）若以爲前後矛盾。則讀者之過。非記者之過也。夫作非常之政治運動（例如革命）而欲不以道德爲基礎。或以僞道德之形式相欺飾。而求其成功。此在人智閉塞。交通阻滯之時代。易。而在思潮激進。交通發達之時代。難。中國歷代帝王。強半依篡竊而得天下。其支配天下之力。未見其有加於袁世凱也。然袁氏不及也。然袁百日而亡。此何故哉。即社會情態變化。地域交通。人心開化。不能供其利用也。廣州之世界交通。有過於北京。今日民智進步。遠過於洪憲。以現任陸總長。而直叛大總統。其是非之易明。有過於袁氏之竊國。凡有血

氣誰能忍此。此乃不必計較一切實力。而可從直觀上斷言其必敗者。此陳炯明之根本危機也。復次從政治上觀察。則法理其前提也。民主主義之法。通例不管自立於法外之人。中山雖爲國民黨黨魁。然不能使非國民黨員服從之。若陳氏前日。不猶有總支部長之文電。公布於大眾乎。部長雖辭。黨員資格如故也。中山雖爲非常國會所選舉。不能強西南以外之區域服從之。若陳氏前日。非身被六印。陸長內長省長總司令第一軍長粵支部長。而直接立於中山旌幟之下者乎。今日雖辭去五長。而陸軍總長猶在也。陳氏甘爲直接之躬行叛逆。即令旦夕成功。亦必再演唐末之歷史。今日取中山而代之。明日即被葉舉之驅逐。而驅逐葉者。即楊坤如也。此陳氏政治上之危機也。復次從社會上觀察。陳氏好談社會主義。動輒以打破私有制度相號召。惟政權必壟斷於海陸豐（陳氏之出生地）軍權必集中於陳家將（陳炯光陳公民陳小岳鍾景棠等。非但大習軍事學。且少讀書。僅識字）故記者曾有一句話。奉贈陳氏曰。「打破私有財產維持陳家軍隊。」聞者無不粲然嗚呼。社會主義。天下爲公之主義也。軍隊尙欲一家私有。而謂能以財產公於社會。有是理乎。故陳氏日談社會主義。而社會同情於陳氏者日益少。蓋陳氏之倡社會主義。欲以供其利用也。非以圖社會主義自身之發展也。陽奉之。而陰賊之。其結果必至惹起反動。而自身乃見棄於社會。此陳氏社會上之危機也。（下略）

●告一般議論孫中山先生者（上海中國晚報）

今人之所以對於孫中山先生表示可惡討厭之情感者。以中山之主義。如果實行。即若而人平日所抱持之吃現茶飯主義。無所於施故也。

世界上吃現成茶飯之事。無有較做官爲好者。要做吃現成茶飯之官。即非殃民不可。不殃民。即無法可以飽掠金錢。以供其本身及子孫吃現成茶飯之計也。

中山之三民主義。如果實行。不但官之現成飯碗打破不少。而官之子孫乃至官之親戚朋友一切人等。許多之現在飯碗。一概打破而無餘。則又何怪一班之官迷。拚命與中山爲仇。而時時流露其可惡中山討厭中山之態度及言論哉。

例如現在中山之窮蹙。一班官迷之幸災樂禍論調。吾亦耳熟久矣。但人類相處之正義。無法磨滅之。是以恭維陳炯明之論調。漸就沈寂。便是胡適以其溥儀爲皇帝之不勝榮幸之私心。轉而以革命二字代陳炯明洗刷叛變之罪惡。究竟在今日新文化一班不通世故人情的新學者。冒著各頭。鬧得毫無價值之下。不值一唾。於是一班官迷。又轉其論調。代中山設想將來。應如何如何進圖發展。表面上似乎說得有點理由。其實。無非是要中山不必在社會人羣中實力做事。免得妨害他們將來做官的出息。這種卑劣的思想。不知如何醜然面目的發表出來。

人的見解。本來各有不同。但是本人的主張。總當澈底做官的反對。定了三民主義。就不必問實行三民主義的孫中山。有甚麼好處。就之主張三民主義的反對。定了官迷。無論官迷有甚麼文章才

辯。一概不能領教。事實上對不對。是另一個問題。而個人立身的人格。總應如此。所以我勸一班官迷。反對中山。寧可反對到底。不必扭扭捏捏的說一陣挖苦又一陣體貼的話。

●革命黨不失人亦不失言（美洲少年中國晨報）

自陳炯明叛國之事發生。反對吾人者乃振振有辭。以爲吾人對陳炯明向日既信任太過。加以揄揚之辭。今陳乃決然謀叛。吾人不能防之于幾先。是爲不能知人。吾人褒陳炯明於前。而貶陳炯明於後。前後矛盾。是謂失言。雖然。此皆不足以爲吾黨病也。吾黨亦始終不認有失人失言之舉措。試申其說。（一）吾人向日之褒陳炯明。非褒揚陳氏私人也。褒揚陳氏之能爲國努力也。革命黨以主義相結合。主義同者則爲同志。而親之信之。愛之助之。主義相反者則爲敵人。而抵抗之。討伐之。擯斥之。革命黨之主義。救國救民之主義也。非謀私人之權位利益也。革命黨之黨員無資格階級之區別。無條件之限制。凡贊同革命之救國救民之主張者。皆吾人之同志也。革命以光明正大立身。以誠信待人。若既認之爲同志。同時復挾一猜忌懷疑之心以待之。革命黨不爲也。革命黨以不忍少數軍閥政蠹則閥之專橫。故欲起而掃除之。謀多數之幸福。造真正之民治。其立心既至公至正。故對於加入革命黨者皆認以爲有同一之懷抱者。無不推誠與之共處。吾人既不能憑迷信妖妄之談。藉卜筮相面之術以斷定其人之是否可恃。則吾人之所與共處者。必斷然以其人之言行爲準。而不能逆億其心術如何。而挾一不肖之心以待人。黨員而始終言行一致者。則爲真正黨員。黨

員而始合終離。始附終叛。則即爲非黨員黨中之叛徒。彼叛黨者既欲自墮其人格。則決非黨力之所能矯正之。世雖有賢父兄。不能禁其子弟之不爲竊盜。革命黨雖以主義信條相約束。不能禁其行薄弱或包藏禍心之徒。不始附終叛。或自墮喪其人格。然於革命黨之組織。決不能發生若何之影響也。陳炯明曩嘗從革命諸先烈之後以効奔走。亦嘗發爲革命救國之言論。則自陳氏叛逆之行爲未實在表示以前。吾人決不能因陳氏對於黨魁之計劃有所異同。而遽定以爲有叛亂之心。而加以猜忌。至陳氏叛亂行爲既著。則吾人執叛國叛黨之罪以繩陳氏。亦決不能加以絲毫之諒宥。蓋革命黨以救國爲前提。則陳氏之叛黨。即陳氏之叛國。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以前之陳炯明。雖有恣睢之跡。猶爲革命黨員之一分子。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以後之陳炯明。則爲革命黨之叛徒。亂國禍鄉附逆之陳炯明。吾人現在所討伐者。爲六月十六日以後之陳炯明。非六月十六日以前之陳炯明。亦非革命黨黨員之陳炯明。此等理由。本甚顯著。彼逆黨以詬誶之偶中。而遽欺然稱快。復爲無忌憚之言。此等小人之行。非吾黨所屑顧也。(一)吾人獎許勇猛救國之黨員。非其私好也。救國爲極重大之責任。黨員能擔負救國救民之大任。則吾從國利民福上着想。安得不從而獎許之。此吾人對於六月十六日以前之陳炯明。雖見其有驕蹇之跡。亦不能不加以曲宥。至六月十六日以後之陳炯明。則爲革命黨之叛徒。民國政府之叛將。擾害廣東之亂徒。北方軍閥之降卒。於此時也。雖無他人加以聲討。吾人亦不得不嚴盡懲治之責。而不稍寬宥。蓋陳炯明之人格。

既於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腰斬於廣州。則吾人決不能因前日之獎許陳氏而現時加以諱飾。亦不能認前日之獎許陳氏爲非。吾人所獎許之陳炯明。爲革命黨員之陳炯明。吾人所討伐之陳炯明。爲叛國之陳炯明。吾人之態度始終光明。豈彼搖唇鼓舌之小人所能知哉。夫父子至親也。而衛大夫石碯因其子石厚附嬖人之子州吁而弑衛君。遂更石厚。石碯豈不愛其子哉。然其子之逆亂既彰。故毫不加以宥恕。又晉時希（從邑）超卒。其從父希（邑）音（從心）悲痛成疾。其後發見希（徒邑）超有與桓溫謀亂事實。則怒詈以爲其死已晚。此非石碯希（從音）（從心）對其子之愛憎前後有異也。以大義爲權衡。則雖父子之誼有所不顧也。向使陳炯明死於六月十六日叛逆之行爲未彰以前。則孰不敬禮之爲護國護法之健兒。革命黨之純粹黨員。後人過其墓者有不徘徊感歎而生其哀敬之思者。不幸陳氏不死於革命時代。而躬爲叛將。倡行逆亂。臭穢既彰。流惡萬載。此實陳氏之人格自殺。於革命黨之本禮不生絲毫之關係者也。總之革命者艱難之事業也。世界之革命黨無不經重大之犧牲挫折而備蒙憂患者。非特吾黨然也。然吾黨既挾重大之責任心及犧牲之精神。視以爲終身之事業。則雖有艱難險阻亦皆有所不暇顧。而再接再厲爲長期之奮鬥。彼叛黨之徒。雖偶然乘間竊發。能爲黨事進行之阻碍。然人格既墜。其心已死。失敗隨之。於革命黨之偉大精神。絲毫不生影響。不惟不生影響。且反是增進吾人之忍耐能力及優良分子之團結。此吾人始終一貫之誠可以俯仰無愧者也。本良心之主張。立乎至正。行乎至順。盡至善之能力。爲

不懈之奮鬥。流俗悠悠。於我何有哉。

●陳炯明之自殺行爲及其罪狀（按：奉天新民國報）

陳炯明向者以革命黨員之資格。而受海內外同志之扶助。得在社會上薄負盛譽。以情理而論。則陳氏萬不能叛黨而降敵。乃自六月十六日之事發生。陳氏之逆跡。愈昭著於中外。而向日之虛名。遂墮地以盡。徒供千秋萬歲唾罵之資。則無論此後討伐陳氏者。大有人在。陳氏未能高枕無憂。即使陳氏倖能維持於一時。而人格既已喪失。信用既告破產。國民固決不能再受其蒙蔽。即陳氏之新主人北方軍閥。目擊陳氏之能叛棄其數十年共患難之本黨。而惟利祿是圖。亦何嘗不惡其反覆險詐。雖利用陳氏於一時。亦決不能相信陳氏於異日。是陳氏縱有表面上之勝利。而實際上無異於自殺。世既無反覆險詐之小人。得以永竊名譽。獲安全之理。則此後陳氏之結果。亦概可想像而知。吾人試佇以觀之。可也夫。救國者國民之大任也。革命黨則尤以救國爲前提。民國創造以來。禍變迭作。皆彼軍閥政蠹營私禍國。有以致之。吾人欲救國。則必不能不與軍閥政蠹相奮鬥。而主張法治。新政府成立以來。始終持此義。陳炯明何嘗不知之。即北方軍閥政蠹之暴橫爲惡。陳炯明亦何嘗不知之。既知之。而猶甘心附逆。叛棄護法戡亂之正式政府。危害政府所在地之首都。迫脅元首。搖動國本。大逆不道。神人共憤。此陳炯明此次之叛變。爲不忠於國者一。又陳炯明素無憑藉。其所憑藉者。革命黨同志之扶助而已。民國成立以前及成立之時。陳氏得革命黨同志之扶助。始

得在社會上稍獲地位者姑不具論。即前年由漳州返粵之時。陳氏初不敢嘗試。嗣經孫大總統之百端設法。促浙盧閩李加之以實力上之援助。又派同志赴陳氏總部爲之謀軍事上之計劃。又派同志分赴粵中各處爲之發難響應。以牽制陸莫之兵力。朱執信先烈之佔據虎門砲台。即係負孫大總統之命以行者。而返粵之役。許軍長崇智奮鬥最力。如攻惠州等役。皆由許軍力戰而得。而海外僑胞又得孫大總統之命。對陳氏須爲之經濟上之濟助。陳氏得此四面八方之援助。故遂能長驅無阻。據有廣東。是陳氏之事業。實由孫大總統一手提携而造成之。若陳氏稍有天良。亦應飲水思源。對本黨始終盡力。對首領始終服從。乃狼子野心。行同梟獍。羽毛初豐。遽謀反噬。此其對黨爲不義者二。廣東者陳炯明之故鄉也。愛護桑梓。人情之常。故粵人受龍莫蹂躪之時。無不切齒痛恨。欲與偕亡。而奮力抵抗。百折不懈。何則。以愛鄉故不能不護鄉。以護鄉故不能不與禍鄉之敵人相奮鬥。此自然之理也。陳炯明粵人也。此次創亂首都。於迫脅元首之不足。而復縱其叛卒劫掠廣州城內外。以爲彼等叛亂之報酬。全城精華盡於一旦。以粵人而禍粵。其罪又浮於龍陸莫等千百倍矣。蓋龍氏滇人也。陸莫桂人也。彼等視粵爲其征服地。故肆行其蹂躪。然龍氏不自蹂躪雲南。陸莫不自蹂躪廣西也。今陳炯明竟敢以粵人而禍粵矣。竟敢縱其叛卒而殺粵人劫粵人矣。以龍陸莫所不忍爲而陳氏敢爲之。且恣爲之。其對粵之不仁者三。陳炯明於上月孫大總統準其辭職之時。而悻悻歸惠州。然其文電往返。猶矢忠矢信。謂贊助北伐。始終擁護孫大總統。并謂保證其部下一

致服從總統命令。如有一人不從者。彼即自殺云云。文電具在。可以覆按。今陳氏不但於北伐軍在贛着着勝利之時。而傾覆政府。根本上破壞北伐之計劃。且親加危害於元首。嗾使其部下犯上作亂。是陳氏者不但不能擔保其部下之不爲亂而已。而自己且躬爲叛首以造爲大逆。于向日言論根本上自行取消。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反覆險詐。此其立言之無信者四。夫君子之所以立身飭行。勉強爲善者。非但自愛重其人格。欲於社會國家有所盡力而已。亦欲不墜其先人之令譽。或貽羞於父母也。陳炯明上月之歸惠也。其自言以爲其母青年孀守。撫之成立。故欲歸鄉奉侍。以盡子道云云。乃言出未幾。而歸鄉盡孝之陳炯明竟成爲亂國禍鄉之陳炯明。在已則爲叛逆。其母則爲叛逆者之母。孝子不辱其親。而陳炯明陷其母爲叛逆者之母。其辱甚矣。此其對母之爲不孝者五。由上以觀。則六月十六日叛亂以後之陳炯明。實爲一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信之叛徒。而舉亂國禍鄉背黨賣友辱親等諸罪惡。悉萃於一身。生無顏以見革命黨之同志。死無顏以對革命黨之先烈。如此險詐之徒。無論其不能成功也。即使倖獲一時之勝利。天下後世視之爲何如人。歷史記載加之以何等之批評。白日對鏡。清夜捫心。自視爲何等人。則陳氏非惟無行也。而且不智。而其叛亂也。實其所以自殺。

●陳炯明其甘爲民國罪人耶（加拿大晨報）

西南義軍。改道北伐。旗旄所指。逆軍辟易。前敵將帥。方率師逐北。川湘大兵。方在發動。會攻武漢。四

方豪傑。力在揭竿響應。全國國民。方在引領而望。默祝北伐成功。統一南北。建設真正共和國。以臻富強。孰知霹靂一聲。警電傳來。陳炯明帶兵回粵。迫走總統。把持廣東政局。並宣佈與吳佩孚連絡。統一南北。於是在贛義軍。以後援斷絕。不能不返粵。川湘大兵。以西南內亂。不能不停止前進。四方豪傑。見大勢變遷。動必無成。亦遂忍而不發。全國國民。見西南內部。自起分裂。北伐之功。敗在垂成。莫不爲民國前途痛哭。嗟乎競存。方公之率師離閩。還定粵局也。天下之人。皆以公爲特出之英雄。方公之爲省長也。刷新吏治。整頓地方。禁賭平匪。爲民除害。天下之人。又皆以公爲中國之賢政治家。方公之率兵平桂也。勇敢絕倫。又能以至誠毅力。感動兵士。兵士皆明大義。願出死戰。故陸馬下野。而桂民得見天日。天下之人。又皆以公爲民國之功臣。夫以公之才能。毅力。地位。名望。建功立業。何患不成。而乃惑於左右。不忍憤忿。挺而走險。爭一己之權利。破壞西南大局。迫總統逐民吏。屈膝黎吳。以圖富貴。釣虛名。公其病癰耶。何前後行爲。若出二人。前則擁護總統。而今則背之。以言公義。孫總統爲民國元勳。功績偉大。歷年來。奔走護法事業。建立正式政府。慘淡經營。至於今日。其爲人剛毅勇敢。有眼光。有計劃。有才能。遠非袁黎馮徐所能及。其項背。而公乃背之。非喪心病狂。胡以至此。以言私交。孫總統名義上。爲公黨魁。實際上。爲公良師。方公之在閩也。岑陸欲得而甘心。苟非總統處處翼護。公之生死。且不可卜。何有今日之地位。公一武夫耳。賢能遠遜伍胡。獨得爲省長。展其懷抱。是則公有今日之聲譽。亦孫總統有以成之也。今乃不知飲水思源。背義忘恩。以堂堂丈夫。而

行曹操董卓之事。特出之英雄。果當如是耶（下略）

●粵事感言（香港晨報）

叛軍以武力促大總統下野。蓋隱然自謂粵省惟吾權治之也。信如是。則治安之責。豈異人任。願何以搶掠姦淫蹂躪不遺餘力。其以此爲獎勵部屬之條件耶。雖然。歷時旬餘。亦未免過優厚矣。此次省城大搶。而國會議員亦蒙一併賞光。甚有搶到精光。盤川毫無。因而投海者。從此叛軍聲威播全國矣。蓋被難議員。各省皆有。不愁他不到處稱頌也。此等搶掠姦淫。小百姓受之屢矣。祇有忍氣吞聲。委之天命。乃聞此次竟有殃及太上閹人家屬者。不知閹人親嘗滋味若何。苟不覺其痛苦。小百姓亦可辭之說。否則敬請閹人常常因自己之痛苦。推想小百姓之痛苦。則今而後之小百姓。痛苦或可潛消少許也。昨過廣州市某路。見路旁擺賣無數檯椅裙衫。拉雜堆積。若拍賣場。若古董店。五光十色。口呼平野。再行數步。又見無數工匠脚亂手忙。搭極宏偉歡迎牌樓。噫。可憐也已。吾因之有感於往事之少年時。文德高會。選舉徵歌無虛夕。某友性褊急。每使酒凌辱妓女。拳脚並下。滿座爲之不安。妓則背面彈淚。迴首侑觴招待。轉加恭順。當時以爲此爲天下可憐之境況也。今不圖隨時隨地皆有奇觀。嗚呼。汪精衛先生以姑媳比孫陳。一時傳爲罕譬善喻。不料新文化大行之際。倫常名義。不敵權利思想。一日尙有姑在。雖家媳不能暢所欲言。而家庭之變。於是乎亟矣。陳逆向精衛自誓。謂部屬敢變。我則吞槍。今竟何如。陳逆如能踐言。天下後世必有諒者。無如千古艱難。惟此一

陳氏正作如火如茶之艷夢。竊笑精衛猶書獸耳。雖然。信誓旦旦。自欺天良。世間往往有極巧之感應。陳逆其亦慎爾出話焉。可。法律主平等。軍隊重階級。犯上之端一開。作亂之心日肆。吾粵軍紀壞於癸丑。今陳逆又從而教柔「犬旁」升木。上行下效。因事相生。兵猶火也。不戢自焚。縱使倖勝一時。猶防流弊於無極。此次搶掠橫行無忌。何莫非目無長上之見端。有心人竊危之矣。

●論北伐不能成功實陳炯明一人之罪（檳榔嶼南洋時報）

民國成立。十一稔於茲。國家擾攘。迄無寧歲。推原禍始。皆由北方之政客及軍閥派所釀成也。去歲南政府成立。大局粗成。孫中山先生即銳意北伐。以民已苦於水火之禍久矣。孫總統不忍坐觀國勢之阡危。人民之困苦。於是整軍經武。爲武力之經營。蓋欲登吾民於衽席。固國家於磐石也。且當此之時。奉直交鬭。北伐進行。正千載一時之機會。使陳炯明始終服從總統。合衷共濟。大張撻伐。何難直搗犁庭。掃除小醜。共清妖氛。使吾中原淨土。不再容此蠢蠢者之跳梁之盤踞。詎非大快國人心理者耶。吾意此時陳炯明赫赫之功。鼎鼎之名。吾人聞之。亦當油然而起敬。載之書史。流芳百世矣。乃陳炯明不此之務。爲吳子玉以副席所誘。利令智昏。遂竟不顧與孫總統念餘年患難之交。反戈相向。破壞大局。糜爛桑梓。塗炭生靈。致令北伐失機。究誰之罪歟。非陳炯明一人所致耶。嗚呼。陳炯明爾。縱不爲個人計。亦當爲國民計。爲國家計。爲大局計。爲桑梓計也。何忍遽此出此倒行逆施之舉。貽害國家。使北伐之功。半途而廢。惜哉。嗚呼。爾之罪。可謂通於天爾之名。遺臭萬年矣。悲夫。

●我亦一論陸榮廷第二之陳逆炯明（暹羅僑聲報）

……（二）既絕未來電請求接濟餉彈。即藉口擅行班師。固已不合。況師次桂平時。已得廣東解來餉銀八萬元。準此以觀。則廣東并未斷絕接濟援桂軍（即現在作反之逆軍）之餉彈。已可概見。乃該葉逆等輩。必欲藉斷絕餉彈接濟之問題。以班師返粵爲口實。是其確欲借此無理之口實。班師返粵。以爲實行此次作反之陰謀。不啻昭然若揭矣。（三）就令退一步言。假使粵東自陳逆被撤任後。確已斷絕逆軍之餉彈接濟。但廣東初經更任省中大吏後。因而一次未及顧及駐桂逆軍之餉彈接濟。倘該逆軍稍具天良。亦當略加相諒。不宜過事苛求。尤不可偶因更易省中大吏。即謂爲斷絕餉彈之接濟。非返粵不可也。更再退一步言。倘該逆軍即使絕不相諒廣東更易大吏致偶斷接濟之苦衷。亦當先行致電返粵。作一度請求接濟之舉。如廣東而仍置之不理。雖擅行班師返粵。人尙可諒其困苦也。今乃借此爲口實。既不先致電請求接濟。亦不奉准班師之命。即擅行旋師返粵。是其甘從陳逆之陰謀。蓄意返粵作反之隱衷。雖百詞而莫辯矣。（四）及該逆軍擅行旋師至桂平時。已得廣東解致餉銀八萬元矣。是廣東并未斷絕接濟援桂軍之餉彈。於此已可證明。乃逆軍竟敢故意肆口誣譏。謂廣東斷絕其餉彈之接濟。故不得不東返。斯語也。果欺天乎。抑欲欺人乎。實則無他。不過自知此次之擅行即返。實有非法之舉動。乃藉此以欺人自欺耳。豈知即此自欺欺人之電。固不特不能自圓其說。反以此自暴其返粵作反之罪證焉。葉逆等輩。眞可謂欲蓋彌彰矣。（五）

若逆軍果因廣東斷絕餉彈接濟，乃始返粵，則在桂平得有餉銀八萬時，已可推知廣東實在未斷絕接濟矣。已可不必班師返粵矣。更應諒解廣東不過因更易大吏，故爾一時未能急於接濟，遂致稍遲耳。若謂八萬元不足支用，亦未嘗不可再請陸續多解也。乃該逆軍既已決定返粵作反，竟謂至桂平時，雖然得有餉銀八萬元，然仍不能不東返。未知所謂仍不能不返東之理由何在。并未言明，則其確欲返粵作反之心，已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矣。尙何以自辯乎……

●我們今日要一致聲討陳炯明（蘇門答臘日報）

……（一）陳炯明的罪狀（五）負義 陳逆受孫總統卵翼，已二十餘年。私人恩義，姑且不說。即陳逆得有今日地位，都是出於孫總統一手提拔。當莫榮新執政時，陳逆在粵僅有殘弱軍隊二十營。子彈缺乏，軍餉不濟。今大總統於困窘中按月代他籌撥月餉六萬元。援閩駐漳的時候，今大總統除命鄧故上將軍仲元及許軍長汝為蔣參謀中正輔翼外，更為籌撥鹽款為月餉，並代向海外僑胞籌捐款項至三四百萬。因得設立彈藥廠，購買飛機，添置炮械。即陳逆由漳回粵的時候，記者猶親見今大總統在滬把住宅和各種珍藏押借四十萬元，為後方接濟。今陳逆背義忘恩，得魚忘筌，竟出此狼毒兇狠的反噬，竟欲迫殺今大總統，殘害手足同志，以逞他北面事仇，貪圖祿位的奸謀。陳逆的肉，真狗彘不食。而陳逆負義的罪，人人都應聲討呀！（六）通敵 護法事業，是西南人民數年來含辛茹痛的結晶。陳炯明隸屬於護法旗幟之下，藉護法而得海內外人民仰望，而始有前此

的勳業威望。是陳氏應如何克厥終始。纔不負西南人民和海外華僑的厚望。陳逆身居陸軍部長。在職務上只有服從元首命令。即有什麼不同的政見。也應該向總統條陳。斷不得把個人不愜的私見獨斷獨行。乃陳逆竟敢於出師討賊的時候。擅自派人向敵方通款。裡應外合。拆西南政府的台。違西南人民護法公意。並且引狼入室。向吳佩孚攀兵求救。陳逆通敵之謀。既不可諱。而通敵之罪。實我人所應一致聲討呵。以上所舉。都是陳炯明這次叛亂直接提出的罪據。而陳逆於前此的專權跋扈。肥私利己。（廣東政事。自陳氏回粵即統歸陳的親舊包辦。而所位置的人。概系海豐私黨。）尙不在內。而這六罪之中。無一不足以判陳氏的死刑。陳逆皆有之。真可謂罪通於天。國人乎。賊盜亂國。有罪不討。紀綱永淪。同志乎。青天白日的旗。被陳逆污玷盡了。還不起來雪此大辱嗎。編者按此次陳氏叛變。海外新聞界。無不一致討賊。除上錄者外。如小呂宋之民號。平民公理。華僑等報。星加坡之新國民日報。吉隆坡之益羣報。美國檀香山之自由新報。仰光之覺民報。泗水之泗濱日報。秘魯之民醒報。澳洲雪梨之民國報。國內則京津泰晤士報。廈門江聲。思明等報。福州公道報。及海上足以代表民意之一般輿論。均不齒於陳氏之所爲。甚至雲南唐系機關之義聲報。亦拗良心不過。發貶陳之論。當時各該報之稿。均經剪存。惜此次由港來滬。舟行遇風。積稿多爲水漬。或則散失。所存者。遂祇上錄數家之稿。現以急於付梓。若輾轉徵求。恐非一時所能覓事。只得俟諸再版或續編時。再行補錄。然以上所錄者。雖不滿十家。而已可見

輿論對於陳逆之一斑矣。矧陳氏罪惡雖舉以詢三尺之童。殆無不異口同聲。皆曰可殺。則鐵案已定。固無所逃罪也。輒附誌數語於此。特不敢辭疎漏之愆耳。

五 楊參軍之軍中日記

自序

慨自民六北庭督軍團倡亂。毀法稱兵。我

大總統不忍以學生艱難創造之民國。一旦墮於非法者之手。遂集合同志。統率艦隊南來護法。矢志奮鬥。中間迭經變幻。始底於成。而西南護法政府亦於十年在粵東城正式成立。分設各部。任陳逆炯明爲陸軍總長及廣東總司令。并與籌商大計。一面激勸將士出師北掃。以與非法者戰。最近兩月（十一年四五月）贛中連電告捷。迭克名城。同時北將復有尊崇護法之表示。方幸數年來離析分崩之局。指日可歸於統一。詎料陳逆認賊作父。忘身事仇。逞一己之獸行。逆全國之潮流。見利忘義。（曹私受吳佩孚六十萬元。并結統一後北正南副秘約。）突於六月十六日午前三時十分。群率醜類。先攻省署。繼圍公府。一日夜槍礮如雨。又復縱兵焚燒姦淫。（事前在白雲山開秘密會議時。將士中多半不贊成。旋由鷹犬葉舉當衆聲明。事成後准其自由行動三日。變兵始肯用命。）致使全市精華。盡成瓦礫。老婦幼女。悉被輪污。（有一守節七年之少婦。因受辱自縊。并遺有血書一紙。）他若稍涉嫌疑者。一經拘獲。立予槍決。（許軍長崇智有年方五歲之孩提。亦難免槍決。

之慘。哭聲震地。血淚成渠。慘無人道。狗彘弗如。并有以廿萬元。購元首頭顱之資格。幸逆軍中有明於順逆之參謀某君。於十五午後九時。聞訊趨府告密。當時大總統猶以爲己與陳逆二十年患難相維。即使利令智昏。斷不致出此殘忍手段。遂一笑置之。繼經某君泣陳。并請以國事安危爲重。萬不可以生命作無謂之犧牲。歷三十分鐘之久。大總統始信。遂於九時五十分率林參軍暨衛士三名易服出走海珠。旋登軍艦。否則殆矣。虎時適因公他出。聞變星夜率部馳赴楚豫軍艦。嗣以出征軍隊遠在贛疆。遂隨節率艦隊倉猝應變。而陸地已悉被叛兵佔據。四面環攻。益以要塞水雷。然我大總統以國會付託之重。決不爲暴力所屈。致護法功虧一簣。冒險奮關。毅力堅持至兩月之久。在此兩月中。虎先後奉令轉戰向車歪。白鵝潭。容奇。甘竹。豬頭山。北街。江門。馬角等處作戰。將士均皆用命。奮勇爭先。陸續收復各處要塞。後卒以敵衆（計各處共步兵四團。砲兵四營。要塞砲八尊。機關槍十二挺。）我寡（合衛侍隊。海軍陸戰隊。海防遊擊隊。及別動隊。共五百餘人。）敵運輸較我便利。陸續增援。更番輪戰。又復以逸待勞。我軍除在戰線應戰外。別無士卒增加。死力支撐。彈盡始退。致前所得要塞。又爲敵陷。噫。良可惜也。虎不學無術。實亦難辭指揮失措之咎。後大總統以軍艦力竭。株守省河。於事無濟。遂以靖難責任付諸各處義師。決心赴滬。與國謀人共統一。大計。虎本以參軍名義。兼大元帥行營衛侍隊督帶職務。遂亦督率所部將校相繼來滬。用特將兩月來所親歷之情況。及逆軍之殘暴。編作軍中日記。以待國人公平之評判。非敢弄文也。至若軍艦

中所經過之事略。另由秘書處編纂。俾免重複。是爲序。

民國十一年陽歷八月

日嘯天楊虎序於滬江

軍中日記

▲七月九日 星期日。晴。午後大雨。南來護法之軍艦。除廣東海防艦隊外。外海艦計共十一艘。海圻。海琛。肇和。飛鷹。永豐。永翔。楚豫。同安。豫章。舞鳳。福安。前本分駐各處。嗣因陳逆背叛。奉令集中黃埔附近洋面。以便策應。不料素受參養之海軍總司令。兼海圻艦長溫樹德。竟反顏事仇。受其利賄。於本月八日午後十一時四十分。并煽惑海琛。肇和兩艦。同時潛離黃埔。駛出虎門。聞陳逆係以百五十萬金。運動之。甚矣金錢萬惡。而金錢亦萬能也。比得報告。已在本日午前一時。當經主座召集各艦長於永豐艦。告以海琛等艦舉動。并詢問現駐泊黃埔各艦官兵之趣向。僉稱官兵一致擁護。至死不渝。遂下令各艦一律駛泊新造洋面（距黃埔十五里）靜待後命。八時得探報。魚珠礮台下。泊有小輪三艘。滿載敵兵（魚珠與長洲礮台。隔衣帶水。係敵佔據）恐有襲擊長洲舉動。當時虎因負有參軍任務。不克分身。遂飭衛侍隊主任副官楊泰。馳赴海軍學堂。傳諭衛侍隊各官長。嚴爲警備。十時十五分。本隊幫帶魏爾聖。大隊長李興高。乘小艇來艦報告敵情。并請示方略。當告以一切悉聽馬司令命。令處置。旋據聲稱。海軍陸戰隊。已有一部分守中立。至衛侍隊有一部分係徒手。恐難應戰。當諭以無論如何。與要塞掩護隊取同一動作。不得歧異。詎魏爾聖去後。即聞砲聲。

發自北岸。迅即派人偵查。據回報魚雷局已着砲。存放之魚雷。亦有數枝燃燒。現敵欲乘雨勢渡江。駐紮該局之衛侍隊長王漢卿。現正率隊抵禦。恐難久持。云云。當諭以相機應戰。如至萬不得已時。可向新造力面退却。一面立飭魏爾聖。先赴新造。擇地收容。午後約三時。敵衆紛紛繞道登陸。其中陸戰隊有一部分。名稱中立。暗受運動。處處掣本軍之肘。致敵有隙可乘。不得已遂按原定計畫。向新造退却。五時。陸戰隊大隊長蔣運奎。率領士兵暨機關槍連來新造。當由魏爾聖指定炎帝廟地點駐紮。七時四十分。衛侍隊中隊長江鰲。小隊長王漢卿。王阜。各率所部前來報告狀況。旋命與陸戰隊駐紮一處。并將人員槍支查明呈核。十時。奉 令指揮衛陸要塞各隊。準備翌早向車歪作戰。當即舍艦（永豐）登陸。召集各軍官宣佈一切。并命要塞蘇台長漢清。率掩護隊登和富輪渡。陸戰隊蔣大隊長運奎。衛侍隊楊大隊長泰。（李興高因病不能指揮。代以楊泰）各率所部。并各附機關槍兩架。分乘快利加利小輪。準備出發。虎則率領本部員弁。乘坐廣寬輪渡。并任魏爾聖爲行營參謀長。遂下令佈置一切。是時大總統命令虎。特恭錄原文如下。「所有海軍陸戰隊衛侍隊。及要塞掩護隊。均歸參軍楊虎直接指揮。此令 楊參軍虎 孫文」

▲十日 星期一。午前陰。午後大雨。午前二時四十分。訓令各隊預備出發。三時四分。永豐楚豫相繼鼓輪前進。我軍各輪陸續開駛。至四時三十五分。已抵利塘附近洋面。維時敵已發砲阻我前進。乃由軍艦發砲向車歪還擊。一面令各隊藉砲火掩護登陸。除留魏參謀暨李大隊長留守艦寬外。

并親率掩護隊向前督戰。各將士奮勇爭先。於十時二十分。已將東南約附近砲台完全佔領。敵紛紛潰散。沿途遺棄槍支二十餘桿。即令楊部迅速渡河。增加蔣部。於時各隊聞訊。士氣倍增。遂下令前進激戰。奈該處港汊紛歧。河面約闊十四密達。無船筏不易通過。且軍艦業已駛入白鵝潭。不能以砲火援助。雙方對河抵抗。至三小時之久。復下令各隊奮勇泅水前進。一面訓令魏參謀率徒手士卒登陸。向前增加計渡河三道。終因敵陡增生力。兵砲隊一營。步隊八連。我軍因中左兩路友軍已早退却。戰鬪力不免薄弱。然復拚力支撐。直至午後五時十五分。乃不得已下令退却云。

▲十一日。星期二。晴。正午微雨。午前六時十分。海防陳總司令策派員賁來公函一件。內開。頃奉大總統傳諭。車歪既一時急切難下。可先集合海陸各軍隊。設法通過。三山利塘大石等處。向石圍塘附近洋面集中。以待後命。并云。今日午後有廣東艦隊兩艘由澳門來（廣貞廣亨）。協同動作等因。當即傳知所屬各隊準備。一面通告別働隊徐司令樹榮。遊擊隊李司令安邦。李司今天德。海防陳營長滌。至廣寬會議進行方略。僉云。俟艦隊到後。再行解決。十時。將昨日戰況。并今早各軍將領會議情形。繕具報告。交由派來之員。帶回呈報。大總統鑒核。午後六時三十分。見有軍艦兩艘。由西南冉冉而來。當用遠鏡觀測。確為廣亨廣貞。該兩艦甫駛入利塘洋面。即各向車歪砲台發砲。旋即在附近下旋。八時。通告海陸各軍將領。於十時以前。齊集舞鳳軍艦。開軍事會議。屆時除本軍所屬各隊外。計列席者。有廣亨陳艦長。廣貞李艦長。舞鳳袁代艦長。海防陳營長。游擊隊李司令安

邦別勸隊徐司令討賊軍李支隊長。要塞黃參謀長。陸戰隊高等顧問陳肇英。海防總司令部參謀長。陳錫範。開議時。首將大總統訓諭宣讀。并將兩日經過情形。及以後之任務。詳細說明。李司令安邦首先發言。謂白鵝潭形勢危險。陸地如河南長堤。芳村貝家水等處。均係敵之範圍。軍隊給養種種困難。縱有沙面。亦無濟於事。加之使用紙幣。又復異常不便。鄙見莫若先取江門。俟北伐軍抵省時。再行率隊夾擊。使敵腹背受困。且攻江門有三利。一該處駐軍僅有兩連。二豬頭山北街附近民軍。可以響應。三該處夙稱富庶。給養便利。況前此討龍。即係先佔領江門等語。當答以李司令之意見。固極完善。惟大總統之計畫。係命先行集中石圍塘。再待後命。若逕擅赴江門。似與大總統原定計畫不同。殊非正當辦法。李司令堅持其說。其時在座某司令。及某某艦長。亦似贊成李說。僉謂與其株守省河。不若先得一根據地。徐圖發展。言甫畢。多數亦稱是。虎以爲衆既一致。似亦未便獨異。遂當衆宣言。列席諸君既一致贊成。攻取江門。則凡軍隊區分行軍序列。警戒勤務。宿營給養。以及電信之使用。及破壞。在在均須籌備。俾免臨事周章。惟軍事貴乎統一。現我海陸軍林立。將一切情況及理由呈請。大總統遴選知兵大員。前來統率。俾便發號施令。旋由海軍兩艦長。及海防總司令部陳參謀長發言。兵聞神速。現永豐艦駐泊省河。交通不便。且往返需時。楊參軍虎前曾奉大總統命令。指揮各隊。現同人擬公推爲攻取江門海陸各軍總指揮。藉收駕輕就熟之效。一面則呈報。大總統備案。贊成者起立。而竟全場一致。虎以人微言輕。且軍事學毫無把握。竊恐

陳腐敗機虛矯債事一再固辭。復經列席各將領齊稱我輩悉願聽受指揮。誓無携貳。若另派員前來。反生軍事影響。服從者又復當場簽字爲證。默察情形似難固却。且我輩爲國服務。成敗利鈍在所不計。遂慨然擔任。除開會議情形呈報大總統鑒核外。即下作戰計劃之令。

▲十二日 星期三。晴。午後大雨。晚霽。午前六時三十分。傳集和富及廣寬兩輪渡船主。諭以我軍現變更作戰計劃。無庸輪渡運送。可將兩日船費及雜項開單呈由大總統給發。所有傷兵。着和富裝載至省療治。官長則乘廣寬。并派司務長方威中。在船看護。抵省後該兩船主即隨方司務長逕赴楚豫艦林參軍處。具領船費出發。兩小時將昨日會議內容及計劃繕寫詳報。飭方司務長秘密進呈。并函告林參軍。留方司務長在艦差遣。無庸前來。午前九時三十分。傳令各軍準備。十時二分。各輪一齊由利塘起艇。向西江方面行進。沿途經過陳村。時敵有小輪一艘駐泊。當由徐司令樹榮率隊前往捕獲。隨行槍支十桿沒收。而士兵已事先逃竄矣。午後四時五十分。抵容奇。當下令宿營。連日見衛陸兩隊將士奮勉異常。乃囑魏參謀長。由虎個人薪金項下。提取票洋肆百元。爲獎勵之用。計官長每員二元。士兵每一元。

▲十三日 星期四。大風雨。午前七時四十五分。訓令各軍。於本日午前九時。一律由容奇出發。向江門前進。一切均遵照昨日命令辦理。不得擅自變更。衛侍隊大隊長李興高。病勢劇甚。難膺指揮之責。調回本處。以楊泰代之。小隊長王漢卿。王阜。作戰時率部奮勇爭先。殊堪嘉慰。適第二第二兩

中隊長均因故不克前來。乃擢該兩員爲中隊長。以昭激勵。九時。各輪由容奇出發。其時風雨大作。驚濤異常。駕駛不易。且有兩輪險遭沉沒。行僅數十里。抵甘竹。即下令停泊。午後六時二十分。海陸各將領陸續齊集舞鳳軍艦。當對衆宣佈。謂今日風雨爲厲。駕駛上種種不便。惟該處距豬頭山僅數十里。各軍須嚴密戒備。毋稍疏忽。語畢。徐司令樹榮起立發言。以連日風雨交作。行軍頗感困難。且有小輪一艘撞毀。照此觀測。恐於前途不利。擬率其所部向敵軍各駐在地佯攻。使敵疲於奔命。至若江門。則決心不去。言未畢。忽有要塞蘇台長漢清亦起立發言。謂將士因受風浪震盪。已無關志。願偕徐司令他去。當曉以軍人以求戰死爲榮之理。區區風浪。若爲餒志。殊失軍人資格。旋又由該要塞司令部參謀長黃斌元多方勸勉。終不能回該台長畏蕙之心。不禁爲之長嘆。我軍既失兩部軍隊。戰鬪力因之薄弱。然亦不能因此而變更計劃。遂仍議來日進攻江門方略。但進攻江門。須經過豬頭山北街兩處。必先掃滅該兩處障礙。開其行進之道路。擬以李司令安邦爲前敵司令官。担任撲滅豬頭山敵兵任務。佔領後。續向北街方面前進。以衛侍陸戰兩艦。擔任攻擊北街專責。海防陳營長担任率小輪游弋附近河面。至軍艦則擔任於陸軍登岸時發砲掩護。衆皆一致服從。部署既畢。遂下令備戰。午前一時。海陸軍一齊起碇。十一時五分。前隊已抵豬頭山。首由廣亨廣貞發砲。李司令乘砲火掩護。率隊登陸。向豬頭山開始攻擊。乃守該處敵兵恃強頑抗。率於十二時三十分被我軍完全佔領。敵紛紛四散。乃一面搜索敵蹤。一面派隊留守。二十分鐘後。又命各軍迅赴北

街作戰。午後一時五十五分。抵北街附近洋面。即下令各輪停駛。并由海艦發砲。掩護各隊登岸。虎俟各隊登岸畢。即率本處官佐登陸。督飭陸衛兩隊向敵猛攻。各將士奮勇爭先。無不以一當十。敵雖頑抗。終不及我軍之勇敢。竟於三時十一分。將據守北街附近要塞敵兵。驅逐淨盡。並俘虜敵人連排長三名。兵士十餘人。奪獲槍枝十餘桿。子彈若干。北街遂亦完全佔領。乃派隊查街。嚴防匪徒乘機搶掠。一面布告安民。將所有部隊略事整頓。準備向江門行進。虎則暫行返艦。及三時三十五分。該處海關稅司。偕翻譯來訪。當即延見。前敵事。囑魏參謀長先往督戰。虎詢及該稅司來意。據稱北街幅員窄小。請軍隊不必進入街道。并請切實保護商場。當告以本軍此次奉令討賊。原為保民。非以害民。已出佈告通知。至如慈善機關。僑民住所。以及稅關教堂衙署。均切實保護。在此一日。即負一日完全之責。決不使地方稍有糜爛。致損我軍名譽。現已派遣妥員。率軍巡查。倘有搶掠。查明立予槍決。稅司復請觀戰。當即偕其登陸。在北街北端山地參觀。該稅司目覩各將士奮勇沉着。頗蒙贊許。約十五分鐘。始握別。虎亦旋赴陣地。督飭奮進。惟是時敵計有步兵三營。砲兵兩連。向我軍猛施射擊。各將士肉搏爭先。數次衝鋒。均不得遂。我企圖。祇得暫令固守原有陣線。相機進取。四時。由舞鳳艦送來陳海防總司令策派員由港送來公函一件。內開奉大總統令。任命陳策為西江水路總指揮。節制各艦。任命楊虎為西江陸路總指揮。節制各軍。各等因。又云因另有要公。不克任事。所有水路一切指揮。着以本部參謀長陳錫範代行職務等情前來。虎遂專任陸路指揮。水路指

擇則由陳參謀長負責以清權限。于時忽得確報。敵由後方。新增步兵八連。砲兵兩連。沿鐵道向我左翼包圍。當趕赴前線視察。則只有衛陸兩隊及機關槍連竭力抵禦。幾無他隊蹤跡。而敵則已紛紛由鐵道左側迂回。鋒擁而來。勢又不得不變更戰況。暫行退却。以保全兵力。遂下令退却。時虎於各軍安全退却後。誠恐仍有將士匆促未及登輪者。遂率參謀長副官等。乘漢中小輪。復回北街附近收容。詎輪駛行時。北岸槍聲驟發。逕向漢中射擊。時天已昏黑。遂命士兵無庸還射。僅命漢中開足速力行駛。比抵北街。遍布敵軍。仍復駛回。詎料駛回時。除廣貞廣亨舞鳳三艦外。無一小輪蹤影。多方偵查。始悉因漢中向北街方向行進時。各軍陡聞槍聲。致起誤會。遂一律向豬頭山方向退却也。總之。此次失敗。一因軍心不能團結一致。一因敵衆我寡。一因敵運輸便利。一因敵砲衆多。我軍除步槍外。僅有機關槍輔助。但李司令輕敵。實爲一大原因。三艦因吃水深。須俟潮漲方可開行。時已九時十分。即在距北街東北五里洋面暫泊。旋命各艦加緊戒嚴。俾防敵襲。并派漢中小輪擔任警戒。

▲十五日 星期六。晴。午前九時。由陳參謀長錫範。下令各艦。於午前九時三十分起。迂道向豬頭山方向開駛。十二時五十五分。抵豬頭山附近。見該處要塞。有民軍駐守。旋見搖旗表示。當開慢車行駛。即有小艇駛近。當詢問原委。據稱簡姓會奉 大總統任命。現暫留守該處要塞。并言該處附近有同志六百餘人。潮連亦有千餘人。槍械八成以上。正可在此稍事休養等語。當略加慰勉。

面與陳參謀長及兩艦長計議一切。李艦長云：我軍不若在此暫駐，并令開赴容奇（抵豬頭山時，據簡司令報告，始悉已赴容奇）。各小輪一律駛回此地集中。當命陸戰隊尹小隊長，衛侍隊董隊員，特函乘漢江小輪，前往容奇傳達。所有小輪一律駛回豬頭山集中。徐圖發展。舞鳳艦距廣貞艦，停泊處約六百密達。往返磋商，頗感不便。遂改登廣貞，留魏參謀長及副官等，留守舞鳳。午後無特別事件，僅命各艦及隨從數小輪，嚴加戒備，毋稍疏忽而已。

▲十六日 星期日。晴。午前十一時五十分，有某西人偕同翻譯，乘輪來訪，當詢問來意。據稱有民軍首領數人，囑其介紹，并報告一切。當予接談，囑其就原有勢力，從速進行，俾免為捷足者得。談約四十分鐘，乃別。昨日派赴容奇之傳達，迄今尚未見回。心殊懸盼。復於午後四時，加派振東小輪前往偵察究竟，速回報告，以憑核辦。

▲十七日 星期一。晴。午前九時十七分，據振東報告，容奇遍駐敵兵，并無我軍輪艘。旋尋覓土人探訪，據云：昨日（十六日）午前，有某司令部下，與該地民團衝突。午後二時，忽來遍插紅旗之多。數陳軍向我軍施行政攻擊，并擊沉小輪數艘。餘悉向各處開駛。并云：本縣縣長周之貞，因不直陳軍所為，遂掛冠以去。聞臨去時，曾携有機關槍四架，并將士若干人云云。用特報告等情前來。當與陳參謀長及艦長等計議。陳參謀長云：現在惟有將軍艦開赴澳門附近之馬角駐泊，一面專員晉省，詳陳經過情形，并請示方略。議既定，遂由陳參謀長下令各艦。於本日（十七）午前十時三十分，一

律起旋向馬角方向行進。詎開行約三小時。距離馬角不遠之洋面。忽發現灰白色兵艦一艘。向我軍猛烈射擊。其時不知底蘊。而廣亨廣貞。砲彈無多。且砲屬舊式。每分鐘僅數發。舞鳳艦輪機損壞。不能開行。須小輪拖載。正在籌思。忽有一彈距廣貞艦數碼炸裂。胸板擊沉。廣亨亦中彈。虎所着之衣。燃燒一孔。亦云險矣。遂決計改乘小輪退却。魏參謀長暨李前大隊長乘長平向小海行駛。虎與陳參謀長陳前師長及兩艦長。乘振東向容奇方面而去。中間幾經艱阻。始間道由北街乘輪渡抵港。直至二十日始返白鵝潭。永豐軍艦見衛侍隊大隊長楊泰。中隊長王漢卿王阜。已脫險先期抵此矣。

以上係作戰車歪及西江之實在狀況也。事後偵查。知徐司令軍隊。復回舊洲。衛侍隊中隊長江鰲。率領衛侍隊一部分。及機關槍四架。由容奇隨周之貞縣長出境後。即繞道歸併徐司令處。海防陳營長全部。聞已退入山中蓄銳。另作企圖。是役也。以數百人苦戰一星期。以種種情形。致得地不能守。雖全軍無大損失。尙得云幸。而未得如願而償。於心終耿耿也。

原記有命令口號燈號等。以限於篇幅。從略。 編者附誌。

六 護法總統宣言

六年以來。國內戰事爲護法與非法之爭。文不忍艱難創造之民國。墮於非法者之手。倡率同志。奮鬥不息。中間變故迭起。護法事業。蹉跎數載。未有成就。而民國政府。遂以虛懸。國會知非行權無以

濟變。故開非常會議。以建立政府之大任屬之於文。文爲貫徹護法計。受而不辭。就職以來。激厲將士出師北向。以與非法者戰。最近數月。贛中告捷。軍勢遠振。而北軍將士復於此時爲尊重護法之表示。文以爲北軍將士有此表示。則可使分崩離析之局。歸於統一。故有六月六日之宣言。願與北軍將士提携。以謀統一之進行。不圖六月十六日。護法首都。突遭兵變。政府燬於砲火。國會遂以流離。出征諸軍。遠在贛中。文僅率軍艦倉卒應變。而陸地盡爲變兵所據。四面環攻。益以砲壘水雷。進襲不已。文受國會付託之重。護法責任。繫於一身。決不屈於暴力。以失所守。故冒險犯難。孤力堅持。至於兩月之久。變兵卒不得逞。而軍艦力竭。株守省河。於事無濟。故以靖亂之任。付之各處援師。而自來上海。與國人共謀統一之進行。迴念兩月以來。文武將佐。相從患難。傷亡枕藉。故外交總長伍廷芳。爲國元老。憂勞之餘。竟以身殉。尤深愴惻。文之不德。統馭無方。以至變生肘腋。咎無可辭。自兵變以後。已不能行使職權。當向國會辭職。而國會流離顛沛之餘。未能集會。無從提出。至於此次兵變。文實不知其所由起。據兵變主謀陳炯明。及諸從亂者所稱說。其辭皆支離不可究詰。謂護法告成。文當下野耶。六月六日文對於統一計畫。已有宣言。爲天下所共見。文受國會付托之重。雖北軍將士有尊重護法之表示。猶必當審察其是非與誠僞。爲國家謀長治久安之道。豈有率爾棄職而去之理。陳炯明於政府中爲內務總長。陸軍總長。至兵變時。猶爲陸軍總長。果有請文下野之意。何妨建議。建議無效。與文脫離。猶將諒之。乃兵變以前。默無所言。事後始爲此說。其爲飾辭。肝肺如也。

按當日事實。陳炯明於六月十五日。已出次石龍。嗾使第二師於昏夜發難。槍擊不已。繼以發砲。繼以縱火。務使政府成爲煨燼。而置文於死地。蓋第二師士兵。皆爲湘籍。其所深疾。果使謀殺事成。即將歸罪以自掩其謀。而棄去其患。乃文能出險。不如所期。始造爲請文下野之言。觀其於文在軍艦時。所上手書。稱大總統如故。可證其欲蓋彌彰已。謂陳炯明以免職而修怨。葉舉等以飭回防地而謀生變耶。無論以怨望而謀不軌。爲法所不容。即以事實言之。文於昨年十月。率師次于桂林。屬陳炯明以後方接濟之任。陳炯明不惟斷絕接濟。且從而阻撓。文待至四月之杪。始不得已改道出師。于陳炯明呈請辭職之時。猶念其前勞。不忍暴其罪狀。仍留陸軍總長之任。慰勉有加。待之豈云過苛。葉舉等所部。已指定肇陽羅高雷欽廉梧州鬱林一帶。爲其防地。乃輒率所部。進駐省垣。騷擾萬狀。前敵軍心。因以搖動。飭之回防。詎云激變。可知凡此種種。亦非本懷。徒以平日處心積慮。惟知割據。以便私圖。于國事非其所恤。故始而阻撓出師。終而陰謀盤踞。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一逞。誠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且即使陳炯明之對於文。積不能平。至於倒戈。則所欲得而甘心者。文一人之生命而已。於人民何與。乃自六月十六日以後。縱兵淫掠。使廣州省會人民之生命財產。悉受蹂躪。至今不戢。且縱其兇鋒。及于北江各處。近省各縣。所至洗劫一空。人民何辜。遭此荼毒。言之痛心。向來不法軍隊。于攻城得地之後。爲暴於一時。已犯天下之大不韙。今則肆虐亘于兩月。護法以來。外省雖有因不幸而遭兵燹。未有如廣東今日所處之酷者。北軍之加兵于西南。軍紀雖弛。有時猶

識忌憚。龍濟光莫榮新駐軍廣東。雖嘗以騷擾失民心。猶未敢公然縱掠。而此次變兵。則悍然爲之。聞其致此之由。以主謀者誘兵爲變時。兵怵于亂賊之名。憚不敢應。主謀者窘迫無術。乃以事成縱掠爲條件。兵始從之爲亂。似此煽揚凶德。汨沒人道。文偶聞野蠻部落爲此等事。猶深惡而痛絕之。不圖爲此者。即出於同國之人。且出於所統率之軍隊。可勝憤慨。文夙以陳炯明久附同志。願爲國事馳驅。故以軍事全權付託。今者甘心作亂。縱兵殃民。一至於此。文之任用非人。誠不能辭國人之責備者也。此次兵變主謀。及諸從亂者所爲。不惟自絕於同國。且自絕於人類。爲國法計。固當誅此罪人。爲人道計。亦當去此蠹賊。凡有血氣。當羣起以攻。絕其本根。勿使滋蔓。否則流毒所播。效尤踵起。國事愈不可爲矣。以上所述。爲廣州兵變始末。至於國事。則護法問題。當以合法國會。自由集會。行使職權。爲達到目的。如此。則非常之局。自當收束。繼此以往。當爲民國謀長治久安之道。文於六月六日宣言中。所陳工兵計畫。自信爲救時良藥。其他如國民經濟問題。則當發展實業。以厚民生。務使家給人足。俾得休養生息於競爭之世。如政治問題。則當尊重自治。以發舒民力。惟自治者。全國人民有共治共享之謂。非軍閥託自治之名。陰行割據所得而藉口。凡此舉諸端。皆建國之最大方略。文當悉其能力。以求貫徹。自維奔走革命三十餘年。創立民國。實所躬親。今當本此資格。以爲民國盡力。凡忠於民國者。則引爲友。不忠於民國者。則引爲敵。義之所在。並力以赴。危難非所顧。威力非所畏。務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俾國民皆蒙福利。責任始盡。耿耿此誠。惟國人共鑒之。孫文。

民國十一年八月十五日。

七 孫總統致海外同志書

同志公鑒。文於八月十三日抵滬。曾致海外同志一電。並於十五日發表宣言。想已鑒及。茲再以事變始末。及將來計畫。爲同志述之。此次陳炯明叛變。非惟文與諸同志所不及料。亦天下之人所不及料。蓋以陳炯明之性質而論。其堅忍耐勞。自有過人之處。然對於國事。常存私心。且城府深嚴。不以誠待人。則早爲文與諸同志所矚及。顧以爲人各有短長。但當繩之以大公。感之以至誠。未嘗不可爲用。即使偶有差池。亦何至於決裂。更不虞其陰毒凶狠至此也。以陳炯明與文之關係而論。相從革命以來。十有餘年。雖元二之際。陰謀左計。稍露端倪。及六年亂作。陳炯明來滬相見。自陳相幅再效馳驅。文遂盡忘前嫌。復與共事。嗣是廣州處困。閩疆轉戰。久同艱苦。回粵之役。相倚尤深。方期戮力中原。以酬夙志。乃出師甫捷。而禍患生於肘腋。干戈起於肺腑。不但國事爲所敗壞。黨義爲所摧殘。文與諸同志爲所犧牲。即其本身人格信用。亦因以喪失無餘。果何所樂而爲此。此誠所謂別有肺腸。不可以常理推測者也。溯民國九年之秋。我海內外同志。所以不惜出其死力。以達到粵軍回粵之目的者。良以頻年禍亂。不但民國建設。尙未完成。即護法責任。亦未終了。故欲得粵爲根據地。羣策羣力。以成戡亂之功。完護法之願。乃陳炯明自回粵後。對國事則有餒氣。對粵事則懷私心。其所主張。以爲今之所務。惟在保境息民。並窺測四鄰軍閥意旨。聯防互保。以免受兵。如此退可

據粵進可合諸利害相同之軍閥。把持國事。可不煩用兵而國內自定。文再三切戒。譬之人身。未有心腹潰爛而四肢能得完好者。國既不保。吾粵一隅。何能獨保。且既欲保境。則須養兵。所謂養兵以保境。無異謂掃境內以養兵。民疲負擔。如何能息。民疲其筋力以負擔兵費。猶尙不給。則一切建設無從開始。所謂模範省者。徒託空言。一省如此。已爲一省之害。各省如此。更爲各省之害。所謂聯省自治。又徒託空言。謀國不以誠意。未有不誤國者。況各省軍閥。利害安能相同。而僞中央政府。又操縱挑撥於其間。禍在俄頃。何可不顧。保境息民。亦爲幻想。凡此所言。陳炯明雖無以難。而終未肯信。直至桂軍發難。邊隅震驚。始知晏安酖毒之不誣。文以爲自此以後。庶幾可期其恢復勇氣。以戮力進行矣。故仍命諸同志於政治上軍事上悉力助之。俾桂事早平。國難亦得以早赴。不圖陳炯明於破敵之後。故態復萌。昔惟欲據粵以自固。今更欲兼桂以自益。北伐大計。漠然不顧。文乃自統諸軍以當此任。以完戡亂護法之夙志。此文率師北伐以前與陳炯明相處之大略也。當文率北伐諸軍次於桂林。以爲陳炯明雖不肯自赴前敵。後方接濟當不容辭。初不意其陰蓄異謀。務欲陷我於絕地。自去年十月以至於今年四月。半載有餘。種種異謀。始漸發覺。其一。文自桂林出師。必經湖南。而陳炯明誘惑湖南當局。多方阻遏。使不得前。其函電多爲文所得。其二。諸軍出發以來。以十三旅之衆而行軍費及軍械子彈。從未接濟。滇黔諸軍受中央直轄者。並伙食亦靳而不與。屢次電促。曾不一諾。綜此二者。一爲阻我前進。一爲絕我歸路。文所以能在桂林拮据支持半載有餘者。全恃隨行

信提廣東省銀行紙幣二百萬。爲陳炯明所未及知。得以暫維軍用。及糧餉告絕。按濟不至。北伐諸軍。不爲流寇。則爲餓殍。計無所出。始有改道出師之舉。四月之杪。文率北伐諸軍。回次梧州。其本意在解決後方接濟問題而已。及陳炯明辭職而去。文初以爲感。蓋猶以君子之心度之。以爲陳炯明將讓。我獨行其志。故怏然舍去也。文雖不得陳炯明爲助。但使不爲梗。亦已無憾。然又念其前功。不忍其怏然舍去。於是電報信使不絕於道。所反復說明者。但使對於大計。不生異同。必當倚畀如故。陳炯明於此。亦願留陸軍總長之職。並稱稍事休息。再效力行間。當時有人建議。陳炯明狼子野心。不可復信。北伐諸軍宜留粵緩發。先清內患。再圖中原。卒以此大目的。在於改道出師。且奉直戰事方熾。北方人民。水深火熱。若按兵不發。坐視成敗。則與擁兵自衛者。果何以異。遂決出師江西。悉命諸軍集中韶州。以大本營設於韶州。文於五月六日親臨誓師。李烈鈞許崇智朱培德李福林黃大偉梁鴻楷諸將。遂各率所部。向江西前進。葉舉等所率援桂之粵軍。在北伐諸軍改道以前。已有撤回之議。及陳炯明在惠州。與文電報相商。委任葉舉爲粵桂邊防督辦。令率所部分駐肇陽羅高雷欽廉梧州鬱林一帶。及北伐諸軍已入江西。大庾嶺已發生戰事。葉舉等遂率所部五十餘營突至省垣。廣州衛戍總司令魏邦平力不能制。在葉舉等各有防地。乃不俟命令。自由移動。罪已無可道。然前敵戰事方亟。後方空虛。若有騷亂。前方軍心。必因以動搖。文爲鎮靜人心計。乃曉葉舉等以大義。令加入北伐。共竟全功。葉舉等則以要求陳炯明復出規復粵軍總司令爲請。文以粵軍總司令

部已併入陸軍部。陳炯明現爲陸軍總長。有管理之責。初擬令率所部。自當一面。故以中路聯軍總司令相屬。旋以陳炯明不欲出戰。而欲以地方善後自任。乃命以陸軍總長辦理兩廣軍務。所有兩廣地方軍隊。悉歸節制調遣。陳炯明來電。願竭能力。以副委任。並稱已催葉舉等部。迅回防地。且言葉舉等部必無不軌行動。願以生命人格爲保證。然葉舉等部。則逗遛省垣如故。財政部供給餉糈。從無歧視。猶以餉索爲名。操縱金融。致紙幣低跌。人心恐慌。且不戢所部。橫行無忌。舉動詭異。叛狀漸露。文以省垣鎮攝無人。乃於六月一日。留胡漢民守韶州大本營。自率衛士。徑至省垣。仍駐總統府。示前敵諸軍。以省垣無恙。安心前進。而前敵諸軍。捷報迭至。贛南諸縣。以次攻克。陳光遠兵。破潰略盡。屈指師期。克贛州後。進取吉安。拔南昌。至九江。不踰一月。文將親率海軍艦隊。至上海。入長江。與陸軍會於九江。以北定中。原乃命汪精衛至上海。料量此事。其時北方將士。已有尊重護法之表示。不妨礙國會之開會於北京。文對之。因有六月六日之宣言。北方將士若能依此宣言。則以商訂停戰條件爲第一步。以實行統一爲第二步。戡亂護法之主張。可以完全達到。六年以來之禍亂。可以歸於平復。江西戰事如此。北方將士表示又如此。苟無六月十六日之變。則政府無恙。無論爲和爲戰。定能貫徹所期也。六月十六日之變。文於事前二小時。得林直勉林拯民報告。於叛軍邏戍之中。由間道出總統府。至海珠。甫登軍艦。而叛軍已圍攻總統府。步槍與機關槍交作。繼以煤油焚天橋。以大炮毀粵秀樓。衛士死傷枕藉。總統府遂成灰燼。首事者洪兆麟所統之第二師。指揮者葉舉。

主謀者陳炯明也。總統府既燬。所屬各機關咸被搶劫。財政部次長廖仲愷事前一。被誘往拘禁於石龍。財政部所存帑項及案卷部據擄掠都盡。國會議員悉數被逐。並掠其行李。總統府所屬各職員。或劫或殺。南洋華僑及聯義社員亦被慘殺。復縱兵淫掠商廬民居。橫罹蹂躪。軍士掠得物品於街市公然發賣。繁盛之廣州市。一旦蕭條。廣州自明末以來。二百七十餘年。無此劫也。五年逐龍濟光之役。九年逐莫榮新之役。皆未聞有此。而陳炯明悍然爲之。倒行逆施。乃至於此。文既登兵艦。集合艦隊將士。勉以討賊。目擊省垣慘罹兵燹。且聞叛軍已由粵漢鐵路往襲韶關。乃命艦隊先發砲攻擊在省叛軍。以示正義之不屈。政府威信之猶在。發砲後始還駐黃埔。以俟北伐諸軍之旋師來援。水陸並進。以殲叛軍。此爲當日決定之計畫。而文久駐兵艦之所由也。其時虎門要塞已落叛軍之手。惟長洲要塞司令馬伯能麟堅守。與艦隊相犄角。合以海軍陸戰隊及新招諸民軍爲數雖少。尙能牽制叛軍兵力。使不能盡聚於北江。以禦北伐諸軍之歸來。故叛軍必欲得此而甘心。一欲終置文於死地。一欲以死力攻下長洲。使艦隊失陸地以爲依據也。相持二旬有餘。叛軍終不得逞。而艦隊中竟有一部分將士受其運動。使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艦駛出戰綫。長洲要塞孤懸受敵。遂以不守。文乃率餘艦駛進省河。沿途受炮壘轟擊。僚屬將士皆有死傷。所駐永豐艦亦被彈洞穴。然以奮鬪不餒之結果。竟於七月十日進至白鵝潭。此役也。以兵艦數艘處叛軍四集環攻之中。不惟不退。且能進至省河。以懾叛軍之膽。而壯義士之氣。中外觀聽亦爲之聳。海防司令陳策等更分率

兵艦及民軍。往襲江門等處。以牽制叛軍兵力。事雖未就。而諸將士之忠勇勞苦。誠可念也。北伐諸軍。未聞變以前。已攻克贛州。進至吉安。陳光遠既逃。蔡成勛亦不敢進。南昌省城。指顧可得。然北伐諸軍入贛州後。搜得陳光遠致其部將電報。已悉陳炯明謀叛事實。蓋陳炯明堅囑陳光遠固守贛州。以扼北伐諸軍之前進。而已。則將率兵以襲北伐諸軍之後。故陳光遠據此。以嚴飭所部。死守以待也。北伐諸軍將領見此等電報。已知陳炯明蓄謀凶險。禍在必發。及胡漢民自韶州馳至。告以六月十六日變亂消息。軍心激昂。許崇智李福林朱培德即日決議。旋師討賊。黃大偉繼歸。李烈鈞留守贛南。以爲後方屏蔽。惟梁鴻楷所部第一師。於議決之後。潛歸惠州。與陳炯明合。第一師爲鄧仲元所手創。入贛之役。與許崇智等部。共同作戰。乃聞變之後。始而躊躇不決。終乃甘心從逆。仲元之目。爲不瞑矣。許李朱黃諸部。自南雄始興進至韶州。七月九日。開始與賊劇戰。復分兵出翁源。湘軍陳嘉祐所部。亦來助戰。前後二旬有餘。其始軍鋒甚銳。屢挫賊勢。賊恆擾欲退者屢矣。然賊據粵漢鐵路。運輸便利。且憑藉堅城。以爲頑抗。而西江等處響應之師。不以時應。使賊得傾注全省兵力。以萃於韶州翁源一帶。與北伐諸軍搏。北伐諸軍餉彈不繼。兵額死傷者無可補充。猶力戰不屈。直至蔡成勛沈鴻英之兵。自後掩至。李烈鈞所部贛軍。與敵衆寡懸殊。至於撓敗。於是許李黃陳等部。首尾受敵。無可再戰。許李黃等部。退至贛東。朱陳等部。退至湘邊。此次北伐諸軍。自五月初至八月初旬。凡三閱月中。始而由粵入贛。與陳光遠之敵兵戰。繼而由贛回粵。與陳炯明之叛軍戰。曾無一

日之休息。不但久戰而疲。即遠道之勞殆已非人所堪。其堅苦卓絕。洵足爲革命軍人之模楷。而陳炯明輩。以欲遂其把持盤踞之欲。至不惜勾通敵人。以夾擊其十餘年同患難共死生之袍澤。廉恥道義掃地以盡矣。文率諸艦。自黃埔進至白鵝潭後。賊以水雷狙擊永豐艦。不得逞。又以欲砲擊沙面。釀成國際交涉。不得遂。諸艦雖孤懸河上。無陸地以相依倚。無可進展。然以爲北伐諸軍果得進至省城附近。則水陸夾擊。仍非無望。故堅忍以待之。自六月十六日至八月九日。歷五十餘日之久。艦中將吏。雖極疲勞。意氣彌厲。及聞北伐諸軍已由始興南雄分道退却。知陸路援絕。株守無濟。文始率將吏離艦。乘英國兵艦至港。轉乘商輪赴滬。文於八月十三日抵滬。十五日發表宣言。進行方針。大略已具。擷其要旨。不外數端。其一。文任用非人。變生肘腋。致北伐大計。功敗垂成。當引咎辭職。其二。對陳炯明所率叛軍。當掃滅之。毋使以禍粵者禍國。其三。護法事業。當以合法國會完全自由行使職權爲究竟。其四。關於民國之統一與建設。當實行工兵計畫。發展實業。尊重自治。至文個人以創立民國者之資格。終其身爲民國盡力。無間於在位在野。凡此舉。舉諸端。凡我同志所宜深喻者也。近據報告。許崇智李福林黃大偉等部。現在贛東者。有衆萬餘人。朱培德陳嘉祐等部。現在湖南者。亦有衆萬餘人。服裝餉糈。固待補充。而軍力未失。士氣至厲。疲勞恢復。不難再舉。黃明堂在高雷欽廉舉兵討賊。以爲響應。遲不及事。退至桂境。而兩粵同志軍隊。蓄志殺賊。待時而動者。爲數尤多。陳炯明叛黨禍國。縱兵殃民。罪惡貫盈。難稽顯戮。凡我同志。但當踴躍奮發。努力不懈。粵難平定。

爲期必不遠也。至於國事。北方將士。既有尊重護法之表示。援潔已以進之義。開與人爲善之誠。理所當爾。各方面使者來見。一切言論。悉取公開。但以主義相切磋。則舉凡營私壟斷之言。悉無自而入。若能以同力合作之結果。俾護法事業。完全無憾。則數年血爭。卒能導民國入於法治之途。庶幾犧牲不爲徒勞。而吾黨報國之忱。亦得以少慰。至於以息事甯人爲藉口。而枉道以求合。吾黨之士。所不屑爲。無俟言也。於此猶有言者。文率同志爲民國而奮鬥。垂三十年。中間出死入生。失敗之數。不可僂指。顧失敗之慘酷。未有甚於此役者。蓋歷次失敗。雖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則爲失敗於敵人。此役則敵人已爲我屈。所代敵人而興者。乃爲十餘年羽翼之陳炯明。且其陰毒兇狠。凡敵人所不忍爲者。皆爲之無恤。此不但國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憂也。迹其致此之由。始則慮文北伐若有蹉跌。累及於己。故務立異以求自全。充此一念。遂冒天下之大不韙而不恤。其心雖驚。其胆則怯。顧革命黨人。常以國民之前鋒自任。當其一往直前之際。前敵未可料。後援亦未可必。其所自任者。本至險而至難。苟無堅確之操。則中道潰去。或半途離畔。亦事所恒有。數年以來。護法事業。蹉跎未就。與於此役者。苟稍存畏難苟安之意。鮮有不失其所守者。特陳炯明之厚顏反噬。以求自全。爲僅見耳。然疾風然後知勁草。盤根錯節然後辨利器。凡我同志。此時尤當艱貞蒙難。最後之勝利。終歸於最後之努力者。此則文所期望者也。餘不一一。此候公安。

孫文謹啓十一年九月十八日

結論

陳炯明謀政之遠因種種。上文已詳言之。至其近因亦經本書次第揭載。是其鑄鼎燃犀。已略盡於此。然天下事。每有發於不知不覺中。爲世人所略視。所謂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又或醉心權利。不惜倒行逆施。以求其所大欲。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今茲陳炯明之悖叛。事前多爲人所輕於覺察。蓋即基上述之兩種原因也。顧茲事之始末。尙有一二足以證明陳炯明最近謀叛之事實者。方徐樹錚至桂林。面孫公商北伐。允立助餉械。徐去後。即命某督以子彈四百萬。題助粵。將起運矣。而炯明餉代表馬育航適前往。謂競存不贊成武力解決時局。某督聞言大詫。留彈不發。乃電詢段祺瑞曰。我以濟西南以子彈者。欲其北伐耳。陳炯明代表作如是語。實令人索解。又錚赴粵。所接洽者究若何。段以示徐。徐電責公孫。同時湘趙藉衡山會議及湘省各公團名義拒絕北伐。取道湖南。孫公電詰湖南是否屬西南管轄。既係護法。何以拒絕北征。着其明白答覆。詞旨嚴厲。趙大恐。因以陳炯明囑其拒絕北伐之密電和盤托出。且曰。非我之敢抗。實受競存之電囑耳。孫公至是。知炯明必欲置之絕地也。（炯明欲聯黔湘贛四省包圍中山前方。其聯吳趙及贛陳。蓋冀中山中山於中使其進退失據。自行覆滅也。）及徐樹錚來粵。炯明與之訂約。聲明統一後。任已爲兩廣巡閱使。唐繼堯爲雲貴巡閱使。徐爲閩浙巡閱使。且阻徐不必赴桂林見孫公。徐至是知陳無志。不足與有爲。於是獻議。決返旆定粵。孫公遂開軍事會議於桂林。議決返粵。乃立派朱培德率滇

軍六千人馳赴南寧下游之泯江地方扼守。不令上游粵軍下行。孫公則親率駐桂北伐軍四萬人於五月十一日啓行。未行前佈告軍中。僅謂改道赴韶關。以故上級軍官亦鮮有知者。乃星夜開拔。兼程並進。十六日即返抵梧州。陳炯明先於十三日得某方報告許崇智回粵。當電話時許以謠傳解之。炯明疑團未釋。因即飛電集軍。而在南寧之葉舉熊略則格於滇軍不能東。孫公山抵梧。炯明接報爲之失色。蓋不意其若是神速也。（通常桂林至梧州需八九日。今五日而達）是時省中雖有親信軍隊數千。但非能戰者。因而中餒。於是調人戰道。孫公對炯明之條件。爲免省長職。取消總司令。所有海陸軍直隸大元帥。炯明須親出北伐。炯明則謂兼職均聽免去。惟欲求粵桂總司令。孫公不允。率師蔽江而下。二十夜抵肇慶。前部則於二十一日抵三水。然當炯明十九日開軍事議時。在席者均主戰。黃強尤力。炯明亦決備戰。惟省中可戰之軍隊爲第一二兩師。已故第一師長鄧鏗之被刺。實炯明之豐沛子弟爲之。蓋恐其助孫公不利於炯明也。有是因果。第一師當然不用命。而第二師守總統之某團。抗不奉命。駐燕塘之第二師某營。亦奉命開赴前敵。中途折回。第三師魏邦明示助孫。炯明見軍心已去。至廿一日接免職令。復聞許部已抵三水。（距省九十餘里。火車五十分鐘可達）乃倉卒率其親信部隊遁往惠州。自是而後。百端要求。冀所償欲。一方面則極力效忠吳佩孚。而暗中嗾其部下向孫公搗亂。實行牽掣北伐。並爲謀亂本源。有此種種原因。於是自十六日後。槍擊不已。繼以礮火。礮火不已。益以水雷。錯綜進襲。務欲置元首於死地而後快。嗟乎。博浪椎秦。

秦亦不過至於一繫。矧孫公非秦政可比。而張良又豈炯明所能學步者哉。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爲炯明計。誠不若氓之蚩蚩。抱布貿絲矣。然而粵人何辜。遭此荼毒。使元惡大憝。遺禍邦人。不法軍隊。助長兇燄。復濟以姦淫擄掠。公然倡亂於護法首都之下。是則此叛變行爲。主謀亂者。蓋不僅自絕於國人。抑且自絕於人類。爲國法計。爲人道計。均不容若輩苟且圖存。而爲之芟夷蘊崇。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庶後患有豸乎。斯亦本書刊行之微指矣。



正誤表

頁	行	字	誤	正
---	---	---	---	---

序文一

二

七

五

一是

是二

三

二

五

去

走

又

十三

十一年九月

十一年九月

序文二

一

三

人原

原人

又

五

六

產

物

序文三

一

一

茲述篇

侈

茲篇述

又

五

十四

侈

耻

序文五

一

五

十五

廬

廬

序文七

正誤表

二

序文八 一 自序一 一 又 又 又 二 正書 二 三 十三 二八 二九

正
誤
表

四 十一 三 十一 十一 一 七 末 九 七 四

九 三十一 三十四 三十 三十二 三十七 末 七

着 强 利自 逐 近 三 二 尤 聲明雖 軍將 凡

二

著 甚 自利 遂 往 二 廟 (述)字除去 猶 雖聲明 將軍 又

又 一四三 三三四 二三三 二二九 二二八 二二六 又 二二三 一〇四 七七 七五 六二 四六 三六

正
誤
表

四 四 十一 十 十五 第四節 九 五 五 第四節 第二節 九 七 一

二十 三十三 十八 十三 三四 二 三十四

社通信 社 (李炳) 諸省較 折 香山之慘 唐紹義 到 代 當 無耻 被封 折 中山 當

三

通信社 黎 (李炳榮) 較諸省 拆 香山之慘劇 唐紹儀 得 伐 尙 敗露 厄運 拆 孫公 尙

又	又	三	一	結論	二九	二六	二三	二二	二二	三〇八	三〇七	一七〇	又
---	---	---	---	----	----	----	----	----	----	-----	-----	-----	---

正誤表

三	又	一	一		十五	十	五	十二	十五	十二	七	八	七
---	---	---	---	--	----	---	---	----	----	----	---	---	---

念八	八	一	五		十四	三十	三十四		十四	十二		廿八
----	---	---	---	--	----	----	-----	--	----	----	--	----

叛	繫	秦	政		變	錄	職	戴金等	秀	入	仍息	師	關心粵者
---	---	---	---	--	---	---	---	-----	---	---	----	---	------

次	擊	字除去	叛		後	略	迹	戴金華等	季	人	仍不息	帥	關心粵事者	四
---	---	-----	---	--	---	---	---	------	---	---	-----	---	-------	---

跋

陳炯明自文其逆迹曰。是革命也。非叛逆也。曲學阿世者。亦從而和之。夫反正者謂之叛。犯順者謂之逆。故欲知陳炯明之是否爲叛逆。當視孫中山之是否合乎正與順。中山先生所抱民治主義。陳炯明至今猶舉以自餉。則中山先生主義之正可知矣。中山先生銳志北伐。期達其主義。海內人士聞風景從。則中山先生名義之順可知矣。中山先生既爲正爲順。則陳炯明叛逆之罪。尙可逃乎。謝子盛之魯子直之李子睡仙編陳炯明叛國史。不日出版。予維邪說不去。正義不立。爰詞而闢之。使讀是書。知爲天下之公言。非一黨一系之私意。彼大奸巨慝。亦知所警矣。

民國十一年九月閩侯黃展雲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

國民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

陳炯明叛

國史

柳應堪題